
武俠世界
第36年
21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警匪鬥智之戰「城市戰爭」。劉英、關雄、趙傑、張豪曾受過軍事訓練，四人各有專長，曾在中越戰爭中死裡逃生，個個身手不凡，機智大膽。然而離鄉人賤，四人來到大都市之後，英雄無用武之地，爲了貧窮的家能換新貌，不惜鋌而走險，由劉英策劃去搶劫金舖……欲知警方如何與這班受個軍訓的搶匪進行周旋，驚心動魄的城市戰爭詳情，請閱本故事，眞乃謂人爲財死矣！焉不令人嘆息乎？

* * *

本期續刊辛棄疾先生「七巧賭坊」故事，以饗讀友。臥龍生先生之「一代天嬌」在本期刊完，擁戴者切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麥長庚先生撰著的俠情故事之二「英雄難過美人關」亦在本期續刊完，請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洛雲先生撰著的「擂台傳奇」，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3.9.12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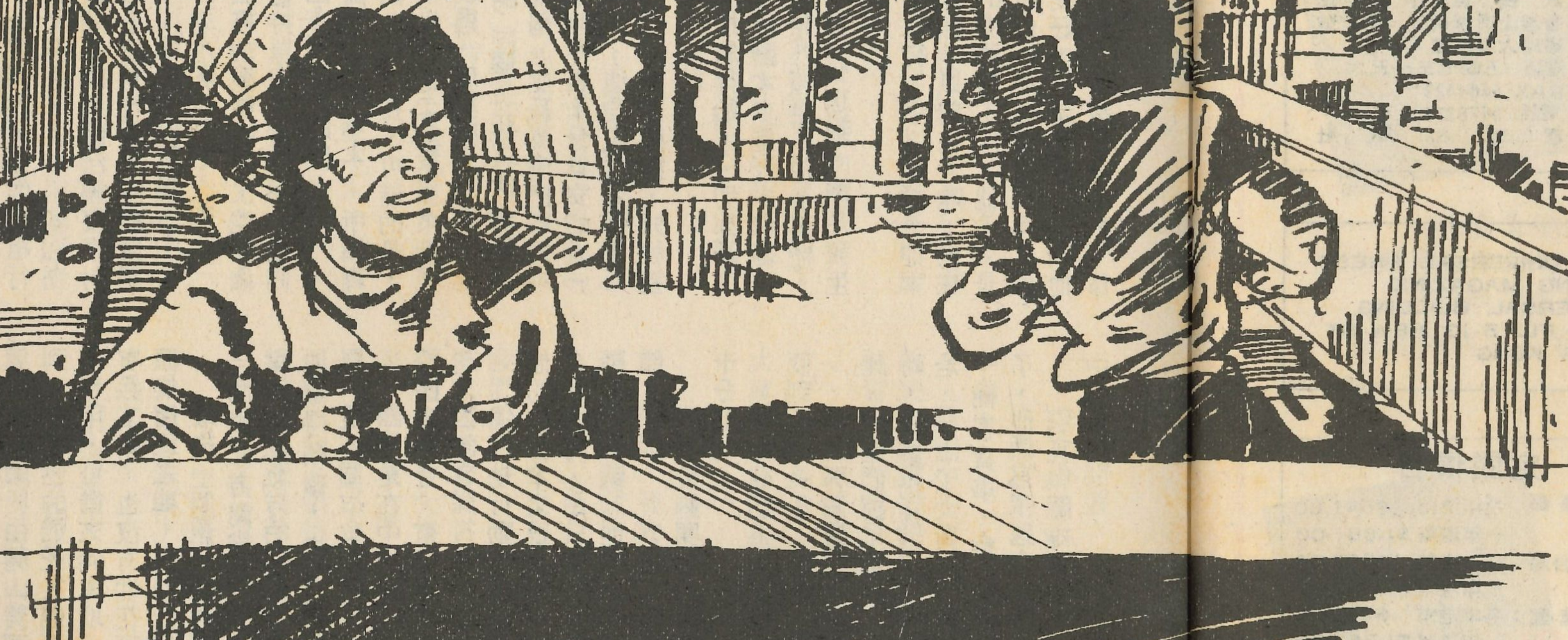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21期
（總號182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城市戰爭



悍匪劫財 逃入大廈

一輛簇新的黑色吉甫車，沿着鬧市大道高速行駛，突然，那吉甫車急刹，「轟」的一聲，竟然撞入了一間規模相當大的金鋪之內。

車上有四個男人，他們都沒有受傷。

他們迅速跳了下來。

外面的路人，都亂作一團，而店內的顧客與職員，更是不知所措。

其中一個男人突然叫道：「打劫！所有人伏下來！」這人手中有一支口徑相當大的手槍。

店中本是非常混亂，但一聽到這句話，所有人都伏了下來。

其餘三個男人，立時向店內三個方向跑去。

三邊都是飾櫃，正好每人一邊。

當時，有一個不知是顧客，還是職員，身體稍稍動了一下。

那負責把風及說話的男人，立時向着店內天花板開了一槍。

「砰」——震耳欲聾的聲響。

接着，天花板上的一盞水晶吊燈，應聲跌了下來。

一時之間，全店的燈光閃動起來。

那人叫道：「若有人再動……」

當然沒有人再敢動，除了那三個同伙的人。他們以非常熟練的手法，把飾櫃內一盤一盤的金飾，倒進了他們的手提袋之內。

這時，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店內發生了甚麼事，那些好事的途人，只在門外指指點點。

他們只以爲發生了一件罕見的交通意外。

連一個剛巧巡近金店的警員也叫道：「怎會發生這樣的交通意外?」

他叫道：「所有人離開，沒有甚麼好看的！」

當他走近那輛吉甫車，想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好向總部報告，以便他們派多一些人來。

突然，店內燈火閃動。

警員想入店內，但那車剛巧是把門堵塞着，他根本沒有辦法入內。

就在這時，這輛吉甫車突然開動。

那警員幾乎被這突然後退的吉甫車所撞倒，他倒也機靈，急速閃開，罵了一句。

可是，那句話還沒有罵完，他便看到三個男人，各自提着一個手提袋，迅速的上了車。

吉甫車退了出金店，然後向前，向鬧市大道而去。

警員倒是訓練有素，一看見這情形，轉頭看了金鋪內一眼，已知道這金鋪發生了劫案！

他拔出了槍。

雙手扣着槍掣，他瞄準了那吉甫車，可是，馬路之上，到處是行人，也有很多車輛。

一時之間，他只是呆呆的挺着一個非常有姿勢的動作，可是，他並沒有開槍。

眼看着那吉甫車便要消失。

可是，一聲非常刺耳的利車聲，接着是「隆隆」的幾聲，吉甫車停了。

吉甫車撞向一輛從橫路駛出來的小型客貨車。

客貨車幾乎是撞翻了，但那司機立時跳了下車，正想開口責罵。

吉甫車車上的四人，也迅速跳了下車。

他們半句話也沒有說，分別逃向兩邊。

這地方是市區中心，街道上人來人往，他們只以爲發生了大車禍。

突然看到四人逃竄，並沒有人攔阻。

那四人似乎一時之間無路可逃，分了兩組，各自逃入了兩間大廈之內。

那本來挺槍呆站的警員，如夢初醒，向着對講機報告道：「這裏發生了兩宗大車禍，又有一間金鋪被打劫……」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傳呼台那位仁兄，一時之間，實在無法明白他在報告甚麼。

警員仍然道：「一宗劫案，兩宗車禍！」

「地點？」

警員說出了地點。

三分鐘之後，支援部隊已到，一輛巡邏車已來，負責的警長看見了街中的情形，也看到那金鋪的門口玻璃破裂的狀況，立時明白。

陸警長立刻再召了衝鋒部隊來。

有市民叫道：「賊人逃入了大廈！」

「那間？」

另外有市民道：「兩個入了那間金發商貿中心！」

「還有兩個入了宇宙廣場！」

陸警長正想再向上級報告，一輛私家車駛近，跳下了三個人。

其中一人上前道：「我姓陳，重案組。」

陸警長道：「四個匪徒逃入那兩間大廈，相信他們仍在大廈之內。」

「好極，先派人把兩座大廈封鎖了，我們再派人上去抓人！」

陳探長向助手道：「亞國，你負責那邊。」

陸警長道：「那是金發商貿中心。」

陳探長又向另一個助手，那是

一個女助手，道：「亞芬，你去這邊。」

陸警長道：「宇宙廣場。」

亞國與亞芬兩人行動迅速，指揮了到場的警員，把所有通道暫時封鎖了。

陳探長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陸警長道：「其實我也一知半解。」

「誰最先發現這事？」

「我！」那個最先發現吉甫車撞入店內的警員上前，道：「我最先發現。」

「發現甚麼？打劫還是車禍？」

「車禍！然後是打劫，然後又再是車禍。」

「你用最簡單的話解釋一下！」

「吉甫車先撞入了金店，接着，車上四人入內打劫，然後，把車倒退出來，再朝大道逃走，卻撞向了一輛客貨車，那四個匪徒無法再用吉甫車逃走，於是逃入了那兩座商業大廈之內。」

「店內情形怎樣？」

「可能被搜掠一空。」

這時，全部武裝的衝鋒隊已到，一共是四十人。

陳探長道：「我們要搜索這兩間商業大廈……」他轉向那警員，問道：「賊人有槍？」

「應該有——店內的水晶燈也被轟了下來！」

陳探長轉向衝鋒隊員道：「所有人都要穿上避彈衣，分作兩組行動。」

這時，這個商業區已被警察封鎖了，疏散了所有行人，一些店舖也關上了門，氣氛十分緊張。

* * *

這四個打劫金鋪的人，並非偷渡客，而是持單程證來港的，他們有的來港已有兩年的時間。

四人都是「專業人士」，所謂專業，是他們各有所長，可惜的是，人離鄉賤，他們的「專業」，來到了本地，卻成爲一無用處。

爲首的一個，在這次劫案之中，負責策劃，並且駕車把風的叫劉英，他是個外表十分斯文的人，在內地的時候，他是司法處轄下一個師爺，他爲人十分機靈，頭腦靈活，滿肚子是詭計。

這一次打劫行動，一切都是由他策劃的，計劃本來是天衣無縫，可惜的是，意外頻生，很多事情，他根本想也沒有想到，卻是發生了。

第二個匪徒，名叫關雄，他本身是個機械師。以前在大陸，他在一間國營的機器廠工作，他本來是個工人，但由於他對機械有與生俱來的特別愛好，無論甚麼機械到他手中，他都可以把沒用的機器，修理復活過來。

第三個匪徒，名叫張豪，他是個爆炸專家，由開山劈石的爆炸，到五顏六色的烟花，他都懂得製造與利用，可惜來到本地，本地並沒有兵工廠，也沒有烟花廠，他的本領無用武之地。

最後一個是一個大隻佬，也是一個由北方南下的北佬，名叫趙傑，他在北方的時候，當過礦工，他懂得開礦，也懂得製煉各種金屬，是一個冶金的高手。

四人是在中越戰爭相識，但由於機緣巧合，來了香港之後湊在一起，因此合謀打劫。

這打劫行動，由劉英所策劃，他的計劃本來很好，用吉甫車撞入金鋪之內，由於客人及職員被這舉動嚇了一跳，他們便可趁機掠走金飾。

這個計劃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十分順利。

但他卻想不到，警察會那麼快便到。

其實那個警察也是偶然路經於此，當他們掠了金飾，再上吉甫車時，計劃仍然可以進行，可惜的是，一出了大街，突然前面出現了一輛客貨車，整個計劃便完全亂了，他們爲了逃命，各自奔逃。

劉英與關雄，逃入了金發商貿中心。

張豪與趙傑，走進了宇宙廣場。

兩座大廈毗鄰，只有天台是相通的。

* * *

先說劉英與關雄。

當他們一入那金發商貿中心的大堂，劉英便低聲的對關雄道：「先鎮定下來！」

關雄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整整了衣衫。

這大堂有很多人在等候電梯，對於他們的闖入，沒有多少人會注意，因爲這是一座十分出名的商業大廈，由早到晚，都是這麼多人。

劉英道：「我們上二樓！」

他們經過了人羣，推開了一個有「出路」二字的防煙門，上了二樓。

剛巧有一個女職員模樣的人，拿着一條帶有木牌的鎖匙，看來她是往廁所。

看着兩人的模樣，那女人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反正這是公衆地方，常常也有陌生人出現。

劉英道：「小姐，我們可以由這樓通往隔鄰大廈？」

那女職員道：「不可以，你一定要到樓下，或者上到了頂樓天台，才可以到隔壁的大廈去！」

劉英斯文地道：「謝謝你！」

當那女職員向走廊另一邊的廁

所去時，劉英低聲道：「我們還是下去！」

可是，當他們再到樓梯處，下面已傳來鼎沸的人聲，夾雜着一些吆喝聲。

劉英道：「不能下去了。」

關雄雙手夾着那個滿載金飾的旅行袋，道：「那怎麼辦？」

劉英卻是非常鎮定的道：「你不用緊張，既然不能下去，我們還可以上去。」

他們循着樓梯，一口氣上了十層樓。

劉英身體比較瘦削輕巧，但關雄卻是個小胖子，不斷的喘氣。

關雄道：「我們應該怎樣？」

「我也不知道，而今只是見步行步，不過，這裏有二十多層樓，他們不是那麼容易追上來的！」

「還有十多層？」

「你走不動了？」

「不。」關雄仍有些氣喘。

「那你把你那袋東西給我，沒有重物在手，上樓比較輕鬆。」

關雄道：「不，我自己可以拿。」

「你不信我？」劉英問。

「不，我們是兄弟，怎會不信你。」

「那我們直上天台，然後走過隔鄰的大廈，我們便可以逃脫！」

「他們不會追上來？」

「當然會，不過，當他們上來，我們早已逃之夭夭！」劉英一向樂觀。

* * *

負責領導衝鋒隊員入金發商貿中心的隊長名劉健强。陳探長的助手亞國也隨他入內。

他們的出現，已令到很多來來往往的人用奇異的眼光望着他們。

有一個年輕人，看到他們身上掛有工作證，竟然問道：「你們在拍戲？」

亞國並沒有理會他。

那青年道：「攝影機在那裏？」他左顧右盼，然後似是自言自語的道：「我也有可能上鏡。」

「快走！」劉隊長道。

另外一些人，見兩個持槍的警探，知道發生了重大的事情，爭先恐後的離開。

劉隊長道：「這麼多人，我們不能做甚麼！」

亞國道：「如果我們肯定賊人是入了這大厦，我們可以先疏散人羣，再把整座大厦封鎖了。」

忽然，劉隊長的對講機响了，道：「劉隊長，有一個女人來電，說在二樓梯間見到兩個陌生男人，各挽着一個手提袋，看來兩個匪徒的確進入了這大厦。」

「好極！我們封鎖大厦。」劉隊長道。

亞國問道：「怎樣疏散人羣？」

「跟我來！」

他們來到這座商業大厦的保安中心。

保安中心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房間，內裏有四部閉路電視，是監視着電梯內的搭客。

保安主任是個小鬍子。

劉隊長道：「你們可否知整座大厦的客戶，叫他們暫時不要出來？」

保安主任道：「我可以通知他們，不過，我知道本大厦的人，並不是那麼聽話的。」

「他們會怎樣？」

「就算這寫字樓的租戶，都聽我們的警告，暫時不出來，但有很多來訪的客人，也未必聽話，他們可能害怕有大事發生，反而趕快出來，離開這大厦。」

亞國道：「這辦法行不得，反而會引起人們恐慌，賊人更可以趁這機會，在混亂中逃走！」

「你有甚麼提議？」

保安主任道：「其實我們可以用火警警告鐘，使他們盡快疏散，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我並不保證他們一定會下來，因爲很多人大概以爲我們在試鐘，而不理會，你們也明白，很多人爲了做生意，甚麼也不理會的。」

「不過，我們還是試試，否則，我們總無法上去搜刮賊人出來。」

保安主任正要去按那個警告消防鐘。可是，當他還沒有按下，十三樓的火警鐘便自動响了。

「十三樓發生火警！」保安員道。

「你們兩個上去看看。」保安主任道。

「我們……」

「你們有責任去看看。」

其中一個保安員道：「不過，而今情形不同，因爲大厦之內有賊人潛了進來，而他們手上有槍，我們這樣手無寸鐵的去，十分危險。」

劉隊長道：「我們兩個陪你去！」

保安主任道：「有警察保護你們，可以去了吧！」

兩人無奈的站起。

忽然，十七樓的火警警鐘又响起來。

「十七樓又發生了火警！」一個保安員道。

「怎麼搞的？這麼多火警？」保安主任道。

亞國道：「劉隊長，我看並不是發生火警，而是那些賊人，想利用火警鐘，使整座大厦混亂起來，

而他們會趁這混亂之中逃走。」

十二樓的火警鐘又响起來。

陳探長道：「是的，你的猜測極有可能。」他想了一想，對保安主任道：「你索性按了所有的火警警鐘，我們在下面把守着，看這些賊人逃得去那裏！」

兩人離開了保安中心，回到大廈的大堂。

這時，已有很多人離開這大廈，當警鐘一响，有更多的人連電梯也不乘，逕自走下來。

陳探長已在外面監視着，幸好這大廈，只有這一個大門，所有人出來，必要經這大門。

他們小心監視着。

劉隊長向陳探長報告了進入大廈的情形。

陳探長道：「我們暫時無法入內搜索，你看，這些人已經十分驚恐，再發出疏散令的話，會引起更大的恐慌，那時更難收拾。」

他們已經在大廈外面部署了一切。

十五分鐘之後，人潮已散盡。

在這段期間，他們都小心地監視着，但看不到有甚麼可疑的人物，不過，警方已盡力，一看到稍有可疑的人，都叫他們停了下來，查看身份證。

很多人都埋怨着，但當他們知道有賊人潛入了大廈，卻又顯得有些緊張，有些興奮。

這時，大廈外面，已是人山人海，都市人就是這麼怪，他們甚麼也要圍觀一番。

消防車與救護車也來了。

＊　＊　＊

劉英與關雄在十二樓處，往下望去，只見下面人頭湧湧中場面極是壯觀。

關雄道：「我們還不下去？」

「我看不能了。」

「爲甚麼？」

「我以爲利用火警鐘，讓他們混亂一番，我們可以混水摸魚。」

「爲甚麼我們不走？」

「下去也走不了，你看，下面到處是警察，也有消防車、救護車，下去只會被他們捉着。」

「是的，警方的行動比我們想像中有效率。」

劉英嘆了口氣，本來，他是個心思非常縝密的人，但在這次行動中，他一連多番出錯，他實在把警方的實力估計錯誤。

關雄道：「我們怎辦？」

「唯一的方法，與他們比耐性。」

「我們不走？」

「是的。」

「那麼，他們一定會上來搜索。」

「這大廈這麼大，不容易搜到我們，就算搜到我們，以我們兩人的身手，他們並不是那麼容易捉得到我們的。」劉英道。

關雄默不作聲。

「怎麼？你怕？」

關雄道：「到了這情勢，怕也沒有辦法。」

「你放心，我們一定可以逃出去的。」

「他們開始上來了。」

劉英往下看去，只見下面圍滿了人，警察分成了一小隊一小隊的，其中一隊，身穿避彈衣，手執輕機，正往大廈裏去。

劉英道：「不用擔心，跟我來，讓我們在這座現代化的大廈內，與他們打一場野戰。」

「打野戰？」

「記否我們那次到越南打仗？」

關雄點了點頭，陷入了一陣回憶之中。

「走吧！」

劉英領着關雄，向着樓梯間進發。

「去那裏？」

「這裏是十樓，十二樓是一層隔火用的，那裏只有消防設備，沒有其他阻擋，四通八達的。」

他們來到十一樓，劉英從口袋中掏出一個打火機，走到一處走廊，看看四周沒有人，便走到一個自動灑水的消防花灑處，然後點了一口烟，狠狠的吸了兩口之後，便將烟夾在那個天花板上的花灑處。

然後，劉英示意關雄往十三樓，又照辦煮碗的在一個消防花灑處夾了另一口燃着的烟。

關雄明白劉英的用意。

接着，他們回到十二樓，這層十二樓，全層是四通八達的，只有一些消防喉和其他的救火工具，這些高樓大廈，一旦在高層發生火警的時候，地下消防車的消防喉，不能射到十二樓以上的地方，消防員便會上來此處，動用這些滅火喉。

＊　＊　＊

劉隊長與亞國，領着十個衝鋒隊隊員，一直往樓上搜索，他們用的是地毡式的方法。

每上一層，便從樓梯出走廊，一個隊員負責衝出，其他隊員作掩護。

他們一直上了五樓。

突然，劉隊長的對講機响起來，道：「老貓，老貓，聽到嗎？」

「老貓」是他們這次搜索行動的代號。

「收到，我是老貓。」

「十一樓與十三樓的自動灑水系統突然又開動了，那顯示兩隻老鼠在搞破壞！」

「十一和十三，十二樓應該是消防層。」

「對，他們可能躲在十二樓

內。」

「爲甚麼他們會故意顯示他們躲藏的地方？」

「我不知道，但很明顯的一點，這兩隻老鼠似乎向我們挑戰。」

「向我們挑戰？」

「是的，你們直上十二樓，一旦發現他們的踪影，立即展開搜捕行動。」

陳探長道：「好極！」

他轉向亞國，及其他隊員道：「上十二樓，消防層，小心，他們可能正等待着我們。」

他們一口氣登了五層樓。

到了第十層，他們十個人，分爲兩組，一組由劉隊長帶領，由左邊樓梯攻上。

另外一組由亞國帶領，由右邊攻上。

亞國與劉隊長都是用對講機互通消息，一齊行動。

他們在劉隊長的號令之下，先上了十一樓，並沒有遇到甚麼狙擊。

劉隊長從對講機傳來他們的聲音：「各位小心，我們上到十二樓，先蟄伏才決定行動。」

亞國道：「好極！」

兩小隊從左右包抄而上。

到了十二樓的防烟門處，他們分別的蟄伏着，這層樓雖是四通八達，但有很多電箱、消防泵等東西，都分別安裝在這層樓內，因而形成很多條小通道，對匪徒來說非常有利，因爲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躲藏着。

劉隊長向一個隊員道：「我出去看看，你們掩護我！」他下意識地拉拉身上的避彈衣。

在出去之前，他用對講機對亞國道：「你們掩護我，並且小心看，匪徒會否現身！」

亞國道：「小心！」

劉隊長目的在引出對方，以便肯定匪徒是否躲藏在這層樓之內。

他大力踢開了防煙門，然後閃身而出。

這是一個大動作，如果裏面有人，一定可以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劉隊長一出了防煙門，便從地上滾去，他一直滾到一個石躉之前。

這石躉其實是一個電箱。

他匐伏着，叫道：「你們已被包圍，快棄械投降！」劉隊長中氣充足，聲音响徹了這層樓。

忽然，劉隊長似乎看到遠處有一個身影，在這環境之下，他不敢謬然用輕機，他拔出了手槍。

「勿動，再動我便開槍！」他是個訓練有素的衝鋒隊員，在開火之前，還是提出了警告。

那邊的身影似乎又再動。

劉隊長實在不敢再等，向着那身影處，猛地開了一槍！「轟」的一聲，震耳欲聾。

可是，子彈過後，並沒有人受傷。

劉隊長再叫道：「你們再沒有機會，快舉手棄械，出來投降！」

他邊說邊移動身體，沿着石躉，向那處有身影飄動的地方而去。

他的動作就像一個爬地前進的人。

當他接近那黑影的地方，才發現那飄動的身影並不是人，而只是一件破舊的飛機恤。

這層樓只有大廈的工作人員才會來，而這裏竟然掛了一件飛機恤，很明顯，這並非以前留下，而是匪徒故意留下，用來引他的。

他立時知道，自己入了一個陷阱。

他正想轉身，但已太遲。

他突然感到一管冰冷的硬物抵着他的後腦，有人道：「不要再動，否則……」

劉隊長當然不敢動，因爲那抵着他後腦的硬物，當然是一柄槍。這麼近距離，只要一扣槍掣，他的腦袋會立時化爲烏有。

那人道：「舉手！」

劉隊長無可奈何的舉起雙手。

這時，前面出現了另一個人，那人正是關雄，原來用槍管抵着劉隊長的是劉英。

關雄借着石柱的掩護，上前把劉隊長身上的輕機先繳了下來。

劉隊長心裏實在懊惱，爲甚麼要冒這麼大的險出來。而今不單自己被繳了槍，完全失去了隊長的面子，而且還大大的增强了匪徒的反抗能力。

「伏下！」劉英低聲的命令。

劉隊長沒法，伏在地上，不過，他外表雖是非常鎮定，但內心卻如萬馬奔騰。

他實在不能讓賊人繳去他的輕機，如果這樣，他日後將不能再在隊員的面前立足。

接受訓練之時，教官一直教導他們，遇到賊匪之時，一定以自己的安全爲大前提，千萬不能意氣用事。可是，在這情形之下，他已忘了一切。

他只知道，一旦被下層知道，自己連輕機也被賊人所繳，他將無面目見上下同僚。

他感到一陣被猛烈羞辱的感覺。

這感覺突然化成了一股力量，一種亡命的力量。

他突然翻身而起，不知那裏來了勁力，先撲向關雄，三兩下手腳，已然奪回了機關槍。

關雄千萬也料不到這人伏在地

上，竟會在毫無朕兆之下，翻身而起。而他撲前而來的力量，實在大得難以抵擋，關雄整個人被擊倒在地上。

雖然劉隊長受了如此重大的挫折，但他並沒有慢下來，他一個「鯉魚翻身」，雙腳同時飛出。

關雄本來是預算一奪了這警察的槍，便立時把他控制着，有了人質在手，他們立時佔了上風。

他的如意算盤也是估計錯誤。

這個警員有能力翻身，已是一個奇蹟，而他竟然在翻身之中，連帶攻擊，實在是厲害。

關雄胸前中了一腳，胸口有些翳悶。

當他想再用輕機把這個警探控制的時候，警探已經站穩於地，並且拔出了佩槍。

他拔槍的手法非常熟練，而且立即開槍。

關雄也是十分眼利，一個閃身，避開子彈，退身往後面的石牆閃避。

劉隊長也趁着這一個空隙，閃身退回去。

當他沿着石牆掩護，回到樓梯間處，衆人都緊張地問道：「隊長，你怎麼了？」

劉隊長有些羞慚地道：「匪徒實力非常强勁，我估計錯誤。」

亞國道：「幸好你身手敏捷。」

劉隊長苦笑道：「輕機也給他奪去了！」

亞國道：「這不關你的事，我們在明，他們在暗，他們當然佔盡上風。」

其他隊員也安慰道：「性命沒有危險，已是幸運。」

劉隊長知道，這失輕機的事，雖然是丟臉，但一定要向上司報告，也要向所有同僚知會，以便各人提高警惕。他拿出了對講機，道：「貓公，貓公，我是老貓，收到了沒有？」

「收到，老貓，你說吧！」

「我的輕機被其中一個匪徒奪走了，輕機上了一排新的子彈，因此匪徒實力大增，危險性也大增。」

「老貓，你不是開玩笑？」

「當然不是，這個悍匪，看來經過非常嚴格的軍事訓練，我承認我估計錯誤，因而失了輕機。」

「不用擔心，我們會增援。」

劉隊長道：「暫時不用，這裏地方不大，太多人來反而是碍手碍腳。」

「那你們要小心！」

「我們一定會奪回輕機，並且把這兩隻老鼠抓着！」

劉隊長轉身向亞國以及隊員道：「我們要改變策略，並且要先下手爲强。」

他們商量了一會。

關雄早在越戰的時候，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他曾經在一次圍剿越共的戰爭中，曾經一個人殺死了五個越共，拯救了自己的小隊。

對付越共並非單憑武器。

在戰場上，如果單憑武器較量，擁有厲害武器的一方一定勝利的話，那麼，美國佬早已贏了越戰。

但事實上，美國人有非常先進的武器，佔據了十多年，仍然無奈越共何。

原因是這種越共式的游擊戰，武器當然是少不了，但腦筋的運用，最爲重要。

越共是東方人，有東方人的智慧，也學會了中國人的「孫子兵法」，他們神出鬼沒的技倆，已使到美國佬疲於奔命，捧着最先進的武器，也是一無用處。

還有一點，近身肉搏戰，武功的運用，也是戰爭勝敗的另一個關鍵。

越共近身戰，早已名聞於世，他們的狠、準的武功，很多美國兵，死了還不知道自己是怎樣被人殺死的！

而關雄可以在一次越戰中，既可以殺死五個越共，也救了自己的小隊，足以證明他的腦筋與武功，都有過人之處。

在這近身肉搏，生死存亡均在千鈞一髮之間，完全沒有僥倖可言。

關雄很久沒有再顯這身手了。

當他奪了劉隊長的輕機，縮回劉英處之時，劉英立即豎起了大拇指，道：「老關，你威風不減當年。」

關雄拿着輕機，道：「還是差了一些，被這差佬狠狠踢了一腳。」

他按着心口處。

劉英問道：「有沒有受傷？」

「沒有，只是皮外之傷，好了，我們有了這輕機，他們更不敢輕舉妄動。」

劉英道：「是的，有了這輕機，我們的實力無疑大大的增强了，不過，他們失了槍，而且還是一挺輕機，他們對我們的圍剿，會更加鍥而不捨！」

「那我們應怎樣？」

「還是依照原定計劃，使他們銳氣盡挫，我們才有機可乘。」

關雄點點了頭。

他們等了一會，對方並沒有一些動靜。

關雄有點心急。

劉英道：「慢着，千萬不要被他們引了出去，我們一暴露出去，身上便立刻變成馬蜂窩了。」

關雄道：「難道在這裏死等？」

「不，他們沒有我們這樣的耐力。」

突然，「轟」的一聲，一陣辛辣的味道傳來。

劉英道：「痲煩，他們放催淚彈！」

關雄也嗅到了這難聞的味道，忍不住的嗆咳。

他這一咳，已暴露了他們躲藏的方向，立時，一連串的槍聲，向他們這邊射來。

兩人立時伏下。

他們伏下，一來是躲避那些催淚彈的煙霧，二來也可避免流彈所傷。

他們兩人雖然是暴露了躲藏的地方，不過，他們是被幾條大柱、幾個石躉所掩護，子彈暫時無法傷及他們。

不過，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忍受那催淚彈的氣味。

「轟」的又是一聲，震耳欲聾的聲音，並且又再傳來了那辛辣的氣味。

這次連劉英也想咳起來，不過，他用力按着口鼻，一時之間，沒有咳出聲來。

幸好，這層消防樓，並沒有甚麼阻隔，而且外面又沒有窗門，因此空氣十分流通；不一會，氣味已被外面吹入的風吹散了。

關雄道：「我們不能再等下去，始終會被這些催淚彈趕了出去！」

劉英道：「是的，我們要攻出去。」

關雄便想動身。

劉英連忙一把把他抓着，道：「千萬別魯莽，我們這一次，比對付越共還要小心。」

劉隊長發射了兩個催淚彈之後，雖然已發現了那兩個匪徒的所在，不過，他們是被石柱所掩護，莫奈他們何，不過，他們已開始行動。

他們沒有防毒面具，這樣攻入，也要受催淚彈之苦，不過，他們隨身有一個口罩，如果在短時間之內，這口罩也可以減少催淚彈攻入，可派用場。

他們再分兩隊，仍然用左右包抄的方法攻上，衆人矮身而上，沿石柱而過。

只要一看到兩個悍匪的身影，他們便會開槍。

衆人移動並不快。

突然，他們聽到了一些金屬磨擦的聲音，衆人呆了一下，劉隊長示意他們慢下來。

這一慢，卻使他們看到那邊石柱旁邊伸出兩條大水喉。

衆人正想開始移動，但水已從這兩條大水喉射出。

射出的水非常猛烈，足以使他們六個人一直後退。

其中兩人閃開，在一片模糊的水花之中，各自開了一槍，但那只是無的放矢，並不能傷害兩個賊匪。

而水喉也立時改變方向，射向兩個開槍的人。

水勢極猛，射在人的臉上，有痛的感覺。

原來這兩條是强力的消防水喉，設計的目的是一旦高層發生了火警，可以利用這些消防喉灌救。

想不到這兩條强力的水喉，成爲了劉英與關雄的武器。在他們這樣人丁薄弱的環境之下，這兩條水喉，比兩管槍還要有用。

兩管槍可以射向四人，但射不了六個人，可是，這兩條大水喉，卻可以一起趕走六個人，並且使他們完全沒有還擊的機會。

他們一起退回樓梯處。

而劉英與關雄一直迫着他們，到了樓梯，他們仍然射向他們，他們只有向下逃去。

劉英與關雄並沒有追下去，不過，他們把兩條水喉放在樓梯間，向下面射。

劉英道：「我們上去。」

他們一直向上狂奔，一口氣跑了七層樓之多。

兩人喘着氣，休息了一會。

劉英道：「快走！」

關雄道：「上面也沒有逃生的地方。」

「不，我知道這座大廈，與隔鄰那座宇宙廣場相通，也許我們可以會合張豪與趙傑兩人。」

「那我們快上！」

「不知張豪與趙傑兩人又怎樣？」

* * *

張豪與趙傑便是走往另一座商業大廈的賊人，他們從車上落下，從左邊出來，自然的便奔向了那間著名的宇宙廣場。

宇宙廣場是一間較爲現代化的商業大廈，樓下三層是商場，滿佈了售賣名牌貨物的店鋪。

當張豪與趙傑走進商場之時，那時在商場瀏覽的人並不太多。

他們兩個人，衣着也很光鮮，因此，開始的時候，他們兩人並沒有受到特別的注意。

商場的當中，是一大片空地，上面擺有一副大型的三角鋼琴，可惜當時並不是繁忙時間，並沒有人在演奏，而旁邊卻搭有一個小小的舞台，這舞台是用來表演時裝的，舞台上面，有一座巨型的燈光組合。

現代的時裝表演，不但要有美麗的時裝，也要美麗的模特兒，更要有完美的燈光，配合强勁的音

樂，這才可以吸引人們的觀看。

但那時候，並沒有表演，燈光並沒有開着。

而這廣場的四周，有幾間格調完全不同的飲食場所，有高貴的飲品廳、有粵式的茶樓，也有一間古式古香的上海飯店，如果遇上假日，遊人衆多，而這廣場上又有表演的話，四周的座位一定坐滿了人，他們一邊享受着茶點食物，一邊欣賞時裝表演。

不過，那天並不是假期，也不是繁忙時間，只有一些非常空閒份子，加上一些遊客，才會在廣場上出現。

張豪與趙傑進入了廣場，只有一個目的，是找個可以隱蔽身份的地方。

可是，兩人並不熟悉這地方，只覺空蕩蕩的一片，無從找個隱蔽的地方。

這情形對一個軍人來說，那是最危險的時刻。

他們以前確是驍勇善戰的份子，當然明白當前的景況。

張豪道：「快上上面！」

趙傑道：「沒有樓梯。」

其實廣場上並沒有樓梯，而是四面都有一些電動的自動樓梯，不過，那些自動樓梯相當慢，他們不想用這些樓梯，免至被困在當中。

其實，這座廣場是有其他樓梯通往上面，不過，那些樓梯全在出路的走廊處，他們並不熟悉的地方，因此以爲這裏並沒有其他樓梯。

忽然，廣場之內，傳出一陣緊急的脚步聲音。

張豪一眼看去，已見到一個警察，他匆忙的進來，似乎在搜索人。

兩人立時緊張起來，幸好這地方高貴，那警察一時之間，也不敢有特別的行動，以免驚嚇這裏的遊人。

不過，接着便是另外警察進來。

遊人開始有些慌張。

而廣場上本身的保安隊也立時趨前，詢問警員發生了甚麼事。

其中一個警員道：「有兩個劫匪，有人看到他們逃入了這地方。」

保安隊長道：「我們看不到。」

警員道：「我們想搜查一下！」

保安隊長道：「不，我們這裏是高級商場，來這裏的人，都是高貴的仕女，我們決不能讓你們……」

忽然，有個警察發現了一個衣着並不是那麼光鮮的人，似是鬼鬼祟祟的。

警員叫道：「請你停下來！」

那人聽了，不單沒有停下來，反而急步的走入了一個有「出路」牌的門口。

這一叫喊，整個商場的人也知道發生了事故。

外面也有其他人進來，他們都看到外面來了很多警察，因此都在竊竊私議。

裏面的人，一聽到這消息，都敏感起來，都自動的散了開來。

那個警員追了出去，抓着那個人問話。

其實那人並非賊人，而是一個老鄉，他看見那些警察，個個都是衣飾鮮明，十分威猛，與他在內地所見的公安所穿不同，不知是太自卑，還是甚麼原因，一時之間，竟對他們害怕起來，便想往外面走。

那知道卻被警員誤會他是賊人。

這人一走，引動其他人也爭相逃避，而張豪與趙傑卻呆若木鷄的站在那個時裝表演的舞台旁，不知如何是好，這時，雖然他們衣着光鮮，與其他人站在一起的時候，並不覺得有甚麼異樣，但而今兩人單獨的站着，卻顯出他們與別不同的怪相。

其他警員卻立刻覺察到，這兩個並非普通人。

當警員紛紛望來這一邊的時候，張豪如夢初醒的拉了趙傑一下，道：「走！」

一時之間，兩人實在不知走往那裏才好。

這時，警員也發覺這兩個人便是目標。

其中一個警員叫道：「站着勿動！」

他首先抽出了手槍。

其他警員也同時抽出了手槍。

當時，共有幾百雙眼睛看着張豪與趙傑二人，他們再沒有考慮的餘地，向舞台那邊奔去。

舞台的後面，有個小小的房間，算是模特兒換衣服的房間。

兩人急忙的入內。

一入到裏面，他們才知道入了一個完全沒有其他出路的房間，換句話說，他們立時成了甕中之鱉！

趙傑道：「走！」

張豪也回身，可是，警員已向這邊奔來。

兩人身上都有槍，但並非自動手槍，而是經過改裝的信號槍，威力不大，而且不能一連串射出。

張豪情急之下，舉起了手槍。

那些警員眼光銳利，一見有人舉起手槍似的物體，都紛紛停下了脚步，趴在地上。

其他人見狀，都紛紛效法，一時之間，所有人都趴在地上，其他的人更滾動身體，往一些石柱處，找個隱蔽的地方掩護自己。

張豪本來想開槍，可惜這手

槍，並非由名匠改裝，此時無法開得動，他心下一驚。

趙傑道：「快走！」

他走了一步，人便立時呆住，因爲在前後左右附近，已是有二十支槍瞄準着他們。

而這麼大的一個廣場，已再沒有其他人，兩人已成了目標中的目標。

不過，他們並沒有放棄。

趙傑抬頭一看，看到上面的燈光組合，旁邊有一條小梯，可以通往上面燈光處，然後再從那「燈橋」處，通往二樓。

這是唯一有掩蔽而可以逃走的路。

他們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趙傑首先往那小梯逃去，張豪不知就裏，也迅速的跟着，往小梯那邊走去。

他們都是經過非常嚴格訓練的軍人，因此，這小梯並不難倒他們。

趙傑矯健的身手，像隻猿猴，轉眼已爬上了小梯，張豪當然也亦步亦趨。

二十多個警察，眼看着他們逃上了小梯，上了上面的燈光組合處，他們沒有一個敢開槍，因爲這是公共場所，而且是一個高貴的地方。

沒有人有膽開槍，因爲害怕背黑鍋。

說時遲，那時快，兩人已迅速的爬上梯，並且上了上面的「燈橋」。

燈橋上面，有無數的電綫，左一組，右一組，有點凌亂，卻又有一些系統。

兩人在上面稍爲歇息了一下，再放眼看四週，這時，他們才知道，從下面看上來，似乎可以通往二樓，可是，上到這裏，卻發現有點困難。

因爲往二樓那邊，並非眞正的通道，而是一些連接着牆壁的鐵枝，用來安穩這座燈橋。

如果要攀過去也可以，不過卻有危險，因爲過去二樓之處，有一段是空着，全無掩蔽，下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他們攀爬過去。

張豪道：「亞傑，怎麼辦？」

「一定要爬過去！」

「他們已有幾十枝槍瞄準我們，而且他們已錯過射擊我們幾次機會，看來他們不會再放棄這機會的。」

「不過，這地方也不是躲藏的地方。」

「當然不是！」

兩人想了一下，張豪道：「我們先製造一些混亂，便可趁着混亂之際，逃之夭夭！」

「好極！」

可是，在這燈橋上面，又可以製造一些甚麼混亂呢？一時之間，實在是無計可施。

張豪無意的把脚一伸，踢中了一個電掣似的東西，立時，下面一組燈亮了。

廣場的人都嘩然起來。

水銀燈照着下面，强光也透了上來。

趙傑道：「好極，這些燈非常熱，只要有些小水沫，水銀燈便會爆的。」

「水？那裏找水！」

「現成的！」

趙傑吐了一口口水往其中一盞水銀燈。立時，「砰」的一聲，水銀燈爆了。

廣場之內，又起了另一陣嘩聲。

張豪道：「這辦法好極！」他又吐了另一口口水。

登時，另一盞水銀燈又再爆了。

玻璃四散，所在在下面的警員，也不敢再停留在附近，因爲散下的玻璃，既熱又利，偶一不愼，被其中一塊射個正着，也不是好玩的！

趙傑又再一連吐了幾口口水，水銀燈都是應聲而爆，場內嘩然之聲不絕。

張豪又再踢開了另外一組燈，這一組燈是全紅色的，這次，他不用口水，只要大力一踏，那紅色的燈便自動爆裂，玻璃四散。

這紅色的燈，一支一支爆炸散開，嚇得所有人都躲了起來。

趙傑道：「我們再開幾組燈，然後在燈橋上走動一下，讓那些燈自動爆炸！」

「好極！」

二人各自踢開了一些燈掣，一時之間，整個廣場燈火通明，白色的燈，綠色的燈，黃色的燈，一組接着一組的亮着，也一組接着一組的爆開。

「走！」

在這混亂當中，再沒有人可以用槍瞄準他們，他們奔向接連二樓那些鐵枝處，不知是他們奔得太急，還是這些燈橋建造得並不十分穩妥，當他們離開幾步，便有一部份塌了下去。

這一塌下，燈光爆炸更多，場面更是混亂不堪，兩人已迅速的登上二樓。

上了二樓，張豪與趙傑迅速的向那處有「出路」牌的地方奔去，他們希望可以盡快離開這地方。

可是，當他們推開了防煙門，發覺這地方並不是一處出路，而是一處通往男女公衆厠所的地方。

當他們站在防煙門處，不知應該奔向那一邊的時候，那女厠厠所

大門突然被推開，幾個售貨員打扮的女職員，正吱吱喳喳的一面說話，一面推門而出。

兩個大漢站在門前，使她們感到極其詫異，其中一個突然「嘩」的一聲，叫了起來，歇斯底里地叫道：「賊！……賊……他們有槍……」

眾人聽了，都紛紛轉身逃入女厠之內。

一時之間，走廊充滿了尖叫聲，非常混亂。

張豪見她們如此，想上前制止她們亂叫，但他一動，更引起了她們東奔西竄。

趙傑一手拉着他，道：「走，快走，否則脫不了身的！」兩人唯一可以走的，便是朝上向樓梯走去。

那個公眾女厠並不十分大，裡面擠滿了那些緊張的女人，她們正喋喋不休的嘈嚷着。

有人道：「那兩個賊怎麼會走進這大廈來？」

「他們都有槍的！」

「你們有沒有看見他們各人都攜有一個旅行袋？」

「他們劫了金鋪。」

「那麼，袋內一定是金飾了，他們眞大膽，光天化日之下，在市區行劫。」

「這些人都沒有了人性，見錢開眼。」

「是的，他們既沒有人性，會不會攻進來？」

「攻進來？這是女厠，他們是男人。」

「誰說男人不可以攻入女厠？」

眾人聽了，都不敢再叫嚷。

突然有一個女人輕聲道：「如果他們衝了進來，把我們當作人質……那麼……」

「不，不會的，他們不敢……」

「他們不敢？他們打劫也敢，還有甚麼不敢？」

「他們把我們當作人質，會不會非禮我們，甚至……甚至……」

「甚至甚麼？」

「强姦我們。」

眾人望着這個矮小而貌醜的女人，有些人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忽然，又有另一個女人道：「我不能躭在這裏，我還要在放工後去接我的兒子放學。」

「我的男朋友也答應來接我的。」

「我還要替丈夫到洗衣店拿回他那套西裝。」

「我答應了我的女兒與她一起去麥當勞參加她同學的生日會。」

一時之間，她們又回復了女人的本色，七嘴八舌的。

「我們在這裏也不是辦法！」

「那怎麼辦？」

「出去！」

「誰敢？」

這時，又再是沉默一片，只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忽然，那個矮小而貌醜的女人抽泣起來。

有人問她道：「你哭甚麼？」

「我很害怕，因爲我還是一個未嫁的姑娘，我斷斷不能被他們糟蹋的！」

其他人都笑了起來。

不過，她還是非常認眞地道：「我一定要保持我的貞操，我不能……」

其中一個胖婦人，笑得全身肉也戰動起來，道：「憑你……憑你可以引誘到那兩個賊人……」

「甚麼？」那矮小而貌醜的女人，向着胖婦怒目而視，又道：「你說甚麼？」

那胖婦道：「憑你這副德相！」

「你侮辱我！」

「侮辱你又如何？」那胖婦人臉上有非常驕傲的神色，旁邊的人也有點看不過眼。

那矮小而貌醜的女人，似乎是在衆人之前無法下台，她突然撲前，把那胖女人一拉，這一拉倒也非常有力，把那胖婦拉了出來。

那胖婦十分狼狽，一時之間，站不穩，撞向那門，並且把門也撞開了。

她躺在地上，叫了起來。

不過，她半個身體已出了厠所，可以看到外面走廊已是空無一人，那兩個賊人早已不見了。

沒有賊人，她連被人推倒的侮辱也忘記了，迅速翻起身來，衝出厠所，並叫道：「賊人走了！」

她第一個奪門而出。

其他的人，也是一窩蜂的衝了出去。

她們一直衝出大堂。

這時，大堂已佈滿了警探，他們正打算搜查這大廈，圍捕兩個入內的匪徒。

負責這邊的是陳探長的助手亞芬，和衝鋒隊的另一個隊長張男，他們正在部署。

當他們看到這這些女人從女厠奔了出來，便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立刻道：「我們看見賊人。」

「兩人都有槍。」

「他們兇神惡煞。」

「他們兩個都攜有旅行袋，裝滿金飾的。」

亞芬道：「你們慢慢的說，而今最重要的，賊人是否仍在商場之內？」

「在，他們仍然在。」

「在那裏？」

「他們似是奔上了樓上。」

亞芬轉向張隊長道：「我們要

立刻上去搜查！」她又轉向這些女人，問道：「他們有甚麼特徵？」

這班女人立刻你一言我一語，結果沒有人能聽清她們在說些甚麼。

亞芬道：「你們一個一個的說。」

可是，她們依然是你也說我也說，非常嘈雜。

亞芬道：「兩個賊人從女厠那邊奔上樓的？」

衆人這次齊聲道：「是的。」

亞芬立刻對張隊長說道：「我們立刻上去。」

張隊長道：「這班女人……」

「叫一個師姐向她們錄一些口供。」

張隊長向衆女人道：「你們先收聲，外面有一位女幹探，她會把你們所說的話先錄了下來，看看有甚麼資料可以幫助我們捉賊人，不過，你們所說的，也有可能拿上法庭作證，而且你們他日也有可能要上庭作供。」

她們聽了，有些人開始離去。

「有誰認得賊人，可以跟我們的畫師合作，把那兩個賊人的樣貌畫了出來。」

「我看得不大清楚。」

「我還要去接我的兒子。」

「我男朋友就來了。」

轉眼之間，那羣女人都散去了。

亞芬看見這情形，道：「張隊長，還是你有辦法。」

張隊長道：「市民大多是這樣，他們開始時是十分熱心幫助警方，但一聽到要上堂，要作供，甚至要認人的話，大多是一哄而散。」

亞芬把對講機拿了出來，道：「老貓，老貓，我們已證實兩隻老鼠已上了樓，我們決定上去。」

對講機傳來陳探長的聲音，道：「花貓，小心行動，他們都是非常危險人物。」

「知道。」

張隊長首先帶着他的五個隊員往女厠那邊而去，亞芬吩咐其他警員，道：「你們派人緊守各處通道，我們會與探長聯絡。」

她自己領了五個便裝的警員上去。

他們都穿上了避彈衣，手持左輪。

亞芬並不從女厠那邊上去，卻從另一邊，其實這商場四通八達，而上面的寫字樓也是四通八達。

兩隊人員上了二樓，滙合在一起。

張隊長道：「我們而今不知他們上了那一層樓，只有逐層逐層的搜索。」

「是的，我們兩面包抄。」

「定要小心，因爲匪徒在暗，我們在明。」

「希望他們當黑！」

兩隊分別從兩邊樓梯包抄而上，他們一連奔上了三層樓，都沒有發現。

大多的寫字樓已緊緊的關上了門，早知發生了事的人，亦早已疏散。

當他們想再上五樓，亞芬發現有些木屑飛了下來，便立即用對講機與張隊長聯絡，道：「上面這一層可能正在裝修，小心一點！」

「是的，我也嗅到了一些油漆的味道。」

兩隊分別上到五樓，他們並沒有立時衝入內。

五樓果然是正在裝修。

亞芬推開了防煙門一看，只見裏面十分黑，到處放滿了木板與工具，並有濃烈的油漆氣味。

他們不敢入內，因爲賊人大有可能躲在這裏，兩隊在樓梯中滙合。

亞芬道：「我先入內，你們掩護我。」

張隊長道：「不，由我入內，你們掩護我。」

「爲甚麼由你，因爲你是男人？」

「不，我們警隊絕沒有性別歧視，不過，你做事小心，一定能夠好好掩護我。」

這話令亞芬覺得非常合理，雖然她明知道張隊長是以爲隊長應該身先士卒。

衆人作好了掩護準備。

張隊長身手十分矯捷，他出了防煙門，一直沿着牆邊往裏面去。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寫字樓，看來這地方本來有很多間格，但新的業主可能希望把這一層樓全部打通，因而有很多拆卸了下來的木板牆壁堆在一起。

張隊長慢慢的向前走。

突然，他停了下來，叫道：「我是警察，你們已遭包圍，快棄械投降！」

看來他是發現了賊人的踪影。

他等待着，可是，黑影一晃，卻又不再出現。

張隊長想再進入一些，可是，當他一動，「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已向他這個方向飛來。

幸好張隊長早有預備，他閃身牆角，並沒有被賊人射中。

他迅速的翻滾，回到了防煙門處，門已立刻開了，他滾回樓梯處。

張隊長站了起來，道：「證實他們在樓內了。」

「我們怎麼辦？」

「先通知陳探長，派多些人上來，如果他們困在這裏，一定逃不

了!」

亞芬拿起對講機，道：「老貓，老貓!」

「我是老貓，花貓快說!」

「兩隻大老鼠已在五樓，是一間正在裝修的寫字樓，賊人有槍，並且放了一槍，請快派人支援。」

「小心，我們立即派人上來。」

張豪與趙傑一口氣從二樓來到這五樓。

五樓之內，並沒有人，一片凌亂，應該是他們一個暫時可以休息一下的地方。

地上有許多還沒有飲用過的礦泉水，看來是裝修工人留下的。

張豪與趙傑各拿了一瓶。

清涼的礦泉水讓他們解渴，也使他們頭腦清醒一些。

張豪道：「留在這裏不是辦法。」

「那你還有甚麼辦法?」

「我記得這大廈天台有部份互通的，而且還有路可以通往其他大廈。」

「那我們還等甚麼?」趙傑道。

「我們絕不能一口氣上去，因爲上二十幾層樓並不是易事，一口氣上去，到了頂樓，我們甚麼也做不了。」

「是的，我們要保持氣力。」

「好好多喝一些水。」

「那些警察已快攻上來了。」

「他們不敢放肆，因爲我們在暗，他們在明，而且他們的性命比我們矜貴。」

「你還有多少子彈?」

「我共有二十粒，你呢?」

「也是。」

「小心用這些子彈，如非必要，不要殺人。」

「我不會的。」

張豪道：「亞傑，你一定要按捺一下你的衝動，假如你眞想開槍，那你就看看這袋金飾。」

「爲甚麼?」

「如果你要眞眞正正成爲這袋金飾主人，你一定要好好忍耐，如果我們逃了出去，我們才有機會成爲這袋金飾的主人。」

他頓了一頓，又道：「況且，若我們失……失手……但沒有殺人，也不會被判太重!」

「不要說這些喪氣話。」

「我知道，那是萬一……」

攻入商厦　水火激戰

這時，他們已聽到了腳步聲，他們都是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人，一聽那些步伐的聲音，便知道那是來圍捕他們的警察。

警察也是訓練有素的人。

他們屏息靜氣，看着警察先會採取甚麼行動。

亞芬與張男隊長分別佔據了兩個梯口。

這一層樓正在裝修，而且還是剛剛開始，拆下的東西還沒有搬走，正是最凌亂的局面。

亞芬向張隊長道：「這是一個絕好藏身的地方。」

「如果我是他們，一口氣跑到這裏，也會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後再上。」

「是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相信他們一定在裏面的。」

「那麼，我們用甚麼辦法圍攻他們?」

「他們只有兩人，我們是十人，沒有必要與他們力拚，我們以靜制動。」

亞芬沒有意見，不過，暫時看來，他們也不能採取甚麼行動，因爲現場四處都是木板磁磚，很難衝入內。

亞芬又開了對講機，道：「老貓，老貓，我們在五樓一個裝修單位外面等候。」

「花貓，花貓，現場情形怎樣?」

「現場是一片凌亂，無法攻入，我們決定暫時守候，好讓兩個匪徒喘息一下。」

「讓他們喘息?」

「其實也是讓我們喘息一下。」

「以我所知，賊人有槍，你們不要妄動。」陳探長頓了一頓，道：「那邊金發商業中心，逃入的兩個匪徒，是非常厲害，而且古怪招數層出不窮，你們眞的要小心。」

「知道了，老貓。」

「假若有進一步行動，通知我們。」

「好的。」

他們各自檢查一下身上的避彈衣，又檢查一下手上的槍械。

忽然，裏面傳來一些聲音，好像是一些東西被絆倒，跌了在地上。

本來，他們還是懷疑匪徒是否在內，這聲响已證實了他們一定在裏面。

張男隊長道：「既然肯定他們在裏面，我們一定要採取行動了。」

「你有甚麼計劃?」

「我從左攻入，你從右邊。」

「不，這硬攻的方法，可能引起我們伙記受傷，賊人既已成了甕中之鱉，我們不須以性命與他們相搏。」

「那要怎樣?」

「先勸喻他們!」

張男隊長失笑起來。

亞芬愕然，問道：「你笑甚麼?」

張男隊長道：「你從學堂出來多久?」

「也有四年了。」

「你仍然相信學堂教你的那一套?」

「哦!不，我知道對付這些匪徒，並不能把學堂所教的，一古腦兒搬出來，不過，先作勸喻，我認爲仍是最佳的辦法。」

「好極，你是個女人，你的聲音嬌美，你也許可以感動他們。」

亞芬點了點頭，向身邊所有伙記示意，叫他們提高警覺。

亞芬大聲的叫道：「裏面的人聽着，你們已被包圍，沒有可能突圍而出，你們投降吧!」

沒有人回應。

亞芬又再說了一遍。

忽然，裏面傳來「砰」的一聲，並不是槍聲，而是一些重物被擲過來。

衆人都緊張起來。

不一會，才發現那是一張高背椅，被裏面的人擲了出來，這表示甚麼?

張男道：「他們不會聽的。」

亞芬道：「當然不會，難道你想兩個大男人，有膽去金鋪打劫，會因我們兩句話而投降?」

「那你爲甚麼還要說?」

「因爲想激怒他們一下。」

「看來你的方法也行。」

「他們在裏面深處，我們仍不能肯定他們所在，我還有一個方法。」

「甚麼方法?」

亞芬道：「伙記，去看看這層的總電掣。」

總電掣便在樓梯間。

有一個較爲熟悉電掣的警察開了電箱，看了一會，道：「電力沒有問題，裏面還有一些電掣在開動。」

「你怎知?」

「因爲電錶仍然轉動。」

「好極!」亞芬轉向張男隊長，道：「你掩護我。」

「你隻身入內?」

「不，我只是入內，並不是深入。」

張男本想阻止她，可是她已出了去。

她沿着牆壁而行，裏面並沒有甚麼反應，她只走了幾步，便來到一個電箱，看來那是室內的總掣。

她打開電箱，把裏面所有的電掣都開了。

一時之間，本來是十分黑的整間寫字樓，大放光明。

亞芬立時轉身，走了出來。

燈光一亮，果然是對賊人一個重大的刺激。

裏面傳來「卜卜」的聲音，並不是槍聲，而是他們用石塊或者其他硬物，打破電燈膽的聲音。

亞芬又再朗聲道：「你們已在我們完全包圍之下，快棄械出來投降。」

裏面傳來更多玻璃破碎的聲音。

他們對着那入口大堂之處，有一盞相當大的日光燈，照得這大堂門口十分光亮，只要賊人一出來，他們都會看得非常清楚。

亞芬道：「小心，他們隨時都會出來!」

衆人戒備着。

果然，有腳步聲從內裏傳出來，他們眞的以爲賊人出來，當然，他們不是出來投降，而是突圍而出。

只要前面稍有晃動，看來一場槍戰是避免不了。

可是，裏面的腳步聲突然停止，然後，一聲震耳欲聾的聲音——砰的一聲，是開槍的聲音。

可是，他們卻看不見有人影，也不見其他異動，但門口大堂處那盞日光燈已熄滅了。

登時，大堂之處，又回復了黑暗。

原來，賊人果然開槍了，但並不是攻出來，而是射破那個日光燈膽。

也許，太光對他們是一種威脅，他們寧願用一顆子彈把燈弄熄了。

燈熄之後，他們等着。

這一刹那是最難熬的，因爲不知道他們會採取甚麼的行動，而他們唯一可以做的，還是等，等下去。

* * *

張豪與趙傑也並不比他們容易熬過。

當燈光一亮，大放光明，他們也立時十分緊張，人有野獸的本性，見不得光的人他們都喜歡躲在黑暗裏，只有被黑暗包圍，他們才感到安全。

而今，燈光大亮，他們實在感到威脅。

趙傑十分衝動，他最先在地上找到一些碎磚硬物，擲向那些燈。

燈破了，回復了黑暗，他才覺得重獲安全似的。

最令他不安的，是入口大堂處那盞大大的日光燈，雖然照不到他們，但令他們異常的不安。

趙傑終於按捺不住。

他站了起來，便向前衝。

張豪一手拉着他，道：「不要亂來!」

「我不是衝出去，而是去打破那盞燈。」

「小心!」

沿着牆壁而走，到了門口，便見到那盞大大的日光燈，光綫使他有點暈眩的感覺。

他忍不住的拔出了手槍，向着

那燈光射去。

「砰」的一聲，一切回復了黑暗。

他也立時感覺到非常舒服，那陣暈眩也沒有了。

張豪一把拉了他回來，罵道：「你浪費了一顆子彈，可能這一顆子彈救了我們一命！」

「正是，我用這一顆子彈，救了我們這一命！」

他們又再入了那房間。

這房間應該是整層樓宇中最好的房間，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還有街上的行人如鯽，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景象。

相信這間房，一定是這公司老闆所用的，這公司老闆一定非常有錢，否則他也不會擁有一個如此的寫字樓。

張豪趙傑也渴望自己有錢，否則他們也不會用性命來換取眼前的兩袋金飾。

張豪道：「他們沒有聲音了。」

他指的是外面的警察。

趙傑道：「他們都怕死，我們衝出去。」

「不，」他頓了一頓，道：「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不過，我們要用一個最安全的辦法。」

「他們死守在那入口處，你叫我們有甚麼辦法？」

「有，當然有。」他突然拿起了一個玻璃樽。

「甚麼傢伙？」

張豪並沒回答，只是打開了瓶塞。

趙傑嗅到了那種刺鼻的氣味，道：「天拿水？」

「是的，天拿水！」

「非常易着火的。」

「正是，外面還有幾樽，是裝修工人用來稀釋的油漆，這東西大派用場！」

趙傑當然會意。

他們都記得，在中越戰爭中，他們曾經被困在一個山洞之中，他們被越共火攻，受過了被火燒得非常痛苦的滋味。

趙傑道：「用火攻他們？」

「正是。」

「不過，我們在這裏，一旦燒起來，我們也是逃生無門的。」

「我們當然要先找出路。」

他開了幾個瓶塞，然後又撿來了一把座地的風扇，開動了風扇，把天拿水向外吹去。

天拿水是非常易揮發的，風扇把天拿水一直吹出去，很快，幾樽天拿水揮發了一半。

不一會，亞芬與張男也嗅到了那種刺鼻的氣味。

張男道：「是天拿水。」

「裏面弄翻了天拿水？」

「不，看來並不是無意弄翻的，你再聞一下，氣味直衝我們這一邊來。」

「是的，各位小心！」

說時遲，那時快，突然，在黑暗之中，一陣火衝向他們，衆人立時沿着樓梯，滾向下面。

一時之間，整個寫字樓變成了火海。

裏面並傳來了一些爆炸的聲音。

「花貓，花貓，你們怎樣了？」對講機傳來老貓的聲音。

「發生了大火，快叫消防車！」

「裏面有灑水消防系統的。」

「不，可能是因裝修關係，沒有灑水，也可能是截斷了水源！」

「消防員會上來，不過……」

「是的，叫他們單用水喉射入，不要進去，因爲裏面有賊，賊人有槍！」

樓梯傳來消防員的靴聲。

所有衝鋒隊隊員都讓開來。

亞芬向消防隊長道：「你們要非常小心，放火的賊人有槍。」

消防隊長道：「你們放心，我們用大水喉從外面射上來，也用大水喉從這邊攻入，內外夾攻，他們無路可逃，只有出來投降！」

「但願如此！」

消防員的效率非常高，他們已迅速的從走廊處拉出了那些消防喉，並且開了水掣。

水力非常强，兩個消防員拿着那水喉，向着裏面射去，本來是四處都有火焰，可是，經了大水喉的强力猛射，不出一刻，火勢已熄滅。

在外面，人們都看見五樓冒出了濃煙。

一輛有「長臂猿」設備的消防車，已停在路中心，那「長臂猿」其實是一個可升可降的台，讓消防員站在其上，用水射向起火的地方。

升降台也很快的升上，兩個消防員，已控制着一支强力的水砲，升上冒煙的地方，一按水掣，水柱射出，外面的玻璃幕牆也被水力打破了。

這一場火開始得突然，但在消防員內外夾攻之下，也熄滅得很快。

可是，張男隊長與亞芬，一直希望那兩個匪徒跑出來，或者看到兩個滿身是火的賊人狼狽跑出來，這情景一直沒有出現。

火已完全熄滅，到處瀰漫着一片燒焦的味道。

張男道：「眞奇怪，難道他們寧願在裏面被人燒焦了也不出來？」

亞芬道：「沒有可能的，有誰不怕火？」

「那麼，我們入內看看！」

「好，不過要非常小心！」

張男吩咐隊員道：「你們在後掩護。」

這層樓本來因裝修而拆卸了一部份牆壁，到處都堆滿了垃圾及木板，本已是非常凌亂，而今經過一場大火，更是亂得難以形容。

張男向亞芬道：「我以前接受過沼澤的訓練，看來這地方的環境，比起沼澤地帶，也不遑多讓！」

兩人跨過了燒焦的木塊，也跨過了一堆一堆泥漿似的垃圾泥頭，一步一步的向裏面邁進。

他們從大堂一直向裏面推進，爲了小心起見，短短的十多廿米的路程，他們步步爲營，也用去了十分鐘，意料之外，完全沒有遇到反抗。

兩個賊人，既沒有出來，當然還在裏面，可是，他們明知警探進來，爲甚麼一直沒有反抗的表示？

亞芬與張男也感到非常詫異。

「難道他們都被焗暈了？」

他們兩人分別從兩邊進發，前面有一道門，是緊閉的，門並沒有被火燒毀，只有輕微的燒焦。

「一定在裏面。」

兩人雖然沒有說話，但心裏都同樣泛起這一句話。

張男向隊員道：「我撞開門，你們衝進去。」

亞芬道：「讓我們進去！」

張男有些猶豫。

亞芬道：「難道你懷疑我們能力？」

張男搖了搖頭。

亞芬已作勢欲衝，張男只好示意兩個隊員撞門，而他也在旁作掩護。

兩個隊員分別站在門的兩旁，一個隊員先用腳踢，本來他們預算左右分別的踢上幾腳，門才可以開放，可是，那隊員只踢了兩腳，門便整道的塌了下來。

亞芬第一個衝入。

莫看她是個女兒家，她的身手果然是了得，她一衝入，向前翻了兩個觔斗，然後以槍掩護自己。

出乎意料之外，門裡邊是空的！

並沒有那兩個賊人的踪影！

張男也接着的衝了進來，其餘隊員也入了房間。

「他們不在？」張男問。

亞芬道：「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他們去了那裏？」

沒有人知道，當他們搜遍了整間寫字樓，都無法找到他們的踪影。

一時之間，他們實在懷疑，這兩個賊人是否眞的躲在這裏？

不過，裏面仍有一些膠水樽，還有一些模糊的腳印，都證明賊人的確曾在這裏躲避過。

這兩個提着金飾的賊人，究竟去了那裏？

如果是普通的賊人，張豪與趙傑，早已作繭自縛，困在火場之內，或者被火燒傷了。

可是，他們並不是普通的賊人，他們都是經過非常嚴格軍事訓練的。

最重要的一點，他們並非紙上談兵的軍人，他們有過眞眞正正的打仗經驗。

當年在中越戰爭，他們早已受過越共的火攻。

越共是非常貧困的軍隊，他們武器並不先進，槍彈也並不厲害，但他們可以頑强的反抗美軍十多廿年，自然有他們的本領。

他們懂得利用他們自己獨創一套的游擊戰，而且懂得利用每一樣可以使敵人致命的武器。

尤其是火。

那次張豪與趙傑也幾乎被越共的火燒死，幸好他們反應快，冒着猛火從戰場中奔了出來，在這次經驗中，他們自己也學懂了火的特性。

而這次逃出重重包圍，也是靠那次經驗。

當他們把天拿水揮發得差不多。

張豪向趙傑道：「他們已嗅到天拿水味道，而且一定害怕而退下，當我一打開火機，整個地方便立時着火，而我們也要趁這最混亂的一刻爬出去。」

「是的，一定要爬出去。」

天拿水是非常易燃的物體，而且在空間揮發得非常快，但天拿水有一個特性，是向上飄上的，因此，地下並不會有火，兩人趁着火一燃起，便爬在地上，往外面逃去，那時，外面的警察只看見一片火海，那裏還看到這兩個賊人已爬了出來。

而且，他們一離開了火海，便上了上面的一層樓。

當此烈焰四竄的時候，張男與亞芬已縮下了一層樓，在梯間躲避着，因此，他們完全沒有看到兩個人衝了出來，並且向上一層而去。

張豪與趙傑一口氣奔了十多層樓。

而下面的張男與亞芬，待火熄滅之後，入現場搜索一番，費了不少時間，而張豪與趙傑早已上到了天台。

* * *

再說劉英與關雄。

他們趁着兩條大水喉亂噴之際，他們也向上逃走。

經過這一番大混亂，整幢大厦的人，已差不多完全疏散了，有很多人走得匆忙，連門也沒有鎖上。

他們一口氣跑上了十層樓。

兩人在梯間喘氣。

劉英道：「老了，我眞的老了。」

「你說甚麼？」關雄道。

「老了，記得我們在那次中越戰爭，我們一口氣跑上那個山坡，搶攻越共的陣地，那會有力不從心的情形！」

「是的，那次我們自己也覺得厲害，一轉眼間，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十多年前，我們是二十出頭，初生之犢不怕虎，而今，我們卻要……」

「而今我們雄風猶在，你看，我們兩個人，也可把他們弄得一場糊塗。」

「是的，他們都是少爺兵，與當年的美軍實在差不多，有最先進的武器，有最厲害的彈藥，那又如何？」

兩人都笑了起來。

他們漸漸已喘定了。

關雄道：「這裏是廿一樓，到天台還有六層，我們上去，看看能否會合張豪與趙傑？」

「會合他們？」

「是的，他們入了我們隔鄰的宇宙大廈，不，是宇宙廣場，他們一定也能逃脫的。」

「不知他們有甚麼辦法對付那些差人。」

「不知道，但他們一定可以逃脫的，我們也是一樣，好，走吧！」

忽然，他們聽到了一陣腳步聲。

腳步聲自梯間傳來。

劉英伏在梯間的牆壁細聽，然後道：「警隊仍然追上來，不過，他們推進得很慢。」

關雄也把耳貼近牆壁，道：「是的，他們害怕，步步爲營！」

「這好像我們往搜越共一般！」

「那次眞是一步一驚心！」

「越共厲害，他們眞的是一個人可擋十個人，他們神出鬼沒，那次我們也幾乎上當。」

「是的，他們躲藏的地方，眞出人意料之外，草叢、水氹，甚至在屎坑也不介意！」

「介意甚麼，有甚麼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

「他們武器並不太厲害，卻也是勝在防不勝防！」

「不要說他們武器不厲害，你記得他們的土製手榴彈，實在厲害！」

「是的……咦，他們又再推進上來了！」

「土製手榴彈？」劉英忽然走向前面。

關雄道：「你找甚麼？」

「土製手榴彈！」

「甚麼？你有材料？」

「你看。」

他指着前面一間寫字樓的招牌。

那招牌是一所美髮用品公司。

「美髮用品？」

「是的，那裏面一定有很多很多手榴彈了，讓他們衝到上來，也吃吃這些土製手榴彈。」

關雄有些不明，但他知道劉英一向足智多謀，他可以說出來，定然有實現的辦法。

他們入了那間美髮用品公司。

美髮用品公司並沒有鎖上門，可能是離開之時太過匆忙，而且這寫字樓內，也沒有甚麼貴重的物品。

他們看到裏面，四處都有一些噴髮膠。

劉英拿起一罐，搖了一下，裏面滿滿的充滿了液體，他道：「這便是現成的土製手榴彈。」

關雄立時明白。

原來這些噴髮膠，全是一些利用壓縮空氣而噴出來的美髮用品，噴髮膠是高度易燃的。

劉英道：「快搜集所有噴髮膠！」

關雄迅速的拿了十來樽，忽然，他把手上那十來樽，放棄了，道：「這裏有一大箱。」

「好極！」

「不過，怎樣使這噴髮膠噴出液體？」

「一按便可。」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當這些東西作手榴彈，怎讓它一邊噴出，一邊射出，接着爆炸？」

「山人當然有妙計。」

劉英是個心思非常縝密的人，他身體不及其他三人壯健，但腦筋卻是勝三人一籌。

因此，三人都非常尊重他，甚至這一次他們的計劃，也是由劉英一人籌劃出來。

人算總不如天算。

劉英這次被追捕，並不是他的計劃失敗，而是有很多意料不到的變故。

「快收集一些萬字夾。」

萬字夾這東西，在寫字樓之內，實在容易找到。

劉英拿起一個萬字夾，先把這支小小的鐵線拉直，然後按着噴髮膠的按掣，再把鐵線扭曲，使這小小的鐵線成了一個扣子的模樣。

他把這扣子扣在噴髮膠的按掣上面，雖然他把手放開，噴髮膠仍然繼續噴出。

關雄見了，點頭道：「我明白了，當你要扔這東西之前，先把噴霧燃着了，像這樣……」

他從口袋拿出一個塑膠打火

機，向着噴霧處按了一下，立時「烘」的一聲，噴火至三尺以外的地方。

「好厲害！」關雄道。

「一會兒會更厲害，這噴髮膠長時間受熱，不一會便會在他們跟前爆開。」

關雄道：「好極，讓我們到樓梯處佈防！」

他們合力把一大箱噴髮膠搬了出去，各自佔據了一邊樓梯，開始拗更多的萬字夾。

拗這些萬字夾以適合那個噴髮膠的按掣，並不容易，因爲他們沒有工具，假如有一柄鉗子，那便方便得多，不過，他們很快做成了不少扣子。

不一會，有腳步聲傳來。

關雄有點興奮地道：「他們來了！」

「準備！」

果然是劉隊長與亞國上來。

他們吃了這個賊人的悶棍，口中雖然沒有說甚麼，但他們各自對自己道：「非要捉拿這二人不可！」

他們小心翼翼的上樓，因爲每一層樓都可能是一個大陷阱。

直到這一層樓。

劉隊長似乎嗅到了一些氣味，卻又不敢肯定道：「亞國，你嗅到甚麼？」

「很香似的。」

「是的，好像是理髮店那種氣味。」

亞國用力一吸，同意地道：「怎麼會在這些寫字樓內，竟有這種氣味？」

「上面有一間髮廊？」

「沒有這個可能，怎會在十多層樓的樓上開設一間髮廊？」

「好，我們分兩邊上，小心！」

＊　＊　＊

劉英與關雄已在上面部署妥當。

當他們一看見梯間有人影閃動，劉英便把其中一罐噴髮膠扣上那個按掣的扣子，然後用打火機燃着了噴霧。

「烘」的一聲，噴髮膠自動噴火。

然後，他把這支正燃着的噴髮膠扔向梯間，噴髮膠滾動着，向下滾下去。

可是，火焰卻突然熄滅了。

關雄道：「怎會如此？」他有點衝動，想去看得究竟。

劉英一手拉着了他，道：「可能是扣子鬆脫了！」

他又再扣上另一支，這一次，他用更爲保險的辦法，他一共用了兩個扣子，十字形的扣着按掣處，然後又再燃上火焰。

劉英小心地把噴着火的噴髮膠往下扔去，這一次，果然再沒有鬆脫的情形發生。

劉隊長與亞國，同時看見幽暗的梯間，突然有火影出現，大爲緊張。

他們分別退開，以牆壁作爲掩護。

當火光接近，劉隊長把頭伸出去一看，還沒有看清楚那是甚麼，只覺眼前火光一閃，跟着便是一聲非常猛烈的爆炸聲。

「轟」的一聲，震耳欲聾。

「他們有炸彈！」亞國道。

衆人都大爲緊張。

劉隊長道：「沒有理由，他們打劫金鋪，如果有炸彈，早已拿了出來，怎會在這時才……」

火光又再出現。

這一次，不再一朵火花，而是足有六七朵。

衆人已沒有說話的機會，因爲他們紛紛的伏在地上，以免爲爆炸的碎片所傷。

那爆炸實在厲害。

不過，倒也奇怪，爆炸並沒有甚麼碎片，並不能傷害到衆人身上。

一會，爆炸停了。

劉隊長爬了出去，向衆人道：「你們有沒有受傷？」

「沒有。」

亞國也向另一邊爬出去。

他在煙霧之中，忽然看到一個圓柱形的物體，他大着膽子，一手把這東西拿了過來。

拿近一看，才失聲道：「原來竟是一支噴髮膠。」

他把噴髮膠拿了給劉隊長。

劉隊長看了，也恍然大悟地道：「我還以爲是甚麼土製炸彈，原來是這噴髮膠。」

「它怎會自燃？」

「你看這拉直了的萬字夾。」原來這支噴髮膠上面的夾子鬆脫了。

劉隊長續道：「這些賊人十分聰明，他們利用噴髮膠易燃的特性，也利用這些夾子，先使噴髮膠着了火，然後因爲受熱而爆炸，成了炸彈，使我們……」

亞國道：「這些炸彈，會不會使我們受傷？」

「不一定，如果在面前爆炸，也會造成破壞，如果被擲中，大有可能全身着火。」

他們又等了一會，上面似乎沒有動靜。

亞國道：「我們衝上去！」

劉隊長道：「小心，他們可能又使詭計。」

他們又再等一會。

亞國道：「我實在無法忍受這些無法無天的人！」

「好極，我們衝上去。」

兩人分別帶領着小隊，向上衝去。

當他們上了一半樓梯，火焰又再亮了起來，這一次，只是一朵火光，但噴髮膠卻如潮水般滾下來。

然後，是一聲巨響。

本來是向上衝的小隊，整隊人也被爆炸發生時的巨大氣流推了下來。

在前面的亞國，擋個正着！

他變成了一個火人！他不理一切，伏在樓梯上，然後放鬆了手腳，讓自己從上面滾下來！

幸好這一滾，把身上的火焰壓熄了。

劉隊長上前，問道：「怎麼了？」

亞國爬了起來，道：「還算托賴！」他滿臉黝黑。

上面似乎傳來一些笑聲。

亞國被這笑聲氣得七竅生煙，他想立刻爬起來，又再向上衝去。

劉隊長道：「不要，否則又中他們奸計！」

「我們不能讓他們這樣……」

「不要衝動，我們有小型催淚彈，好讓他們嚐嚐這種滋味！」

「好極！讓我發射！」

劉隊長拿出了一個特別裝置，他這種小型催淚彈，不是用槍發射，而是用一個小盒子似的東西，一按鈕，一支炮彈似的東西射出。

劉英與關雄正在得意，因為他們把這羣走狗(在他們眼中)炸得七葷八素。

劉英道：「我看他們不敢再上來了。」

關雄道：「那我們走吧！」

「好，上天台！」

兩人看見噴髮膠也爆完了，再留在此地也是無用。

* * *

張豪與趙傑也是正奔上天台。

到了最頂的一層，趙傑一手拉住了張豪，道：「你看這辦公室。」

趙傑一看，道：「沒有甚麼，這些只是玩具槍！」

「玩具槍？」

「難道你以為在這地方，竟有眞槍展覽？」

「不過，看來是眞的！」

「當然是假的，這全是模型，不過，驟眼看去，可以以假亂眞！」

原來這是一間玩具槍的模型公司。

本來，外面是看不見寫字樓裏面的東西，但因為裏面的百頁簾拉開了，這才看到裏面一個陳列櫃。

大門也沒有上鎖，離開的人也許太心急了。

他們走入那個經理室。

裏面有一個玻璃櫃，裏面陳列了很多槍，最新款的AK四十七機關槍也有。

關雄見了，十分興奮。

他拉開了玻璃櫃，拿了一支出來。

「這東西也十分沉重，眞的可以亂眞。」他隨便的把槍掣扣了一下。

「砰」的一聲，嚇得他幾乎連槍也丟了。

劉英也被嚇了一跳。

「你沒事？」

「沒事？你說這是假的，為甚麼又會……」

劉英把槍小心的拿了過來，看了一下，才道：「這是氣槍，裏面有一個罐充滿氣體，一拉槍掣，便會像眞的發射出來。」

「幸好沒有子彈。」

「如果有子彈，相信是可以殺人的。」

「那好極了，我們可有槍用了。」

「看看有沒有子彈？」

「有。」他從櫃內取出了一盒子彈，那些子彈是用塑膠做的。

關雄裝上了一排，然後，向着外面的玻璃射去，他本來是作狀一番，那知道，這槍竟然可以發射，眞的像機關槍那麼發射。

而那些子彈非常有力，「嘩啦嘩啦」「砰砰彭彭」，一時之間，整座大玻璃全碎了。

兩人同時伸出了舌頭，半晌才收回口中。

劉英道：「我們多拿幾支，上到天台，如果能與他們會合，這些東西，大有用場。」

他們一共拿了六柄，並拿了四盒子彈。

這些東西本是玩具，但落在這班人的手上，竟然眞的成了武器。

* * *

他們一直上了天台。

劉英與關雄之所以想到他們會與張豪趙傑會合，其實他們早已勘察過附近大廈的形勢。

他們並沒有預算逃上這些大厦，不過，在他們行事之前，他們仍然來看過。

這是他們一向行軍的習慣，在中越邊界戰爭的時候，他們也是如此。

越共是世界上最厲害的游擊戰爭專家，他們可以用非常原始的武器，對付美國的先進武器，一拖便拖了美國十年以上。

美國人幾乎被他們拖垮了。

最重要的原因，是越共的游擊戰術，而這些戰術，最先的始祖，卻是大陸傳來的。

有道是：「敵進我退，敵退我進！」這一句簡單的游擊戰術，使無數美軍死了也不知是甚麼原因。

劉英當然受過這種游擊訓練，但想不到來到這大都會，一心想發大財，然後回老鄉建大屋，卻又要重新利用他們游擊的知識。

談判專家談天雪對劉英等人道：「你們投降吧……」

他們接受過的嚴格訓練，並沒有白費。

只有兩人的小隊，竟然牽着警方走。

劉英來到天台，天台門並沒有上鎖。

他不敢直接出去，因為他們害怕外面有警方人員埋伏，其實這可能性並不太大，不過，他還是小心為上。

天台沒有人，只有一個巨型「鍋」，那是一個大的接收衞星天綫。

他們跑了出去，以牆壁作為掩護。

那邊宇宙廣場大厦也有另一隻大「鍋」，比這邊更大，因為那邊有很多金融公司，需要更多資訊，因此，接收人造衞星也更為重要。

忽然，那邊有人影閃動。

劉英與張豪伏了下來。

接着「咻」的一聲，竟然有一顆子彈在他們上面飛過，兩人的心卜卜跳個不停。

「可能是警察上了那一邊！」

「給他們吃一下機關槍的滋味！」關雄道。

「好！」

關雄向着那邊射去，一時槍聲卜卜。不過，他們並沒有射中甚麼。

接着，雙方都靜了下來。

劉英道：「看來又不像是警察。」他把雙手合在一起，然後湊近嘴唇，提氣吹了一下。

他發出了一種近乎風笛的聲音，這聲音並不太响，卻可以傳得十分遠。

如果在郊外僻靜的地方，傳送三里也沒有問題，但在這嘈吵的市區，恐怕傳得不遠。

他又再多次吹了幾下。

過了一會，竟然有同樣的聲音傳了過來，兩人互望一眼，突然叫道：「是他們！」

兩人非常高興的走了出去。

原來這種聲响是他們通消息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比其他方法有效，因為不會被人冒認，這也是他們在中越交戰之中學習來的。

那邊的張豪與趙傑也跑了出來。

四人見了面，眞有點仿如隔世的感覺，各自道出了與警方爭持對峙，發動了水火戰、炸彈戰……大家都說得有聲有色。

劉英道：「想不到我們在那場中越戰爭學到不少的東西，而那些東西在這大都會之中，居然有用！」

張豪道：「那些城市警察，比起越共，是窩囊得多了，他們只是美國的少爺兵一般！」

關雄道：「他們這次損失慘重，看來不敢太過迫近我們！」

趙傑道：「我們上了天台，並不樂觀！」

「怕他們追上來？」

「上來又怎樣？我們可以與他們拚一死戰。」

劉英道：「對，傑弟說得不錯，我們並不是在打越戰，我們要離開這裏，安全的離開這裏，並且要帶走這些金飾離開。」

張豪道：「怎樣離開？」

一時之間，沒人能作答。

他們已迫上了梁山，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難。

劉英嘆了一口氣。

「英哥，你很擔心？」

劉英點了點頭。

他們三個人，都是以劉英爲首，他們對劉英的頭腦十分佩服，如果連他也覺得擔憂的事情，那麼，事情一定是十分嚴重。

劉英道：「我並不害怕他們攻上來。」

「他們武器厲害……」

「我們這些機關槍也十分厲害。」

趙傑道：「這些？這些只是玩具槍而已！」

「是的，不過，這種壓縮氣體，在近距離與其他槍械其實不遑多讓，因此，他們攻上來，與我們近身作戰，我們並不比他們弱。」

「那你還擔心甚麼？」

「擔心的是他們作持久戰！」

「持久戰？你的意思是……」

「是包圍我們，使我們缺糧缺水之下，自動投降！」

關雄、張豪與趙傑三人，不約而同的道：「我們絕不會投降！」

劉英苦笑。

「你笑甚麼？」

「我笑甚麼？你們記得我們與越共作戰之時，也與越共作了一次持久戰。」

「當然記得，那些越共把我們圍困在一個山頂之上，那處沒有其他去路，只有一邊懸崖，若是跳下去，肯定是粉身碎骨！」

「那次的情形與而今差不多！」

「怎會？」

「雖然我們這裏是天台，與那個高山相比，高度恐怕也差不多，而更慘的是，我們四邊也是懸崖！」

「那些越共厲害，爲了生擒我們，獲取更多的軍事情報，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趙傑道：「我最記得，當我們被困三天之後，完全沒有食物，他們故意在外面烤肉。」

「那種感覺眞是難受！肚餓已經是非常難受的事情，在那時候聞到了陣陣烤肉味道，那簡直是酷刑！」

劉英道：「其實，我們也要多謝他們，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對待我們，我們也不會結拜！」

「是的，我們結拜成兄弟，也因這一次團結，而戰勝了他們。」

劉英道：「你還記得當時我們怎樣突圍而出？」

三人又是同聲道：「當然記得！」

趙傑道：「你首先在山頂之上弄出了一股一股的白煙，看來是與外界通消息的白煙。」

劉英道：「那是虛張聲勢。」

關雄道：「其實我一直想問你，你在甚麼地方學過那些弄白煙的本領？」

劉英道：「其實學來也是非常偶然，如果嚴格來說，我根本並沒有學過，以前在鄉下，用牛糞來作燃料，在春天時分，牛糞並沒有完全乾涸，燒起上來，便會冒出陣陣白煙！」

「那些越共爲甚麼會害怕？」

「因爲這種技巧是美國人——應該說是那些紅番通消息用的方法。」

「美國紅番？你怎知道的？」

「那時在鄉間，完全沒有娛樂，有時一年之中，也有一次國家的娛樂大隊來鄉下放電影，那時，實在是一件天大事情。」

「他們會放美國的電影？」

「本來是不會的，不過，那一次，不知是好運，還是發生了甚麼特別的事情，那些樣板戲的菲林斷了，無法子映下去，不過，幾百居民日夕期待的日子，怎可能取消這電影節目？」

「他們怎樣？」

「結果是從箱底拿出了一卷菲林，那是舊中國偶然留下的一套美國片，是打紅番那種！」

「你看了？」

「是的，村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精采的電影，大大喝采起來。」

「那當然是比那些甚麼樣板戲好看得多！」

衆人都笑了起來。

劉英道：「我就是在那套電影中看到了紅番用煙通消息的！」

「越共又怎會怕？」

「越共長期與美國作戰，當然是十分瞭解美國佬的民風習俗，他們當然知道，白煙無端冒起，一定是有作用，也許他們太聰明，才中了我的計。」

關雄道：「後來飛機來了！」

「是的，我也說過，這次突圍而出，其實是非常幸運，一切天時、地利、人和都配合，那些飛機當然並不是看見向煙而來的，只是湊巧飛過。」

「越共信以爲眞，以爲我們有

了援手！」

「是的。」

「後來，他們想用快刀斬亂痲的方法，攻了上來。」

「他們攻上來，我們反而不怕。」

趙傑道：「是的，近身肉搏，越共不及我們，反而美國佬卻極怕與他們肉搏，爲甚麼？」

「因爲美國佬只懂拳擊，不懂功夫。」

「越共也懂功夫？」

「當然懂，他們根本是源自中國，可惜的是，他們碰到我們的眞正中國功夫，便無所遁形。」

關雄道：「最後，你與那個越共首領面對面談，你有甚麼本領讓他信服你，讓我們一起下山。」

劉英微笑，並不作答。

趙傑道：「那次我們可以回到營地，好像是死過翻生一樣快樂，甚麼也忘記了，也沒有時間追問你。」

張豪道：「是的，之後我們離開了軍隊，又忙着爲生活奔波，也沒有向你問個明白。」

劉英道：「也只是一套謊話而已！」

「甚麼謊話？」

「你們記得，那時候我們剛成了核子國？」

「是的，那時有人叫，寧要核子，不要褲子！」

「其實我們那會有原子彈，就算有也不會隨便用。」

「你說你有原子彈？」

劉英道：「如果我這樣說，他們會信嗎？」

「當然不會。」

「是的，我說我身上有一張軍事地圖，上面畫有一個原子彈基地，就在中越邊境接壤之處。」

「他們信？」

「他們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如此他們豈不是更要留下我們？」

「不，他們只想留下那張軍事地圖，因爲這越共假若有機會拿了這張軍事地圖回去，他一定升官發大財。」

「越共也想升官發財？」

「當然想。」

「他們不是爲人民服務？」

衆人都笑了起來！

「你去跟他們交換？」

劉英道：「我說我身上滿佈炸藥，如果對我稍有痲煩，我立時引爆，那張軍事地圖也灰飛煙滅！」

「怪不得當時他把你看作神仙一樣看待。」

劉英道：「我們下了山，機會那可多了。」

關雄道：「是的，後來，你擁抱着那個越共，他害怕你身上炸藥爆炸而逃了！」

劉英道：「也並不是完全我的功勞，我們下了山，剛巧上面又再有飛機來，這配合得天衣無縫，他們以爲援手到了，那才逃了。」

「他們逃了，連軍事地圖也不要！」

「不是不要，既然拿不到，死了也沒用，他們把我們所說的，帶回去報告，也是立功一法。」

「你那張假的軍事地圖，以及一身炸藥那來的？」

「連炸藥也是假的，我們已是彈盡糧絕，那裏還有甚麼炸藥。」

衆人又再笑起來，不過，笑聲稍起即止，因爲他們再想起，假若那越共不信，他們幾個人，早已在他們槍下成了亡魂！

那實在並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劉英道：「現在想起來，才知危險！」

「是的，英哥，當時其實你怕不怕？」

「怕得要死！」

衆人又再笑了。

劉英道：「我不知道，我們這次會不會這麼好彩。」

「一定會。」

「因爲英哥你足智多謀。」

「你們太看重我了。」

「不，就算我們過不了這一關，我們也不會埋怨，我們結拜的時候說過，但願同年同日……」

劉英道：「不要說喪氣話！」他伸出了右手，接着關雄把手搭在上面。

然後，是張豪趙傑的手，他們緊握着，他們是心連心，也下了最大的決心。

* * *

過了一會，天空傳來一陣直升機的聲音。

一架直升機從天邊而來，然後便在這兩座商業大厦上空盤旋。

劉英道：「他們的直升機來了！」

「直升機又怎樣？當年美國的大力士直升機，還不是一架一架的在越南上空爆炸！」

劉英道：「剛才我們在大厦之內，與那些警察的遭遇戰，他們還不知厲害，假若我們可以弄下這架直升機，他們才知我們厲害！」

「弄下他！」三人同叫。

「那並不是易事！」

衆人都望着劉英。

劉英想了一下，道：「沒有可能，除非……」

衆人異口同聲地問道：「除非甚麼？」

「我們這些氣槍，如果用來射擊直升機，那麼威力實在有限。」

關雄道：「除非甚麼？」

「除非是近距離，此其一。」

張豪問道：「還有甚麼條件？」

「要射中直升機的油缸部份！此其二。」

直升機仍在上空盤旋，離他們實在相當遠。

趙傑道：「有甚麼辦法引它下來？」

劉英沉吟了一會，突然，眼中放出一陣異色，道：「有了！」

他們立時聚在一起，劉英說出了辦法。

* * *

陳探長感到非常的頹喪，因爲他負責這件案子，初看來是非常簡單的，只是追捕四個打劫金鋪的匪徒，可是，兩邊傳來的消息，都令他十分沮喪。

由劉隊長與自己的助手亞國的那一隊，攻上了金發商業大厦，首先傳來「滑鐵蘆」的報告。

接着，由張男隊長與亞芬所率領的隊伍，攻上宇宙廣場，也傳來更壞的消息，他們其中兩個隊員，被「炸彈」所炸傷。

陳探長爲了下屬的安全，決定先召回他們，與他們的隊長再作商量，才作另一番行動。

陳探長在兩座商業大厦的連接處，設了一個臨時總部，他知道面前有一場硬仗。

他首先通知了上面，派更多的人手來作支援，上頭也意識到這一次他們遇到了非比尋常的對手。

整個城市也被這件追緝匪徒的事件而哄動起來。

電視台、電台、報紙以及各雜誌的記者，團團把兩座商業大厦圍着，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

不過，陳探長已下令各部份的工作人員，盡量保持緘默，因爲他不想市民聽到了這些消息，而產生恐慌。

尤其是在大厦上面發生的「爆炸戰」、「水戰」、「火戰」，而使市民產生恐懼。

不過，他卻受到了猛烈的批評。

有很多記者都作投訴，說他封鎖消息，妨碍新聞自由，陳探長聽了這些投訴，卻仍然不發一言。

他寧願被人投訴，也不作任何辯護，因爲他不想使市民產生恐慌，更不想因爲傳媒的報導而助長了這批匪徒的氣焰。

那些記者雖然無法獲得消息，不過，他們都是十分機靈的人，他們用盡了旁敲側擊的方法，也大概知道，警方這一次，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强敵。

當張男隊長與亞芬扶着兩個被炸傷的隊員下來的時候，情形更爲哄動。

兩個隊員受傷並不十分重，但一看便知是被炸傷，記者雖然沒有甚麼確切的消息，但這張照片便已透露了很多。因此，一時之間，閃光燈閃個不停。

有很多記者追問，但依然沒有得到答覆。

亞芬早已得到了陳探長的通知，下來之時，千萬不要與記者說些甚麼。不過，她看到這種情形，忍不住的對陳探長道：「探長，我們不能隱瞞下去！」

「爲甚麼？」

「我們有責任把事實告訴市民，而市民實在也有知情的權利。」

「不，如果我們兩隊警隊都敗於匪徒手下，我們那有顏面見市民？」

亞芬道：「這並非顏面問題，警察已盡了能力對付匪徒。」

「但我不想打擊我們警方的士氣。」

「不，公佈事實並不會打擊士氣，反而會使我們更爲敵愾同仇，更加萬衆一心殲滅匪徒！」

可是，陳探長依然不同意。

他們一起進了那個臨時的總部開會。

陳探長要求兩個衝鋒隊的隊長作報告。

劉隊長道：「我們這邊兩個匪徒非常厲害，他們似乎是受過相當的軍事訓練。」

張男隊長道：「我也有這種感覺，他們非常懂得利用環境，利用現有的資源，便知道他們並非普通的匪徒，這四個匪徒，有沒有甚麼資料？」

陳探長道：「沒有，我們已套了車上的指模，也立刻去查問過，他們並非有前案。」

「大概是旗兵之類。」

陳探長道：「我想，他們大概是想來港迅速的打劫一次，便回老家建屋的那種。」

「他們的口音是那處家鄉的？」

「沒有聽過他們說話。」

亞芬道：「沒有理由沒有聽過他們說話，至低限度，他們入金鋪行劫，也會說過『打劫』兩個字。」

陳探長道：「我問過金鋪的工作人員，他們有聽過他們說話，不過，那時他們驚得甚麼也忘記了。」

「我們一定要打探一下他們的來歷。」

陳探長道：「你們與他們交過手，一定可以知道一些蛛絲馬跡。」

劉隊長也道：「軍人，他們是軍人，我可以肯定這一點！對嗎？」

張男隊長道：「絕對同意。」

「他們手上有槍？」

「有，但威力並不太大。」

「可是，他們怎樣對付你們？」

「他們非常懂得利用現成物，例如，那些噴髮膠，在他們的手上，竟會成爲炸傷我兩個隊員的炸彈！」

「天拿水也成爲了他們的武器，不是普通的武器，而是致命的武器！」

陳探長想了一會，道：「既是如此，我們要與軍部人員商量一下。」

「不！」一衆人異口同聲。

「爲甚麼？」

衆人都知道答案，但沒有一個人回答。

陳探長道：「那麼，我們一定要上面派更多人手。」他頓了一頓，問道：「他們都上了天台？」

「是的。」

「根據我所知，天台上面，兩座大厦是互通的，上面有兩個巨大的衞星天綫，我已要求了直升機來，看他們在天台又會弄些甚麼花樣！」

「其實他們上了天台，已是絕路，他們下不來了，已成了我們甕中之鱉！」

「不一定！」張男道。

「爲甚麼？」

「如果是普通的匪徒，他們應該是山窮水盡，對於這四個受過非常嚴格軍事訓練的人，並不一定。」

「你長他人志氣？」

「並不是，你也記得，英軍在馬來西亞失踪的故事，受過軍事訓練的人，並非那麼容易放棄！」

「他們……他們受過嚴格軍事訓練也沒有用，如果他們沒有打過仗！」

「近年我們這一邊，沒有甚麼仗打過！」

「沒有！」

「過去十年？」

「那便有了。」

「甚麼戰爭？」

「中越邊境之戰。」

「對，那是一場硬仗，敵人已不是好應付的，但越共是敵人的話，那更不好應付！」

「越共？」

「如果他們的確與越共作過戰，那麼，我們兩隊人都被打敗，那並非我們的罪過。」

「爲甚麼？」

「因爲我們與他們實力懸殊！」

「懸殊到甚麼地步？」

「我們像個小孩。」

「他們呢？」

「巨人！」

衆人聽了，都沒有說話。

聽起上來，這話無疑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不過，兩隊人都與他們交過手，他們都不能否認。

陳探長道：「我們不要氣餒。事實上，他們被困天台，已是前無去路，爲了減少人力物力，也希望盡量減少傷亡，我依然希望採取正常的途徑。」

亞芬道：「甚麼正常途徑？」

「勸他們投降！」

衆人聽了，都忍不住的笑起來。

陳探長問道：「你們笑甚麼？」

亞芬道：「叫他們投降，那是天方夜譚！」

「他們也是人！總有弱點，我相信談判專家會找到他們的弱點。」

「談判專家？」

「是的，我已召了談判專家來！」陳探長道。

恰巧，這時他身上的對講機响了，傳來聲音：「談判專家來了。」

「好極。」他轉向衆人道：「我請你們保護談判專家上去，使他可以與這四個匪徒對話。」

「探長，你認爲對話十分重要？」

「是的。」

「那麼你爲甚麼不與新聞記者對話？」

一時之間，陳探長爲之語塞。

他立時轉了話題，道：「我也請了直升機來，勘察上面的形勢，沒有其他問題。」

其實他們還有無數的問題，卻是不知如何問起！

挾持人質　海上逃走

談判專家是個女人，行政人員的打扮，看來外貌也十分令人信服。

亞芬一見了她，卻皺眉道：「我叫亞芬。」

「我姓談，言談的談。」

「談小姐。」亞芬依然皺眉。

「亞芬，請問我有甚麼不對？」

亞芬搖了搖頭，道：「沒有甚麼！」

「那你爲甚麼一直在皺眉？」

「擔心你！」

「擔心我？」她表現出極有信心，道：「你對我的能力有所懷疑？」

「不，我擔心你怎樣上去！」

「上去？」

「是的，四個匪徒在天台，我們不能乘電梯上去，因爲害怕他們混入了電梯之內！」

「步行上去！」她仍然極有信心。

「你穿的是高跟鞋。」

「那沒有問題！」她一手脫了高

跟鞋，雙手挽着，對亞芬道：「走吧！」

亞芬倒也佩服這個談判專家，也不再多說一句話，由兩名荷着機槍的警員，護送她們上去。

其實，陳探長早已派了兩隊警察，分別由金發商業大廈與宇宙廣場兩邊上去。

他們已經把天台重重包圍着。

陳探長對這位談判專家，仍然充滿希望，他希望她可以說服匪徒，使他們棄械投降。

直升機已有消息傳來，發現四個匪徒躲在天台之上，他們在那大衞星天綫「鍋」下面躲避着。

那時，亞芬與談判專家已經行至十樓，每個人都開始氣喘如牛。

姓談的談判專家當然更爲辛苦，因爲她是城市辦公室的人，而且身穿那些緊身的衣服，更是香汗淋漓。

突然，對講機傳來了陳探長的聲音：「亞芬，你們可以用電梯！」

「爲甚麼？」

「因爲我們已經重重包圍了天台，而且肯定四個匪徒在天台之上，他們不會潛入電梯內，你們上到天台，我們再通話。」

談天雪聽到這話，已往升降機處走，她如釋重負地道：「如果這樣上去，我恐怕到了上面，不能說什麼！」

兩個警員先入了電梯，亞芬才陪着談天雪入內。

在電梯之內，談天雪先穿上鞋子，然後把衣衫整理一下，她倒是非常容易適應環境的人，雖然在電梯之內，只休息了一分多鐘，她又回復了充滿信心的樣子。

亞芬道：「準備好了沒有？」

「一切OK！」

他們出了電梯，外面已滿佈警察。

亞芬護送了談天雪來到天台的門口，道：「我們應該怎樣保護你？」

「不用，這裏一切，我會自己打點。」

亞芬道：「爲了安全起見，我想你還是在這裏與他們談判，不要出去。」

「在這裏怎樣與他們溝通？」

亞芬拿了一個擴音器給她。

談天雪一手推開擴音器，道：「用這東西，聲音通過擴音器，便完全沒有了那種親切感。」

「親切感？」

「是的，談判最重要的是給人親切感，使他們對你感到親切，感到其中的眞誠，才易成功。」

亞芬心中大不以爲然，不過，她是個專家，自己多言也是無益，不過，她仍然忍耐不住，道：「談小姐，你的對象並非一個自殺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他們是四個匪徒。」

「也並不是普通的匪徒，而是四個相信是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悍匪。」

談天雪笑了一下，道：「你看着，我自然可以與他們談妥，我有差不多十年的談判經驗。」

她充滿自信的走了出去。

劉英第一個發現有人影，便喝道：「停步！」

談天雪道：「各位，你們好！」

四人被這話迷惑着，在這個時候，怎會有人講這種話？他們都提高了警覺。

「我姓談，代表警方與你們談一談。」

劉英道：「談什麼？」

「當然是談你們的處境。」

四人並沒有回答她。

談天雪向前走了兩步，道：「我並沒有槍械，你們放心，我只想告訴你們，你們已被重重包圍，不過，警察會克制着，他們只希望你們投降。」

「投降？」

四人都笑了起來，笑聲是充滿了蔑視警察力量的。

談天雪道：「讓我們好好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勢，好嗎？」

沒有人回答。

「你們搶走了金飾，也傷了一些警察，最大不了的，也只是判監十年八年。」

「十年八年？」

「是的，本地又沒有死刑。」

「這點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說的十年八年，也並不一定的，你們可以透過律師，獲得減刑。」

「我們沒有錢請律師。」

「那沒關係，我們的政府會替你們請。」

「他們會爲我們求情？荒謬！」

「不是荒謬，而是此地法律制度的一個好處，每一個疑犯，你們也只是疑犯。」

「我們是疑犯？」

「是的，每一個人，在未經法官審訊之前，仍然是無罪的，他們只能懷疑你們有罪。」

這種法律制度實在使這四個人耳目一新。

談天雪聽他們沒有說話，似乎是知道她自己所說的話，已有了一些效力。

她又再行前了幾步。

亞芬在外面，大聲地道：「不要再出去，你完全沒有掩護，有什麼事發生，我們無法幫你。」

談天雪並沒有理會她，又向四個匪徒道：「律師會爲你們求情，十年八年也許仍有得商量。」

四人也沒有什麼反應。

談天雪續道：「其實十年八年也沒有什麼，在本地坐監是有假期的，一年有十幾廿天假期，假期可以累積，那麼，十年八年，七除八折，也只有幾年而已。」

她說話的口脗十分輕鬆，實在使人信服。

劉英聽了，心中實在也有一些振盪。

關雄道：「這婆娘是信口開河的。」

張豪道：「我們絕不投降。」

趙傑也道：「天下間會存有這種事情？」

接下來是一種沉默。

談天雪見他們沉默，以她自己過去的經驗，這其實已是一個重大的反應，只要再與他們多談幾句，再用自己充滿誠懇的聲音，一定可以打動他們。

「你們只要放下槍械，我們的好警察，一定會好好的對待你們，不用怕。」

她又走上了幾步，這時，她其實已到了天台的中心，離那個衞星天線的鍋並不太遠。

四個人都清楚看到這位談判專家的樣貌。

劉英道：「你勿再走近！」他的聲音十分威嚴。

談天雪也不敢再走一步。

她高舉雙手，笑道：「我沒有槍械，也只是一個女流之輩，你們怕什麼？」

「我們並不怕！」

「那麼，讓我好好的與你們談談！」她又走前了幾步，並沒有受到喝止，她又再走前一些。

「你究竟是誰？」

「我姓談，是個談判專家。」

「什麼談判專家？」

「我是來……作爲一個大使一般。」

「大使？這點我們明白。」

「好極，你們明白便好，我只爲你們帶來訊息，如果你們投降，你們所得到的待遇，比你們預期之中更好。」

「如果不投降呢？」

「那麼，你們是逃不了的，因爲這地方已被重重包圍，不要說四個人，就算是四隻蒼蠅也逃不出去。」

「我們有槍。」

「警察也有槍，而且有四百發以上。」

「我們有四個人。」

「警察有四連人以上。」

「我們……」

「你們與警察，根本上實力是非常懸殊的，你們可以逃出去的機會是零。」

「你這麼肯定？」

「當然。」她的聲音實在充滿權威。

「我們不怕死。」

談天雪笑道：「死？死也沒有什麼可怕，最可怕是死前的一刻，請想像一下，當你們衝了出來，子彈從四方面而來，你們身體將成爲一個馬蜂窩一般，佈滿了子彈孔，你們會屍首不全。」

那實在是非常恐怖的局面。

談天雪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談判專家，她運用了各種談判技巧，有利誘的、有威嚇的、有溫情的，也有殘酷的，使四個大漢，一時之間也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她也明白自己成功在望。

她不期然的又再踏出了幾步。

「你們放下槍，出來投降！」她的聲音變得更溫柔。

突然，有一支輕機模樣的槍拋了出來，談天雪知道自己成功了一大半。

三人看見劉英把那支氣體槍拋了出去，不約而同的低聲道：「你投降？」

劉英搖搖頭，輕聲道：「那枝槍的壓縮氣體用完了，再沒有用。」

談天雪走近那槍。

當她一蹲下來的時候，突然，撲出了一人，那人身手非常敏捷，一手已把她抱了入懷，並且把她拖了入那個架之下。

談天雪大叫。

劉英一手按着她的口，道：「你再叫，我便先毀了你的面孔。」

談天雪不敢再哼一聲。

亞芬也是親眼看着談天雪被匪徒捉去了，本來她想開槍，但他的行動實在快，而且談天雪成爲了他的盾牌，她雖然扣着槍掣，仍然不敢開火。

亞芬頓足，向陳探長報告：「談判專家已被匪徒擄了，成了人質。」

對講機傳來陳探長的聲音：「怎麼？怎麼會如此？」

「因爲她不聽我們的勸告，越走越出。」

「有沒有開火？」

「暫時仍沒有。」

「有人質在他們手上，那更麻煩。」

「我早說過不要什麼談判專家。」

「不用再埋怨，這是我們一貫的程序，也是爲了減低傷亡的辦法。」

「那我們怎麼辦？」

「我會上來，親自指揮，不過，你們不可妄動，上面的直升機會把最新的情勢報告，你們也可以聽到。」

「好的！」

亞芬按對講機另一個掣，果然，可以收聽到直升機與陳探長的對話。

直升機本來已飛遠，而今又再在上空盤旋。

趙傑道：「直升機又來了。」

劉英道：「他們大有可能用直升機攻擊我們。」

關雄道：「怕什麼？有這婆娘在手。」

劉英道：「有了她在手，當然可以走，不過，這裏頭幾十層高，在逃走過程中，被他們監視着，我們稍一出錯，便全軍盡墨。」

「是的。」

「假若可以打下這直升機，他們便知道我們的厲害。」張豪道。

談天雪聽了，居然插口道：「你們憑什麼打下直升機？」

劉英看了她一眼。

張豪已舉起了手，想一巴掌摑過去，但劉英阻止了他，道：「暫時不要傷害她，因爲她乃是一個好好的保護盾牌。」

談天雪聽了，才吁了一口氣。

劉英又道：「但如果將來有什麼事發生，我們第一個便殺死你。」

劉英雖是身材瘦削，貌不驚人，但他的說話却不由不使人嚇了一跳。

劉英沉思了一會，道：「我會出去，引那直升機下來，你們開槍。」

「你出去，會否太危險？」

「有你們掩護，我沒有事的。」

他從袋裏抽了一條紅色的手帕出來，放在胸前，然後他走向天台欄杆那邊，這樣，遠離了埋伏在天台出口的警察。

亞芬也看見一個匪徒出來，她便叫道：「準備！」

可是，那匪徒離他們太遠，而且天台上有很多鐵架阻着，一些用木架設天線之用，也有一些是架起廣告牌的。

另一邊埋伏的警察，也紛紛提起槍來，但因那些鐵架，也無法開槍。

劉英把紅色手帕塞在胸前，然後躺在地上。

直升機看到劉英，從高處望下來，只見他胸口一片胭紅，機師便通知陳探長。

「陳探長，看來有一個匪徒受了傷。」

陳探長向着對講機問道：「那總的情形怎樣？」

「因爲我們仍在高處，看不清楚，只見他胸口一片紅，可能是胸口中槍，流血不止。」

「飛低一些看看清楚。」

「是！」機師把直升機向下盤旋。

「是，是，我看到了，那個匪徒是躺在天台當中，胸口紅色一片，不過，現時已接近黃昏，仍然看得不十分清楚。」

「再向下一點。」

「好的！」

「其他的匪徒有沒有什麼行動？」

「沒有！」

陳探長自言自語地道：「他們正弄些什麼玄虛？」

忽然，對講機傳來了「轟隆」的一聲，這聲音極大，使陳探長不期然把對講機也拿開了一點。

「發生了什麼事？」

外面已是羣情洶湧的模樣。

有人大叫：「直升機被擊落了。」

「什麼？」他實在不能相信。

對講機又傳來了聲音，這一次，不再是直升機機師的聲音，而是亞芬的聲音。

亞芬道：「直升機被擊落了。」

張男隊長也從無線電中，發出喟嘆，道：「直升機被他們打落了。」

陳探長知道，那並不是幻覺，直升機果然被匪徒擊落了。

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陳探長受過很多防暴的訓練，他知道如何在陸上與暴徒搏鬥，也知道怎樣與匪徒在海上周旋，可是，他從未接受過，如何與匪徒在空中對敵。

城市戰爭已升級，從陸上到了空中。

他也感到有些內疚，是因爲自己吩咐機師低飛，以便看清楚那個流血的疑匪。

他實在沒有預料到，匪徒竟有如此厲害的槍械，可以把直升機擊落。

亞芬在對講機中大叫：「探長，探長，我們應該怎樣做？」

陳探長如夢初醒，道：「不要衝動，我們一定要請更多的人來支援。」

* * *

劉英躺在天台的時候，並不相信事情會如此簡單，當直升機盤旋而下，他一動也不動。

關雄與趙傑正用氣槍瞄着，只要直升機一近，他們便開槍，他們不知道，那些氣槍是否有足夠的力量，不過，他們也只是作爲一次實驗。

直升機越降越低。

兩人一直在瞄準。

劉英已感到直升機的引擊聲，以及那下壓的氣流，於是，狂叫了一聲：「開火！」

「轟」「轟」兩槍。

壓縮氣體發揮了力量，兩顆雖

然是塑膠子彈，却足以使直升機立時爆炸。

劉英一見火光，整個人彈起，回到衆人身邊。

「好極！」劉英忍不住的讚歎着。

其餘三人也在轟隆聲中叫好。

只有那位談判專家談天雪口呆目瞪，她也忘記了自己在匪徒手中似的。

「你們兩人槍法眞好。」劉英道。

「沒有你的指點，我們槍法再好也沒用。」關雄道。

「是的！」趙傑接口道：「假若你不是明白直升機的結構，指點我們射向直升機那油缸部位，我想這兩支氣槍也沒有什麼作用。」

「是的，這種直升機最脆弱的地方是油缸，只要射中油缸，它便會粉身碎骨。」

談天雪突然開口，道：「你們已闖了彌天大禍，我也幫不了你們了。」

「彌天大禍？」關雄道。

趙傑笑道：「我們一開始打劫行動，根本上已是闖下了彌天大禍。」

張豪也道：「什麼禍也不關你的事。」

談天雪道：「你們打劫，並沒有傷人，其實也不算什麼大禍。」

「在大厦內，我們早已用炸彈傷人，警方也奈何我們不得。」

「而今直升機也毀了，你們已不是單獨挑戰警察，而是向整個社區挑戰了。」

「那又如何？」

談天雪雖然在匪徒手上，仍然發揮着她談判專家的本色，道：「有道是：寧犯天條，勿犯衆憎，你們已令所有人都憎惡了，你們再沒有出路。」

劉英冷冷的道：「那麼你自己呢？」

「我？」

「你與我們一起，我們的命運怎樣，你也不能擺脫。」

談天雪沒有再作聲，只有汗水汨汨而下。

* * *

本港自播映電視以來，從來沒有過如此精采的一幕。

當四個匪徒走入了兩間商業大厦之後，電視台的新聞組人員，早已趕赴現場。

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大厦之內，電視工作人員沒有機會入內，因此，這件轟動一時的劫案，一直都不能目睹。

不過，電視工作人員並沒有鬆懈下來。

當他們知道，匪徒上了天台，他們知道，天台將會有不可多得的鏡頭。

最低限度，以他們的估計，一定有匪徒與警方駁火的一幕，因此，他們立即部署。

在金發與宇宙兩間大厦旁邊，也有幾間相當接近的大厦，可惜那幾間大厦，高度與那兩間大厦一樣。

如果要拍攝精采的鏡頭，一定要找一處居高臨下的地方，不過，比這兩間大厦高一些的大厦，則離開較遠，最後，他們決定去那間較高的大厦。

較遠雖然沒有那麼清楚，不過，他們可以利用器材作爲補救，他們有强力的遠攝鏡。

這一決定使他們更爲安全，也捕捉到那難忘的一刻。

當他們把攝影機及一切器材安置好之後，直升機便出現。

開始是在半空盤旋。

然後稍爲向下，似有所發現。

電視的現場拍攝導演已有所知覺，立刻吩咐工作人員隨時準備。

他們也意料不到有如斯精采的畫面出現。

當匪徒跑出去，躺在地上，胸口一片血紅，電視早已用强力的攝影機拍攝。

直升機再下降。

電視攝影機的鏡頭，一直追踪着直升機，另外一部攝影機，却一直拍着天台上的情形。

這樣，上面下面都可以兼顧。

果然，他們的心機並沒有白費。

首先是天台上有轟隆轟隆的兩聲，接着是整架直升機在鏡頭之前爆炸。

爆炸從一團火光開始，直到整架直升機灰飛煙滅爲止，鏡頭都能把每一刹那捕捉到。

這段影片立即在電視台播放。

這片段看得每一個市民都口呆目瞪。

爲了配合畫面，他們更請來專家，把這個爆炸場面加以解釋。

很多專家出現在螢光幕上。

一個槍械專家剖釋道：「匪徒所用的槍械，一定是最厲害的那種，大概是點五口徑以上，而子彈也應該是經過特別製造，否則不會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這是個靠估專家，他千萬也想不到四個匪徒竟是用氣槍以及塑膠子彈。

另一個直升機專家也上來，向廣大的市民解釋道：「這直升機並非最先進的，因此，反應較爲緩慢，才使匪徒有機可乘，我們的警方一直追不上現代的潮流，下一年的財政預算，應該多撥一些錢購買更先進的直升機。」

這位專家其實也是吹毛求疵，

這架直升機眞實也是最實用的那一種，對於一個普通的城市，是足夠有餘，因爲政府也沒有想到，城市中竟也有戰爭。

這片段，差不多十五分鐘，便出現在畫面之上，四個匪徒打劫已不成爲焦點。

而今市民所要談的焦點是：警方如何對付這四個匪徒，如何戰勝這一場城市戰爭。

陳探長所受的壓力實在難以言喻。

不過，他仍默默的工作，他也知道，目前這宗案子，不再是普通的兵捉賊，而是一場戰爭。

一場從未有過的城市戰爭。

* * *

天已近黑。

從劫案開始，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五個多鐘頭，他們仍然守在天台之上。

關雄道：「英哥，下一步我們應怎樣？」

劉英道：「不用亡，我們手上仍有皇牌。」

「皇牌？」

「這位談判專家。」

「我？」談天雪並不單是一個談判專家，而且也是一個裝傻扮懵的專家。

談天雪道：「我只是一個普通小小的公務員，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劉英道：「那麼……」

談天雪道：「放了我吧！」

「不，殺了她吧！」趙傑道，他的外形最爲粗獷，因此說話最大聲。

談天雪聽了，嚇得幾乎哭了出來，不過，她不愧見過大場面的人，勉强鎭定道：「不，不，我還是有利用價值的，千萬不要殺我。」

劉英笑道：「你有用？什麼用？你自己說來聽聽。」

談天雪道：「警方與市民都知道我在你們手中，他們一定要保護我，否則……」

「否則怎樣？你不是說過，你只是一個小小的公務員，他們不會……」

「我是一個小小公務員，不過，我也有人權。」

「人權？哼！」

「是的，這個民主社會，最尊重民權，這麼長時間，也應該肚餓了。」

「那又如何？」

衆人一經她提起，倒也覺得腹如雷鳴。

「有我在，只要不殺死我，相信他們一定會順從你們的要求。」

「是嗎？」

「不信的，可以一試。」

「怎樣試？」

談天雪從她手袋，拿出了一個手提電話。

張豪道：「你隨身配備齊全。」

談天雪道：「我平日工作很忙，很多地方也要我這個談判專家。」

劉英道：「你不要說其他。」

「好極，我不說其他，你們有什麼要求？」

劉英道：「要求？我們要求可多了。」

「不，我意思是解決目前的。」

張豪道：「叫他們拿些東西來吃。」

「吃些什麼？」

「我們還有什麼選擇？」

談天雪道：「好，由我決定。」

她按了電話。

劉英把槍口對準了她。

談天雪道：「我要找負責這宗劫案的最高負責人，陳探長，我是談判專家談天雪。」

她頓了一頓，似乎是聽着對方的吩咐。

劉英把槍嘴再靠近她。

談天雪道：「我沒有時間再聽你們的吩咐，因爲我是在四個匪徒槍嘴之下，你聽着，我要五杯奶茶，五個公司三文治，再加上五樽礦泉水。」

她看了劉英一眼。

劉英點了點頭。

談天雪又道：「我在他們控制之下，我的電話號碼是……」

劉英一手按了電話，道：「不要與他們說得太多。」

「我也爲你們好。」

「爲我們什麼？」

「你們總也要離開這裏的？」

「這個當然。」

「那麼，當你們想到一個妥善的辦法，或者一些條件，要與警方談判的時候，你們也有一個門路。」

談天雪的話也沒有錯。

「談判？」劉英道。

「是的，譬如你們要車輛。」

「你不愧是個談判專家，什麼也講求談判。」

「人生根本上是一場談判。」

「什麼事也談判？」趙傑問。

「是的，譬如你們開始策劃打劫，你們各人有各人的職責，各人有各人的要求，要求怎樣分贓……這一切一切，該是大家商議而定，但也可以說是一場談判。」

談天雪的話有其道理。

「直到你們目前的情況來說，你們已被警察重重包圍，你們要逃走，一定要與警方談判。」

「不，我們不與他們談判，我們要命令他們。」

談天雪並沒有回答他，只是微

笑。

劉英道：「你笑什麼？」

「我不敢講出來。」

「爲什麼？」

「怕觸怒你們幾位大爺。」

張豪道：「你說。」

談天雪道：「如果你們硬來，不與警方談判的話，那是你們的愚蠢。」

「我們愚蠢？」四人大聲道。

談天雪有些害怕道：「我不再說了。」

張豪道：「好，你說出我們怎樣愚蠢？」

「你們手上有一張皇牌，你們也不懂利用。」

「皇牌？」

「又是你？」

「我不是自高身價，有我在，警方一定不會胡來，你們不好好利用這張皇牌，豈不是蠢？」

衆人都是心裏稱是，但表面上却沒有說什麼。

這時，談天雪的手提電話響了。

談天雪道：「我是談天雪，好極。」她望着劉英，道：「他們已準備好飲品食物。」

「叫他們送上來。」他頓了一頓，道：「不，我害怕他們使詐。」

談天雪道：「請你等一下。」她轉頭道：「你想叫他們怎樣送上來，不用怕的，有我在。」

劉英道：「張豪，你出去天台那邊，看看是否有一部抹玻璃外牆用的吊船，小心！」

張豪領命，他走到天台的邊緣，這兩座大廈，都是玻璃幕牆，因此，有兩艘固定的吊船，給清潔工人在外面清潔玻璃。

張豪很快回來，道：「有，而且有兩隻。」

劉英道：「好極。」他轉向談天雪道：「叫他們把食物放在那吊船，由吊船送上來。」

「那有可能嗎？」談天雪問。

「你不用問，告訴他們。」

談天雪依着他們的話，說了一遍。

警方當局似乎不願，看來他們有一個計劃，藉着送來東西，可以把四人擒獲，但想不到他們竟有這樣的要求。

古語有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也有說：賊公計、狀元才。

談天雪道：「陳探長，請你好好考慮我的安全，我是在四個大漢的槍口之下。」

陳探長終於道：「我試試那吊船。」

劉英立即命張豪往外看。

不一會，張豪回來，道：「吊船動了。」

「有食物嗎？」

「暫時看不到。」

「還是你去接收。」劉英想了一想，向談天雪道：「有你這麼一張好皇牌在手，爲什麼不好好用一下？你陪張豪去。」

「我？」

「當然，有你在旁，旁邊就算有神槍手埋伏，他們也不敢開槍。」

張豪道：「就算開槍，我也多一個人陪葬，而且是個美麗的女人。」

談天雪道：「賤格。」

「你說我賤格，我就更賤一些給你看。」張豪作勢要摸她。

這個談判專家，到底也是個女人，尖叫起來。

劉英道：「不要再作弄這個醜婦人。」

「醜婦？你說我是醜婦？」

「你不是？但當我們說你是漂亮的女人，你却說我們賤格，醜婦又不對，你究竟想怎樣？」

這話氣得談天雪沒有話說，談判專家也有啞口無言的時候。

「押她出去，讓她好好保護你。」

張豪捉着談天雪，他身體魁梧，談天雪在他手中，只是一隻小鷄模樣。

他們來到吊船處。

這時，吊船更慢慢升上來，而且上面有飲品及有食物，一應俱全。

兩人把食物拿了進去。

衆人一見了，都搶着來吃。

劉英道：「慢着。」

衆人停了下來，看着劉英。

劉英對談天雪道：「你先吃！」

「爲什麼？」

劉英並沒有解釋。

談天雪本身是個聰明人，稍作思想，便已明白，道：「你怕有毒？」

「我怎知警方會怎樣？他們下了迷魂藥，讓我們一個一個的暈迷了，才上來把我們一個一個抬下去。」

「我想他們不會這樣。」

「試過便知。」

談天雪也不害怕，她果然首先試食。

衆人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似忍不住，他們經過這幾個鐘頭的苦戰，已是十分飢餓。

過了一會，談天雪似乎沒有什麼。

衆人正想吃，談天雪忽然苦起臉來。

劉英第一個發現，道：「不要吃，專家，你身體有什麼不適？」

談天雪的臉更苦，沒有說話，只是指着自己的肚子，似乎很痛。

「肚子痛？」

談天雪點了點頭。

「他們果然下了藥。」

談天雪道：「眞卑鄙，看來好像下了瀉藥。」

「瀉藥？」

「是的，我想找個地方解決。」

「解決？」

「我快忍不住了。」

劉英道：「這裏那有厠所？」

「下一層便有。」

「你不能走！」劉英厲聲道。

談天雪道：「那我……」她按着肚子，雪雪呼痛，「我不能再忍受。」

劉英道：「不能再忍受，便在這裏解決好了。」

「在你們四個男人面前？」

「我們也不想看。」

談天雪突然放寬了臉孔，道：「沒事了！」

「原來你使詐！」劉英道：「幸好我們也並非你想像中那麼愚蠢。」

談天雪一臉無奈。

劉英道：「沒事了，吃吧！」

公司三文治在他們這個時候來說，無疑是山珍海錯，四人狼吞虎咽，奶茶也覺得份外香滑。

劉英一邊吃，一邊看着談天雪，弄得她十分不好意思，因爲他的眼神在嘲弄她使出詭計。

當他們吃完之後，劉英道：「我們也應該想一下怎樣離開這地方。」

談天雪並沒有說話，似乎在側耳聆聽。

劉英道：「你是我們的皇牌，你要好好保護我們，讓我們好好商議。」

「要我怎樣？」

「當然先出去，你不應知道太多的事情。」

「我……我不會！」

劉英道：「張豪，你用皮帶把她的雙手縛起，然後再拉她出去，用皮帶的另一邊，縛在鐵架上。」

「好極！」

「你們這樣對待我，我不會再爲你們求情。」

劉英道：「談判專家，我們沒有其他辦法，而且，你是我們手中一張皇牌，也是你教我們的，我們怎敢不好好利用。」

談天雪心中嘀咕，本來，她一直强調自己的重要性，是希望他們不要動粗，更爲了保護自己的生命。

想不到而今竟然被他們作弄，她不禁暗嘆：「這實在是蠶蟲師爺，自己困自己。」

張豪把她縛好，作勢要吻她一下，嚇得她又大叫起來，張豪道：「皇牌呀皇牌，你千萬不要亂晃亂動，否則神槍手也有眼花的時候。」

這一句話果然有效，她不敢再動。

張豪回到他們處，問道：「英哥，有什麼逃走的好辦法？」

劉英道：「我有一個辦法，好不好却要試過才知道。不過，一旦不好，那麼，我們便……」

張豪道：「不要說這些喪氣話。」

關雄也道：「直至目前爲止，我們也不錯。」

趙傑道：「英哥，只要你說出來，我們一定會依照來做，好不好，那要看咱們造化了。」

劉英低聲向三人說了一番話，三人同時點頭。

看來這計劃實在不錯。

劉英說完，對張豪道：「把那女人捉回來。」

張豪把談天雪拉了回來，解開了皮帶，談天雪在雪雪呼痛。

劉英道：「談判專家，妳想走嗎？」

「當然想。」

「那要看妳的了，妳是談判專家，妳替我們與警方談判，一定要爭取好條件。」

「一定會，你們想怎樣？」

劉英道：「第一，是一輛車，放在樓下，我們會押着你作人質逃走！」

談天雪道：「不要再以我作人質了。」

「不要妳，要誰？皇牌！」

「好，還有什麼要求？」

「不要追踪，車上也不要放追踪器。」

「這點可以！」

「不要再放催淚彈，我們四兄弟發過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你明白？」

「明白，你的意思是如果警方使硬，你們會盡力抵抗。」

「而且直至四個人死了才完。」

「我明白。」

「我們四個人，可能拿回四百零一條人命。」

「爲什麼四百零一這麼古怪？」談天雪問。

「因爲第一個陪葬的是你。」

這話實在厲害，使談天雪全身起了疙瘩。

「好，我打電話。」

張豪似乎還不放心，道：「你要小心。」

談天雪按了電話，道：「我是談判專家談天雪。」

「談小姐請說！」

「我有幾件事請你幫忙，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先說壞消息，我仍然是匪徒手中的人質，他們警告過我，我稍一不愼，會成爲他們

手中第一個犧牲品。」

「這點我們明白。」

「第二，他們有要求。」

「要求什麼？」

「逃走的工具！」

「什麼？他們還打算逃走？妳對他們說，他們已完全沒有機會……」

談天雪不理會他還要說些什麼，道：「記着，我是他們手上的人質，而且有兩柄槍對準我的身體。」

那人停了下來，有點誨氣地道：「他們這麼目無法紀，他們要什麼？」

「一輛汽車。」

「還有什麼？」

「上面不要放追踪器，也不要再放催淚彈迫他們，因爲他們仍會以我作爲人質，他們逃到安全的地方之後，才會放我走。」

「你談判的成績便是這樣？」

「你想我怎樣？」談天雪有些怒氣。

那邊的負責人也覺自己語氣太重了，道：「好極，我們先與上頭商量一下。」

「還要商量？」

「不知上頭肯不肯批准。」

「肯不肯？請他們留意，我是代表警方來談判，而我落在他們的手上，警方是有義務救我出來，我的意思是安全的救我出去。」

張豪突然在旁邊大聲道：「如果不成，先殺了這個傢伙。」

那邊當然聽到，而且不會只是那個接電話的人聽到，其他幾個頭頭，都應該聽到。

張豪擧起拳頭，一拳便向談天雪打去。

談天雪大聲叫了起來，雖然張豪根本上並沒有打下去，這叫聲反而有效。

「好了好了，負責人批准了，我們會盡快準備好一切，不用擔心。」

談天雪道：「請你們快些。」

＊　＊　＊

接收談天雪這個電話的時候，陳探長當然在場。

他聽完了這個電話，知道事情終於有了一個突破，便向衆人道：「這一次給這四個不知死活的傢伙，弄得我們鷄毛鴨血，他們要下來，要逃走，我們不容再有失。」

亞國道：「這四個傢伙，要求這樣逃走，看來並沒有新意。」

亞芬道：「是的，他們似乎並不是這樣普通的傢伙，我認爲有些可疑。」

陳探長道：「有什麼可疑？」

一時之間，亞芬却說不出來。

陳探長道：「他們在高樓上，如果不走下來，要求車輛逃走，他們還有什麼辦法？」

亞國也是想不出其中還有一些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陳探長再問劉隊長與張隊長，兩人也沒有表示什麼意見。

陳探長道：「而今我們要再好好的部署一番，這一次實在不容有失，否則，我們又二次在衆目睽睽之下，灰頭土臉。」

這事情實在使陳探長受到巨大的壓力，最痲煩的是，事情通天了，全城市都知道，而那些電視台、新聞記者，都在望着他們。

陳探長吩咐了其他手下，預備車輛，然後對兩位衝鋒隊長道：「而今最重要的是，當他們一下來，我們應採取的行動。」

張隊長道：「他們手上有那位談判專家談小姐。」

劉隊長道：「有人質在手，我們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人質生命最重要。」

陳探長道：「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在我們幾百個警察的槍口下逃去。」

兩人心中嘀咕。

亞芬忍耐不住，道：「探長，難道你要在衆目睽睽之下，讓匪徒殺死人質？」

陳探長並沒有回答。

亞國道：「我寧願先讓他們逃走，然後我們追踪，在拯救了人質之後，再給他們顏色。」

兩位隊長也表示同意。

「當然，這個當然，人質生命最爲重要，但如果我們部署得好，可以使他們當場就捕。」

「能夠這樣做，而人質又可以安全的話，這當然是最理想的了。」

「因此，我們要小心部署一切，當他們下來，當然是以人質作爲他們的擋箭牌，我想這位專家的身手也不錯，只要她夠機靈，我們兩邊的神槍手，便可以開槍。」

劉隊長道：「這一點我們很難預料那人質有什麼反應，但我們會在兩邊，不是兩邊，而是四邊，都伏有神槍手，只要有機會，我們便開槍。」

張隊長道：「我看很難預算人質有什麼機靈的反應，第一，她是個女人。」他頓了一頓，才道：「我這樣說，並沒有性別的歧視，無論什麼人，作了匪徒的人質，我想除了驚慌之外，還可以做些什麼？」

沒有人反對他們說的話。

「第二，匪徒一定押她上車，她是他們唯一可依靠的逃生皇牌，他們不會疏忽的。」

「好了，如果我們在這裏沒有機會，我們仍有很多機會下手。」

衆人聽着陳探長說的話，平日，他是個非常有條理，而且邏輯

性極强的人，但而今却變成一個自以爲是的人，也許他眞是在壓力之下，方寸大亂。

「我已吩咐在車上安裝了一個催淚彈。」

「什麼？他們警告過，不要再用催淚彈。」亞芬道。

「我們要聽匪徒的話？」

亞國道：「但那人質？」

「我並不是說向他們投擲催淚彈，而是在車上秘密的安排一下小型催淚彈，無線電引爆。」

亞芬道：「這是個好主意。」

陳探長道：「是的，當汽車逃走，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向東，一是向西，南邊不出一個街口，已是海傍，如果他們逃向海傍，那是他們自絕生路。」

亞國道：「北邊又如何？」

「北邊是狹小街道，汽車駛入，一定不能順利駛出，這批匪徒，是有計劃的打劫，當然早已探好了附近的形勢，一定向東或向西。」

「如果向東呢？」

「這邊也沒有可能，我的意思是可能性較低，因爲這邊逃向市區，雖然入夜，市區車也多，逃走並不方便。」

「那麼一定向西？」

「向西可以轉了出去之後，直入新界，到了新界，他們便可以任意逃走。」

衆人都同意陳探長的話。

「不過，我們不能讓他們進入公路，一入了公路，我們遞捕他們的機會便微了。」

「因此要在入公路之前，如果仍然沒有法子把他們捉住，便要引爆車上的催淚彈。」

「是的，還有二點最重要的，因爲是利用無線電引爆，離得太遠，無線電沒有用途。」

「也不一定，我們仍可以派車輛跟踪他們。」

陳探長道：「我不想這樣，因爲一逃了出公路，事情變化大，我實在不想橫生枝節。」

張隊長道：「好極，我們不單在這地面埋伏神槍手，而且在轉入公路前面一帶，也埋伏了人手。」

劉隊長道：「爲了萬無一失，西邊與北邊也不能完全沒有人。」

陳探長道：「向海的一邊反而不用理會。」

劉隊長問張隊長道：「你們人手可足？」

張隊長道：「這很難說。」

兩人互相商議調派人手之事。

陳探長與亞國亞芬，亦商量怎樣對付這一個大場面。

不一會，汽車已來，那是一輛紅色的車，很明顯，警方是利用這顏色，讓他們沒有那麼輕易逃去，不過，在深夜時分，顏色並不太重要。

陳探長看過車輛，問道：「催淚器呢？」

「安裝好了。」

有人遞上一個遙控器，並道：「這遙控器在三千米範圍之內，非常敏感，小心！」

陳探長收了遙控器。

那汽車機械師又道：「這輛車內汽油不足，只可以走三十公里左右。」

「匪徒會知道。」

「不會的，車頭探板上的油針，是指着滿油的。」

「好極，非常好的設計。」

陳探長的電話響了。

「是談天雪？他們不耐煩，你再等一下。」

他故意拖延一下，讓他們不耐煩，這樣，他們逃走起來，也沒有那麼順利。

他又再與兩位衝鋒隊隊長商議，一切都安排妥當，亞芬、亞國也回來報告，所有人等，都在戒備狀態。

陳探長按了電話。

「談小姐，我們已準備好了。」

「車輛呢？」

「就在大街上，你們從天台也可以看到的。」

劉英聽了，親自往欄邊一看，下面果然停了一輛車，雖已是入夜，但下面燈火通明，看得很清楚。

劉英笑道：「一輛紅色的車。」

衆人聽了，都微笑着，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探長的目的昭然若揭。

談天雪道：「你們有否用催淚彈？」

「沒用。」

「在我未被釋放之前，請不要用暴力。」

「我明白。」

「你一定要守諾言，因爲我不想死。」談天雪並不是作狀，而是說出了眞心話。

「還有，汽車的汽油足了？」

「早入滿一缸，足夠你在新界走一個圈，你自己也要好好……小心一點……機靈一點。」

劉英道：「談小姐，你明白陳探長的意思？」

「什麼？我不明白。」

「你是聰明人，不會不明白，他是示意妳自己見機行事，妳明白嗎？」

談天雪當然明白，不過，她是故意裝作不知道。

劉英道：「我警告你，並且重覆剛才那句話，我們要大開殺戒，而妳是第一個犧牲者。」

「我知，我不會亂來。」

「快問他們什麼時候可以起行。」

「探長，你一定要顧着我，請問我們可以下來了嗎？」

「可以。」

談天雪望了劉英一眼，劉英一手按下了她的電話。

劉英道：「開始行動了。」

他一手拉了談天雪，走向天台欄杆之處。

談天雪奇怪道：「我們爲何不走樓梯？甚至搭電梯也可以。」

劉英道：「妳不用問。」

他們一起來到欄杆處。

劉英道：「你們兩個乘那吊船，我和關雄押着這女人，乘這邊的吊船。」

原來他們並不是從大厦的樓梯下去，而是利用這兩隻吊船。

這兩隻吊船剛巧併排在一起，上面有按鈕，可以自動控制升降，剛才他們早已試過開動。

談天雪有點害怕道：「這樣下去，不是太危險了嗎？」

「當然危險，打劫早已充滿危險。」

「但我……」

「你什麼？你的工作也充滿危險，你應該早已預了危險的。」

談天雪沒有說話。

關雄先上了一部吊船，然後對劉英道：「英哥，你把那女人放下來。」

劉英身體並不高大，但却十分有力，一手幾乎把談天雪抽起。

談天雪道：「讓我自己來。」

她非常小心的走上了吊船。

吊船由四條鋼纜吊着，但並沒有軌道，因此，有些飄飄盪盪的感覺。

關雄一手把談天雪按下，讓她半身露出了吊船，向着下面大街。

談天雪尖叫起來。

劉英道：「大聲叫，大聲叫，好讓他們知道妳在我們手中，不會亂開槍。」

談天雪尖叫聲不停，因爲她實在害怕，如果關雄一用力推她，她立時粉身碎骨。

劉英問旁邊的張豪與趙傑，道：「準備好了？」

「準備妥當。」

劉英道：「我們下了一層左右，你們才開動吊船，我們一上一下，讓這婆娘保護我們。」

劉英的吊船首先開動。

吊船一動，搖晃更爲厲害，而談天雪的叫聲也更爲尖銳，劃破了這本是寂靜的夜空。

吊船一上一下，緩緩而下。

下面的人已經聽到了尖叫聲。

陳探長走了出來，看見兩隻吊船下來，頓足道：「他們又再讓我計劃……」

原來他還有在大厦之內埋伏人手，希望一有機會，不讓他們出來，也可以把他們擒下。

陳探長道：「神槍手瞄準。」

其實，這個吩咐是多餘的，有誰可以射向一個正在歇斯底里尖叫的女人。

因此，有幾十支槍是向着他們，却沒有一顆子彈從槍管飛出。

他們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兩隻吊船慢慢而下，沒有人敢採取任何行動，實際上也沒有人知道應該採取什麼行動，他們只能呆若木鷄的守候着。

連最高負責人也是如此。

第一隻吊船，裝着談天雪那隻吊船，首先下到地面，一直在尖叫的她，仍在尖叫。

劉英與關雄兩人，一人扯着她一邊，下了吊船，並且以她作爲掩護。

兩個大漢猶如兩隻大麻鷹，而談天雪看來似一隻荏弱無力的小鷄。

接着，第二隻吊船也下來了。

張豪與趙傑也極其快捷的行動，下了吊船，亦步亦趨跟着劉英與關雄。

他們並沒有走近那輛他們要求警方預備的車輛，而是挾着談天雪往南邊逃去。

一切都出乎衆人意料之外。

他們沒有上車已是使在場的人都覺得詫異，更加詫異的是他們竟向南邊走。

陳探長曾經分析過，他們最沒有可能是往南邊走，因爲那地方一直出海傍，而海傍再沒有其他去路。

難道他們自絕逃生之路？

最要命的是，他們估計這些匪徒並不會向海傍而去，因此，沿路並沒有派甚麼人在把守，只是三幾個警員，他們也毫不在意匪徒會從這邊逃走。

因此，他們從這兩座大厦一直走到海傍，都是非常順利的，沒有人阻止，也沒有槍聲。

陳探長見到他們轉入了穿出海傍的街道，才頓足的道：「追！追！」

這個命令已下遲了差不多一分鐘。

對於這四個受過非常嚴格軍事訓練過的匪徒來說，這一分鐘已有足夠的時間。

這時，他們已來到海傍。

談天雪已沒有再尖叫，她的尖叫有兩個原因，第一個當然是害怕，第二個却是希望那些監視着的警察，可以加以援手，救她出來。

而今兩個原因也沒有了，因此，她停了口。

劉英與關雄一人在一邊拉着

她，她雙足不用着地，就像騰雲駕霧般來到了海傍。

關雄首先跳下了一艘泊近岸邊的快艇，這快艇體積並不小，足夠坐四人有餘。

看來關雄也是受過駕駛員的訓練，他手上雖然沒有鎖匙，也沒有其他工具，可是，他竟然能在一分多鐘的時間內，把船的引擎開動了。

三人挾着談天雪下了船。

這時，陳探長與他的部隊也趕來了。

本來各自找到最美妙角度的攝影記者，電視台記者也紛紛的隨後而來。

他們看來是人多勢衆，來勢洶洶，可是，事實上他們是十分狼狽。

陳探長正用揚聲器叫道：「你們已被我們重重包圍，快放開人質，舉手投降！」

他們當然沒有理會這沒有意義的忠告，因爲他們的快艇已經開動。

陳探長看着他們，本來一向鎮定的他，似乎也手足無措，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道如何是好，而他知道，自己一次又一次在部下之前，在衆多記者的面前，表現出他的無能。

其實這並不能完全怪責他，而是他這次所遇到的對手實在太强。

他受過的訓練，他辦案的經驗，都是對付普通的匪徒，匪徒雖然十分兇狠，但始終仍然是一般的匪徒。

可是，這四個却是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匪徒，而且他們還在那場險惡之極的中越戰爭中實習過的，這些警察，在他們眼中，根本只是一隊裝備豪華的少爺兵，他們可以把這些警員玩弄於股掌之間。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陳探長似是無意識的抽出了佩槍，向天空開了一槍。

這一槍的聲響，也把這四個匪徒的警覺更加提高，也把暫時消失了的警員士氣也挽回不少。

劉英把談天雪拉在船頭，叫道：「你們再開槍，這女人便是第一個犧牲者。」

談天雪的頭髮被扯着，又再尖叫。

其他本來想開槍的，只要探長一聲令下，他們便會開槍，而今也退縮了。

「開船！」劉英吩咐着。

快艇發出了怒吼聲，開始向外面駛去。

亞芬在探長的旁邊，低聲道：「探長，我們立刻通知水警協助，好嗎？」

陳探長如夢初醒，道：「快通知水警，並且派出水警輪兜截，看他們逃得多遠。」

亞國道：「我去徵用船隻。」

「好極！」

亞國領着他的部下，跑下碼頭，因爲那時已是完全天黑，這碼頭並沒有特別的照明設備，因此，快艇一駛出海，便很快看不見。

兩個衝鋒隊的隊長，非常機靈，他們登上了附近兩輛貨櫃車，徵得司機同意，開了車頭燈。

這些車頭燈也十分强，可以照着正向大海而去的快艇。

强烈的燈光，使他們無所遁形。

劉英突然叫着，道：「停航！」

關雄把船停了。

劉英道：「你們不要再追來，也不要再用燈射着我們，否則……」

這時，岸上的人雖然聽到他的話，却沒有人再理會他，劉英有點憤怒。

劉英又叫道：「熄燈！」

强烈燈光依然照着他們。

劉英向談天雪道：「小姐，妳懂游泳嗎？」

談天雪怔怔的望着他，因爲在這個時刻，問這個問題，她實在想不到怎樣作答。

「懂嗎？」劉英喝道。

「不懂！」談天雪回答。

「那妳祈禱吧！」

談天雪想再爭辯，或者懇求，可是，一切都沒有用了，因爲劉英已一手把她推了下艇。

强烈的燈照着他每一個動作。

談天雪跌了落水，濺起了水花，然後她又浮了起來，雙手擧起，大聲叫道：「救命！」

劉英也叫道：「全速開船！」

本來想徵用的快艇的警員都停了下來，幾個非常熟水性的警員都不約而同的跳了下水，往救談天雪。

在這擾攘一刻，快艇已是無影無踪。

* * *

談天雪終於被救了上來，立即被送往醫院。

陳探長立即召集了手下，包括了亞芬、亞國，還有兩個衝鋒隊的隊長。

陳探長道：「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失敗時，你們還有什麼提議？」

衆人你望我，我望你。

亞芬道：「水警已經出動，十分鐘之後，將有一艘船來接我們，一起往海上追踪。」

張男隊長道：「我們並沒有完全失敗，因爲我剛才接到直升機的無線電。」

「他們說什麼？」

「他們在追踪快艇，一定不會

失去他們的踪跡的。」

「謝天謝地，正義的一邊仍然沒有失敗。」陳探長本來是非常有信心的人，竟也說出這樣的話。

劉隊長道：「我們的快艇已來了。」

陳探長道：「那麼你們先出發，我們一定要同心協力，把這四人繩之於法。」

「是的，探長。」

兩個衝鋒隊長立時下了快艇，這快艇本來是屬於海岸巡邏隊的，但接到兩位衝鋒隊長的請求，也立刻趕來協助，這種速度極快的橡皮艇，在這種追逐戰中，應該可以發揮效力。

荒島圍剿　人亡金盡

不一會，水警的快艇也來了，陳探長與亞芬、亞國，領着四個有快艇搜捕經驗的探員，一齊上了快艇，四個探員早已帶備了足夠的彈藥。

經過一日的對峙，衆人本來都十分疲倦，但面對這一次强大的挑戰，衆人仍是精神抖擻。

這艘快艇設備也非常完善。

那駕駛員開動了快艇，便遞了一個耳筒給陳探長，道：「直升機正在協助我們。」

陳探長想戴上耳筒，不過，他想起這搜捕的工作應該由大衆共同負擔，便問道：「可否讓每一個人都聽到？」

「可以。」他按了一個電鈕。

揚聲器傳來直升機駕駛員的聲音：「……向東南……東南二十五度，西南五十……」

因爲引擎的聲響，加上海浪的聲響，他們不能完全聽得清楚。

駕駛員道：「那是直升機機長給我的指示。」

「你聽得清楚？」

「我戴耳筒，聽得十分清楚。」

揚聲器又傳來直升機長的聲音，那些全是一些海洋位置的術語，他們都不懂。

駕駛員道：「好極，請繼續聯絡。」

陳探長道：「找到他們沒有？」

「他一直跟蹤著他們，並且也把位置告訴了我，大約十分鐘之後可抵達現場。」

「快艇仍在行駛？」

「是的。」

「他們朝那一個方向而去？」

「向北。」

「你看他們有沒有目的地？」

「我猜不到，因爲如果一直去，那是華界。」

「華界？我們不能超越華界，否則又會引起另一場痲煩。」

「不用擔心，如果直闖華界，還有很遠的距離，如果以他們現時的速度，還要走個多鐘。」

亞國向後一望，已見二艘水警輪追來，但體積較爲大，不及橡皮艇那麼快。

亞國道：「探長，水警輪也來了。」

陳探長回頭一看，心情似乎輕鬆了一些。

亞芬問道：「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追及那匪徒的快艇？」

駕駛員道：「我們與他們那艘快艇，相信速度是差不多的，如果一直用同樣速度而去，我們沒有法子追到，只能迫近。」

「那麼，我們又可能巴巴看著他們逃去。」

駕駛員道：「有這可能。」

陳探長似乎又有一次失望。

駕駛員卻是一個樂觀的人，他道：「並不一定能讓他擺脫我們，因爲快艇在海上，會遇到很多意外，一有意外，我們便能追上。」

「意外？甚麼意外？」

「海上、船上的意外多極了，最簡單的一種，譬如他們的快艇，並沒有足夠的燃料。」

「是的，那並不是他們預早備有的快艇，只是臨時在海傍找到的，希望這艘快艇並沒有足夠的燃料。」

「還有！」那駕駛員解釋道：「他們那種快艇，是用來消閒的，速度雖快，卻沒有甚麼耐力，那引擎可能受不起長時間的快速，可能會壞的。」

突然，揚聲器又響。

直升機機長道：「匪徒的艇在廿三度，好像有些問題，快艇開始慢下來。」

衆人聽了，都忍不住歡呼起來。

「聽著……」陳探長道：「可能還有更好的消息。」

「他們不單慢了，而且好像要停下來，是的，他們停下來了。」

「請問他們附近有沒有島嶼？」

「沒有，最近的島嶼也要十五分鐘的水程。」

「十五分鐘？大約有廿多哩？」

「是的。」

「不可能游去？」

直升機機長笑道：「沒有可能，尤其是在這黑夜，看這風勢、水勢，他們一下水，是自尋死路。」

陳探長聽了，高興地道：「那麼，他們又再一次成爲甕中之鱉。」

亞芬與亞國反應並不太大，因爲今天一整天，四個匪徒不是一度成爲甕中之鱉？但是，他們仍然可以從幾百人監視之下，逃了出來？

不過，而今情況大有改善，這

裡是大海，當然再沒有逃走之路。

駕駛員道：「如果匪徒快艇眞的停了下來，在十分鐘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賊船。」

陳探長有點興奮道：「快！」

然後，他吩咐衆人道：「預備好彈藥，我們絕不能再放過他們，他們而今手上又沒有人質，我們可以格殺毋論。」

這種命令本來是下不得的，但陳探長受了今日的大辱，他是志在必得，一定要把匪徒擒下來，無論是生是死。

不一會，他們已見到一些微弱的燈光。

駕駛員道：「看來賊船已在望。」

衆人緊張起來，伏在船沿，並且各自挺起槍械，那四個探員，各有一支機關槍。

快艇開始慢下來，因爲他們不知道四個匪徒會有甚麼行動。

他們一直迫近賊船。

那賊船一直沒有甚麼行動，也看不見艇上有人。

駕駛員遞了一個望遠鏡給陳探長。

陳探長拿了起來，這是一個紅外線望遠鏡，雖然在黑暗之中，也可以看清楚前面的景物。

那賊船停了下來，在水中一起一伏。

艇上似乎沒有人。

奇怪？他們去了那裡？

駕駛員把快艇停了下來，道：「探長，我們應該採取甚麼行動？」

陳探長道：「這幫匪徒非常古惑，我們可能是等其他船隻齊集才採取行動。」

他們當然都沒有異議。

陳探長把那個紅外線望遠鏡遞與每一個觀看，希望有特別發現，但那艘船卻是完全沒有動靜。

亞芬道：「難道他們逃走？」

「大海茫茫，可以逃到那裡去？」亞國道。

劉隊長道：「他們一定是躲在船上，正在引誘我們上去，然後發難。」

張隊長也表示同意道：「不過，他們在這小艇之上，又沒有甚麼特別裝備，可以發甚麼難？」

陳探長也同意他的話，可是，他實在吃過這班匪徒的苦頭，他不敢再貿然採取行動。

「直升機上面，有沒有報告？」

駕駛員道：「沒有，因爲他已巡邏三個多小時，已飛回了基地加油。」

他們仍是等了一會。

其他趕來支援船隻，包括兩隻水警輪，另外還有一艘小型快艇，也分別抵達。

陳探長道：「我們先把這艘船包圍，然後向他們發出警告，看他們的反應，才作下一步的決定。」

駕駛員沒有意見，利用無線電，與其他幾雙船聯絡，並且叫他們先把小艇包圍。

駕駛員向陳探長道：「探長，你上那艘大型的水警輪，那水警輪是最新從日本訂來的，輪上一切設備完善，你可以親自指揮。」

陳探長有些猶豫，道：「上面已有指揮官。」

「因爲你是這件案的專責小組的負責人，就算來到這大海，一切也應由你指揮的，我看那水警輪上的船長，也明白工作程序的。」

駕駛員頓了一頓，道：「我怕這幫匪徒有些甚麼古惑行動，譬如拋一個炸彈下來。」

「他們會有炸彈？」

「天知道，我只是假設。」

陳探長道：「你們怎樣？」他問的是自己兩個手下，亞芬與亞國。

亞國道：「我在這裡沒有甚麼問題。」

亞芬道：「我覺得這快艇有些拋上拋下，我並不太習慣。」

陳探長道：「那麼你跟我上水警輪。」

駕駛員已把快艇泊近水警輪，輪上警員拋下了繩梯，兩人爬了上去。

這艘新來的水警輪的確是與快艇大有分別，走在上面，如在平地的感覺。

船上的主管是一位水警督察梁阿五，他親自來迎接陳探長上船。

梁阿五道：「陳探長，歡迎上船！」

「你是？」

「梁阿五，這船的主管。」

「梁幫辦，我是這件案的負責人。」

「我明白，你可以在這裡開始指揮一切行動。」

「這是我的助手，亞芬！」

衆人介紹過後，梁幫辦立即帶了他們來到駕駛房，這艘船是最新訂來的，因爲設備十分完善，駕駛房內的標板，有很多閃燈、儀錶，看來就像在一隻飛機的駕駛員艙內一樣。

梁阿五道：「你可以用這無線電指揮一切，其他幾艘船也可以接收得到。」

陳探長拿起了一個望遠鏡，這也是紅外線的望遠鏡，不過，這一個比在快艇上的那個，更加清楚一些。

這艘水警輪相當大，在最高的地方，居高臨下，看到那艘賊船，更爲清楚。

不過，他仍然看不到有甚麼動靜。

陳探長用無線電向各船聯絡，道：「各位準備，我們隨時採取行動。」

揚聲器傳來各位負責人的聲音：「準備好了，準備妥當。」

陳探長道：「開探射燈。」

梁阿五按了一個電鈕。

一條光柱射在那艘賊船之上，强烈的燈光下那艘快艇的一切都無所遁形。

不過，仍然沒有見到有甚麼反應。

陳探長道：「你們已被完全包圍，快快棄械投降，否則我們立刻採取行動。」

船上的揚聲器，效果非常好，寂靜的海面，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依然沒有反應。

陳探長又再說了一遍。

等了一會，那賊船依然毫無動靜。

陳探長對梁阿五道：「他們在弄甚麼玄虛？他們一定仍在船上。」

梁阿五開了一個小螢屏，上面有一些影子在移動，但畫面並不清晰。

梁阿五道：「船上肯定有人。」

，「你怎知道？」

「這是一個熱能探測器——只要有人，他們身上發出的熱能，這探測器便可顯示出來。」

「這設備眞先進。」

「這是用來在海上搜索救人的。」

就在這時，賊船上有人站了起來，那人高舉雙手，原來是投降的樣子。

陳探長正想說話，可是，那人的背後卻響起一聲震耳欲聾的槍響。

「轟」的一聲。

第一個結果是那强烈的探射燈已立時熄了，看來那子彈的目標正是這探射燈。

本來是極光明的，突然變成了極度黑暗，所有人都不能看見甚麼。

他們只聽見一連串的機關槍聲。

接著，是一陣引擎發動的聲音。

當他們再可以看到東西的時侯，整個大海，已變成了一個火海。

劉英道：「向前衝，計劃成功了。」

小艇迅速離開了火海。

關雄道：「英哥你的計劃實在太好了。」

張豪也道：「看看他們還敢不敢追來！」

趙傑道：「就算是追來，也要費很多時間。」

衆人笑了起來，發出勝利的歡呼。

原來這一切都是由劉英所設計。

當他們上了快艇之後，是漫無目的的往前面飛快而去，幸好他們也認識附近水域。

劉英道：「朝北去，我們會回大陸的。」

關雄道：「回大陸，不能這麼快。」

是的，他們劫了那麼多金飾，還有很多手續要做，才可以換回金錢，有了錢，他們才可以衣錦還鄉。

他們向前走了很久時間。

張豪道：「後面有船追來。」

「是艘快艇，追逐走私船那種。」

「那種快艇很是厲害的，甚至可以追到那種『大飛』的。」

「那麼我們可以開快一些。」

開船的是關雄。

關雄道：「看來我們不可以擺脫他們。」

「這批公安有麻煩。」趙傑道，他一時似乎忘了身在香港，把那些警察也稱爲公安。

張豪道：「我看見還有其他船追來。」

衆人引頸翹望，果然，快艇的後面，還有大型的水警輪。

「怎麼辦？」

劉英道：「不用怕，繼續向前。」

然後，他向張豪與趙傑道：「看看這艇上有甚麼東西。」

小艇並不大，收藏的東西也不多。

趙傑發現了一大桶電油，道：「這裡有一桶電油，看來是艇主備用不時之需。」

「好極！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張豪道：「還有幾個包……」他頓了一頓，道：「可能是一些救生用品。」

劉英道：「這小艇主也細心。」

關雄道：「他們追近了。」

劉英道：「不用緊張，看他們與我們之間的距離，還有一段時間才可追及。」

張豪與趙傑回過頭來，也覺得那些追來的船速十分快速。

張豪道：「難道我們千辛萬苦從大廈逃出，來到海上，仍要敗在他們手下？」

趙傑道：「我不會投降，死也要一拚。」

關雄道：「拚？在海上，用甚麼拚？」

「我們都懂游水。」趙傑道。

三人聽了，都大笑起來。

趙傑道：「你們笑甚麼？」

「你想在海上飄浮？」

劉英道：「你大概可以乘直升機回去。」

「甚麼？」

上面的天空，有一盞燈在閃動，那不是星星，而是直升機的燈。

「直升機也來了。」

「直升機對我們沒有甚麼威脅，因爲，他們只負責救人，沒有甚麼武器的。」

「不過，他可以向追來的快艇、水警輪報告我們正確的位置。」

「是的。」

劉英在沉思著，沒有人再說話，因爲只要劉英去想一下，他一定有辦法。

劉英是他們的腦袋。

不一會，劉英道：「有了。」

衆人道：「怎樣？」

「我們先把快艇停了下來。」

關雄道：「停下來，他們豈不是立即便追上來？」

「你不用猜，先停下來再說。」

關雄把快艇停了下來。

劉英道：「雖然他們立即便可以追上來，但他們一定不敢採取任何行動，因爲他們早知道我們厲害，而且也嚐過我們給他們的苦頭。」

他的話果然沒有錯。

劉英道：「我們完全靜止，讓他們先猜一猜我們在做甚麼，他們越是不知我們做甚麼，越是不敢先行動。」

「那麼，我們做甚麼？」關雄問。

劉英道：「我們要好好利用我們僅有的資源。」

「還有甚麼資源？」

「那桶後備汽油。」

「怎樣利用？」衆人問。

劉英道：「我們慢慢的把桶油倒在海面，要慢慢倒，讓汽油在海面擴散，然後，在適當的時候，我們點火，把這海面變成一個火海。」

「而他們陷於火海之內，再追不上我們。」

「正是！」

於是，他們開始匐伏，並且悄悄的傾倒汽油在海面之上。

劉英的推測完全正確，陳探長一直不敢採取甚麼行動，並且等其他船來了，才上另一艘水警輪。

探射燈一開，劉英知道機會來了。

不過，他仍然非常鎮定，在最後一秒，才下命令點火，並且開動快艇。

當陳探長發出第二次警告，劉英便道：「射那探射燈。」

張豪果然是個神槍手。

「轟」的一聲，探射燈熄了，而海上的火海也開始燃燒，水警輪上的陳探長，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劉英道：「開艇！」

快艇已一支箭似的標向前面。

＊　＊　＊

海面上的火勢非常熾烈。

兩艘快艇因近海面，幾乎被燃著了，幸好他們反應也快，拚命開動引擎，離開了火海。

不過，兩艘大的水警輪就沒有他們那麼靈活，陷在火海之中，幸好這些水警輪十分堅固，也不易著火。

他們也盡快離開了火海。

直升機也再度飛來，看見那火海，機師也十分吃驚，用無線電與他們聯絡，道：「你們怎樣？」

陳探長道：「你來了，好極，不用理會我們，快去追蹤那艘賊船，看他們去了那裡。」

駕駛員道：「我仍然可以看見他們，他們是一直朝北去，他們而今似乎有些轉變，改往東北。」

「東北？東北有陸地嗎？」

「有，有些小島，是一些荒蕪的小島。」

「他們沒有理由往那些小島。」

「我看他們似乎也沒有這個意圖。」

陳探長道：「那請你繼續監視他們，假若有甚麼變化，請立刻通知我們。」

「好極！」

陳探長的水警輪已退出了火海，並沒有受到任何重大的損傷，不過，那兩隻小型的，卻因爲汽油從海面濺上，使小艇著了火，艇上的警員，被其他同伴救起，並沒有人受嚴重的傷害，但那兩艘小艇卻成了兩堆在海上漂浮的垃圾。

陳探長看看那些被救上水警輪的警員，他們都沒有受傷，但狼狽的情形，卻使他非常難過。

他召了亞芬與亞國，以及兩位衝鋒隊的隊長，一同來到船艙。

陳探長嘆了口氣，想說話卻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衆人也你眼望我眼。

最後，還是陳探長自己打開這個悶局，道：「到目前爲止，我們都處於下風……從劫案開始，到上了兩間大廈，再一直來到這海面，我們都是……徹底的失敗。」

衆人不知怎麼說，因爲他們自己也是失敗者，任何一句安慰的話，也會變成自我嘲諷的話。

陳探長說出了「失敗」二字，也算他是一個勇於面對現實的人。

亞芬跟隨探長多年，當然明白他的心態，道：「探長，我們承認暫時的失敗，但我們……」

探長已接口道：「對，是暫時的失敗，但我們絕不氣餒，而且誓要把他們一網成擒。」

亞國道：「假如他們直入華界，我們不能再追上去，否則……」

探長道：「否則會惹上一些政治糾紛，這點我明白，不過，他們正向我們挑戰，向我們警方挑戰，而且，他們這樣回去，定也不會有好結果，因此，他們一定不會回去。」

「大海茫茫，他們會去那裡？」

「這地方有無數荒島，假若他們逃了上去，我們也難把他們拘捕。」

「難？難也要把他們拘捕下來，其實，在整件事中，我們可有犯錯？」

張隊長道：「探長，請原諒我的批評。」

「請說。」

「我們一開始，把敵人估計得太低。」

探長道：「是的，這些省港旗兵，我們曾經對付過不少，他們厲害，卻沒有這四個那麼厲害。」

亞芬道：「最重要的是，一般省港旗兵，只是夠勇夠狠，而這四人，不單是夠勇夠狠，而是似是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應該是軍訓。」

劉隊長道：「對，是軍訓，眞眞正正的軍事訓練，看他們非常懂得利用碰到的資源便知道……他們用天拿水把大廈變成火海，又用噴髮膠變成了一個一個炸彈，又利用電油，把整個海面也燃燒了。」

「是的，他們的能力比我們想像中更好。」

陳探長沒有說下去，不過，他們都明白，探長是不想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張隊長道：「我們力量不夠，並不是因爲我們不夠勇敢，而是我們的訓練，一向並不是軍事訓練，因此我們失敗是可以預料到的，正如一個小孩子，怎樣去對付持槍的大人！」

劉隊長道：「你有好提議？」

「請軍隊來對付他們。」張隊長道。

陳探長道：「我也想過，請軍隊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過……」

衆人沒有出聲。

陳探長道：「我要向你們承認，第一是面子問題，市民不知道我們正對付四個軍人，他們只會譏笑我們無用，捉四個賊仔，也要出動軍隊，實在是個笑話。」

他頓了一頓，道：「第二個原因，我怕引起國際糾紛，因爲可能有些人，會借故說我們不人道，用軍隊對付平民。」

亞國道：「這個原因也很重要。」

劉隊長道：「其實我們只要能擒賊，也不用顧慮這麼多外間人的看法。」

陳探長道：「不，對你們來說，也許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情，對在上面的人來說，甚至警務署長，卻會因爲我們的行動，而要向市民解釋。」

張隊長道：「其實以我們警隊來說，我們也有部隊受軍訓的。」

「那一個部隊？」陳探長問。

「反恐組。」

「甚麼反恐組？」

「本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是一個出入境自由的地方，當局害怕有恐佈主義者來港殺人或襲擊，因此有一個特別訓練隊伍稱爲反恐組。」

陳探長道：「似乎沒有聽過他們出動。」

「當然沒有，因爲一直以來，並沒有恐佈份子在本港攪事。」

「他們也屬於警隊？」

「是的。」

「那好極了，我們希望可以請他們幫手，不過，在沒有請到他們來之前，一切仍然要由我們自己處理。」

於是，陳探長與張隊長一同入了駕駛室，利用無線電與反恐組聯絡。

亞芬與亞國仍然與直升機方面聯絡。

這時，警隊方面只剩下兩隻大型的水警輪。

不幸中之大幸是，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受重傷，只有幾個警員受到皮外之傷。

劉英一直指揮快艇往北面去。

過了一會，他開始發覺快艇上的油錶似乎已到了低點，便道：「假若再北上，進入華界，我們一定會惹上痳煩，如果遇到快艇，那更痳煩。」

「是的，而且看來汽油已不多。」

「備用的補充汽油，也倒了下海。」

「燒得他們眞過癮。」張豪道。

「看來他們不敢追來了。」

「暫時似無跡象。」

不過，他們卻又再聽到了直升機的聲音。

劉英道：「這直升機眞討厭，如果他敢飛下來一些，我一定一槍把它打爆了。」

「他似乎仍在監視我們。」

劉英看見前面是一片黑乎乎的，道：「前面可能是一些荒島。」

「是的。」

「那麼，我們先泊岸。」

「上了岸，這些荒島不大，會

被他們包圍的。」

「沒有辦法，坐在這艘沒有汽油的快艇上，也不見得好什麼。」

關雄改了方向，向著最近的一個荒島進發。

用眼看去，前面的荒島並不遠，但實際的海程，倒也是不短。

忽然，快艇的引擎停了。

關雄以爲發生了甚麼故障，又再發動引擎，他一連發動了幾次，也沒有效用。

「麻煩了，汽油這麼快便用光了。」關雄道。

他們一起看向儀錶，果然，油針已到了底。

遠處隱隱傳來馬達的聲音。

「他們仍然追來。」趙傑道。

「上岸！」劉英道。

「游上去？」關雄道。

「當然，難道你沒有渡過那條越河？」

「越河？那次是我們出戰以來，最辛苦的一役。」

「不要說了，換上救生衣。」

原來這遊艇上，設備齊全，有五六件救生衣。

劉英道：「每人帶一個救生箱，我看上了這個島之後，我們還有一場苦戰。」

衆人手快腳快，不一會已收拾妥當。

劉英道：「這裡還有兩支潛水用的氧氣筒，好好利用一下，給他們另一次重大的挫折，快替我把這兩個氧氣筒，抬上船舷處。」

關雄道：「又來一次海上大爆炸？」

劉英道：「是的，火燒他們不死，大爆炸使他們再無倖免。」

「但我們都游上去了，怎樣令這兩個氧氣筒爆炸？」

「山人自有妙計。」劉英道。

關雄沒有追問，他們迅速把氣體筒抬上了甲板，並把一些機油罐，其中有幾罐正滿載機油的，都堆在那兩個氧氣筒旁邊。

劉英道：「你們各自好好攜帶那些劫來的金飾，否則我們逃出生天也沒用。」

他們早已把贓物，各自分一包，帶在身上。

張豪與趙傑先下水，迅速游向岸上。

關雄與劉英也接著游上了岸。

快艇早已下了錨，在水面上一起一伏，看來並沒有異樣。

他們本來已是游泳高手，加上救生衣，更爲容易的游到岸上。

這岸邊岩石嶙峋，非常險要。

他們沿著一些石岩，上到岩石高處。

那時，天色已是微亮，想不到這一場追逐，轉眼又到了天明時分。

劉英道：「我們先駐守在這裡，這地方居高臨下，可以看清楚他們一切行動，不過，我們四個人守在這裡也沒有甚麼用處，張豪、趙傑，你們兩人往後面探一探，看看有沒有好躲藏的地方。」

「好極。」兩人在救生箱中找到一支强力的電筒，探路並沒有問題。

劉英與關雄守在這高聳的灘頭，他們已佔了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並且可以直接看到那遊艇，尤其是甲板上堆放的兩個氧氣筒。

劉英拿出了手槍，瞄準了那些氧氣筒。

關雄恍然而悟道：「你用手槍射那氣筒？」

「是的，氣筒爆炸，媲美兩個大炸彈。」

「你有把握射中？」

「你懷疑我的槍法？」

兩人都笑了起來。

關雄當然沒有懷疑，因爲劉英的槍法，早已在軍中聞名，他之所以有一些懷疑，因爲快艇的位置，剛巧在射程的盡頭。

不一會，兩艘水警輪已出現。

陳探長站在駕駛艙內，他第一眼看到那艘小遊艇，在海中一起一伏，他心中立時起了疙瘩。

陳探長透過無線電與另一艘水警輪通話，道：「看來匪徒已上了岸，這艘在海面載沉載浮的快艇，一定有古惑，小心！」

另外一艘水警輪，暫時由張男隊長帶領，道：「我會跟隨你的指示，共同進退。」

陳探長道：「讓我在遊艇附近看一下，才決定怎樣做，你暫時在卅米之外」

「好極，陳探長，小心！」

陳探長吩咐駕駛員道：「環繞這快艇，但切勿靠近。」

駕駛員依言，在快艇的周圍繞了一個圈。

可是，從船上居高臨下，卻不能看見甚麼，只見最顯眼的地方似乎是小快艇的甲板之上，堆放了一些雜物。

陳探長道：「你看這些是甚麼東西？」

那駕駛員道：「看來是匪徒臨撤離之前，帶不走的一些雜物。」

「可能有古惑。」

駕駛員道：「我們派人下去看看。」

「千萬不可以。」

「爲甚麼？」

「因爲這一班匪徒，非常懂得利用現有環境資源，我看他們沒有理由這麼一走了之。」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

陳探長開了無線電，對張男隊長道：「暫時看不到有甚麼古惑。」

「可否派人上艇看看？艇上看來沒有人。」

「我暫時不想派人下去，其實，我們也不必急於攻上去，反恐組甚麼時候可以到來？」

「應該是二十分鐘之內。」

「他們有多少人來？」

「七個！」

「七個？」

「是的，所謂貴精不貴多。」

「他們會乘直升機來？」

「是，這一次是皇家空軍的直升機。」

「始終也要動用軍部了。」

「不！只是借用軍用的直升機，人依然是我們警隊的人員，本來他們也有直升機的，但一次可以載七人的行動直升機，他們仍沒有。」

「好極，我們繼續等候，直至他們到來，我們才採取行動。」

陳探長吩咐駕駛員在這幾個荒島週圍繞了一個圈，這幾個面積很小的荒島，並無人煙，幾個灘頭，都是怪石嶙峋。上有一些樹林，並不太密，但到處是荊棘叢草，看來在這些小島上行走，可不容易。

這時，太陽已開始從東方升起來，一時之間，紅光照遍了整個海面。

陳探長看着初升的太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如果不是身負重任，來看這海上升起的朝陽，倒是人生一大快事。」

那駕駛員道：「也沒有甚麼。」

「爲甚麼你會這麼說？你看，紅光照透了半邊天空，好像是金蛇鑽動的樣子，實在很美呀！」

亞芬也極欣賞這早晨初升太陽的景色，道：「探長，我們辦完了這案件之後，眞的要好好休息一下，並且乘遊艇來這裡，好好欣賞太陽出來了的景色。」

陳探長道：「這也是一個好提議。」

駕駛員道：「我們差不多天天看到這樣的景色，沒有甚麼稀奇，我反而喜歡看陸上的景色，大清早人們趕著上班，行色匆匆，反而使人覺這城市充滿了活力。」

亞國插口道：「那有甚麼好看？假如你試過迫車迫人的趕時間上班，你可不想再嚐那種滋味。」

「都是物以稀爲貴。」探長道。

忽然，亞芬給一些光線刺著了眼似的，道：「探長，你有沒有看見？」

「看見甚麼？」

「那遊艇上似乎有些金色的東西留下。」

「金色？金飾？」

亞國道：「金飾？他們沒有理由會留下金飾的。」

「你們看！」

那時他們的水警輪與快艇，剛好成了一個特別的角度，而一道金色的光芒，正從快艇中反射出來。

這一次，每個人都看到了。

遊艇之上，果然有金光射出。

亞國道：「難道他們眞的留下了贓物？」

亞芬道：「我們下去看看，這班匪徒打劫了近乎五百両金飾，每人也要攜帶近百両，我看他們留一些帶不了，也不出奇。」

亞國道：「可能他們想要性命，連金飾也不要了。」

陳探長道：「沒有這個理由，他們千辛萬苦也是爲了這些金飾，怎會留下？」

亞芬道：「那麼，這些金色反光的東西，是甚麼？」

陳探長也充滿好奇，不過，他不敢妄動。

他開了無線電話，道：「張隊長？」

「陳探長，有甚麼發現？」

「我們看到這快艇上，似留有一些金飾。」

「對，我們這邊也看到了。」

「你們也看到了？」

「是的，不過，我們這邊較遠，看不清楚，你們那邊怎樣？」

「我們也不十分清楚，對了，反恐組甚麼時候可以前來？」

「他們已在途中，大約十分鐘之後可以到達。」

「十分鐘。」陳探長按了無線電話。

那金色光又再反射過來。

陳探長道：「我去看看。」

亞芬道：「不，探長，你是主持大局的人，你不應冒這個險，由我去。」

亞國道：「我去。」

亞芬道：「我們一起去看吧！」

探長本想再說，但亞國與亞芬已開始行動。

「小心！」

陳探長又吩咐船上的水警作掩護。

爲了安全起見，水警輪放下了一艘舢舨，這小舢舨本來作爲駁艇之用，因爲有很多地方，近岸的地方水較爲淺，水警輪不可靠近，如果工作人員要上岸，也要乘坐這小舢舨。

亞芬與亞國二人上了舢舨，那時，水面十分平靜，亞國用木槳划了幾下，舢舨已靠近快艇。

本來他們可以在快艇旁再仔細觀察一下才上快艇的，可惜舢舨太小，靠近快艇之時，却看不到船上有甚麼東西。

亞國道：「我先上去。」

亞芬道：「小心！」

亞國身手一躍，借力使力，上了甲板，然後，他轉身拉了亞芬上

艇上。

甲板之上，那堆東西當然並不吸引他們，最吸引他們的，當然是船艙中那反射黃金色的東西。

亞國走向船艙，因爲高度不同，船艙之內，卻不見有甚麼刺眼的東西。

「沒有甚麼。」亞國道。

「看清楚沒有？」亞芬道。

亞國忽然叫道：「有了，有了……

亞芬聽了，也加快兩步上前，也因爲她心急之下，被一些東西絆倒了。

亞國立時從船艙中退了出來。

就在這時，「轟」的一聲，一顆子彈自岸上飛出來，打中了那兩個氧氣筒。

轟隆、轟隆……

一時之間，那艘遊艇發生爆炸，隨即全船著了火，那些氧氣是高度易燃物品，而且擴散極快。

亞國一回首想扶起亞芬的時候，他的方向剛好是向著荒島那邊，他一瞥眼之下，看到那火光一亮。

他立時知道有問題，一手把亞芬攔腰一抱，然後迅速的跳了下水。

這巨聲的爆炸嚇得陳探長呆了。

那駕駛員見發生爆炸，迅速把水警輪駛開。

而另一艘由張男隊長指揮的，也退了開去。

那時，那遊艇已成了一個大火團。

海上有水花濺起，陳探長這時才如夢初醒，叫道：「快救人，快救人。」

幾個水警都是深諳水性的人，他們紛紛跳了下水，希望可以救起亞芬與亞國。

陳探長在船邊，看著幾個水警在水上，載浮載沉的搜索，可是，一時之間，並沒有尋到甚麼。

他的心裡十分後悔，自忖：「我一時好奇，卻害了這兩個年輕的下屬，我眞是……

駕駛員向水中警員問道：「有沒有發現？」

一個水警浮了上來，拿著一隻波鞋，道：「看來這是那位女探員的。」

陳探長一看，便認得那波鞋的牌子，那的確是亞芬所穿的。

「人呢？人呢？」

「沒有蹤影。」

「怎麼？亞國呢？」

「也沒有！」另一個水警浮了上來。

陳探長走到船邊，便要奮身撲下，他覺得實在對不起這兩位下屬。

就在這時，無線電通話器響起來。

「探長，探長。」

陳探長只好轉身回船艙之內。

「探長！」

「亞芬，妳好嗎？」

「正是，我沒事，我上了張隊長的船。」正是亞芬柔弱的聲音。

「你沒事？亞國呢？」

「他也沒有甚麼。」

「探長，我太不小心，幾乎被炸死了。」

「不，不是你們不小心，而是我幾乎累死了你們。」

「沒有甚麼，我們只被氣流拋開了，沒有甚麼。」

「我過來看你們。」

「不用了，我們休息一下，會回到你的身旁，這班匪徒可惡之極了，我們要與探長你，並肩作戰，定要把他們繩之於法。」

探長大聲的叫道：「我誓要把他們碎屍萬段。」

他本來是個相當冷靜的人，便在此刻，也不能再維持鎭靜。

通話器又傳來聲音，是張男隊長，道：「反恐組來了，他們會降落你們的船上。」

「好極！」

他們走出甲板，天空上已有一架直升機在盤旋。

* * *

關雄、張豪、趙傑三人都在仰天哈哈大笑。

劉英也是仰望著天，但他並沒有笑，因爲他看到了罕見的直升機。

關雄道：「英哥槍法眞是百步穿楊。」

張豪道：「那兩個小子入船，看來是逃不過這一次災難。」

可是，劉英不單沒有笑，反而皺眉。

「怎麼？英哥！」

「你們看，他們出動軍用直升機。」

「他們增援？也沒有問題，我們是多些來，密些手而已。」張豪道。

劉英道：「對付警察，我們是綽綽有餘，假若是軍隊，我們並不完全佔有上風。」

三人都止住了笑聲。

劉英也顧慮的事情，一定不會簡單。

關雄道：「直升機降下了……一個……七個，一共是七個人。」

劉英道：「七個，加上他們原來的人，起碼已有三十人以上，他們一定會上來。」

「他們有膽搶灘登陸？」

劉英道：「我們應該好好準備一下，這一場是硬仗，一次眞眞正正的硬仗。」

衆人都嚴肅起來。

劉英道：「我們先找個有利地方躲藏起來，當他們登陸，搜索我們的時候，我們在暗，他們在明，對我們一定有利，因此，我們要把握這一段時刻，挫敗他們，那我們還有一線生機。」

關雄道：「英哥，你說的是否太嚴重？」

劉英斬釘截鐵道：「不，他們動用軍隊來對付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決心，甚至可以看到，他們一定要捉到我們——生或死。」

三人更加挺起了腰，道：「我們絕不怕。」

劉英道：「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是實力的問題，我們與他們在各方面都特殊：人，他們比我們多十倍。」

「人多並不一定好辦事。」

「他們的武器，比我們……我們只剩下這幾支槍了，那些子彈，有些濕水，不知還可以用嗎？」

「沒問題，他們有武器，我們也有這麼多天然武器。」張豪道。

「你指甚麼武器？」

「到處都是石頭。」

劉英道：「你又想起我們那次一起對付越共？」

「是的，那次我們也被圍山頭，我們以石頭對付他們，他們不是一樣狼狽而逃。」

說起了那次山頭戰役，他們都興奮起來。

劉英道：「這次形勢完全不同了。」

「有甚麼不同？

「那一次越共也是彈盡糧絕，他們希望可以在最後一分鐘可以殲滅我們——但而今不同了。」

三人都小心地聽到劉英的分析。

「這一次，警察加上軍隊，他們永遠有支援、有足夠的武器，最要命的，他們有足夠的時間。」

「時間？」

「是的，他們就是不攻，只是包圍我們，我們可以捱得多久？」

「我們死也不出去。」

「而今你有氣有力，還可以這麼說。」

衆人都沉默下來。

「在未討論作戰之前，我想和大家來一個協議。」

「甚麼協議？」

「如果任何人先去……」他實在不願意說出這一個「去」字，不過，事情迫在眉睫，也沒有甚麼好再忌諱，「他身上的金飾，其餘三人平分。」

張豪道：「我們情同手足，不會計較這些。」

「不，我說清楚比較好一點，假若有兩人去了，那麼，剩下的兩人亦平分。」

衆人沒有異議。

關雄道：「如果只剩下一人，他也饒倖逃出生天，那麼，他有責任回到家鄉，爲三家人建屋，改善生活……」衆人都覺得有點傷感。

劉英道：「我這麼說，只是預防萬一，在與敵人周旋之前，我們以最壞的打算，迎接最好的收穫。」

衆人聽了這話，一時之間，又不覺得那麼灰暗。

外面陽光正盛。

* * *

「反恐組」的六個成員，由隊長布成功率領。

布成功一降落了水警輪，便向陳探長報到，道：「陳探長，請你調派我們的工作。」

陳探長把這一場城市戰爭簡單的向他說了一遍，並且強調地道：「這四個匪徒並非是普通的匪徒，也不是以前著名夠狠夠辣的省旗兵，而是受過非常專業訓練的軍人，他們與我們反抗，就像打仗一般。」

布隊長道：「既然是如此，我們便當他們是一羣恐怖份子。」

衝鋒隊的張隊長也道：「不是當他們是恐怖份子，而事實上他們就是恐怖份子。」

陳探長道：「他們佔據了這個荒島，剛才利用……不知利用甚麼，炸了那隻遊艇，他們會利用任何一種東西來對付我們。因此，你們也可以用你們的方法去對付他們，攻上島上的事，一切由你們吩咐。」

布隊長道：「陳探長太客氣，或者我們大家討論一下，看看怎樣對付他們。」

他手下六個隊員，雖然沒有說話，但表情卻似是異常興奮。

布隊長道：「剛才我們在直升機之上，已經簡單的勘察過這個小島，上面有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帶，也有一些叢林，對於他們來說，地理上他們佔有優勢。」他頓了一頓，道：「但在武器方面，我們當然是佔有絕大的優勢，我打算由我們七個人作搶灘，攻上荒島，你們……」

他指的是兩隊衝鋒隊。

「你們在我們攻上去之後，作爲支援，這點有沒有問題？」

劉隊長與張隊長都表示沒有問題。

布隊長又向陳探長道：「我想你們不用上島上，仍然在這兩艘水警輪之上，作爲我們最後的支援。」

陳探長並沒有作聲，但布隊長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一看他表情，便知道他有些不滿。

布隊長隨即道：「陳探長，你有甚麼意見？你對匪徒比我們熟悉得多，你的意見對我們攻上島上，一定大有幫助的。」

陳探長道：「對這四個匪徒，我……老實說，我實在恨他們入骨，我想一同與你們上島上，使我可以親眼看到他們被你們生擒。」

亞芬與亞國也幾乎同一時間發言，道：「探長，我們也要去。」

他們在兩座大廈搜捕四個匪徒之後，實在吃盡了他們的苦頭，這種可以說是報復的心理，也可算是人之常情，探長也明白他們的心理。

布隊長道：「我明白你們的心情，不過，我首先聲明，攻上荒島，並不是搜捕匪徒那麼簡單，這是一場反恐怖主義的行動，也可以說是一場戰爭，我不敢擔保你們的安全。」

亞國道：「我們做警察的，早已預了。」

亞芬也道：「你們不要以為我是女人……」

布隊長笑道：「沒有，不……」他尷尬地道：「好極，我們一起攻上去。」

他在船上繪了一個簡單的地圖，並且吩咐他的隊員每一個人的位置，與每一個人的工作。

他的隊員非常集中精神的聆聽。

布隊長道：「我們七個人先上去搶灘，然後，你們上來，對，還有一點，對於島上的匪徒，我們沒有把握把他們生擒。」

陳探長道：「一切行動，依從布隊長。」

六個「反恐組」的隊員，很快便從水警輪上放下兩隻有馬達的橡皮艇。

陳探長在他們工作之時，忍不住的問布隊長道：「布隊長，你的隊員都顯得十分興奮。」

「是的。」

「有甚麼特別的原因？」

「說出來也許你們見笑，我們一直秘密的受反恐怖的訓練，可是，本港雖然是個自由港，卻從來沒有眞正的恐怖份子出現過。」

陳探長聽了，恍然大悟道：「這一次是他們眞正的實習。」

「是的。」

橡皮艇已經預備好了，每五個人坐在一艘，陳探長是跟著布隊長那一艘。

在出發之前，布隊長對衝鋒隊的兩個隊長道：「保持聯絡，我們也非常依靠你們。」

兩位隊長問道：「你們放心，我們會盡一切辦法，作無限的支持。」

於是，兩隻橡皮艇，在沙灘前面，分作左右的駛向沙灘之處。

他們害怕匪徒會開槍襲擊他們，因此，他們都伏在橡皮艇上，而橡皮艇速度極快，一支箭似的標了上海灘。

四個匪徒並沒有開火。

他們一衝上了海灘，便各自散開。

陳探長、亞國與亞芬跟著布隊長，躲在一些大石的後面。

布探長舉起了手，六個隊員分別從左右兩面，在岩石掩護之下，迅速推進。

他們的行動，果然是非常的軍事化。

* * *

劉英一直監視這一隊攻上來的人，他看了一會，道：「他們這班生力軍，並非以前那些窩囊廢，你們看，他們搶灘的方法，是軍事化的行動。」

張豪道：「我們先掃他幾槍。」

劉英道：「千萬不要輕舉妄動，我們彈藥不多，胡亂浪費子彈也祇是削弱我們自己的力量。」

關雄道：「他們上來了。」

劉英道：「他們一上到山坡一半，便推下大石。」

原來他們在這短短的時間，早已預備了一大堆石頭，利用這個天然斜坡，向攻上來的人攻擊。

布隊長與陳探長來到斜坡之下。

布隊長又一舉手，衆隊員已經攻上。

他們行動實在迅速。

可是，當他們上了斜坡的一半，一大堆石頭，仿如萬馬奔騰的衝下來。

為首的一個隊員，走避不及，被石塊撞傷了。

布隊長道：「小心！」

那隊員道：「沒事。」

其他人都退下來。

布隊長道：「他們在上面，只用石塊，不用槍械，那證明他們子彈並不多，我們立時用催淚彈。」

布隊長道：「準備！」

衆人舉手表示準備妥當。

布隊長用長槍，裝上了催淚彈，向山上射去，他一共發射了差不多十顆。

一時之間，上面山頂已被濃煙所罩。

布隊長又再舉起手。

六個隊員跑上斜坡。

布隊長對陳探長道：「我們不要上去。」

突然，上面傳來槍聲。

「砰」的一聲，接著是一人從山上滾了下來，那人是反恐組一個隊員。

布隊長叫道：「怎會如此？」

接著又是一連串的槍聲。

布隊長見他的隊員已攻了上去，道：「你們跟著我，一起上去。」

他們帶上了面罩。

當他們上到上面，四個匪徒正伏在地洞之中，與反恐組的人員駁火。

布隊長一看情形，便緊張地道：「原來他們早有準備，他們有戰壕，他們在戰壕之內，並不害怕催淚彈。」

「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掘了戰壕？」

布隊長道：「我看他們是利用天然的地洞，湊巧這裡有幾個地洞。」他考慮了一會，道：「你們伏在這裡，我向那邊去，你們等我！」

他迅速的繞道從另一邊走去。

這時，匪徒仍然與反恐組的人員駁火。

陳探長與亞芬、亞國，伏在一旁，手持著槍。

布隊長的行動非常迅速，他已來到另一邊較高的地方，這處他可以看到他們的「戰壕」。

他立時再射出催淚子彈。

這一次的催淚子彈非常有效，他們在地洞之內，雖然有濕手巾，也支持不住。

陳探長也一直監視這幾個地洞。

當一有人影閃動，立時開了一槍，這一槍打中了一人個人，那人本來是想上來的，他立時掉了下去。

「探長，好槍法。」

那個掉下來的人，竟是劉英。

劉英本來想一衝出地洞，便往後面叢林而去，可惜，他因實在忍受不住那催淚氣味，而竄了上來。

衆人不敢再上，不過，那味道實在難以忍受。

關雄道：「英哥，你怎樣？」

劉英的前額滿是血。

「走，你們走。」

關雄道：「我抱你走。」

「不，不，這是我的金飾，你們立即帶走。」他厲聲一喝，同時斷了氣。

衆人呆了一下。

槍聲使他們回到現實。

關雄一直是劉英最好朋友，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好友死在跟前，雖然他在戰場之上，早已經歷過生死，看過無數人在自己跟前死去。

但這一次並不一樣，因為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張豪見他一動也不動，道：「亞雄，走吧！」

關雄一手抱起劉英。

趙傑道：「不要抱他，他已死了，你抱他回去也沒有用。」

「不！英哥沒有死。」

張豪道：「快走！」

他見關雄依然不動，便一手拿了劉英那包金飾，他的意思是，人既然死了，先拿了那包金飾，逃離之後，才作打算。

那知道，這一下手勢，卻觸怒了關雄，他憤怒地道：「你只懂黃金，連他死了也不……」

關雄一手搶回了那包金飾，這一搶，竟然把整包金飾掉在地上，散了開來。

趙傑道：「快拾回，走！」

趙傑本來也沒有甚麼機心，不過，關雄又再一次認為他們只關心黃金。

「你們走，也不要再碰這些黃金。」

兩人也忍受不住催淚氣體。

張豪道：「我們也不再收拾了，當我們擊退這班警察，回來再收拾。」

關雄道：「往那裡走？」

劉英本來便是他們的腦袋，而今劉英第一個死了，他們三人，便失去了主宰似的。

幸好趙傑還記得劉英說過，如果這地洞守不住，可以退去叢林那邊。

「叢林！」趙傑道。

他第一個探身上了地洞，不過，他身體剛離開，便看見一個人影，也看到了閃動的火光。

他一個翻身，然後直向那人影滾去。

他滾動的速度極快，竟然一連避開了差不多十顆子彈，而迫近了那個開火的人。

他一個極具爆炸力的翻騰，竟然抱著那個開火的人，並且用臂緊箍那人的頸項。

兩人就在地上糾纏滾動。

其餘的人都看見，沒有一個人敢開槍。

趙傑身體魁梧，孔武有力，而且受過埋身肉搏的訓練，糾纏了一會，他已佔了上風。

趙傑已控制著那個反恐組隊員，叫道：「你們先走！」兩人依言，奔向叢林。

布隊長當然不會讓他們跑，開槍射他們。

趙傑道：「再開槍，我先勒死此人。」

他的手臂緊箍著那隊員，他不是亂說，那隊員被他用勁勒住，臉已變色。

布隊長突然撲了出去，凌空一翻，雙手竟然插向趙傑的眼睛。

趙傑從來也沒有想過，有人竟然有膽這樣衝出來，而且出了這厲害的一招。

他的雙目受創，放開了那隊員。

布隊長一手拖開那人，其他的

人，反應也快，立時開槍，趙傑看不見甚麼東西，耳邊只聽到一連串鞭炮似的聲音，而他身上熱辣辣的，他倒了下去。

張豪向關雄道：「快走！」

「不！」

他突然回轉身來，撲向那個半昏迷的反恐組人員，一手便拉下他手上的機關槍。

布隊長正在拖開那反恐組隊員，也萬料不到這個匪徒竟然不怕死的撲了過來。

關雄一搶到了機關槍，便胡亂的掃射，因爲他是在極悲傷與胡亂之際，並沒有瞄準目標，只是任意的向周圍掃射，口中大叫：「英哥，我爲你報仇！」

布隊長早已滾開，以一棵樹作爲掩護，機關槍的子彈幾次在他頭頂飛過。

他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雖然在這子彈橫飛的時刻，他依然有冷靜的頭腦。

他瞄準了關雄的腿，一槍射出。

關雄應聲倒地。

衆人想撲上，突然關雄從身上拉出了一些東西，擲向那些人。

那些人害怕那是手榴彈，立時伏在地上滾開。

沒有爆炸，只見滿地都是金飾。

然後是「轟」的一聲。

衆人再抬頭一看，只見關雄已倒在地上，他開槍自己轟死自己，也許他被傷了腿，知道再無逃生的機會，因此才自殺。

而今只剩下張豪一人，他已竄向叢林那一邊。

來到叢林，到處是荆棘，他本是個粗人，並沒有甚麼頭腦，加上失去了三個伙伴，他心亂如麻，在叢林之中闖了一會。

反恐組隊員已追到叢林，喝令他投降。

可是，張豪並沒有。

反恐組在布隊長指揮之下，結果生擒了張豪。

他們收拾了山上所有金飾，押著張豪回到水警輪上，張豪神情委頓。

張豪是被押在一間房間裏，用手扣扣在鐵桶之上，他們千萬也想不到他會自殺而死。

這個空洞的房間，根本沒有東西可以用來自殺，可是，當他們到岸，開了房門，見他已是硬生生的躺在地上。

看來張豪身上還有一些金飾，他在房間之內，知道自己如果生存下去，也沒有甚麼希望，於是，他把身上所有金飾吞下。

他是吞金而死，可謂人爲財死！

（全文完）

新派俠情香艷故事之二／麥長庚・文 可飛・圖

英雄難過美人關

上文提要： 幾個客商請了大河聯鏢欲把鉅額鏢銀保送出關外。雖然大河聯鏢人强馬壯，但大盜黃天一仍邀約紅鳳凰合作劫奪鏢銀，此邀請卻爲紅鳳凰拒絕，二人反目成仇。之後，紅鳳凰派遣兩個手下猛將藍老闆及黑老闆劫奪鏢銀，意欲獨吞鉅款，不意二人卻被方劍豪拿下了。另一方面，其中一關姓客商剛娶了一個美若仙的侍妾……

護鏢英雄 贏得美人

午夜了，大街上也已靜下來，遠來客棧店門上的四盞燈籠在隨風晃動着，客店中也早靜了下來。

就在那時，一陣急驟的馬蹄聲、車聲，突地打破了沉寂，一輛馬車以極快的速度馳了過來。

而趕車的似乎還嫌車走得不夠快，鞭聲「啪啪」，正狠命地向那拉車的馬身上下着鞭子。

那馬車本來是很華麗的，可是這時情形卻糟透了。

只見車廂的門破了一半，在車頂上嵌着幾柄明晃晃的單刀，車前車後，還插着不少利箭，看這情形，倒像是這車子是從千軍萬馬之中衝殺出來一樣。

車子直駛到了遠來客棧的門前，那趕車的勒住了馬，喘着氣道：「這裏有客店。」

趕車的這一說，車廂中便跌跌撞撞地走出一個人來。

那人正是塞外四個客商之中姓關的，只見他頭髮散亂，衣服破爛，還有很多血漬，情形極其狼狽，他一出了車廂，車廂中便傳來一聲嬌呼道：「郎君，我怕，你別留我一人在車廂之中。」

那姓關的客商喘着氣道：「已到了北河店，不妨事了！」他一面說，一面伸開雙臂，已從車廂中抱下一個小娘子來，那正是他新納的美妾，這時，趕車的已自車座上躍下，衝進遠來客棧之中。

遠來客棧之大門內，是一個很大的天井，東西各有一個院子，在東院的月洞門口，站着四個鏢頭，那趕車的本也是鏢局中的人，他一奔進院子，看到了那四個鏢頭，心中便自大喜叫道：「原來你們在這裏！」

那趕車的也是身上血漬斑斑，樣子十分駭人，那四個鏢頭見了他，吃一驚道：「甚麼事？」

趕車的奔到門口，道：「總鏢頭他們可在麼？」

那幾個鏢頭道：「在，我們正在此處歇足，你……」話還沒有說完，那姓關的客商扶着那個千嬌百媚的小娘子，也已走進來了，那姓關的客商喘着氣，道：「快去救人，那位俠士受了重傷，還在不斷冒血，唉！你們得快去設法救他。」

那幾個守在門口的鏢頭都呆了一呆，道：「哪裏又跑出來一個俠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衆人在東院門口嚷叫喧鬧着，早已驚動了院中的人，只見徐高拔

着衣、執着劍，大踏步走了出來，喝道：「甚麼事？半夜三更吵鬧！」

那趕車的正是北屏鏢局中的人，正在氣惱那四個守門的鏢頭還在夾纏，一看到了徐高，猶如見到了親人一樣，忙道：「總鏢頭，我們出事啦！」

這時又有幾個鏢頭跟在徐高的後面走了出來，各人見到了趕車的全身是血，那姓關的客商情形狼狽，小娘子花容失色，都是一呆。一時之間，七嘴八舌，人人都向趕車的問了起來。

不一會，另外三個客商也都披衣起視，看到了那等情形，大是吃驚，更加亂了起來。

徐高雙眉一揚，叱道：「誰都不准再說話，我來問！」

徐高出聲一叱，衆人立時靜了下來，那趕車的也有了說話的機會，他忙道：「總鏢頭，我和關爺上路，才走出三十來里，便遇了強人！」

徐高道：「那是甚麼所在？」

趕車的道：「是荊家古墳的墓園之旁，一共二十多個人，個個武功了得，我們怎是敵手？」

徐高奇道：「荊家古墳附近？我們經過時沒有事。」

在徐高身後的一個鏢頭道：「多半是看到我們大隊人馬，這幫強人便不敢對我們下手。」

這許多人手，只有飛刀追魂楊飛，出來之後一直未曾說過話，直到這時，他才道：「不對啊！既然強人如此厲害，你們如何脫得了身？」

那姓關的客商道：「那幸虧了那位大俠士，我們已被逼在一邊，有四個強人，還要對她使強……」

他講到這裏，向那小娘子指了一指，那小娘子立刻低下了頭，長睫毛抖動着，淚珠已滾了下來。

那姓關的客商續道：「幸而就在那時候，那俠士路過，力敵羣寇，將強盜殺退，可是他自己也受了重傷，現在還在車中生死不知，可怕得很。」

那三個客商叫了起來：「快將他抬下來請大夫！」

徐高和楊飛兩人人互望了一眼，徐高道：「各位小心些，該當更小心的去守着鏢銀，我們去看看。」

那姓關的客商道：「徐總鏢頭，那位大俠救了我們，不論要花多少銀子，都要救他才好。」

徐高只是「哼」了一聲，已和楊飛兩人大踏步向前走去，走出幾步，徐高才轉頭，向那趕車的招了招手，道：「你跟我來，我有話問你。」

那趕車的連忙跟了前去，徐高壓低了聲音道：「究竟是甚麼回事，你詳細說給我聽聽。」

那趕車的仍然心有餘悸，一開口，聲音還有點抖戰，道：「總鏢頭，眞是多虧了車中那位俠士，要不然，我們三人定然性命難保了。」

那趕車的武功雖然不濟，但是卻在北屏鏢局中多年，徐高就算再多疑，也不會懷疑那趕車的有甚麼花樣的，是以他點了點頭，加快了步子。

當他們三人來到了那輛車的附近時，徐高和楊飛兩人又互望了一眼，從那輛的車子情形看來，也可以看出當時戰況之激烈。

他們來到了車邊，便聽得車中有陣陣呻吟聲發了出來，他們還未曾打開車門，便聽得「砰」地一聲響，車門被一個人撞了開來，那人一撞開車門，整個人便從車子之中一直跌了出來。

那趕車的一見，忙奔了過去，道：「大俠你怎麼樣？」

他一面說，一面去扶人，可是那人的手中還抓住了一枝鐵棍，當時他鐵棍支地，挺起身來。

當那人挺起身來之後，徐高和楊飛兩人也吃了一驚，只見那人滿面虬髯，好高的身形，站在那裏，如同一座鐵塔一樣，雖然這時他滿身是血，簡直成了一個血人，但仍然有一股凜然的神威在。

那人鐵棍支着地，他眉頭處有一處傷痕，正在汩汩流着血，血順着他的手臂流下來，順着鐵棍流下來，轉眼之間，在地上便多了一小灘鮮血。

所以，那人身上的傷痕還不止這一處，可是，當趕車的要過去扶他時，那人卻一揮手道：「不必扶，我自己可以走，這是甚麼地方？」

那趕車的連忙道：「大俠，這裏已經是北河店了。」

徐高和楊飛兩人看到那大漢這等氣慨，心中也不禁十分佩服，徐高走了上去，道：「壯士……」他才說了兩個字，那大漢便一翻眼道：「你是誰？」

徐高一怔，道：「在下徐高，是北屏鏢局總鏢頭。」

保定府的北屏鏢局，在大河上下極其有名，徐高爲人精明能幹，武功極高，在武林上名頭也甚響亮，這時，報出了名頭來，那大漢卻還是十分看不起他的樣子，只是「哼」了一聲，立時轉過頭去對那趕車的道：「你快走！」

他講了三個字，身形一連踉蹌，又向前跌出一步。

然而，他一跌出之後立時又以棍支地，穩住了身形，發出了一聲豪笑，道：「你們不要大驚小怪，既然到了北河店，我這條命，閻王

還要不了去的！」

楊飛詫異道：「卻是何故？」

那大漢道：「北河店西宅巷，有一位秦大夫，最善治外傷，各位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他一面說，一面一個轉身，便向前大踏步走出去。可是，他才走出一步，只見他老大的身子晃了一晃，「砰」地一聲已然跌倒在地上。

他人一跌倒，手中的鐵棍也已撒開，鐵棍在石板鋪成的街道上滾了出去，發出一陣噹郎郎的聲響來，直滾到了街邊，徐高忙俯身，伸手在那大漢的鼻端上探了一探，叫道：「快來人。」

楊飛問道：「這位朋友怎麼了？」

徐高道：「他傷得太重，已經昏了過去，將他抬進去再說。」

楊飛道：「我們一早便要趕路，他的傷……」

徐高點點頭，道：「自然，我們不能帶着他上路，他的傷一天半日也好不了，他剛才不是說，西宅巷處有一位秦大夫麼？想來是他熟的，我們派人將這位秦大夫請了來，自然會照顧他的。」

那趕車的受過那大漢的好處，說道：「我這就去。」

徐高點點頭，那趕車的急急向前走去，而剛才徐高一叫，客廳中也奔出了幾個鏢頭來。

徐高向地上的大漢一指道：「將他抬進去。」

那幾個鏢頭，有的抬頭，有的抬腳，抬着那位昏迷不醒的虬髯大漢，進了客店，楊飛走到街邊，俯身拾起了那根鐵棍，卻不料那鐵棍十分沉重，他一個站不穩，幾乎被鐵棍帶倒。

他連忙用力將鐵棍在地上一頓，「砰」地一聲響，鐵棍頓在石板上迸出一片火花來。

楊飛不禁呆了一呆，道：「這位朋友的兵刃好重！」

徐高也走了過來，就楊飛手中接過鐵棍來，掄了一掄，步子也有一點不穩，也不禁駭然道：「眞是，卻不知這位朋友是甚麼來路。」

楊飛道：「那也容易，等他醒了，自然可以問他。」

他們兩人一面說着，一面便已回到了客店之中，那時，那趕車的已然走遠了。可是，趕車的還沒到西宅巷之前，卻早有一個人走進巷子。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鐵筷子方劍豪，方劍豪卻已換了打扮，看來像是一個低三下四的下人。

方劍豪走進巷子之際，略停了一停，那屋子亦有丈許來寬，兩面全是高牆，在巷尾處有一所中等規模的宅子，宅門緊閉，宅前掛有燈籠，在燈籠上是一個斗大紅色的「秦」字。

方劍豪一直向前走着，他走到了巷子的中段時才又停了一停，雙手一齊向上揚了一揚。

他忽然之間揚起了雙手，看來實在怪異到了極點，但是，就當他雙手向上一揚，只見兩面高牆上都有人探出頭來，每一邊足有五六個人。

月色很清朗，可以看到，自牆上現出頭來那些人全是工人裝束，最近巷宅處，左邊牆上冒出頭來的，是冀南四府的總捕頭，虎爪金英，而右邊牆頭上，和金英遙遙相對的就是那麵攤主人。

方劍豪兩面一看，舉起雙臂，又慢慢的垂了下來，隨着他雙臂下沉，兩面牆頭上的人也全都縮回頭去，他們每一個人的頭上都頂着一塊瓦片，是以當他們縮回頭去之後，只見牆頭上瓦片搖曳，絕看不出有那麼多的人伏在牆上隱伏着。

方劍豪繼續向前走去，當他來到了那宅子門前之際，他的樣子完全變了，他變得十分惶急，而且還在不斷喘着氣，他急驟擂起門來。

「蓬蓬蓬」的擂門聲，在靜寂的小巷中聽來特別驚人，方劍豪一面擂着門，一面叫道：「秦大夫，秦大夫，快開門，有人傷得很重，等你去救。」

門內立時響起了腳步聲，只聽一個婦人道：「來了，來了。」

接着門就打了開來，方劍豪走了進去，見門內有一個天井，方劍豪喘着氣，道：「有一個虬髯大漢幫我們殺退了強盜，他卻傷得十分之重。」

方劍豪在嚷叫着，只見大堂已亮起了燈來。

只聽一個人道：「那個受傷的人，現在何處？」

隨着那略帶尖刺的聲音，只見一個人，一面扣長衫鈕子，一面走了出來，只見他臉色蒼黃，留着幾莖疏疏落落的長鬚來，看來約有四十歲上下的年紀。

方劍豪一看到那人，心中不禁喝一聲采。

方劍豪在捉住了藍掌櫃及黑老闆之後，已在兩人的口中知道了紅鳳凰的全部計劃，也正因如此，是以他才會來到了西宅巷，又在巷兩旁埋伏了那麼多的人，這時，他自然也知道，那個匆匆自大堂中走出來的人一定自認就是秦大夫。

然而方劍豪卻知道，那「秦大夫」實際上，卻是紅鳳凰假扮的人！

方劍豪不知聽過多少人講起紅鳳凰，但是他未曾見過紅鳳凰，他只知道紅鳳凰是一個十分美貌的姑娘，可是這時，她扮成了一個郎

中，除了她的聲音聽出略帶尖利之外，混身上下竟看不出絲毫破綻來。

方劍豪心中暗忖：難怪紅鳳凰無往而不利，從來未曾失過手，別的不說，單說她這次謀劫大河聯鏢的安排，已足令人拍案叫絕了。

方劍豪不動聲息，忙道：「這位可是秦大夫麼？」

紅鳳凰沙啞着聲，道：「是，有人受了傷，他在何處？」

方劍豪道：「就在不遠處的遠來客店中，請大夫快去。」

紅鳳凰轉過頭來道：「快，快拿我藥箱來。」她這一叫，大堂中又奔出一個小僮，手中提着一隻藥箱，紅鳳凰一伸手自小僮手中接過藥箱來。

方劍豪心中冷笑一聲，因爲他早已知道，在那隻藥箱之中有着兩件東西，一件是蒙汗藥，另一件就是江湖上一提就言怕的鞭子。

紅鳳凰接過了藥箱，又撩起衣襟，道：「請帶路。」

方劍豪答應了一聲，轉身向外走去，紅鳳凰跟在他後面，兩人一起走出那宅子的大門。

方劍豪在前急急地向前走着，紅鳳凰就跟在他的後面，兩人匆匆走出了一丈之外，方劍豪忽然轉過頭來道：「秦大夫，有一件事我們忘了。」

紅鳳凰一怔道：「甚麼事？」

方劍豪道：「這個！」他「這個」兩個字才一出口，手臂一揚，藏在袖中的一雙鐵筷子已猛然地出袖，向紅鳳凰的面門點到攻來。

紅鳳凰可以說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但是，她做夢也料不到藍掌櫃、黑老闆已經失手，將她的全盤計劃都已供了出來，是以全然未曾提防。

等到方劍豪的鐵筷子一出手，她陡然覺得出事情不妙時，連忙向後仰了仰頭，但是卻已慢了一步，「啪」的一聲，方劍豪的鐵筷子已然挾到。

如果在平時的情形下，紅鳳凰非吃一虧不可了。

但這時，她卻因臉上戴了一層人皮面具而撿了便宜。

是以方劍豪的鐵筷子一緊，恰好夾住了她臉上的面具，她一再向後一縮，整個面具已被方劍豪的鐵筷子挾了下來，面具一丟，月色之下，便現出了她俏生生的一張嬌俏臉龐來。

而紅鳳凰的反應也快到了極點，她身形還未曾挺直，右手一拍，已將藥箱打開，一伸手抓住了她那條火紅色的鞭子，方劍豪甚至沒有機會發出第二招，那鞭已向他呼嘯揮了過來。

一見到鞭勢來得如此之急，方劍豪身形向後疾退了開去。這時，紅鳳凰一扭身，已將身上的長衫甩脫，現出一身火也似紅的密扣英雄襖來。

她一身紅色的勁裝，襯着她嬌俏的臉龐，看來更是動人，只怕若是不說明，誰也不會知道，眼前那樣美麗的一個姑娘，竟會是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大盜。

而方劍豪在後退去時，雙臂一起向上揚起。

方劍豪的雙臂才一向上揚起，便聽兩邊牆上發出一聲喊，道：「紅鳳凰，妳走不了哩。」

隨着那一聲喊叫，只見牆頭上人影亂竄，虎爪金英首先跳了下來，手中金光閃閃的虎爪揚了起來，已向紅鳳凰的背心疾抓了下來。

金英那柄虎爪，柄長三尺，柄的一端是一隻手掌大小，極其尖銳的虎爪，這種外門兵刃本少人用，是以一聽得腦後生風，紅鳳凰一鞭揮出，「啪」的一聲，擊在虎爪之上，紅鳳凰便已知道來的是甚麼人了，她一聲嬌叱道：「金捕頭，你好！」

金英一縮手，撤回虎爪來道：「紅姑娘，總算找到妳了，可憐我們一干兄弟捱了多少板子。」

這時，牆頭上的人全部跳了下來，已將紅鳳凰團團圍住，有五六個人偷進了宅子，在天井之中，已經乒乒乓乓打了起來，打得十分劇烈。

紅鳳凰的臉色變了一變，道：「接招，看鞭！」

她身形突然一展，軟鞭揮出，金英急揚虎爪去擋，在旁的兩人，舉起鐵尺迎頭便向紅鳳凰擊了下來。

「啪」地一聲響，紅鳳凰的軟鞭纏在金英的虎爪之上，眼看那兩柄鐵尺，她是躲不過去的了。

但是，就在此際，紅鳳凰的身子突然向上拔起。

她身形一拔，雙腿一分，「砰砰」兩聲，兩腳已踢在那兩個捕頭的胸口，將那兩個捕頭踢得向後疾跌了出去，背撞在牆上，口噴鮮血。

但是金英也在這時，手背向下一沉，用力扯了一把。

紅鳳凰身在半空之中，無法着力，被金英拉得向下疾跌，她身形才落，方劍豪的鐵筷子已然攻上，方劍豪的鐵筷子本來向前直攻而出的。

但是，由於紅鳳凰的身形正在下降，是以鐵筷子的尖端，一貼近紅鳳凰的背心，「嗤」的一聲響，筷子的尖端已將紅鳳凰的背後劃裂一道口子。

方劍豪的力道使得恰到好處，

那一筷子只是劃開了紅鳳凰的衣服，卻並未傷了她！

紅鳳凰發覺背上一涼，知道背後的衣服已被人劃破了，心中又驚又羞又怒，手腕一抖，軟鞭自金英的虎爪之上呼嘯的轉了起來，反手一轉，向後揮了出去，她一面揮鞭，一面已轉過身來。

而隨着她轉過身來之勢，只見她的手中像是握着一團烈火一樣，呼嘯着向方劍豪捲了過來。

方劍豪看到紅鳳凰的鞭勢如此之猛，也不敢硬接，因爲他畢竟在兵刃上吃虧，是以連連後退。

可是，紅鳳凰卻也絕無法衝出重圍去，因爲那巷子的兩面全是高牆，而前後的去路也全被堵住。

紅鳳凰向前衝出幾步，金英的虎爪又隨後攻到。

而這時候，宅子天井中的決鬥也已經結束了，三四個紅鳳凰手下的人頸上全被套上了鐵鍊，雙手也被鐵鍊纏住，被幾個捕頭擁着，一面走，一面「噹郎郎」的亂响，向外走了出來。

那幾個人一面走，一面叫道：「紅姑娘，快逃！」看來他們對紅鳳凰倒是忠心耿耿，自己雖已被捕，但是卻仍希望紅鳳凰可以逃出去。但是紅鳳凰的武功雖高，這時要想逃出去卻也是不容易的事了。

紅鳳凰軟鞭飛舞，她整個人像是被包在火中一樣，再加上她一身紅衣，在她軟鞭舞得急時，簡直是人是鞭也分不開來。

金英和方劍豪兩人連連搶攻，卻一時之間也是擒她不住。

反倒是在旁的捕快，走近就受傷，轉眼間，又傷了四五個人，金英焦躁起來，身子着地向前滾去，他在向前滾去之際，虎爪在地上「錚錚錚」連敲了三下，在石板上留下三個擊痕。

他從地上滾近紅鳳凰，虎爪揚起，向上疾攻而出，剎那之間連攻了三爪，他那滾動三擊、三爪乃是他有名的招式，叫做「三更三點」，在滾向前去之際，虎爪先在地上連擊三下，那是蓄定了勢子，是以當攻出之際便格外猛烈。

方劍豪在看到金英向外滾出之際，便知道金英要使甚麼招式，他那雙筷子「嗤嗤」有聲地點向紅鳳凰的面門，紅鳳凰的軟鞭揮起，擊在鐵筷子之上，將方劍豪的一雙鐵筷子盪得直揚了起來。

但是，就在此際，金英的虎爪已攻到她的右腿。

紅鳳凰身子突然一扭，堪堪避過了那一抓，但是「嗤」一聲响，她的褲腳又被扯下了一大片來，現出她膚光緻緻、雪也似白的玉腿來。

紅鳳凰發出了一下驚怒交集嬌呼聲，金英也大喝道：「紅鳳凰，再不束手就擒，可要出醜了。」

他們兩人的呼喝聲幾乎同時發出來的，而突然之間，她的身形，已向上疾拔了起來，方劍豪急叫道：「暗青子招呼！」

剎那間，只見各捕快紛紛出手，足有十數件暗器一起向拔在半空中的紅鳳凰射了過去。

紅鳳凰身在半空之中，軟鞭突然擊出，揮向牆頭，她軟鞭才一搭上牆頭，整個人已就着那一搭之勢直翻了起來，十枚暗箭在她身邊疾掠而過，紅鳳凰的身子陡地向下沉了一沉。

就在那時，只見牆頭下突然冒出一個人來，一刀向紅鳳凰砍到，原來另有一捕快伏在牆後。

但是那捕快一刀才砍出，紅鳳凰的軟鞭也已捲到，正好纏住那捕快的手背上，一抖手，將那捕快抖得自牆頭上疾跌了下來。

金英和方劍豪兩人一看到紅鳳凰的身形拔起，便知道紅鳳凰要逃走，他們也知道，若是錯過了這個機會，再想擒住紅鳳凰就難得很了！

是以，他們一面招呼別的捕快，放暗青子招呼紅鳳凰，一面身形也已雙雙掠起，可是他們才一掠起，那在牆頭上暗算紅鳳凰的捕快卻已跌了下來，兩人卻連忙伸手抓住了那捕快的手臂。

那捕快被方劍豪金英兩人抓住，自然不致自高牆上跌下來，跌個骨折筋裂，但是，金、方兩人卻也被他帶得向地上落了下來，等到他們放下那捕快時，紅鳳凰卻早已逃得看不見了！

金英頓足道：「唉，又叫她走了。」

方劍豪雙眉緊皺，道：「金大哥，她走了，我們絕追不上她，她還有兩個得力助手在遠來客店裝神弄鬼，我們先去將他們擒住了再說！」

金英道：「走了紅鳳凰，痲煩了！」

方劍豪道：「先剪了她的羽翼，再設法慢慢擒她歸案。」

金英一揮手，衆捕快全都快步奔出了巷子，方劍豪和金英兩人也一起奔了出去，他們才一奔到巷口，就遇到了急急趕向前來特來請「金大夫」的北屏鏢局那個趕車趟子手，金英陡地喝道：「甚麼人？」

那個趕車的趟子手乍見這麼多公差自巷子之中湧了出來，也不禁嚇了一跳，忙道：「保定府北屏鏢局的，有人受傷了，特來請巷中秦大夫去治傷的。」

方劍豪笑道：「不必請了！」

那趕車的愕然道：「閣下這麼說，卻是甚麼意思？」

方劍豪一伸手，抓住那人的手

腕，拉着他向前便走道：「你跟我們來，我自然會與你說話。」

那趕車的掙扎道：「不行，傷者的傷勢十分之重了。」

可是，他那裏掙得脫方劍豪的掌握，一面說着，一面已身不由己地被方劍豪拉着向前走了出去，他還在大叫大嚷，但是衆捕快卻都轟然的大笑了起來。

* * *

在遠來客店中，那虬髯漢子躺在榻上，胸脯起伏，在他的傷口處，還有鮮血流出來。

那姓關的客商，不住焦急的向外望着，那嬌媚迷人的小娘子，則倚在他的身邊，望着那受傷的虬髯漢子，不時現出害怕的神色。

楊飛、徐高以及幾個鏢頭則坐在櫈上，也望着那虬髯大漢。

那姓關的客商哼了一聲，道：「怎地去請那秦大夫，請了這麼久還未請到來，徐鏢頭，請再派一人去催催看。」

徐高也覺得那趕車的去得太久了，他皺起了雙眉，還決定不了是不是該派人去催他，而就在這時，只聽店外有人叫道：「秦大夫來了。」

隨着叫聲，那趕車的已急急忙忙走了進來，在那趕車的後面隨着一個穿着藍綢長衫、樣子很斯文的人，提着藥箱，低着頭，一起走進來。

在姓關的客商身邊的小娘子，立時嬌聲道：「好了，秦大夫來了！那就好了。」

聽她那樣說，像是滿心歡喜的樣子，她眉開眼笑，樣子十分嬌媚，那個趕車的將秦大夫再帶到在榻上虬髯大漢之前，那秦大夫一伸手抓住了虬髯漢子的手腕，他才一抓住那虬髯大漢的手腕，虬髯大漢便陡的張開眼來，大叫一聲道：「你……」

那虬髯大漢本來是昏迷不醒的，衆人只看到秦大夫一伸手搭上那虬髯大漢的脈門，虬髯大漢便大叫了起來，一時之間，盡皆爲之一呆，心中暗忖：這位秦大夫當眞名不虛傳，有着手成春的本領。

可是，隨着那虬髯大漢的一聲怪叫，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卻是看得所有的人盡皆目瞪口呆。

只見那秦大夫一手抓住那虬髯大漢的脈門，一手掀開了藥箱的蓋子來，藥箱蓋子才一掀開，只見他一抖手，「嗆郎」一聲響，已抖出了一條老大的粗鐵鍊來，那虬髯大漢恰在此時坐起身來，鐵鍊抖起，已然纏住了他的脖子。

那秦大夫手一鬆，用力一拖鐵鍊，已將虬髯漢子自榻上拖了下來，一腳踏在那漢子的胸口。

也就在那時，只聽得秦大夫一聲叫，道：「金大哥，快來！」隨着他一聲叫呼，虎爪金英帶着十幾個捕快一湧而入，虎爪金英是河南出了名的捕頭，徐高、楊飛等一干鏢頭，自然認得他的，一見他帶着人衝了進來，自然立即知道有事，有非同小可的事情發生。

是以，一時之間，他們各自發一聲喊，也各自掣出了兵刃在手，剎那之間，氣氛變得緊張到了極點。

那時候，是苦了四個客商，他們也不知道突然之間挺着兵刃衝了進來的是甚麼人，只當是劫匪來了，個個臉青唇白，金英一湧來，便帶了四五個人，一起圍在姓關的客商身邊。

那小娘子臉上也變了色，金英一聲冷笑道：「白娘子，若是妳要動手，那就蠢得很了！」

那姓關的客商，大着膽子叱道：「你……你們作甚麼，還有王法麼？」

金英笑道：「客官，在下金英，是冀南四府總捕頭。」

那姓關的客商兀自不明白：「閣下是捕快，何以圍着了我們？」

金英笑道：「那要問問你的身邊人！」

那姓關的客商身邊的小娘子，不是別人，正是紅鳳凰手下四大助手之一的白娘子，這時，她也看出自己是萬萬賴不過去的，只見她雙眉一揚，一伸手「錚」地一聲響，手中已多了一柄三摺柳葉刀，那柄三摺柳葉刀，刀身不過兩寸來寬，刀身長三尺，摺成三摺，藏在袖中也不過是尺來長的。這時，她刀一出手，抖了一抖，只見刀身其薄如紙，寒光閃閃，卻是鋒利到了極點。

白娘子才出手，金英便一聲陡喝，道：「讓開！」

他只在喝那姓關的客商讓開，他是老江湖，自然一看便看出，白娘子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若是想離去，唯一的辦法便是制住那姓關的客商作爲人質。

可是，那姓關的客商，突然之間看到自己心愛的人兒手中多了一柄利刃，他已驚得呆了，連金英的一下斷喝聲也未曾聽到，金英見勢不妙，一步竄去，抬腳向那姓關的客商便踢。

金英是想將那姓關的客商踢了開去，免得他爲白娘子所制，可是白娘子的出手卻極快，左手一探，便已抓住了那姓關的頭髮，將他扯得向後退開了一步，金英一腳踢空了，白娘子手中的柳葉刀已經加在姓關的客商的頸上。

這時，早已有幾個捕快湧到了那「秦大夫」的身邊，將那虬髯大漢自地上直拖了起來，那「秦大夫」自

然也不是甚麼秦大夫，正是方劍豪。

虬髯漢子的身上，橫七豎八，已纏滿了鐵鍊，又有兩個捕快用鋒利的刀尖抵住他的後心，他睜大了眼，卻是再也不能動彈，方劍豪轉過身來，叱道：「白娘子，妳想可以逃得出去嗎？」

衆鏢頭一聽到「白娘子」三字入耳之際，也早已傻了眼，白娘子正是紅鳳凰手下的四大高手之一，他們如何會不知道，而且，看這虬髯大漢的情形，他分明是詐傷，衆鏢頭雖然不明其中的過節，但是虬髯大漢是甚麼人，卻再明白沒有了！

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是藍掌櫃、黑老闆、白娘子、黃金剛，那虬髯大漢自然是黃金剛了！

白娘子將柳葉刀擱在姓關的客商頸子上，姓關的頭髮被拖，頭向後仰着，就像是隻待宰的羔羊一樣，他駭然欲絕道：「娘子，一夜夫妻百夜恩。」

白娘子在那樣情形之下，居然臨危不亂，仍然嬌笑道：「讓你佔了我的便宜，現在要勞煩你送我出去，誰要追上來，這姓關的便要身首異處。」

虎爪金英就在白娘子的身前，可是看到了那樣的情形，卻也是投鼠忌器，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白娘子拉着那姓關的客商的頭髮，一直在後退去。

方劍豪卻笑嘻嘻地跑了上去，道：「白娘子，人家說妳是武林中第一尤物，迷倒了不知多少人，果然不錯。」

白娘子明眸流轉，道：「怎麼？甚麼時候我也要來迷你才好。」

方劍豪張開雙手，道：「現在我已給妳迷住了。」

他一個「了」字才出口，身子突然向前欺去，「叮」地一聲，鐵筷子已然出手，出招快疾無比，只一挾便已挾住了白娘子的右腕，白娘子嬌呼一聲，手中的柳葉刀陡地落下，「噹噹」跌在地下。

在一旁的一個捕頭一見這情形，趁機一刀削出，削斷了姓關的頭髮，那姓關的跌在地上，嚇得站不起來，竟在地上爬着，向前逃來。

金英笑道：「這位爺和白娘子在一起多久了，怎地軟成那樣？」

姓關的客商臉上忽紅忽白，站了起來，兀自不住發抖，卻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白娘子被方劍豪挾住了手腕，痛得秀眉緊皺。

一干公差，縱使有憐香惜玉之心，這時也講不得了，抖起鐵鍊，便已向白娘子的頸上套了下來。

徐高、楊飛等一干鏢頭，這時才算定過神來，而那四個客商仍然站着發怔，那姓關的客商已站了起來，他是目瞪口呆，期期艾艾地道：「這……這……她究竟……是甚麼人？」

徐高「哼」了一聲，道：「關爺，若不是我小心，她跟着我們大隊前進了！她是甚麼人？她是著名的女强盜，紅鳳凰手下四大高手之一。」

那幾個客商經常往來關外、河北，常在道上走動，「紅鳳凰」的名頭自然是聽到過的。

白娘子雖然是被鐵鍊纏住了頸子，她一雙皓腕也被鐵索反纏在背後，可是她仍然滿面嬌笑，向黃金剛道：「黃大哥，這回我們可算是栽了！」

黃金剛悶哼了一聲，並不回答，那姓關的客商怔怔的望着白娘子，白娘子向他嫣然一笑，道：「這一次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白便宜了你！」

那姓關的客商想起和白娘子在一起纏綿的時刻，心中不知是甚麼滋味。白娘子道：「金捕頭，你可算立了大功了，但我看，你一定擒不到紅姑娘！」

方劍豪冷笑道：「雖然叫她暫時走了，她總跑不了的。」

白娘子媚笑道：「這位朋友出力不少，看來公門中現在也有些能人，不盡是飯桶了。」

方劍豪本來想說自己並不是公門中人，只不過是金英朋友，但是，他轉念一想，自己這句話若是說了出來，豈不是成了公門中人都是飯桶了？

是以他只是冷然一笑，並不回答，徐高、楊飛等衆鏢頭走了過去，和金英、方劍豪拱手相見，金英道：「徐總鏢頭，紅鳳凰的奸計眞還不少，她本來是打算假扮了甚麼秦大夫，出其不意前來劫鏢的，但現在她手下四大高手都已失手，可以放心了。」

徐高自然千恩萬謝，白娘子「格格」嬌笑着，道：「好呀，原來藍掌櫃、黑老闆也成了網中之魚，我們四個老搭檔倒又可以在一起了。」

她一面說，一面身子向旁邊的一個捕快挨了過去，嬌笑地道：「這位大哥，你說是麼？」

那個捕快被白娘子的胸脯挨了上來，剎那之間，有天旋地轉的感覺，張大了口，不知該如何回答才是，徐高看到了這情形，喝道：「騷婆娘，快走！」

白娘子也不生氣，嬌笑着道：「我不信你會打我。」

徐高趕上前去，抬起腳來，「砰」地一腳踢在白娘子的渾圓屁股上，白娘子驚叫一聲，向前踉蹌跌了出去，樣子狼狽之極，衆鏢頭和

捕頭都笑了起來，早有捕快拉住鐵鍊，拖着黃金剛和白娘子走了開去。

金英和方劍豪及衆捕頭，帶着白娘子、黃金剛走了之後，徐高問那客商道：「我已說過江湖上處處是險阻，豈是你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那四個客商連連點頭，姓關的更是滿臉羞慚，一個客商道：「徐總鏢頭說得是，此去關外，全仗總鏢頭照料，一切靠你，眞是感激不盡。」

徐高大剌剌的道：「我們受人所託，自當忠人之事，只求四位爺們別再出甚麼花樣就好了。」

那姓關的一再被徐高揶揄，滿臉通紅，恨不得有一個地洞可鑽下去才好，但是理虧的又是他自己，是以低着頭，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徐高說完之後，一轉身，便自向內院走了進去。

那四個客商才鬆了一口氣，一個拉了那姓關的衣袖，笑道：「還是你好艷福，那麼出名的女强盜陪了你一夜，滋味如何？自然是格外不同了。」

那姓關的雙手連搖，道：「這等艷福，還是不要的好。」

另外三人驚定之後，心情十分輕鬆，一起取笑那姓關的，說了片刻，也自進院去休息不提。

客店內外，登時又平靜了下來，而這一鬧，也已經快到天亮微明時分了。

而就在那時，在北河店以北約三十里的林子中卻是人影幢幢，那些人，有的在通過林子的官道上掘上一道的深溝，有的在張着律馬索，有的更將一皮袋的水搬上樹去。

在樹上，也有着不少人接過了皮水袋便蹲立不動，等到了天色微明時分，一輛馬車由四匹駿馬拉着，馳近了林子來，馬車之上全是一個個麻包。

趕車的大漢一將車子趕進了林中，便自車上一躍而下，他看來衣衫雖然襤褸，但是看他一躍而下之勢，卻是身手矯捷，分明是一個武學高手。

黃天一看那漢子趕着車進林子來，便迎了上去，道：「丁寨主，小心些，這路上已遍佈陷阱。」那被稱作「丁寨主」的漢子向車上指了一指，道：「生石灰全運來了，北河店的生石灰，幾乎全叫我買來了，看來已經夠用了，其餘全準備好了麼？」

黃天一道：「大河聯鏢自保定出發，然後落在北河店投宿，丁寨主可曾聽到了甚麼風聲麼？」

那丁寨主道：「我聽到一個差役無意中說起，說是虎爪金英帶了一個姓方的高手，已破了紅鳳凰的妙計，將紅鳳凰和她的手下一網打盡了。」

黃天一大喜道：「這就好了，他們以爲紅鳳凰已去，必然無碍，也不會再小心戒備了，丁寨主，劫了這趟大河聯鏢，你我可逍遙半世了。」

丁寨主卻多少有點猶豫，道：「黃兄，連紅鳳凰也失手了，我們……」

黃天一不等他說完，便「哼」了一聲，道：「那是紅鳳凰自取其咎，她若是肯和我合作，怎會落在虎爪金英之手中，也可以說她應有此報了！」

黃天一曾去找紅鳳凰合作，但是卻被紅鳳凰趕了出來，他心中自然的懷恨，這時，聽到了紅鳳凰的失手消息，他實是從心裏暢快起來。

丁寨主又道：「我們伺伏這條路，雖是北上的捷徑，但是卻十分冷僻，大河聯鏢未必取這條路走！」

黃天一「嘿嘿」笑着，道：「如果沒有紅鳳凰失手一事，我原也不敢擔保他們會走這條路來，還要另出奇謀，但是現在他們必經此處。」

這時，許多漢子已將車上的石灰一袋袋的搬了下來，倒在溝中，又將深溝用浮土遮起來了。

天色漸明，林子中也恢復了原狀，看來像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樣，所有的人都躲到樹上去，濃密的樹葉將他們全部遮掩了起來。

太陽越升越高，眼看已到了午牌時分，只見一騎疾馳而來，在林中停下來，馬上的人叫道：「大河聯鏢距此只有三里之遙了。」

他伸手在馬屁股上一拍，那馬撒開四蹄，向林子之外奔了開去，他也迅速地爬上了樹隱藏了起來。

整個林子之中充滿了危機，但是當危機還未曾發生的時候，林子內外卻是靜得出奇。

除了「沙沙」的蟬鳴聲之外，幾乎甚麼聲音都沒有，太陽曬在又乾又枯又黃的道上，揚起一股塵烟來。

漸漸地，可以聽到了馬蹄聲、車輪聲傳了過來。

黃天一躲在一株最高的樹上，是以他已可以看到色彩鮮明的鏢旗，在向前移動着，他向在他身邊不遠處的丁寨主打了一個手勢，丁寨主點點頭。

黃天一一向只是獨來獨往的獨腳大盜，但是這次，大河聯鏢的聲勢實在太浩大，所以他才先去找紅鳳凰，及至紅鳳凰拒絕和他合作，他才和紅花寨主鐵獅丁耀合作，紅花寨主的全部精銳已全在這裏了。

看到了大河聯鏢的鏢旗，黃天一的心中也不免有點緊張，躲在樹上的那些人全都屏住氣息。

迅速地，趟子手的呼喝聲也可以聽到了，嘹亮的聲音，在不斷的叫道：「大——河——聯——鏢——」

整個鏢隊都出現了，這樣浩大的鏢隊，的確不是尋常的强盜敢搶劫的，而且，連無往而不利的紅鳳凰也失了手，還有甚麼人敢來自討沒趣？

領隊的徐總鏢頭想到了這一點，也不禁有點自豪，他騎在馬上左顧右盼，看到前面是好大一片林子，他一生走鏢，經過這片林子也不止一次了，他大聲吩咐着道：「等趕過了這片林子，好到前鎭上休息打尖，再行起程。」

他呼喝着，衆鏢頭齊聲答應，車、馬俱快了起來，趟子手也跑起步來，轉眼之間進了林子，林中立時有一股陰森之氣，令得在烈日下趕了半天路的人，都大大鬆了一口氣。

奔在最前面的二十個趟子手，步伐齊整地奔進了林子，在趟子手之後，是七八個鏢頭，徐高、楊飛全在，在後面的便是鏢車、客車，車後面又是鏢頭押陣。

那二十個趟子齊奔進去林子，勢子更快，突然之間，奔在最前面的兩個人，一腳踏空，身子向下直跌了下去，那兩人一跌，後面的幾十人收不住勢子，也跟着跌了下去，再後面的人連忙收住了勢子。

可是他後面的七八個鏢頭，卻正控着馬向前疾馳過來，一時之間收不住勢，收不住韁，又撞跌了十來人，一時之間，不但二十個趟子手全都滾跌在地，騎在馬上的鏢頭也有幾個跌了下來。

就在此際，林子口的樹上箭如雨下，鏢車、客車和押後的鏢頭，也一起被逼進林子，自樹上突然淋下了水來，水淋至溝中，生石灰一起沸騰了起來，還未及自溝中爬起來的人一起哀號了起來，人的哀號聲、馬嘶聲亂成了一片。

那麼多人馬一字擺開之際，自然是威風十足，但這時，變成全擠在一起，卻是糟糕透了頂。

徐高總算未曾自馬上跌下來，他勒住了馬，厲聲喝道：「快下馬，先護住了鏢車，不要亂！」

衆鏢頭又豈是想亂的，可是馬匹亂竄起來，想要不亂也不行，而徐高的話才出口，林中已不知有多少人大聲吶喊着，一齊跳了下來。

徐高要各人護鏢車，可是自樹上躍下來的紅花寨主丁耀，一落下來就落到鏢車之上，只見他手中提着一柄足有四尺八寸長的鬼頭刀，一落到鏢車之上，身子一轉，大刀橫揮。

剎那之間，只聽得「刷刷」之聲不絕，七面鏢旗已被他一刀砍下，而在那時，黃天一一劍已刺向徐高，一面喝叫道：「徐總鏢頭，黃某人多有得罪。」

徐高在馬上一欠身，落了下來，這時，林子之中可以說亂到了極點，紅花寨的人極多，全已加入戰圈，而鏢局方面一上來，那二十個趟子手便已落到了溝中，有一大半已然死了！

徐高一面接住了黃天一的攻勢，一面叫道：「快將鏢車趕出林子去。」

趕鏢車和趕客車的鏢頭也不是不知道這一點，可是林子前面卻有深溝阻住去路，若要換轉方向來，急切之間又如何能辦得到？

而且，黃天一和丁耀既然有備而來，又怎容他們能夠趕出鏢車去？早已有幾十個人趕了過來，手起刀落，將車轅齊皆斬落，馬受驚跑了開去，鏢車倒在一旁，客車中的四個客商也跌了出來。

四個客商自車中跌了出來之後，縮成一團，在地上不斷地發抖，丁耀桀桀怪笑：「四口肥羊在這裏麼？黃朋友，羊兒可肥麼？」

黃天一長劍抖動，「颼颼颼」一連發出三劍，立有兩個鏢頭死在他的劍下，他叫道：「肥得很！」

徐高一聲虎吼，疾攻了上去，楊飛手中執着一對分水蛾眉刺，疾攻向黃天一的下盤，黃天一身形陡地疾拔而起，避開了楊飛的一刺，他身形倏起倏落，已然到了楊飛的背後，抬腳便踢。

徐高看得清楚，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驚，怪叫道：「楊鏢頭！」

可是，他才叫了三個字，「砰」地一聲，黃天一的一腳已踢在楊飛的背心，那一腳將楊飛踢得向前疾跌了出去。黃天一一步趕過去，手起劍落，在楊飛背後劈出一道極深的傷痕來。

那一劍，劈得楊飛號叫之後連打了好幾個滾。

等到他滾出了七八下，他全身都已成了一個血人。

徐高看到了這情形，咬牙切齒又攻了上去。

而那一邊，丁耀一面叫着，一面已從鏢車上直跳了下來，手伸處，抓住那個姓關的客商，將他直提了起來，喝道：「你們是要生是要死，照實說！」

那姓關的客商，牙齒打戰，道：「這自然……要生。」

丁耀厲聲道：「來人呀，將這四個人一起帶走。」

黃天一一面和徐高動手，一面叫道：「留他們作甚？」

丁耀笑道：「他們全是關外一等一的富戶，只怕他們比金子打成的人還要值錢，話可要說在前，自他們身上得到的好處，小弟獨得。」

黃天一笑道：「好主意。」

丁耀一聲呼喝，立時有七八個嘍囉奔了過來。

那七八個嘍囉手中都拿着痳繩，如狠似虎地將四個客商反手綁起來，由一個小頭目押着，呼喝着，推出林子，向外疾奔了出去。

林子中還在劇鬥，但情勢卻已經很明顯了，大河聯鏢已然保不住了，趟子手死亡過半不必說，各鏢頭也是傷的傷，死的死，只有徐高還在苦鬥。

* * *

紅花寨的小頭目帶着七個嘍囉押着四個客商奔出了林子，自一條小路上直奔前去。

不多久，只聽得草叢中傳出了馬嘶聲，那小頭目停了下來，兩個小嘍囉奔進草叢中去，趕了一輛馬車出來，拉到了小路上，小頭目拉開了車門，轉過身，向四個客商道：「上車。」

他一聲「上車」才一出口，只聽得「呼」一聲，自車廂中便已捲出了一條軟鞭來。

這一條軟鞭火也似紅，簡直就像是一條火紅的毒蛇一樣，那一捲出來，便已經纏住了那小頭目的頸際，那小頭目雙手用力拉着，想將軟鞭拉開來。

可是那條軟鞭已向上揚了起來，鞭子向上揚，那小頭目的身子便向上直飛了起來，翻過車頂，直跌倒車子的另一邊，動也不動了。

這一切，全是石火電光、一刹那之間的事，那七個小嘍囉陡地一呆，全都發着喊叫，揚起刀來。

而這時候，只聽得車廂之中一聲冷笑，一個一身紅色緊身勁裝、美麗非凡、英氣勃勃的女子出來。

那女子自車廂中躍下，長鞭呼嘯，身子一轉，只見鞭子像是倏然起飛的火團一樣，她只不過身子打了一個轉，揮出了一鞭，有三四個棄了手中的刀，掩住了臉，還有幾個還執着刀，但也駭然而退。

雖然是一鞭，但是那七個小嘍囉的臉上，人人都已被鞭梢掃過，皮開肉綻，鮮血淋漓。

七個小嘍囉中，有人失聲叫道：「紅鳳凰，她是紅鳳凰！」

紅鳳凰身形一轉之後，立時收鞭站定，春葱也似的左手裏，提住了鞭梢，冷冷地望了那七個小嘍囉，道：「你們之中有誰想和我動手？」

還有幾個小嘍囉，手中還拿着刀的立刻拋在地上。

那四個客商，乍一見車廂中忽然冒出了一個美麗的少女來，一出手就將八個强盜制得服服貼貼，只當來了救星，可是這時，聽得那美麗少女不是別人，竟是紅鳳凰時，他們心中不禁齊叫了聲苦，又不住地發起抖來。這時，紅鳳凰也已轉身來。

紅鳳凰才一轉身，「呼」地一鞭，軟鞭已在四個客商的臉前掠過，那一鞭雖然只是突擊，並未曾擊中他們四個人，可是鞭勢如此驚人，那四個客商齊聲叫道：「大王饒命！」

紅鳳凰叱叫道：「快上車去！」

那四個客商你眼望我眼，也不知是福是禍，紅鳳凰既然下了命令，他們如何還敢違抗？

他們一個推一個上了車，紅鳳凰關上了車門，繞到了車子另一邊，腳踢在小頭目的身上，道：「起來！還裝甚麼死，我知道你死不了。」

那小頭目本來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但這時被紅鳳凰踢了一腳，卻一骨碌爬了起來，連聲道：「是，是。」

紅鳳凰冷笑一聲，道：「我問你，黃天一和丁耀劫了鏢銀，準備如何避過公人的耳目？」

那小頭目道：「這……這……」

紅鳳凰怒道：「你說不說？」

小頭目急得幾乎哭了起來，道：「紅姑娘，我要是說了，寨主知道是我洩漏消息，我也是要死。」

紅鳳凰又一腳踢在小頭目的腿彎上，踢得小頭目噗地跪倒，紅鳳凰罵道：「腳生在你身上，你不會早早逃走麼？」

小頭目苦笑道：「寨主和黃天一商議好了，劫到了銀子後，就挑選了二十個兄弟扮成販瓜的客商，將金銀藏在瓜中，兼程趕到了大名府去。」

紅鳳凰回頭向林中望了一眼，道：「主意倒不錯。」

她一句話才一出口，身形已然飛起到了車座上。

她才一坐定便揮起鞭來，軟鞭在空中發出了「啪」地一聲巨响，馬兒受了驚，拉着車疾馳而去。

那幾個小嘍囉一起圍了上來，道：「我們怎麼辦？」

小頭目又驚又怒道：「不走的是灰孫子！」

七八個人齊發一聲喊叫，撒開大步，向前疾奔逃命去。

在林子中，戰局已然定了，徐高的身上已有了好幾處傷，他在避開了黃天一的一劍後，身子陡地向上疾拔了起來，落在一株樹上。

當他落在樹上，居高臨下向下望去時，饒是他一世英雄，卻到了這時候，他也實在忍不住號啕大聲痛哭！

當他才一向下看去時，還有一個鏢頭在和强盜苦戰，然而轉眼之間那鏢頭也已死在亂刀之下。

威風赫赫的大河聯鏢已然剩下他一個人了，他向下看去，林子中屍骸狼藉，固然也有一半以上是紅花寨中的人，可是生還的那些人，卻沒有一個是大河聯鏢的，徐高發出了一下怪嘯，身子從樹上向下疾撲了下來，在地上一彈而起。

他身形才一落下，便已有好幾件兵刃一起向他身上攻了過來，但是因爲他一起一落之勢實在太快，是以那幾件兵刃一起攻了個空。

徐高一彈起之後，只聽得黃天一一聲大叫，身形也隨之拔起，一劍刺出，徐高身在半空之中，廻兵刃擋了一擋，又是一個筋斗向前翻出。

這一次，當他落下時，恰好落在一匹馬背之上。

那馬吃了一驚，向前便竄，徐高連拉住了轠繩的機會也沒有，馬兒向前一竄，他的身子便突然向後一仰，險險乎又從馬背之上直跌了下來。

但是徐高畢竟武功不弱，雙腿緊緊挾住了馬腹，身子向後一仰之後，立時又挺直，那馬兒已經撒開四蹄，連奔帶竄直射出林子去了。

丁耀大聲呼喝，還待向前追了出去。黃天一卻道：「丁寨主，由得他去，我們不可浪費時間。」

丁耀轉過身來大聲吹哨，只見林子深處，走出二十個精壯的漢子，那二十個漢子，全部穿着粗布舊短衫，褲腳高高捲起，穿着草鞋，背着斗笠，每個人都拉着一輛板車，車中全是金黃色的大黃瓜。

那二十輛板車拉到了馬前，丁耀、黃天一和小嘍囉早已砍開了鏢車，將一箱箱的金銀砍了出來，金元寶滿地亂滾，一個小嘍囉看着眼紅，拾起了一個便往懷中揣去，可是被丁耀看到，一個轉身，手起刀落，已將那小嘍囉的右手齊腕砍下。

那小嘍囉慘號着，在地上打滾，他那砍下的手，五指卻還緊緊地抓着那個金元寶不放！

金元寶在地上滾動着，那二十個精壯大漢將板車上的黃瓜一個個搬了下來，每一個黃瓜都可以分成兩半，再用竹籤連在一起，而黃瓜的心子也早已挖空，一個又一個的金元寶被塞了進去。

轉眼之間，金銀便已搬進了黃瓜之中，丁耀轉過身來，向衆小嘍囉喝道：「我們劫了大河聯鏢，這事非同小可，你們或是三人一組，或是五人一組，喬裝打扮回紅花寨等我，千萬不可在半路走漏風聲，若是落在公人手中，那是自誤，等我回來，自然分銀取金，大家快活。」

小嘍囉齊聲答應着，紛紛退出林去。丁耀向那二十個精壯漢子一揮手，大聲喝道：「走！」

那二十個精壯漢子拉起板車，將帶子放在肩膊之上，大踏步向前走去，丁耀和黃天一兩人也脫了外衣，露出裏面鄉下人打扮的衣服來，換過了草鞋，跟在車後，一起走了出去，林子立時恢復了寂靜。

躺在林子中的死人足有七八十個，他們之中，有的曾是威名赫赫的鏢頭，有的只不過憑氣力討口飯吃的趟子手，有的曾是打家劫舍的强盜，但到了這時候，卻全是一樣，沒有甚麼分別了。

先是有一隻大膽的烏鴉穿過了林子，停在死人的身上，接着，烏鴉越來越多了，撲着翅，聒噪着，林子之中又响起了一片吱吱喳喳的聲响。

* * *

徐高負傷衝進了北河店之後，不到半個時辰，大河聯鏢失了鏢銀一事便已傳了開來。

虎爪金英帶了一班捕快和方劍豪大踏步在街上走着，衝進了遠來客店的大門，他們一進去店堂，便看到了徐高坐在桌前，呆若木鷄似的。

徐高身上的幾處傷口還在不斷的淌着血，他臉色灰敗，就像是死人一樣，虎爪金英、方劍豪等一干人直來到了他的身邊，他還是連眼也不抬一下。

在徐高的額上，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在往下落着，落在他面前的桌子面上，發出啪啪聲來。

虎爪金英雙手按在桌面上，沉聲叫道：「徐總鏢頭！」

徐高臉上的肌肉劇烈地跳動了起來，他的身子也禁不住發抖，方劍豪道：「誰劫了鏢？」

徐高抬起頭來望着方劍豪和虎爪金英，他一抬頭，汗水便立刻滾進他的眼睛中，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是看得清金英和方劍豪兩人，但是他卻並不伸手去抹汗，他雙手按在桌面上，手指在漸漸收緊，直到他的指節骨中，發出一陣「格格」聲來。

金英也問道：「是誰劫了鏢？」

徐高的嘴唇哆嗦着，抖了半晌才道出三個字來，道：「黃——天——一——」

金英急道：「就是他一個人，如何劫得大河聯鏢？」

徐高的口唇抖得厲害，道：「還有紅花寨人馬。」

虎爪金英陡地吃了一驚，跺足道：「糟糕，紅花寨山路險阻，官兵幾次進剿，都佔不了便宜，這……失鏢只怕難以追得回來了，唉！唉！」

金英連連跺足，徐高仍然坐着發抖，方劍豪道：「大哥，紅花寨離此有百來里路程，金銀衆多，他們也不敢明目張膽而行，我們調人去追截。」

一句話提醒了金英，拍案道：「說得是，唉，我也是急昏了頭，我們去追還來得及。」

他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自然想吩咐甚麼，可是，他才一轉身便看到了兩名捕快氣急敗壞的奔了進來，這兩個捕快走到金英的面前，胸脯起伏，不斷地喘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金英怒道：「甚麼事？怎地這等陣仗，算是甚麼？」

兩個捕快喘着氣，揮着手，道：「她……來了。」

金英更是大怒，「叭」地一聲，一掌拍在桌上，罵道：「她是誰？誰來了？」

金英的話才一出口，便聽客店門外，傳來了一陣嬌脆玲瓏的聲音，道：「我來了！」

金英和方劍豪兩人陡地一震，一起抬頭向前望去，一時之間，他們兩人都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俏生生站在門口，手中軟鞭挽成一個圈兒，不是別人，竟正是紅鳳凰，紅鳳凰俏生生地站在門口，看來極其動人，可是店堂中的幾個人臉上全變了色，只有徐高仍然是木頭人那樣地坐着。

虎爪金英畢竟不愧是冀南四府總捕頭，他在乍一見到紅鳳凰之際，也不免大吃一驚，因爲他着實摸不清紅鳳凰究竟是甚麼來路，他立即想到紅鳳凰只是一個人，自己這方面人多，眞要動手的話也不致吃虧，是以，他立時沉住了氣，道：「紅姑娘，又見面啊！」

紅鳳凰只向金英略望了一眼，晶瑩透澈的眼睛便轉向方劍豪望來，方劍豪的樣子，看來更是沉着，可是當紅鳳凰向他望來的時候，他卻有一股說不出的不自在，忍不住伸手按向腰間，他那奇門兵刃——一雙鐵筷子就插在腰帶之上。

紅鳳凰似笑非笑，牽了牽口角，道：「這位方朋友，自然就是幫着金總捕頭策劃，壞了我的大事的了？」

方劍豪沉聲道：「紅姑娘，妳此來卻是何用意？」

紅鳳凰冷冷一笑，道：「照你看呢？」

方劍豪手臂一伸，已將鐵筷子操在手中，兩隻筷子相碰，發出「叮」地一聲響，道：「在西尾巷中，給妳趁機亂中逃走，現在，可是妳自己送上門來的。」

他一面說，一面鐵筷子已然向前，緩緩地伸了出來，方劍豪的鐵筷子一出手，店堂中的氣氛便大是緊張，各捕快都已紛紛掣刀出鞘，金英的手也已握着了虎爪的柄，每一個人都注視着紅鳳凰！

紅鳳凰卻是一聲冷笑，道：「我在西尾巷離去，是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如果我打不過你，那就錯了。」

她一直是一隻手提着鞭梢的，這時一個「了」才出口，提住鞭梢的手指突然一鬆，血紅的鞭已然疾揮而出，揮向方劍豪，她人站在門口，離方劍豪還很遠，那一鞭本來是應該擊不中方劍豪的，可是當眞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鞭才揮出，人已掠向前。

連虎爪金英在內，也只看到紅影一閃，「呼」的一聲，鞭已揮到，方劍豪大吃一驚，急忙後退時，「嗤」地一聲響，胸前衣襟，已被掠開了老大一道口子，胸脯上已隱隱起了一道紅印子。

在一旁的虎爪金英一聲大喝，虎爪揚起，當背擊下，紅鳳凰一鞭已將方劍豪迫退，也不轉過身來，手腕一翻，軟鞭在她自己的頭上呼嘯掠過，已到了背後，鞭梢恰好迎上了金英的虎爪。

只聽得「啪啪啪」一陣響，軟鞭的鞭梢已將虎爪牢牢纏住，紅鳳凰一聲嬌叱，一抖手，竟將金英仗以成名的那柄虎爪硬生生的奪了下來，她軟鞭再揮，虎爪又在她的頭上掠過，「奪」的一聲，釘進一張桌面之上，徐高恰好坐在這張桌子之旁，虎爪就釘在他面前不到一尺處！

徐高陡地一震，也立時站了起來，金英兵刃被奪，嚇得連連後退，紅鳳凰一步跨過，抬起一隻腳來，踏在桌旁的長板櫈上，竟不轉過頭去。

她只是瞪着方劍豪，冷冷的道：「能在猝然之間，逃得過我一鞭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方劍豪剛才退得輕快，但是，胸前還是被鞭梢掃中，這時胸口也在隱隱發涼。雖然他並沒有受傷，可是，額上也已經沁出汗來，他低頭一看，苦笑道：「好說，其實我還是未曾逃得過去，好快的鞭。」

紅鳳凰嫣然一笑，她在嫣然一笑之際，極其嫵媚動人，道：「你倒老實！」

她講了那一句話，便轉過身來，道：「金總捕頭，你帶幾個人到客店外看看，我給你送來了一份禮物。」她一面說，一面「叭」的一掌便擊在桌面上。

金英的那柄虎爪釘在桌面之上，只怕已釘透了桌面，可是紅鳳凰一掌擊下去，虎爪立時跳了起來，紅鳳凰順手一鞭，又已將虎爪捲住。

她捲住虎爪之後，又一抖手，虎爪飛向金英，金英探手接住了虎爪，又向後退出一步。

金英也不明白紅鳳凰剛才那句話是甚麼意思，臉上神色驚疑不定，望定了紅鳳凰，紅鳳凰叱道：「你還不快去看看，那是一份大禮。」

金英一揮手，三四個捕快跟着他一起走了出去。

轉眼之間，便響起了一片呻吟之聲，金英首先大踏步走了進去，在金英的後面，便是那四個捕快，扶着那四個客商一起走了進來，徐高一見，直跳了起來，道：「你們，你們怎麼會來的？」

那四個客商呻吟不絕，一個道：「若不是這位姑娘救了我們，我們的性命一定難保了。」

另一個哭喪着臉道：「現在檢得一條命，又有何用？那麼多的金銀全落在强人手中了。」

還有一個，更是搥胸頓足，嚎啕大哭起來，只有那個姓關的，倒還沉得住氣，雖臉色青白，卻是一言不發，徐高只覺得滿臉慚愧，低下頭去。

金英大聲喝道：「誰也別吵。」

他一喝，幾個客商都靜了下來，金英向紅鳳凰望來，道：「紅姑娘，妳救了他們，卻是何意？」

紅鳳凰道：「四個換四個！」

虎爪金英一呆，隨即笑道：「我明白紅姑娘的意思，但是黑老闆等四人，連紅姑娘在內，全是官府要緝捕的重犯，捉不到，是我們當差的沒本事，既然到了手，豈有放出之理！」

紅鳳凰冷笑一聲道：「金總捕頭，你可曾想過，現在大河聯鏢失了鏢，你可有把握追回贓物，捉住盜首麼？」

金英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他吸了一口氣，道：「不能說是有把握，但也總得盡力去辦。」

紅鳳凰冷笑道：「我看官府未必像你那樣打算，失鏢追不回來，你轄下四府的公門兄弟，只怕個個全要吃不了兜着走，難免背個追捕不力之罪。」

金英神色更是難看，站在那裏，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方劍豪在這時，緩緩的向前走來，他一雙鐵筷子，已然插回腰間的腰帶之上，道：「紅姑娘可是說，若是放出了黑老闆等四人，便可與我們聯手緝盜？」

紅鳳凰揚了揚眉，道：「只包在我們五人身上，我還不要和人聯手辦事。」

方劍豪笑道：「好大的口氣。」

紅鳳凰傲然道：「本來就是如此。」

方劍豪突然大喝一聲，道：「接我一招。」他右手疾探，鐵筷子「叮」地一聲，已然疾攻而出。

他攻的正是紅鳳凰的面門，那一招本來可以說得是兀突之極，紅鳳凰身形倏退，方劍豪也已縮手，只見他的一雙鐵筷子中挾着一片鮮的花瓣！

那一片花瓣，自然便是從紅鳳凰鬢邊所簪的那一朵紅花上挾下來的，方劍豪向筷子一看，一見只挾到一片花瓣，不禁苦笑了一下，筷子鬆開，任由那花瓣飄飄蕩蕩的落了下來。

方劍豪苦笑着道：「我傾力一擊，居然還不能將紅姑娘鬢邊的花兒全挾下來，眞是慚羞！」

紅鳳凰的一雙妙目注定了在方劍豪的身上，道：「不過你那一招，若是攻向我的臉上，我也一定受傷了。」

方劍豪搖頭道：「像這樣突然偸襲，畢竟不是君子所爲，大獲全勝也未必光采，何況不然。」

紅鳳凰笑了起來，道：「你指桑罵槐，是在說我了？」

方劍豪也不禁失笑，道：「這倒是我一時失言了！」

紅鳳凰笑得更嫵媚，道：「不打緊，我本來就不是君子，我是女强盜。」

席堂中的氣氛是何等緊張，可是方劍豪和紅鳳凰二人，卻是你一言我一語謙虛了起來，而且笑臉相向，那裏還有一絲毫的敵對氣氛在，直看得衆捕快和那四個客商目定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金英和徐高兩人，畢竟是武林高手，自然明白紅鳳凰和方劍豪這兩人此際的心意，他們互相傾慕對方的武功，是以自然而然談了起來。

徐高心情沮喪之極，並不出聲，金英卻呵呵一笑，道：「紅姑娘和我這位方老弟，可算是惺惺相惜了！」

紅鳳凰的俏臉上紅了一紅，斜睨着金英，道：「金總捕頭，我剛才所說的事怎麼樣了？」

金英沉吟了一下，道：「我還有一句話，紅姑娘，鏢是失在黃天一和丁耀的手中，對方實力也不小，我們何不聯手應敵，不是更有把握麼？」

紅鳳凰望着金英，又望了方劍豪，道：「我的主意，從來沒有改變過。」

她講到這裏，又向方劍豪望了一眼，方劍豪也給她望得臉上有點熱辣辣地紅了起來，紅鳳凰略頓了一下，又道：「這次，爲了……要救他們四人，說不得也只好聽人家一次話了！」

金英和方劍豪兩人心中都明白，紅鳳凰口中說爲了救她的四個

助手，但實際上並不如此，金英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心中反覺有趣，可是方劍豪想到這一點時，心中卻亂成了一片。

金英微笑着，道：「紅姑娘已然答應，那就最好了！」

紅鳳凰道：「他們四人在哪裏？快帶我去，有我們七個人足夠了，不必再帶別的人去了。」

金英道：「紅花寨的人多，我們多帶些人手也好。」

紅鳳凰道：「你不知道，他們另有辦法？人並不多，我們一面走，一面說！」

金英轉過頭去，對徐高道：「徐總鏢頭，你和這四位一起在這裏歇歇，我們和紅姑娘去行事。」

徐高苦笑了一下，點了點頭，又仰頭長嘆了一聲。

而紅鳳凰已轉身向外走去，金英和方劍豪連忙跟在後面，在走出店時，金英忽然向方劍豪扮了個鬼臉，方劍豪望着紅鳳凰窈窕的背影，心頭突然亂跳了起來。

* * *

七匹駿馬疾馳出北河店的遠來客棧，揚起了一大片塵土來，馳在最前面的是一團火一樣的紅鳳凰，隨在紅鳳凰的後面是方劍豪。黑老闆、黃金剛、藍掌柜三騎並轡，白娘子與金英在後。

七騎疾馳，馳進了失鏢的那片林子，林子中仍然是縱橫的屍體，方劍豪皺着眉頭，他們七人一停不停，轉眼之間，又馳出了林子，直到一個岔路口，紅鳳凰勒住了馬，大聲道：「看路上的車輪印子，黃天一奔小路去了。」

金英道：「這條小路，向北是通到松林店為止。」

方劍豪道：「那我們就馬加鞭，趕到松林店去，說不定還可以趕在他們這一伙的前頭。」

紅鳳凰說道：「我們一定要趕在他們的前頭才好！」紅鳳凰一掌拍在馬頭上，馬兒撒開四蹄，向着大路疾馳而出，眼看太陽已漸漸偏西了。

他們又馳出了十來里，只見前方炊煙四起，已然是松林店了，馳過一條小路口時，方劍豪疾掠而下。

方劍豪在小路上奔出三四丈，立時又折了回來，各人都勒住了馬在等他，他一回來，躍上馬背便道：「他們還沒有到，我們在前面去等他們！」

一眾七人又跑出了小半里，在幾株大樹旁停了下來，伸手拍走了馬兒，那小路上未見車轍，自然是黃天一他們還沒到來。

黃天一和丁耀帶着二十個得力的嘍囉，那時，的確還未曾從小路來到了大路上，他們並不急於趕路，因為他們這次做下的案子，雖然可以說是驚天動地，一定惹得公門中人傾力追捕，但是他們的心中卻也鎮定得很，因為他們在得手之後不回紅花寨去，而反倒是向大名府進發的。

而且，他們全部都扮成了販瓜菜裝，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那裏知道紅鳳凰已探到了秘密。

黃天一和丁耀兩人心中雖然是各懷鬼胎，但是他們兩人卻是商議好了的，一到大名府，他們早已租下了一幢極大的宅子，將那二十名小嘍囉一起殺了滅口，他們兩人平分金銀。

他們在路上不急不徐地走着，若是走得太快了，反而惹起人疑，是以，直到了天色薄暮時分才上官道，時候湊得很，再趕幾里路，就可以投店了。

當黃天一在前，丁耀在後，走上官道，官道上靜得出奇，遠遠地有好些車馬停着，像是前面發生了甚麼事，大家都不敢前進。

黃天一看了這等情形，心中便不禁陡地打了一個突。

他一舉手，板車隊立時停下來，丁耀趕到了黃天一的身邊，沉着聲道：「可有甚麼不對？」

黃天一向前看去，只見前面的官道上空蕩蕩地，不像是有甚麼，他雙眉一皺，道：「不像有事啊，但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別在陰溝裏翻了船。」

黃天一回頭，向那二十個嘍囉使了一下眼色，各人都小心在意，繼續向前走去，他們才走出十來丈，突然聽得一株大樹之後，哈哈一聲嬌笑，轉出了一個全身鮮紅的人來，正是紅鳳凰。

黃天一一看到紅鳳凰突然現身，黃天一心頭不禁大駭。

但是，他仗着自己和丁耀早已喬裝改扮，心想紅鳳凰不一定認得出自己是甚麼人來的，是以立即恢復了鎮定，仍然邁開大步向前走去。

他走出了兩三步，只聽得紅鳳凰道：「一共二十二個，一個也不准走，姓黃的，認了吧！」

黃天一心頭突突亂跳，可是，他卻還裝模作樣，東張西望，最後才道：「姑娘是在和我說話嗎？我自姓張，姑娘多半是認錯了人吧！」

紅鳳凰嬌笑了起來，道：「認錯人了，可能認錯了人，但是這二十車金銀我卻認識的。」

紅鳳凰一句話才一出口，手中的長鞭捲起帶着「颼」的一聲一股勁風，便自疾揮而出！黃天一一見鞭到，身子陡地向前閃了一閃，而紅鳳凰早已算定了他一定會向旁閃了開去，是以鞭早已向前疾捲而

出。「叭」地一聲，正擊在一隻大瓜上。

那一鞭將那隻瓜擊得四分五裂，瓜中的金錠紛紛滾了出來，紅鳳凰叫道：「是我認錯了麼？」

黃天一一看到這樣的情形，分明是再也瞞不下去，他一聲怒吼，從衣衫內抽出長劍來，一劍刺出。

紅鳳凰身形反縮，大叫一聲道：「快動手！」

黃天一直到攻出一劍之際，心中還是有恃無恐，因為他誤以為紅鳳凰只是一個人前來，足可以對付。

可是，隨着紅鳳凰一聲呼喝，白娘子格格嬌笑自樹上飛身而下，黃金剛一聲怒喝，踏斷了一根樹枝，身子直落下來，黑老闆一個觔斗，自路旁的草叢中翻了出來，藍掌柜自大樹旁的矮樹叢中長身而起，衣袖飄拂，來到了路中心。

黃天一一看到了紅鳳凰的四個手下，黃天一的心中已是叫苦不迭，可是只聽草叢中又是一聲暴喝，又竄出了兩個人來，正是金英和方劍豪。

金英才一出手，便喝道：「黃天一！還不束手就擒！」

黃天一也頗機靈，一看那樣的陣勢，他已知難逃公道，大叫一聲，長劍虛晃，轉身就逃。

黃天一不戰而逃，紅鳳凰長鞭倏地捲了上去，捲向他的足踝。紅鳳凰的鞭勢，去勢何等之快，但黃天一的身法也不慢，「嗤」地一聲響，只將他的褲腳捲下了一小截來，他人已在丈許開外！

紅鳳凰一聲嬌叱追了上去，在此同時，方劍豪的一隻鐵筷子擊了上去，只聽「叮噹」地一聲響，拋向空中的那隻鐵筷子，疾如流星，奔射黃天一的背心。

黃天一正在前竄，一聽背後傳來極其勁疾的金刃劈空之聲，反手一劍，擋了一擋。

他在反手出劍格擋之際，身法自然慢了一慢，紅鳳凰隨後趕到，一鞭呼嘯而出，黃天一身子向前疾竄，鞭梢已在他的背上掠了過去，多了一道血痕。

紅鳳凰連發兩鞭，仍未能傷了黃天一，也不禁大聲叫道：「好快的身法！」

方劍豪那隻鐵筷子被黃天一長劍格飛，方劍豪迎着鐵筷子探了過去，迎上又是一擊。

鐵筷子被方劍豪一擊，又如同鐵尺一樣飛射向前。

那正是方劍豪鐵筷子的絕技——凌空十八擊，除非對方可以接住他的鐵筷子，不然，不論將那同時而來的鐵筷子擊向何方，方劍豪都可以再將之反擊回去，而且射擊目標也是相同的地方。

這一次，鐵筷子仍然轉向黃天一的後心，黃天一大是駭然，他適才反手一劍，擋了鐵筷子一下，便幾乎吃了紅鳳凰的一鞭，此際如何還敢再擋？

是以，一聽得又有勁風射到，他的身子突然向前撲了下去，鐵筷子在他的頭頂飛掠而過。

他只當這一下，一定可以破了方劍豪的「凌空十八擊」了。卻不料方劍豪這門絕技，眞是巧妙之極，鐵筷子一擊出，早已人也掠動，不論鐵筷子如何飛，他都可以趕到，這時，鐵筷子在黃天一的身上掠了過去，情形也是一樣，方劍豪身形疾掠，「颼」的一聲竟在黃天一的身上掠了過去，趕上了鐵筷子。

黃天一心中大驚，才一站起，迎着紅鳳凰的鞭勢還了一劍，才將紅鳳凰逼退半步，又是「叮」一聲，鐵筷子又已飛射到了他的身前，「噗」地一聲，插進了他的肩上，沒入數寸之深。

黃天一一聲慘呼，身子一側，紅鳳凰的軟鞭趁勢擊出，已捲住了他的左腿，用力一拉，黃天一「砰」一聲，跌倒地上，紅鳳凰拉他向外奔馳出去，黃天一在地上掙扎打滾，揚起老高的塵土來。

方劍豪忙跟了上去，叫道：「紅鳳凰，行了！」

紅鳳凰奔勢一停，方劍豪一腳踏在黃天一的胸口，自腰際解下一條鐵索來，已將黃天一牢牢的縛住了。

他縛住了黃天一之後，抬頭向紅鳳凰望來，這時，紅鳳凰也望着他，兩人四目交投，臉上一紅，低聲道：「你看我作甚麼？」

方劍豪心頭怦怦亂跳，道：「紅姑娘，我……我……」

紅鳳凰撇撇嘴道：「大男人，說話倒像個妞兒。」

方劍豪心頭更跳得劇烈，他轉過頭去向路上看了一眼，只見那邊還乒乒乓乓，打得激烈，但是勝負之分經已定了，已有數個小嘍囉倒在地上呻吟不絕，已受了重傷。

方劍豪回轉頭，一俯身，自黃天一的肩頭上拔出那隻鐵筷子來，一腳將黃天一一踢了開去，黃天一頸際手足全被鐵索纏住，也無法站得起來。

方劍豪深深吸了一口氣，道：「紅姑娘，我受金大哥所託緝拿妳歸案的，妳看怎麼辦？」

紅鳳凰抿嘴一笑，道：「要拿我歸案，那就動手吧！」

方劍豪鐵筷子一伸，看來，他的筷子是向紅鳳凰攻出的，可是，鐵筷子伸到了一半，他的手背突然一彎，鐵筷子竟變成向自己的肩頭攻到！

也就在這時，只見紅鳳凰的軟鞭，疾揚而起，就在鐵筷子快要刺

到方劍豪自己的肩頭時，軟鞭已將鐵筷子捲住，向外一拉，紅鳳凰也在這時道：「你想刺傷自己，假裝打不過我，以免你的好朋友怪你不出力拿我？」

方劍豪苦笑一下，並不出聲，

紅鳳凰忽然笑道：「其實，你就算出力進招，也打不過我。」

方劍豪道：「那倒未必！」

紅鳳凰直視方劍豪，望得方劍豪臉紅耳赤，紅鳳凰道：「你要是不服，從今天起，我們不妨每天較量較量，看是誰高誰低。」

紅鳳凰爽直乾脆地自她口中講出了那樣的話，方劍豪又不是傻子，還會不明白紅鳳凰的心意麼？他忙道：「總不能整天在路上比武呀！」

紅鳳凰的俏臉映着晚霞，襯着她一身紅衣，紅得像火一樣，她道：「我可以找一個人跡不到的幽靜去處。」

方劍豪手背一縮，紅鳳凰突向前跌出一步，方劍豪的心跳得說不出話來，就在這時，只聽虎爪金英叫道：「方兄弟，大功告成了。」

方劍豪回過頭去，但見丁耀和一衆小嘍囉，全被黑老闆的鐵索扣住，黃金剛大踏步走了過來，提起黃天一，黑老闆也將之扣進他的鐵圈中。

金英看到紅鳳凰的軟鞭，纏在方劍豪的鐵筷子之上，吃了一驚，道：「兩位怎麼動起手來麼？」

「金大哥，你忘了麼？你找我幫手拿紅鳳凰歸案的。」

金英呆了一呆，道：「這……這個……倒……是……」他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他初邀方劍豪相助，自然是爲了對付紅鳳凰，但是現在這種情形下，卻又着實難說得很了。

紅鳳凰卻格格嬌笑道：「金總捕頭，你不必爲難，我本是女强盜，現在若是將你邀來的幫手也搶走，那你自然也沒有辦法可想了。」

金英一怔間，只聽紅鳳凰一聲呼嘯，一匹馬兒應聲而來，紅鳳凰一抖鞭，方劍豪和她雙雙掠起落在馬背上，紅鳳凰在馬背上叫道：「藍掌柜，我們歷來劫掠爲生，自問未曾殺過一個人，劫來的金銀有本生利，只有多了，你和黑老闆好好一宗一宗算了，去還給失主。」

她話一說完，抖起鞭韁，馬兒已開步疾馳了出去，金英看到了這情形，也不禁目瞪口呆，藍掌柜笑道：「紅鳳凰眞行，最後還劫到了方朋友。」

黑老闆笑了笑道：「我說，是方朋友搶去了紅姑娘。」

白娘子扁了扁嘴，道：「只有我最可憐，沒有人要。金總捕頭，我還是跟了你吧，你看怎麼樣？」

她一面說，一面身子已向金英軟綿綿地靠了過去。

金英身子一閃，又到了她的身後，喝道：「騷婆娘，去妳的！」一腳踢出，踢向白娘子的屁股。

但是這一次，白娘子卻沒有給他踢着，反倒一側轉身，抓住了金英的足踝，提起了金英的腳。

金英急叫：「快放手！」

白娘子嬌笑道：「你說要我跟你，我才肯放手！」

藍掌柜笑道：「白娘子，別胡鬧了！我們還有正事要辦，先幫金總捕頭將這些人解回去，紅姑娘吩咐下來的事，只怕一年半載也不一定辦得到。」

白娘子唉了一聲，鬆開了手，

金英連忙後退，黑老闆已拉着一干人犯，向前奔了出去。白娘子還在唉聲嘆氣，金英遠遠避着她，一干人也向前走去，天上的晚霞漸漸地消失了紅色，暮色已經回合了。英雄難過美人關的故事就此結束了。（完）

白眉太監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無理取鬧闖經閣　口是心非受剃度

上文提要：唯我魔僧擊退一干大內錦衣衞之後，帶着方寶玉與小春姑娘南下河南少林寺，路上魔僧又殺了十幾個攔路山賊，殺後又後悔，方寶玉道出他的心中秘密，險遭殺害，幸得小春姑娘奮不顧身擋駕，令他「臨頭勒掌」……到達少林寺，魔僧强迫智心禪師要爲方寶玉剃渡，但禪師堅持須審查方寶玉的出家資格，結果雙方打起來……

唯我魔僧道：「貧僧要找一間寺院，爲方寶玉剃度，好讓他當了和尚之後，再爲貧僧點化。」

唐唱嘆了口氣，道：「這便是你的不對了，要爲方寶玉剃度，何必非要跑到少林寺來不可？」

唯我魔僧道：「少林寺是執掌武林牛耳的寶刹，他若在這裏剃度，再爲貧僧點化，定必法力無邊，事半功倍。」

唐唱又不住地搖頭：「但照老夫看，這是靠不住的，正是小廟難容大佛，大寺難容小僧，方寶玉要剃度，本來只是小事一樁，但還未刮下一根頭髮，大師已把少林寺鬧得天翻地覆，又如何還能成事？」

唯我魔僧一楞，道：「但事已至此，如何是好？」

唐唱沉吟半晌，道：「這樣罷，老夫去求見方丈，向他說明眞相，也許方丈大師會破例處理此事，豈非皆大歡喜嗎？」

唯我魔僧連連點頭稱是，當下朗聲對智洪禪師道：「少林寺羅漢陣果然名不虛傳，很有點斤兩，貧僧甘拜下風，這一仗是不用再打了，貧僧暫且告退，以後的事，以後再作道理，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又再倒提着禪杖，大步向寺門撤退。

幾個少林寺僧人欲加阻攔，智洪卻道：「且由他去，以後的事，以後再作道理。」

唯我魔僧一直退回少林寺大門外，只見智心禪師正與方寶玉咿咿哦哦地談論不休，也不曉得這一老一少在說些什麼。

智心一見唯我魔僧回來，便合什道：「大羅漢陣，原是不易闖過去的。」

唯我魔僧怒道：「貧僧若要硬闖，便是十座大羅漢陣也闖過去了，只是事情有變，貧僧暫且平息干戈，以後的事，以後再作道理。」

智心禪師眉頭一皺，喃喃地道：「以後的事，以後再作道理？有理！有道理！果然十分有見地……既是以後的事，自然是以後才能作道理了，正是明天的經明天唸，要是今天都一古腦兒唸了，明天又唸些什麼？」

他越想越有道理，但這些道理是否眞眞正正的道理，他卻是無法想得出來。

方寶玉道：「既然以後的事以後再作道理，咱們此刻何去何從？」

唯我魔僧道：「這裏就已經很不錯，咱們在這裏睡一大覺，睡醒之後，說不定你已給少林寺的和尚刮光了腦袋，變成了一個得道高僧。」

智心禪師又是眉頭緊皺，道：「佛門清靜地，好像不方便在寺門外睡覺罷？」

唯我魔僧道：「貧僧偏要睡一大覺，那又如何？」說着，竟然立刻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起來。

方寶玉一怔，道：「大師，這地方雖然乾淨，但你睡了之後，我和小春姑娘怎辦？」唯我魔僧卻不理睬他，依然在「睡覺」。

小春曾經給魔僧點了穴道，但在方寶玉鼓其如簧巧舌之下，智心禪師早已把她被封點了的穴道解開。

方寶玉瞧了唯我魔僧片刻，又再瞧了瞧小春。

小春心想：「這和尚半瘋半癲，老是要方少爺去做和尚，眞是可惡……要是方少爺能夠帶着我一起離開這惡僧，那就太好了。」

但方寶玉卻道：「久仰少林寺是武林第一名刹，今日有幸到此，好好歹歹也要瀏覽一二，以免如入寶山空手回。」

小春心中暗自焦慮，忖道：「這可不比一般的遊山玩水，一個弄不好，眞的給那些和尚刮光了腦袋變成了小和尚，那可大大不妙。」

只見方寶玉在寺門外逛來逛去，竟無趁機逃脫之意。

小春心中又自忖道：「方少爺聰明絕頂，他此刻不走，定必內有玄機……呀，是了，這可惡的魔僧準是沒有眞的睡着覺，他只是在寺門外裝模作樣，但又怎瞞得過方少爺銳利的眼睛？」越想下去，越是覺得有理，也越更佩服方少爺的神機妙算。

其實方寶玉又有什麼神機妙算了，他沒有趁機逃走，是因爲以往在惡人手下逃走的經驗十分豐富，結果逃來逃去，還是逃不出惡人的掌心，是以這一次索性留在少林寺門外，瞧定了形勢再作道理。

豈料寺門外，一直風平浪靜。

唯我魔僧似乎眞的已沉沉地睡着了覺，智心禪師卻在寺門外不斷唸誦經文。

方寶玉忽然眉頭大皺，上前對智心道：「禪師老兄，可否暫且停止唸經，好教小弟心裏清靜清靜？」

智心道：「老衲是老和尚，並不是什麼老兄，至於唸經，是世間上尋求清靜的最好方法，經文一唸，便能清除凡塵俗世種種戾氣，若要尋求耳根清靜，更要多多唸經，多多聽別人誦經。」

方寶玉聽了，便合什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當下竟在寺門外盤膝而坐，也依樣胡蘆唸誦「經文」。

其實，他那裏懂得唸什麼經文了，只是一時賭氣，胡亂唸誦一番，至於「經文」內容，別說是旁人莫測高深，便是方寶玉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唸誦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東西。

智心禪師大奇，但他是個老老實實的老和尚，可沒料到方寶玉只是胡謅一通，只覺得這位小施主所唸誦的經文頗爲奇特，也不知道是那一派的佛學經典。

至於小春，她是又驚又奇。

在她心中，方寶玉方少爺是天下間最聰明之人，此刻一見，更是芳心大爲震駭，心想：「不得了！方少爺還沒有剃度出家，只是聽這老和尚唸了一陣經文，竟已沾染不少佛氣佛法，要是再入少林寺瀏覽，跟寺院裏的高僧談上一兩個時辰，以他的慧根，又怎能不變成一個眞眞正正的和尚？」想到這裏，急得滿臉脹紅，不知如何是好。

幸而方寶玉這些自杜自撰的「經文」，只是唸了片刻，就再也沒有唸下去。

他沒有繼續唸誦「經文」，是因爲此事並不有趣，既然沒趣得很，又何苦繼續再唸？

但經此一唸，方寶玉已看透了自己是個怎樣的人。

他忖道：「老子可以是個嫖客，可以是個賭徒，可以是個武功威震天下的大英雄，但絕不可以是個和尚，萬萬不可以！」

即以唸經而言，他老人家只是「試唸」片刻，已大大的吃不消，非但未能耳根清靜，六根清靜，簡直就是亂七八糟更沉悶沒趣腰酸腿軟，大大的不過癮。

既不過癮，如何還能爲之？算來算去，方少爺決不是一個做和尚的材料。

只是，眼前這個唯我魔僧，是世間上最麻煩頂透的和尚，他殺性重，人又不分青紅皂白，如今給他纏上，想要脫身，可大大不容易。

他仍然盤膝而坐，只是並未繼續「唸經」。

過了好一會，他「靜極思動」，陡地大喝一聲，雙臂向上斜斜一伸。

他是緊握拳頭使用全力向上斜斜伸出去的。

他的右拳擊了個空，但不知如何，左拳卻「砰」然一聲轟在一塊不太硬也不太軟的東西上。

方寶玉一楞，仰首望去，只見自己的左拳，原來又再轟中了小春姑娘白白胖胖的臉上。

小春捂着鼻子，神情怪異地望着方寶玉。

她望着方寶玉。

方寶玉也望着她。

兩人互望良久，方寶玉這才長長的吁一口氣，緩緩地站了起來，道：「怎麼了？你的鼻子……」

小春仍然捂着鼻子，只是不住地搖頭，道：「沒事！沒事！」她一面說，一面瞧着方寶玉的拳頭。

方寶玉也瞧了瞧自己的拳頭，半晌方道：「我這混帳的拳頭，是決計不會有事的，但你的鼻子……已第五次給我的拳頭轟中，這可不怎麼有趣。」

小春忙道：「不，這只是第四拳，方少爺並未曾在奴……不……方少爺並未曾在我的臉上轟上第五拳。」

方寶玉瞧着她的臉，忽然又再瞧着智心，道：「禪師，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名刹，想貴寺的金創藥，定必神奇靈妙，未知可否借用一些？」

智心禪師道：「老衲身上，並未攜備此等膏藥。」

方寶玉道：「這便有勞禪師入寺討取。」

智心道：「使得。」果然親自入寺內，去取金創藥出來。

方寶玉一見智心回寺內，他隨即在自己身上掏出金創藥，在小春的臉上、鼻子上，塗抹個不亦樂乎。

小春大奇，道：「少爺既有金創藥，何以還要向禪師討取？」

方寶玉嘻嘻一笑，道：「禪師是出家人，若老是在旁邊瞧着老子怎樣把金創藥塗在你的臉上，那可不怎麼好意思。」

小春莫名其妙，只得道：「這……這也說得是……」

且說唐唱忽然自寺門中走了出來。他一出寺，說也湊巧，唯我魔僧便睡醒了。

唐唱道：「事情並不易辦。」

唯我魔僧道：「本是雞毛蒜皮般的事，何難之有？」

唐唱道：「要是不難，何以大師搞得滿寺風雨，天翻地覆，仍然未能成功？」

唯我魔僧道：「這是因爲你突然出現之故。」

智心禪師忽然唸了一句「阿彌陀佛」，然後上前插口道：「事情易辦，不一定辦得妥，事情難辦，不一定能夠難倒有心人。」

唯我魔僧聽了，陡地雙目一瞪，道：「禪師言之有理，不愧是羅漢堂的老羅漢。」

智心忙道：「老衲不是老羅漢，老衲是個老和尚。」

唯我魔僧不理睬老和尚，只是厲聲喝問唐唱：「唐老匹夫，你辦妥此事了沒有？」

唐唱道：「三十年前，唐唱曾到少林寺，今番乃是舊地重遊。」

唯我魔僧又急又怒，道：「三十年前勞什子的事，跟今天的事又有什麼相干？」

智心禪師在旁聽了，又插嘴道：「三十年前之所爲，是因，三十年後之事，是果，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唯我魔僧怒道：「你是修練多年的老和尚，怎麼武功反而遠遠不及貧僧？」

智心道：「老衲三十年前練功不勤，是因，今天在大師手下一敗塗地，是果。由此可見，有因必有果，有果也必有因。」

唯我魔僧聽得大不耐煩，卻聽得唐唱嘆一口氣，道：「三十年前的因，正是今天的果。」

唯我魔僧強忍怒氣，道：「三十年前，你這個匹夫在少林寺幹了什麼好事？」

唐唱道：「三十年前，老夫就在這寺門之外，與今天的少林寺方丈比試武功。那時候，方丈還不是方丈，正是血氣正盛，手底下的功夫，也以剛猛一路爲主，那是少林寺七十二絕藝之一的『大力金剛掌』！」

唯我魔僧道：「當年一拚，誰勝誰負？」

唐唱道：「是我敗了。」

唯我魔僧一呆，道：「既是當年敗軍之將，那又何足言勇？」

唐唱搖搖頭，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老夫雖然並非出家人，也同樣不喜歡打誑語……」

唯我魔僧怒道：「是敗了便是敗了，難道還別有其他內情嗎？」

唐唱點了點頭，道：「正是如此。」

唯我魔僧道：「有什麼內情，快快說出，莫再吞吞吐吐。」

唐唱道：「雖然我敗在方丈手裏，但卻把方丈武功的破綻，瞧得一清二楚。」

唯我魔僧「呸」一聲：「你既瞧得一清二楚，何以還會落敗，豈非自相矛盾嗎？」

唐唱道：「當年老夫並無求勝之心，每與高手比拚，十有九敗。」

唯我魔僧一呆道：「這算是甚麼？故意敗陣下來嗎？」

唐唱搖搖頭：「也不是故意如此，只是並無求勝之心。」

唯我魔僧道：「高手對決，不勝即敗。」

唐唱莞爾一笑，「敗就敗，不見得一敗便死！」

唯我魔僧濃眉緊皺，想了大半天，卻又長長地嘆一口氣，道：「說來說去，你這老匹夫的事，貧僧還是沒法子可以明白。」

智心禪師卻道：「明明是明明白白的事，偏偏心裏不明不白，這就是障。」

唯我魔僧一怔：「貧僧又不是開醬油店的，何來什麼醬？」

智心陡地呆住，良久作聲不

得，唐唱道：「當年之事，不提也罷，刻下要辦之事，乃是快快爲方寶玉剃度，才是正經。」

小春聽了，大吃一驚，忙道：「不！方少爺決不能做和尚。」

唯我魔僧怒道：「天下間任何男子都可以做和尚，你懂什麼！」

小春道：「他做和尚，並不是心甘情願的。」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眼睛望住了智心禪師，目光企盼他能夠說句公道話。

豈料智心卻道：「當年老衲出家，其實也並非出於自願，只是其時兵禍連連，民不聊生，連稀粥也找不着一碗來吃，只好出家爲僧，皈依我佛。」

小春聽了，又急又怒，心中大罵不已。

卻見方寶玉忽然挺着胸膛，大聲道：「我不剃度，誰人剃度？要剃便剃，老子若是縮頭的，便他媽的不算英雄好漢！」

小春心中又是驚慌，又是暗自喝采，心想：「方少爺果然是少年英俠，行事風采與別不同。」

唐唱哈哈一笑，道：「如此甚好，反正方丈已答應立刻爲方寶玉剃度，正是此事不宜遲，火速入寺落髮可也！」

在僧僧俗俗擁簇之下，方寶玉進入了少林寺，只賸下小春姑娘呆呆地佇足在寺門之外。

她呆了很久很久，倏地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她放聲大哭，卻有一人在她背後放聲大笑。

小春大怒，回首瞪視那人。

只見在她後面，站立着一個怪異的老人，她怒叫道：「你是誰？有什麼好笑？」她想痛罵洩憤，但她天性柔善，縱欲破口大罵，但肚子裏罵人的詞彙不多，竟罵不出一句稍爲難聽的話來。

怪異老人又哈哈一笑，道：「我的義弟又不是討了別的女子做老婆，你何必醋意大發，哭得一場糊塗？」

小春一怔，望着這老人，半晌才道：「你……你是方少爺的……義兄嗎？」

怪異老人嘿嘿一笑：「不是義兄，難道是義姐不成？」

小春道：「你……你不騙我？」

怪異老人道：「這又有什麼好欺騙的，他本來就是我的義弟。」

小春忙道：「前輩怎樣稱呼？」

怪異老人道：「老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中原鼎鼎大名的前後左右是也。」

小春聽得呆住，她也曾聽過方少爺提及過，他的確是有一位義兄的，她卻沒想過此人竟是如斯怪異的老人。

不但模樣怪異，連綽號也怪異。

但她可不知道「前後左右」並不是一個綽號，而是複姓「前後」，名爲「左右」。

當然，這個姓氏，在百家姓上是決計查不出來的，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反正都只是一個姓氏，如此而已。

方少爺的義兄既已到了少林寺，好好歹歹也要他想個辦法，把方少爺自剃刀之下搶救回來。

但前後左右卻道：「少林寺，以禪宗及武功名滿天下，當年達摩祖師在少林首傳禪宗，廣收信徒，被稱爲禪宗初祖。數百年以來，寺中武功不斷去蕪存菁，佛衆不斷苦練之下，七十二絕藝各有驚人成就，成爲中原武林第一大派也！」說得有層有次，小春自是聽得不住點頭。

但她心裏卻只是想念着方少爺，少林寺的歷史、武功、禪宗，又和她這小女子有什麼相干？

只聽見前後左右又道：「少林寺馳名天下，乃中原武林第一名剎，能夠在這寺院中出家，乃是一種殊榮，即使是我這個武功一流的高手，也很想在這寺中剃度，成爲一代高僧。」

小春聽到這裏，差點沒當場昏倒過去。

前後左右卻臉露微笑，淡然道：「我義弟如今有幸在少林寺出家爲僧，這是一樁好事，你是應該爲他感到高興的。」

小春臉色蒼白，點了點頭，喃喃道：「不錯……我是應該……爲方少爺感到……高……高興的……」但她嘴裏說「高興」，兩行珠淚卻自臉頰淌了下來。

前後左右「噫」的一聲，叫道：「你怎麼了？是不是有砂子吹入了眼睛？」

小春只得又點了點頭。

前後左右道：「砂子吹入了眼睛，是很痛苦的事情，對不？」

小春道：「是的……」語聲嗚咽，心中蒼涼無限。

前後左右「唔」了一聲，道：「你可知道，怎樣才可以用最快最徹底的法子，把眼睛裏的砂子弄出來？」

小春道：「我知道……是把眼睛和砂子一併挖出。」

前後左右大爲詫異：「好聰明的小姑娘，居然一想便想出來。」

小春不再理會前後左右，孤獨地站在一棵大樹下。

前後左右眉心一緊，道：「方寶玉要做和尚，本來是他自己的事，但他出家，卻令她的眼睛裏有砂子，卻又不怎麼妥當。」小春愕然。

前後左右沉吟半晌，道：「上一次，我和義弟分手，那是因爲當時我害了病，偏偏那些太監鷹犬找上門來，唯有及早逃之大吉，豈料就此分散……直至兩三天前，才探得消息，知道唯我魔僧正帶着你和義弟直奔少林寺……」

小春還是嗚咽着不說話。

前後左右又道：「本來嘛，唯我這個瘋僧，跟我這個老瘋子也是相差不遠的，但他可是個眞正的和尚，只是殺性太重，這才陷入魔道，難以自拔。」

小春點了點頭，回應了一句：「我明白。」

嘴裏說明白，但心裏只是掛念着揚州城的方少爺，其餘的事情，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反正和自己沒有半點相干，那又有什麼打緊了。

卻聽得前後左右道：「唯我魔僧這個瘋和尚，是不妨好好拯救他的，以免他再殺無辜，這件事，就交由我義弟去幹好了。」

小春道：「但他並不想做和尚。」

前後左右道：「做和尚，就像是賭武功，興之所至，一直練下去，要是忽然不想再練，擱下來也就是了。」

小春一怔，道：「練武功可以擱了下來，但做和尚又怎樣擱着？」

前後左右哈哈一笑，道：「實不相瞞，我年幼時，也曾出家做過和尚。」

小春一愕，道：「就在這少林寺？」

前後左右搖頭道：「非也！天下間寺院何止萬千，要出家，不一定在少林。」

小春道：「前輩是在那一間寺院剃度的？」

前後左右道：「那裏是什麼寺院了，我是在一間妓院剃度的。」

小春的臉陡地一紅，吶吶道：「妓院……又怎可以爲你剃度？」

前後左右道：「誰說不可以？當年，我在妓院裏躲避惡人的追殺，其後卻在這烟花之地遇上了一個大和尚，由於仇人已追殺至妓院，我只好央求這大和尚包庇包庇。」

小春更奇：「妓院裏怎會來了一個大和尚？」

前後左右道：「只要有金子有銀子，什麼人都可以進入妓院玩個痛快，和尚又不是一條倔牛、大象，他要到銷金窩裏大灑金子銀子，那些鴇母王八都是十分歡迎的。」

小春道：「但這樣的和尚……好像不是眞正的和尚……」

前後左右道：「是和尚便是和尚，吃素的是和尚，吃葷的也是和尚，只是各有各的修行法門，豈可一概而論？」

小春不再反駁，任由前後左右獨自說下去。

前後左右接道：「那大和尚大概見我年紀小，又給那些惡人追得緊了，便動起慈悲之心，出手相救，把那些惡人打得落花流水，他媽的片甲不留。我瞧見了，心中仰慕得很，便央求大和尚收我爲徒。大和尚一口答應，當場便爲我剃度，出家做了和尚。」

小春再也忍不住，道：「那也只是剃光了你的頭髮而已。」

前後左右搖搖頭，道：「卻又非也！大和尚雖然身在俗世之中，胭脂陣內，但卻背着一個很大的包袱。他把背上的包袱打開，裏面既有袈裟，也有度牒，諸般和尚應用之物事，無不齊備。」

小春道：「但在妓院裏剃度……這……這是不虔誠的……」

前後左右嘿嘿一笑，道：「這就是你腦筋太迂腐了，虔誠不虔誠，並不在乎身在何方，而是在乎一心。要是心裏不虔誠，就算跪在戒場中剃度，不虔誠就是不虔誠，就算看來虔誠，也只是外表看來虔誠而已，你懂不懂？明白不明白？」

他說的話，每一句都好像全然不合情理，但卻又好像全然合情合理。

小春的腦筋是否迂腐，她自己是分辨不出來的，但她的一顆芳心十分紊亂，卻是絲毫不假。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住了前後左右：「但到後來，你還是當不成和尚，對嗎？」

前後左右道：「這是必然的。當年，我是爲勢所逼，這才躲入妓院。在妓院中巧遇大和尚，那是爲勢所逼之下的巧合。最後，我是一時魯莽，這才剃度出家爲僧，不到半年，就討厭了做和尚……又過了一年，大和尚問我：『了空，你想不想還俗？』我點頭如搗蒜，跟着就再也做不成和尚。」

小春皺了皺眉，道：「你根本並不虔誠，並沒有眞的要做和尚。」

前後左右直認不諱，道：「正是如此。」

小春沉吟半晌，忽然頓有所悟，失聲叫道：「方少爺……他……他也不是虔誠地要當和尚的……他……他也和你當年一般，只是爲勢所逼……」

前後左右桀桀一笑，道：「你明白了沒有？」

小春聽到這裏，不禁爲之喜上眉梢，叫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方少爺……他此刻也是爲勢所逼，他可以出家，也可以還俗！」

前後左右沉沉一笑，道：「你明白就好了。」

小春大是高興，憂傷之情一掃而空，心想：「方少爺是個聰明絕頂之人，不但他聰明，他的義兄也極聰明。」

芳心之中，感到方寶玉是天下間最好的少年英俠，愛屋及烏，便是方少爺的兄弟，也決計不會差勁到什麼地方去。

前後左右是老江湖，他固然是個聰明絕頂的人物，但另一方面，他卻也會突然瘋了起來，言行顚三倒四，不倫不類不知所爲。

但小春卻不知道這一點。

且說方寶玉在唐唱帶引之下，穿過羅漢堂，般若院，前往方丈室外恭候方丈大師的法諭。

方丈下令，爲方寶玉剃度，儀式立刻舉行。

方寶玉只覺得此事頗爲順利，心想：「老子與佛有緣，才入少林片時三刻，已可剃度出家，眞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他卻不知道，此事如此快速進行，全然是特殊處理的手法，與一般僧侶傳戒法則，絕不相同。

一般而言，在傳戒剃度之前，寺院必須事先發出文告，公佈舉行傳戒儀式日期，然後才擇定吉日良辰傳戒剃度。

凡祈求戒入寺者，須事先準備三衣、鉢具、經律等物，更要交納戒金。

所謂戒金，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攢單銀」。而且戒金必須由求戒者親自乞化回來，不得由他人代辦，或者是用現成銀兩代替。

此外，尚有種種條文，必須一一依例辦妥，方可受戒剃度，成爲僧人。

但這一次，方寶玉出家，卻完全不是這一回事。

方丈是一寺之主，方丈下令立刻爲方寶玉剃度，一切手續皆可免卻，又有什麼人能夠反對？

就是這樣，少林寺內，匆匆設立了戒場。

戒場上，四角懸旛，地灑香水。除了佛像以外，香案、香燭、香花、各種法器一應物品俱齊，又設立了方丈住持、戒師、師父等座位。

傳戒儀式匆匆展開，寺院衆僧與新出家人面北而立，由主持儀式的戒和尚祝頌道：

「皇帝萬歲臣統千秋，天下太平法輪常轉。伽藍土地增益威光，護法護人無諸難事。十方施主福慧莊嚴，合道場人身心安樂，師長父母道業趨隆，剃頭沙彌修行無障。三途八難咸脫苦輪，九有四生俱登覺岸。」

戒和尚唸祝頌詞後，衆僧一起喧唸佛號，方寶玉也跟着照唸如儀。

其後，剃度儀式開始。

方寶玉換上了僧服，向戒和尚合掌跪拜。

戒和尚口中唸唸有詞，手持淨瓶，以手指沾香湯，在方寶玉頭頂滴上三滴，據說可使受戒者心底清涼，煩惱不侵。

但方寶玉並非心甘情願出家，目下只是爲勢所逼而要剃度，別說是三滴香湯，便是一大桶冰水淋將下來，也是心中冒火，決難清涼到什麼地方去。

戒和尚卻不理會這新出家的少年心裏怎樣思想，只是手執剃頭之刀，凝神施展削髮手段。

戒和尚口唸偈語，每唸一句，衆僧亦隨聲應和。

戒和尚將方寶玉頭頂中心少許頭髮挽成一個小髻，然後舉刀從下周旋剃上。

最後，只賸下頂髻，戒和尚道：「此最後一結，乃是周羅，唯師父一人方能斷之。」把戒刀交給一老僧。

這老僧法號智量。

智量手執戒刀，道：「我今爲汝除去最後一結之周羅，汝可甘願？」

方寶玉道：「甘願。」

智量緩緩地點頭，唸誦「落髮偈」，把方寶玉最後一結之周羅剃去，道：「自今後始，你便是本寺第三十一代僧侶，法號宏青。」

方寶玉心中暗忖：「此後老子便是宏青禪師，跟唯我魔僧這瘋和尚平起平坐。」

唯我魔僧、唐唱一直在戒場外等候，一俟方寶玉受戒完畢，雙雙迎了上前。

唯我魔僧呵呵一笑，道：「恭喜！恭喜！」

方寶玉道：「你是恭喜我做了和尚嗎？」

唯我魔僧道：「咱們不遠千里而來，就是爲了要達成這個宏願。」

方寶玉道：「老子並不叫宏願，老子如今法號宏青。」

唯我魔僧道：「是宏願也好，宏青也好，反正你已經是個修練佛法的和尚，貧僧的事，就拜託拜託師父了。」

唐唱道：「目下天色已晚，況且宏青師父才剃度，定必滿身都是髮屑，非要好好洗個澡不可，無論有什麼事情，遲三天再談好了。」

方寶玉忙道：「唐老施主說得甚是，那些髮屑掉落在衣衫裏，老衲刻下渾身都不舒服，這便立刻沐浴更衣可也。」

他平素自稱「老子」，如今做了和尚，便把「老子」改爲「老衲」，以

免在言語上自己吃虧。

唯我魔僧無奈，只得在少林寺內掛單，把戒牒交與寺內知客僧查看。

方寶玉初到少林寺，卻隨即在寺內剃度出家，此事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方寶玉可不理會這些，既然做了和尚，只好齋戒沐浴唸經，順道瀏覽少林寺內諸般勝景。

翌日，左逛右逛，逛到藏經閣前。

方寶玉瞧了藏經閣半天，忍不住讚道：「好一座東西。」他並不認得「藏經閣」牌匾三個大字，只好大讚這座「東西」相當不錯。

忽見四個白衣僧人，自藏經閣兩側飛越而出，其中一僧身高八尺，年約四旬，相貌兇猛，乃藏經閣護院法師，法號智澄。

智澄把禪杖一横，攔住了方寶玉，喝道：「這是禁地，如無方丈手諭，請回。」

方寶玉逛到此地，本無非入藏經閣不可之心，但這白衣和尚横眉突目，怒喝阻攔，方寶玉不禁心中有氣，便道：「少林寺乃佛門清靜之地，老衲既是個和尚，自是佛門中人，何以不能到裏面逛逛，莫非這座東西，有不可告人之事隱藏着麼？」

智澄聞言，臉色倏地大變，怒道：「你是那一輩的小僧，何以自稱『老衲』，更出言不遜，毀我少林清譽？」

方寶玉「嘿嘿」一笑，道：「老衲是得道高僧，憑你還不配諸多查問，識相的便快快讓路，否則後悔已遲。」

智澄臉色一沉，勃然大怒道：「好大的膽子，我不客氣了！」禪杖一揮，直向方寶玉雙腿砸了過來。

智澄見來者只是一個陌生的小和尚，雖然口出狂言，但不見得便有一身武功，他是出家人，總不成一杖便斃了這小僧，但只要禪杖砸在這小僧兩腿之間，眼前也是一場折骨之禍。

智澄這一杖來勢兇猛，方寶玉心中猛然一驚，正欲急退，已來不及。

正當此千鈞一髮之際，忽然一道杖影從天而降。

禪杖對禪杖，和尚遇上了另一個和尚。

方寶玉斗膽頂撞藏經閣的僧人，原來是狐假虎威，知道唯我魔僧一直跟隨在自己後面。唯我魔僧既在，又豈容自己受到傷害？

果然，在最後關頭，唯我魔僧禪杖一揮，擋住了智澄這一杖。

智澄給唯我魔僧一杖震開，但覺對方內力精湛無比，兩股大力一拚之下，頓時血氣翻湧，內息不調，竟已在一招間身受重創。

其餘三僧睹狀，急急出手相助，但唯我魔僧既已出手，又豈容四僧有反撲餘地？

只見魔僧棄杖用指，竟在電光石火間連續疾點四僧之百滙、氣海、環跳、志室及膻中穴。

最難得的是四僧被點中的穴道，全都是一樣的，霎時間，四僧人人動彈不得，正欲張口呼叫，才發覺連啞穴也給這魔僧所封閉。

方寶玉這才大大鬆一口氣，隨即得意洋洋，走到智澄面前，笑嘻嘻道：「這座東西，老衲此刻便要進去瞧瞧，要是給老子在裏面找到大姑娘小姑娘之類的東西，嘿嘿，那就眞箇要走着瞧了。」

智澄怒目瞪視着他，但四僧穴道被制住，就算再憤怒也是無可奈何。

唯我魔僧道：「你要進入藏經閣瞧瞧，那是易如反掌之事，咱們這就進去。」

方寶玉伸手向四僧一指，道：「這四個和尚怎樣了？」

唯我魔僧道：「都攆入藏經閣中，以免給其他和尚瞧見，招惹事端。」當眞把四僧一一攆入藏經閣，然後帶着方寶玉到處觀看。

藏經閣內，到處都是佛經，其中也有練武秘笈，但方寶玉識字有限，況且經多眼亂，那些是佛經，那些是練武秘笈，就算擺放在他面前，他也分不出來。

至於唯我魔僧，雖然闖入了藏經閣，但他既不是爲了佛經，也不是爲了要偷練少林寺的武功，只是陪着方寶玉這個小和尚入內瞧瞧而已。

兩個和尚，一個油腔滑調，一個半瘋不癲，雖然進入少林藏經閣，卻渾沒把閣中佛經、武功秘笈當作甚麼一回事，倒是在藏經閣中，未能找出大姑娘小姑娘，是爲大大的美中不足。

唯我魔僧隨手拈起了一本練功秘笈，只見封皮上寫着「達摩易筋經」這五個字。

方寶玉道：「這是什麼東西？」唯我魔僧照着唸了出來，道：「是達摩易筋經。」

方寶玉猛然記起，揚州劉鐵嘴曾經說過：「少林第一奇功，首推達摩易筋經，倘若能練成易筋經內所記載的武功，那可不得了。」

少林寺是天下第一名剎，向來執掌武林牛耳，這達摩易筋經既是少林第一奇功，要是能夠練成，當然是大大不得了的事情。

方寶玉心念一動，伸手便向唯我魔僧討來瞧瞧。

唯我魔僧把秘笈遞了過去，道：「這是假的。」（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懷春少女溫柔的心情，雖經何小河的闌明淸楚些，仍是有種怪脾性，王小石以爲她受了甚麼刺激，摸不着頭腦，也只好多方安慰，仍解決不了她的煩惱，這是青春少年人的煩惱。這時，方恨少有事匆匆找王小石報告，因附耳細說，一說一應，狀甚秘密，引起溫柔反感，一巴掌向方恨少打去，豈料反被大方打了一巴掌……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朝天一棍

神功解除劍氣　石頭攻破神指

「妳說什麼是什麼！妳說黃瓜我不說青的，妳說苦瓜我不說涼的！」方恨少道。

溫柔破嗔爲笑，啐道：「你這賊瓜子，偏生這時候溜過來對打呀？」

方恨少彷佛這才記得他這下來此的任務似的，忙凑近王小石耳邊，吱吱咕咕的說了一陣。

溫柔一見人有得聽她可沒份兒，就七火八燒的燥了起來，毛虎虎的說：「怎麼？來是爲了見不得人的事啊？」

只見王小石聽得一直頷首，嘴裡說，「我早有發現，謝謝相告。」

方恨少這才笑嘻嘻的向她回話：「沒什麼，沒什麼，沒什麼值得驚動妳溫女俠的大事。只不過，聽你們什麼龜國鶴人、雪人的講個不休，也凑合凑合應應景罷了。」

「我信！」溫柔覺得二人把她見外了，「你閒死了沒事幹！」

「你說對了，我是閒死了，」方恨少也不懊惱，只說：「只不過這當兒不想沒事幹。」

溫柔本要追問下去，但見池子裡的龜你趴我背、我跨你殼、他爬我背、你翻他身全打了結，有三幾隻還在池邊翻轉了肚子，一時翻不過來，皺了皺秀眉說：「你閒慌就跟我去把龜殼子翻過來。」

方恨少聽了如蒙皇恩大赦，他願去幫溫柔翻龜殼，也不願見她嚎啕哭泣，不過，他不忘向王小石俏聲說了一句：

「看來，溫大姑娘可眞空閒，該給她找些活兒幹幹了……說不準，像剛才『老天爺』說的：該爲她找一處婆家了。」

王小石笑，眼睛出奇的發亮，瞧着溫柔那兒，只說：

「只她閒着，不過，別人只怕都閒不了了……」

話未說完，場中突然有了很大的變化。

變化很大：

而且是那種閃電驚雷、烏雲掩月、天狗食日式的突然而生之變化，而不是那種日落月升，春回雪融似的自然而然之變化。

雪，眞的消融了。

只不過，不是一點一滴的溶。

而是極快、極速、極不可思議的：兩座雪人一齊都雪落冰剝。

兩座雪人還一齊彈起！

＊　＊　＊

畢竟，雪人是雪，不是人。

雪怎麼會自行動作？

只有人才會動。

莫非這兩座雪人成了精，吸取了雪之魄、人之魂，眞的不光是具備人形，還成了眞人不行？

＊　＊　＊

原來，這兩隻「龜國雪人」眞的

是人。

不單是人，而且是極厲害的人物。

這兩人突然而起，方恨少人正過去俯身陪溫柔翻轉龜殼。

只要未加提防，誰也避不了這二人的攻擊——就算加以防範，只怕要從這兩人手裡逃生也是極難。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用在這二人身上，不甚正確：

因爲他們一動手，答案便只有一個：

沒有。

他們要攻擊的對象一定「沒有」命了的「沒有」。

「沒有」活口可言。

因爲他們使出的是看家本領。

也是殺手鐧。

他們只兩個人，但却有三道殺手鐧：

落鳳爪、無指掌、素心指。

這三種絕門武藝，却有着共同的特色：

狠、辣、絕、毒。

而且都是指法。

其中「落鳳爪」是女性才可習的惡毒武功，練此功法的人，一旦修習出岔，便得成爲非男非女身。

「無指掌」更狠，不但對敵手狠，對自己也狠。這種掌力練得最高深時，連手指也得一根根斷落萎謝下來，手指越少，功力便越精深。

另外，「素心指」是專讓男性學的陰毒武功。這種指法一旦修練不得法，就會陰陽逆行，形同自宮。

要知道，任何人就算天性聰悟，勤奮過人，但練武跟學醫、學藝、學工一樣，總有出岔遇錯的時候，但這三門武藝，其中一樣學了如同自殘，另外二樁更不能並習，否則陰陽大變，情況危殆——偏生還是有人願學、苦習。

他們既然只有兩個人，卻使出三種絕門指掌功法，顯然的，有人已兩者並練。

這兩個人，一個堆得胖胖肥肥，一個砌成高高瘦瘦，他們的眞人，也是一樣。

高瘦的那個同時使出「落鳳爪」和「素心指」。

矮壯的那人打出的是「無指掌」。

他在右手卻只剩下一根指頭。

甚至連那根指頭，看去也不像是指頭了：根本分不清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還是尾指了。

不過，就算沒有手指了，那仍是指法，而且是極其歹毒的指法。

王小石認得這兩個「雪人」：

張烈心、張鐵樹。

「鐵樹開花」！

＊　＊　＊

這兩人一現出眞面目，就立即下手。

都向溫柔下手。

只向溫柔下手。

而溫柔却正專心在替那些翻轉了的烏龜扳正過來。

溫柔與人無尤。

溫柔也不是什麼第一號欽犯——事實上，她在各地城樓上掛出的緝拿逃犯海報公文中的懸賞價格還是最低的，不但遠比王小石低，連唐七味、蔡旋等也遠有不如，連何小河、梁阿牛等也不及，甚至，有時候，根本就沒把她給繪上去。

爲此，溫柔也跟大家發過脾氣，她覺得自己給小覷了，太不受到應有的重視了。

可是，敵人爲何却偏要第一個找上這個本與世無仇的女子，並第一個就向她猛下殺手？

＊　＊　＊

按照道理，這驟然而至的暗算，溫柔全沒提防，是絕對避不過去的。

而且，這兩名「雪人」下手的「方式」很特別。

他們用的都是指法。

可是指短勁長，手指未到，手上已祭起一藍一青一黑三道指勁，攻向溫柔。

指勁足有十一至十三尺長，溫柔俯身翻轉龜殼，距離本近，而今那三道指勁眞是說到就到，幾乎不容溫柔閃躲。

就在這電光火石的刹那，白衣書生方恨少卻似早已料到有這場伏襲一般的，忽然扯著溫柔的肩膀，在雪人動手的前一刹已叱了一聲：「起！」

他振衣而起。

亦扯起了溫柔。

他整個人就像給馬上就攻到的指勁「激飛」了起來似的。

馬上就要攻到——就是說還沒眞正攻到。

方恨少身形一起，他的「白駒過隙」身法也激起了溫柔的「瞬息千里」輕功，自然反應，同時掠起。

在指勁襲至前掠起。

由於太急，溫柔把一隻烏龜正翻轉了一半，還沒完成就激飛急掠了開去，溫柔第一個感覺竟不是驚慌，而是遺憾。

「白駒過隙」的輕功是怪，你不動他，他仿佛就已給你「打」了起他，你卻沒眞個能打著他。

「瞬息千里」卻只是快。快得只要她的輕功一施，你就來不及出手，出了手也來不及打著她。

這兩種輕功同時施展，三縷指勁都告落空。

就在這時，砰砰二聲，寺院的東西二道月洞門同時給震了開來，

三道人影，同時掠了出來。

來自西邊的是梁阿牛。

「太平門」的子弟輕功當然好。

來自東面的是何小河。

「老天爺」素來長於輕功。

他們一齊掠向、攻向、殺向那兩座出了手同時也失了手的「雪人」。

那兩人當然就是「鐵樹開花」張鐵樹和張烈心。

看來，這兩人是一直充當作雪人，窩在這兒，為的就是要施暗算。

只是，他們為何卻偏先找上溫柔？

難道溫柔特別重要？

難道他們特別恨溫柔？

張鐵樹和張烈心暗算失手，立即要走。

至少，是要走、想走的樣子。

但何小河、梁阿牛立刻截住了他們。

他們一早已伺伏著，伺伏暗算的人。

可是他們又怎樣知道有人暗算？

原因很簡單：

發現這件事的是何小河。

她把那匿伏著偷聽的羅白乃也喝出來的時候，已發覺那兩個雪人誤以為自己行藏已給看破，略顫了一顫，抖了一抖。

這一顫一抖間，摔落了幾片殘雪。

這就夠了。

何小河可不動聲色。

她先發出暗號：江湖上，有著各種不同的說法，何小河這幾年在「孔雀樓」並沒有白過。

她的暗語卻已是從口中發出來的。

她一面跟溫柔聊天談心事。

一面悄悄地用炭筆寫了幾個字。

她把手裡的紙趁在餵鳥兒食穀粒之際，交「乖乖」銜了飛去。

「乖乖」就是王小石的愛鳥。

牠自然飛到王小石處。

所以王小石立即就過來這寺內別院裡。

何小河藉故離開，並通知了方恨少。

方恨少會合了王小石：他的任務不是要保護王小石，王小石也不必需要這說書忘字的書生保護——但有他在，溫柔會安全些。

何小河另外去把梁阿牛喚了來。

他們要佈下天羅地網：

抓人。

抓兩個「雪人」。

所以，「鐵樹開花」才一動手，何小河和梁阿牛就馬上出現了。

他們要打擊打擊他們的人。

他們矢志要殺掉來殺他們的殺手。

尤其自菜市口、破板門一役之後，他們已沒有退路。

他們已走上不歸路。

他們正在逃亡天涯。

他們要血債血償。

他們要為死去的弟兄報仇。

仇已深結。

仇結深了。

有些仇恨是解不開的。

要解，定要用血來洗清。

一旦見了血、鬧了人命的仇，除了歲月，恐怕是難以消解的了。

愛也一樣。

一旦破了臉，傷透了心的愛，很容易就會變成恨。

恨本就從愛極處來。

要是，這世上的愛不變成恨、恨而不反目成仇，該多好。

如是，這世間就非人間了。

因為人間總有愛恨。

且愛易變，恨海難填。

張鐵樹、張烈心三招失手，立馬要走。

但梁阿牛、何小河已至。

梁阿牛的兵器是一對牛角。

那是一對他自己所飼養的心愛的老牛死後所切下來的角。

他舞動那一對角：招招遇險攻險，且招招進迫，招招用老。

本來，招式最怕用老，發力唯恐用盡，出手忌用死。一旦用老、用盡、用死，一旦打擊不著敵人，反挫己身。就來不及應變，只有老、盡、死三條路。

無論是那一條，都不是好路。

也不是活路。

可是梁阿牛卻不怕。

他招招用老、盡、死。

他勇。

勇者無懼。

他凶。

盲拳打死老師傅。

他悍。

因為他戰志驚人。

他每一招都經過長期浸淫，每一式都下過苦功死功，所以他敢拚、能拚、勇於拚命。

對敵時，只有拚，才能保命。

取命才能要敵人的命。

張烈心用的是女人的指法，夠柔、夠陰、也夠毒。

但不夠勇。

不夠凶。

也不夠悍。

所以，他二招失利，已給梁阿牛欺近身去，一時也真給打個狼狽不堪，只有招架的份兒。

然而何小河卻正好相反。

何小河外號「老天爺」，待人處世，潑辣大路，但她的招式一點也不大開大闔。

反而十分「小心眼」。

她用的是「流雲袖」、「裙下腳」、「襟里刃」、「匣背弩」、「腕底矢」，沒有一樣不陰不險不毒不殺人防不勝防的。

張鐵樹練的是「無指掌」。

「無指掌」是歹毒指法，練的人通常也比較鈍，把自己的手指練得掉落也在所不惜的人，顯然神智比較鈍些、硬些、實些。

他實在應付不來何小河的攻勢。

袖又一甩，暗器撲臉而至。

裙子一掀，兜心一腳踢到。

襟子一撥，露出的不是奶子，而是一把寒刃。

烏髮一掃，才閃過去，背弩連矢，已當頭打到。

這才架了她一掌，小臂一辣，已着了她腕底利刺。

一下子，張鐵樹跟張烈心一樣，額上已開了花：

汗花。

* * *

四人才交手，高下立見，險象環生。

要不是還有以下的一個變化，「鐵樹開花」很可能就栽在阿牛小河的手下。

那變化是：

花。

蓮花。

在池中央那朵又大又純潔的蓮花，忽然離水飛上半空：成了飛花。

蓮池裡，忽然冒出了一個人。

一位公子哥兒。

他的衣衫實在濕透，但他冒出這潭濁水時，仍是那麼玉樹臨風，面如冠玉、丹頷朱唇、眼若鳳睛，氣定神閒，意逸精蘊；此際，他飛身而起，動若脫兔時雙目仍靜若處子，甚至比那一朵白蓮更白更純更美更翩翩。

他一出現就出手。

向何小河、梁阿牛、方恨少三人背後出手。

他一出手另外一個人也就出了手。

王小石。

* * *

王小石一直都沒有出手。

他沒有出手的原因是因為他一直要等這個人出手。

現在他終於等到了。

所以他也出了手。

見到蝴蝶就知道近處有花香，見到蒼蠅就知道附近有污穢，你在大海上見到鳥飛就知道陸地不遠了，在大漠裡見到綠草就知道沙灘下有水。

所以王小石見到張烈心和張鐵樹，馬上警省出一個事故：

那個貴介公子小侯爺，只怕也在這兒。

他不但是警惕到這一點，而且還感覺得到。

他感覺得出來，這兒有大敵。

（然而「鐵樹開花」還不能算是他的大敵。）

那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好像他曾跟一頭寂寞而凶暴的野獸一同關在籠子裡，若放了出來就讓牠走到自己後頭，自己也可以感覺凍牛扒的味道來。

那股獸味。

那種凶險的味道。

血的感覺，腥的味道。

他在這裡。

他一定在這裡。

他果然是在這裡。

正在這處一個天然隱蔽而不會讓人發覺的所在，正在伺伏偷窺觀察王小石等人在明孝寺、六龍塔（也有人把六龍寺、明孝寺、明孝塔的混叫了）之一舉一動的「大四喜」和葉神油，乍見蓮池中躍起的翩翩俗世佳公子，也都震住了，失驚失色的也有，失聲叫的也有：

「方應看！」

「翻手為雲覆手雨，他怎麼也來了。」

「神槍血劍小侯爺——他來作甚麼？」

是的，這等京城裡的不世人物，人中龍鳳，千山萬水的來這窮山惡水之地，作甚麼？圖個甚麼？

* * *

蓮花連根拔起，破泥濘飛起，旋舞於半空。

方應看破池而出。

他一出現，就出手。

他的出手十分奇特。

這時候，他的衣衫仍是純白的，手背肌膚亦是純白的，給人的感覺也是純的白的，但就在他出手的一刹間，他的臉上忽然金了一金，眼色遽然綠了一綠。

彷彿他的頭殼裡有人點燃了金色的火，瞳中忽然有人點起了兩盞綠色的燈一樣。

王小石乍見只覺眼熟。

這熟悉卻使他有一陣陌生的驚恐。

雖然他一時也想不起這熟稔的感覺從何而來。

方應看出手，卻不是直接攻向他。

而是攻向方、何、梁三人。

他也不是直接攻向三人。

他飛身而起，右手緊執左手，左掌中、食、無名三指並伸，就像作法施術一般，口中唸唸有詞，這時，他左手通體血絲，絲的一聲，一道紅芒如赭，破指而出，中分三路，三縷血絲，分別射向張鐵樹和張烈心。

他為甚麼要攻擊他的得力手下？

他的指勁要是襲擊是向王小石，王小石則早有防備。

但不是。

這也令王小石大爲意外。

但他還是馬上感應到：梁、何、方三人有危險了。

直覺。他的直覺比反應還快。

他頓時大喝一聲，一掌「隔空相思刀」飛空發了出去，要截斷這三縷神怪詭奇的指風。

他截得到嗎？

他截得到的。

如果不是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有人猝然出手阻撓。

阻撓的人是那跟在何小河後邊一齊探進來的人。

一個瘦小、靈巧、窈窕、苗條的人。

她的身子那麼輕，那麼靈、那麼巧，以致何小河可能根本不知道，她探進來的時候，後頭竟緊躡了這麼一個人。

就連王小石也不覺眼。

他還以爲是自己人。

至少以爲是何小河帶進來的人。

然則不然。

這時候，來人是「自己人」還是「敵人」，足以改變整個戰局。

何況這不是個普通的敵人。

這是一流的高手。

一流的敵人。

這人既是一幫之主，一堂首領，也非蔡京、梁師成、朱勔等身邊紅人。

她只是一個女子。

一個神清骨秀、艷媚自蘊的女人。

比少年男子還英氣的少女。

然而，她卻曾使「六分半堂」爲之四分五裂，「金風細雨樓」爲之淒風苦雨，連同相爺手上第一紅人白愁飛的江湖武力，也在一夜間瓦解的小女子。

她手上沒有劍。

但她卻是一流的劍手。

她的名字叫做：

雷媚。

＊　＊　＊

雷媚手上仍是沒有劍。

可是她一伸手，劍氣已至。

就像她手裡正拿著劍，而且是縱橫凝聚著足以驚天動地鋒頭無邊的神兵一樣。

她一劍就向王小石迎面「刺」去。

她沒有劍。

但她卻是劍手。

神劍手。

無劍神劍手。

雷媚是個很奇特的女子，她在江湖上不是很有名，在武林中也不算是極有地位，但很多比她有名氣有地位有權力的高手，一一都死在她手裡。

而且，自她出手以來，好像從沒有發生過失手的事，從她刺殺雷恨，到殺雷損，暗算蘇夢枕，猝擊白愁飛，她的對象一個比一個强，也一個比一個險，但她卻幹得一個比一個成功。

並且，她不只是奇特，也很奇怪。

因爲她去到那裡，爲誰服務，就背叛誰，對付她的主人。

而她只一個人。

獨行。

＊　＊　＊

她一劍刺向王小石。

刺得猝不及防。

刺得出乎意料，也理直氣壯。

她的劍沒有劍。

但有氣。

劍氣。

長江一般的劍氣。

三千道急流，四百道瀑布，五十道電殛聚於一線疾射。

王小石一見那人，心中一凜。

是她！

他的「隔空相思刀」已給切斷。

但他立即拔刀。

他的刀就在劍柄上。

他的劍柄特別長，刀就是那道彎彎的鍔。

刀很短。

很美。

美得叫人驚艷。

快得像流星，自長空劃過。

他的右手的刀及時架住了劍。

沒有劍的劍。

劍氣。

無形的劍氣，比實劍還鋒利可怕。

＊　＊　＊

刀劍交架。

刀是實在的。

它美，它鋒利，它快得追風截電。

劍是無形的。

就在這刀劍互擊的一刹間，王小石心中再一驚：

無形的劍氣刺在刀身上，竟要穿透刀身，攻入自己胸臆。

他的刀竟擋不住她的劍。

第一次，他的「相思刀」居然擋不住敵人的兵器。

而且敵人只是一個女子。

手上只有一把無形的劍。

＊　＊　＊

那朵給激到半空的蓮花已去到了至高點，凝了一凝，又隨著泥濘、水珠，落了下來，在微陽映照下，五彩繽紛，利是好看。

眼看劍氣就要穿過刀身，王小石已來不及閃躲，不及施展任何一個絕頂高手死於她劍下之快意之際，王小石身上卻突然發出了一種變化。

這變化是預伏的，而不是在這要害關頭才應變——如是，則不及。

她刺在「相思刀」上的劍氣，忽然「不見了」。

甚麼是不見了？

就是消失了。

爲甚麼「消失了」？

答案是：不知道。

那劍氣就如七千道烈陽的光線匯於一點，正要熔解、衝破王小石手中刀的一個小孔：只要一個小劍，就可格殺對方——但那力量忽然給「移走」了。

移到那兒去了？

王小石突然清叱一聲，左掌突然合駢如劍，一掌打了出去。

「碰」的一聲，十二尺外寺院裡的圍牆，一塊磚頭給激飛，「嘯」的不知飛到十萬八千里那兒去了。

雷媚這才知道。

她的劍氣已給引走。

雷媚這才省覺。

她已失手。

至少，是未曾得手。

而她幾乎已生起了殺死大敵的快感。

但她已功敗垂成。

功虧一簣。

雷媚這時才記起。

王小石會使「移花接木神功」。

當年，王小石負責吸住雷恨，以便自己刺殺得手，用的就是「移花接木神功」，去化解了雷恨的「震山雷」掌力。

她一劍不成，王小石已拔劍。

「銷魂劍」。

一把沒有柄的劍，卻帶著三分驚艷、三分瀟洒、惆悵得不可一世。

那是一種驚艷、瀟洒、惆悵得不可一世的劍法。

王小石向她還了一劍。

劍風始起，劍光剛亮，雷媚眼前見劍芒，背後劍鋒已至。

那是甚麼劍法？

如此惆悵、驚艷、瀟洒，而又不可一世？

雷媚愛劍惜劍，一見如此劍法，還未思籌如何招架，已忍不住發出一聲讚嘆：

好一劍！

好一把劍！

好一位劍手！

＊　＊　＊

好險！

這是王小石心頭驚過的一聲驚呼。

他的「移花接木神功」只要再遲一瞬息之間運使，自己便可能身首異處，或胸腹穿洞了。

因爲這女子的「劍氣」，已在他刀身上熔下的一個凹口子。

只要再片瞬之間，劍氣就會穿刀而出。

幸他及時把「劍氣」移走。

再拔劍。

以銷魂的劍，還她一記要命的劍招。

＊　＊　＊

那池中的龜，即將把身子翻了過來。

就在這時，雷媚手上突然多了一把劍。

那是一把細細的、秀秀的、涼涼的、美美的，像冰雕雪琢一般的劍。

原來她還是有劍的。

王小石見過這把劍。

雷恨、白愁飛死的時候，他都見過這把小、細、秀、白、冰的劍，在他眼前閃了一閃，亮了一亮。

然後，人就死了。

死的都是高手。

一死便足以使整個武林都失卻了平衡的絕頂高手。

雷媚一劍在手，便架住了王小石的那一劍。

「叮」的一響。

非常清脆。

動人。

而且好聽。

＊　＊　＊

架住了王小石一劍的女子，身子一輕，嬌巧如一隻雲雀，飄飛疾閃，婉轉如意，已退出十一尺遠，微微嬌喘，頭上束髮落了下來——可見她接住王小石那一劍之險——雲髮一落，美得七分英氣，而有三分俠情的她，而今黑髮一旦散開，還多了份迫人的艷！只見她帶有些微喘息，更教人蜜意輕憐。

她居然能及時格住了王小石的一劍。

雖然彼此都遇了險。

＊　＊　＊

王小石。

雷媚。

交手一招，各出一劍。

大家都遇了險。

也脫了險。

那朵蓮花正和著泥濘、水珠，一齊往池塘蓬然落了下來。

相交一劍。

人相交以言語。

知己相交以心。

劍手相交以劍。

交手一劍後，雷媚心悸，且帶著微微喘息和嘆息。

王小石則瞬息不停。

他不停，是因爲不能停。

他的戰友正遇險。

極險。

險極。

＊　＊　＊

方應看由「血河神劍」衍化出來的「血河神指」，攻的是何小河、方

恨少、梁阿牛三人，但指勁卻先打了一個轉，射向張烈心和張鐵樹的手！

方應看這攻襲之怪、之強、之奇、之異，令人絕對摸不著頭腦。

這時，王小石正要出手阻截方應看的出手。

但雷媚卻出手阻攔了他的出手。

* * *

圖窮匕現。

水落石出。

方應看的「血河神指」既已彈射，就有它的目標。

圖已窮。

匕自現。

方應看第一道指勁先彈在張烈心左手「素心指」上，再折射方恨少。

他第二道指風先射在張烈心右手「落鳳爪」上，再反射梁阿牛。

他第三道指力先打在張鐵樹「無指掌」上，再轉射何小河。

方應看那三道血紅色的指勁，立時變了。

變了色：

變了一青一藍一黑三種扭曲千蟲駁合成一長蛇般勁氣，噬向梁、何、方三人。

這時，王小石正出刀逼退了雷媚。

梁阿牛發現時要避。

但發現時已中指。

他中了一指。

方應看那參合了張烈心「落鳳爪」的一記「血河神指」。

吃了方應看一指的梁阿牛好像並無不妥。

這時，王小石已發現方、梁、何遇險。

他要飛身、彎身、掠身都來不及了。

他突然做了一件事。

他的手一掣，刀劍一合，兩手已急打出二物。

二物疾打方應看。

攻魏救趙。

狗急跳牆。

他本來一直不想與這如花似玉的魔一般神一樣的翩翩俗世佳公子為敵，但此際已管不了那麼多、理不了那麼多、顧不了那麼多了。

他要截擊。

截住方應看的攻擊再說。

雷媚一見，又發出了一聲輕嘆。

她似乎是個愛嘆息的女子。

* * *

何小河想躲。

她想躲的時侯，已著了一指。

她着了方應看凌空一指。

那一記揉合了張鐵樹「無指掌」的一招「血河神指」。

著了一指的何小河，好像也沒有甚麼異樣。

* * *

王小石擲出二物：急疾、迅速、飛射向方應看。

那是：石子。

兩顆石頭。

他是王小石。

石頭，一向被江湖上認定是他最厲害的武器。

也是他的暗器和明器。

* * *

剩下那一指，摻和了張烈心「素心指」勁，飛射方恨少。

方恨少幾乎是跟何小河、梁阿牛同時發現，同時要避。

所不同的只是：

他一想到閃躲的時候身形已然動了。

「白駒過隙」。

稍縱即逝。

他一閃，已避過了一指。

指快。

勁在指尖。

他更快。

身法還在意念之先。

所以居然在千鈞一發避過了那一指。

* * *

方恨少雖然身法快，而且奇，但那指勁，竟會自動拐彎的。

那黑色一指，打空了，居然破空發出鬱悶的爆炸之聲，折回來再攻一次。

這次是攻向方恨少咽喉。

死穴。

這一指勢道凌厲，似要一招了結方恨少。

方恨少躲得了一指，躲不了第二招。

何況，他的身法比意念還快——所以，他只意識到躲開了第一指，第二招攻到時他還反應不過來。

反應不過來就得中指。

中這一指就得死。

武林高手，江湖中人講究的是：快應。

快應要快、準、狠，最好還能出人意表。

做到這點就可以反敗為勝；做不到，遲早要敗死。

其實翰林、仕林、商場、官場都一樣。

* * *

他沒死。

因為溫柔。

他反應不過來，溫柔可反應得過來。

在第一指攻向方恨少前，溫柔尚在張烈心、鐵樹的猝襲而驚魂未定，但到了第二指，她已生警覺。

方恨少不及避。

她一扯方恨少就飛、翻、轉、移、騰、滾、掠、挺、彈、扯、擰、甩、閃身一十三勢齊發。

她畢竟是「小天山燕」。

她以輕功：「瞬息千里」稱絕江湖。

她扯住方恨少而動，居然又躲過了方應看第二指。

這連方恨少和方應看都意想不到。

方應看第二指也射了個空。

方應看冷哼了一聲，臉色大變，凌空施勁，又要把第二指聯勁轉化為第三指，務要置方恨少於死地方休。

* * *

電光石火。

風馳電掣。

這時際，那隻小龜才把身子翻正，而蓮花才剛落回池水上。

然而，王小石扔出的石子已到。

兩顆石子，一先一後，疾打方應看。

方應看拔劍。

血色的劍。

劍一拔，池水盡映血光。

寺院亦為之通頂血紅。

方應看第一次跟王小石交手。

他們當然不是第一次相遇，但絕對是第一次交手。

他們之間一直未分過勝負。

也不知高下。

誰也不知雙方一動手。

誰死？

誰生？

方應看一旦拔出了他的劍之際，眼色、臉色、膚色、全通紅，劍血紅欲滴，劍氣如飛血，他整個人都似超越了生，超越了死，只有他和他的劍定生決死。

他的人劍已合一。

但沒有飛起。

未掠起。

也無振起之意。

他凝立不動。

只劍往前指。

劍尖發出嘯嘯勁氣，從紅轉赭，由赭變紫。

劍尖遙指王小石。

王小石的第一粒石子飛到。

「波」的一聲，石子四分五裂。

然後一陣「波波」連聲，全打入池裡，像一陣密雨。

血劍仍遙對王小石。

劍勁一振一丈一，已擴侵向在他對面的王小石。

就在這時，王小石的第二粒石子打到。

「啪」的一聲，石子粉碎。

成為粉末的那種碎裂。

劍氣更盛了。

血氣更熾，且烈。

血光已把王小石整個人浸住了，只要方應看人劍合一飛刺過來，王小石便上天入地無可遁了。

這時候，王小石想拔劍。

劍拔不出。

難道那血氣已讓他的「銷魂劍」失了魂？

他要拔刀。

刀抽不出。

難道那血勁已把刀縫合在鍔上？

王小石的髮結忽然垂落於額，遮住了他一隻眼。

這刹那，他已還擊。

他向這個出道以來平生未遇過的大敵，打出了他的第三顆石頭。

第一顆石頭失利。

第二枚石子無功。

第三塊石能改變一切，扭轉乾坤麼？

不可能。

可能。

* * *

所有的可能都是在不可能中來的。

正如所有對的事都在錯的事中學得一樣。

王小石一石就擲了過去。

方應看手中劍正血氣大盛、澎湃不已之際，那石飛來，立即給最銳最利最無可匹的劍吸住，眼看也要震碎、激裂絞成粉末之際……

石子也真的給激碎、震裂。

但在碎裂之前，忽然天地間變了一變。

原來卻是一塊晶石。

紫色的。

它擊中了劍尖。

石碎滅。

但血色劍氣就似盈滿了水的木桶忽然給人加了一塊大石似的，大部份的血光渲洩一般的溢了出來。

一下子，亂了、洩了、瀉了，所剩無幾了。

劍氣已弱。

劍芒已滅。

劍勁已挫。

方應看立時收劍。

他頭上玉冠落下，甚至忘了拾起，血劍回鞘，兀自於鞘中顫抖、哀鳴、呻吟。

就像是一病人，躺回他的病榻上。

方應看看去無疑有點狼狽，他眼色也很狠，說：

「我終於能逼出你的殺手鐧了。」

說完這一句話時，他已經可以笑得出來了。

他一笑，仍是能令翩翩俗世變紅塵，蝴蝶飛，鴛鴦佇，夢如人生夢如夢……

「你的絕活並不是石子，而是水晶，紫水晶。」他笑著，他的笑依稀如少女的綺夢，「你用的已不是『天衣神功』，而是元十三限的『傷心箭法』！」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屈店東向戈顏兜售第一樁人頭生意，索價十萬兩白銀，戈顏以「長白雪玉」作抵押，生意談成，戈顏滿心歡喜，以爲可以從此帶着他指名要的美女遨遊天下，豈料一個精光打閃的鋼球如流星般繞着粉頸一匝，美女人頭掉下，戈顏接到人頭憤怒莫名，又無可奈何，只好攜帶包着的人頭忿而返客棧投宿，却引起祁連三豹的誤會，半路攔截……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辛士·文　可飛·圖

胭脂奴

神偷入彀盜寶玉　秘洞發現屈仙姑

正焦急中，店東也驚慌失措的走來，於是整個小客店還眞的一陣折騰，最後神偷毛幹吃過早飯，大搖大擺的走去，戈顏才在飯錢免出，却又罵不絕口中隨之離去！

看起來戈顏與毛幹二人出得店來，一個往東一個朝西的背道而馳，但當戈顏走出不到三里地，立刻彈身飛縱，繞過駱峪關北面的斷崖，兜向毛幹走去的方向，從毛幹西去的方向看，顯然他是要去金沙灘的。

就在岔向鎖龍嶺的一條山溪下面，不知何時毛幹手裡已多了三個包裹，細看之下，正是戈顏的失物，三顆價值數十萬兩白銀的人頭！

閃身在一處矮林包圍的岩石堆裡，毛幹一捋八子鬍子，鬥雞眼一瞇，雙手在口邊哈口氣，手一搓就要去打開那油紙密封的包裹。

突然間，一聲沉喝：「姓毛的，果然是你幹的好事！」

毛幹一哆嗦，雙掌一錯，像個受驚的兎子，斜刺裡竄上一個大岩石上，望向發聲地方。

嘿嘿一陣冷笑，戈顏已自矮林中緩步走了出來，只見他三尺洞簫握在右手，伸出左掌，撩起長衫下襬，走到毛幹面前：「人贓俱獲，姓毛的，你還有何話說？」

毛幹雙掌交錯在胸前，冷然道：「你想怎樣？」

戈顏神色一凜，怒聲道：「姓毛的，你可得弄清楚，在戈大爺眼裡，你只不過是個跳樑小丑，閭巷小人而已，那堪戈大爺狠命一擊！」

一面指着地上三個包裹，又道：「二十五萬兩白銀所購之物，豈能輕易被人拿走，今天算你倒楣，因爲你不長眼睛，竟然太歲頭上動土，敢動你家戈大爺之物，所以，你死定了！」一步步向毛幹逼近。

毛幹却一步步後退，一邊低聲道：「你要殺我？」

「你說呢？」

「除了死，就沒有第二條路讓我選擇？」

冷冷一聲怒笑，戈顏道：「大爺想不出第二條讓你活的路，也不想多想，做了你大爺還要趕路呢！」

神偷毛幹當然心裡明白，認眞拚起來，大概五十回合內自己就會躺下來，因爲他知道姓戈的在黑道上名譽不佳，武功極高，自己絕難對付得了。

當然，毛幹再也想不到，如今戈顏身負有傷，小心應付，或能拚個平手。

然而，就因爲他不知道，所以他才又低聲下氣的道：「戈大俠，你又何必一定要在下的命，江湖上行走，那裡不是交朋友的，如果你戈大俠高抬貴手，放在下一馬，只要讓在下低頭過去，往後不論是水裡火裡，只要你戈大俠一句話，我毛幹絕不皺皺眉頭！」

「娘的，你是在唱歌哄我呀！你姓毛的會肯爲我拚命，哦呸！你以爲我會信得過？」

神偷毛幹雙手一攤，道：「戈大俠，在下能在江湖上博了個神偷名號，那也算得是極不容易，想不到却意外的栽在戈大俠手中，砸了招牌已經夠痛心疾首，難道戈大俠就不能稍有原宥！」

洞簫在手上挽了個花，戈顏道：「也罷，老子就放生一次！」

神偷毛幹一喜，急忙打恭作揖，道：「毛幹先謝過戈大俠放生之恩……」

戈顏一搖手，道：「你先別謝我，我還有話，等我說完，你也聽明白了，再謝也不遲。」

毛幹道：「只要不要命，其他的事，戈大俠只管吩咐！」

戈顏呵呵一笑，一擺手，道：「坐！坐！坐下來我再說。」

毛幹自覺從陰陽界上又跨回來，心情輕鬆，精神愉快，一屁股坐在石頭上，邊指着地上的三包東西，道：「戈大俠，你這三包東西還眞不輕，在下尚未來得及拆開一覽呢，就請戈大俠原物收回吧！」

戈顏搖搖頭，道：「既然你喜歡，我準備送給你，不過，你得替我辦件事，事成之後，這三大件全是你的了。」

毛幹心中暗喜，但外表却配合得絕妙，只見他雙手連搖，三角頭轉動得像個貨郎鼓，搖得眼睛一眨一眨的道：「不，不，不，人總得要知恩圖報，戈大俠那麼大方的饒過在下一命，我毛幹怎麼還敢貪戈大俠之物呢！」

戈顏臉色一寒，道：「娘的，你小子打蛇順桿上，敬酒不吃吃罰酒，沒有給你，你却要偷，如今給了你，你又拿翹賣乖，是不是肉賤皮癢，想流點血什麼的！」

毛幹一聽，打個哆嗦，急忙道：「既然這麼的，爲了不惹戈大俠生氣，那就恭敬不如從命，我毛幹就厚顏收下這三件東西了，就算是替戈大俠暫時保管好了！」

「什麼保管不保管，給你就是你的了，小子，留下吧！」

毛幹當即喜不自勝，道：「那就請戈大俠吩咐，何事要在下效那犬馬之勞呢！」

戈顏一聽，微微一笑，光景是要先穩住毛幹的心情，也把空氣調和得適當一些，才緩緩的道：「說起來這件事，也是幹你們這一行的正當行爲，簡單明快的一句話，就是替我去偷一件東西。」

毛幹爽朗的一笑，道：「戈大俠，這只是閒話一句，小事情，你說吧！」

戈顏道：「我看這絕不是一件小事情！」

毛幹道：「有道是，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在我們的偷界中，你戈大俠自是位門外漢。」

戈顏一笑，道：「我操，經你這麼一吹噓，好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嚥着口水，又接道：「好，你小子可聽清楚，我有一顆長白雪玉，被那個金沙灘開人頭店的屈掌櫃，軟硬兼施，欺詐誆騙的弄入他的腰包，那長白雪玉是戈某自關外帶進關來的唯一一件寶物，只要你小子能爲我取回來，不但我們之間的轇轕，因爲你的表現而一筆勾銷，而且這三件至尊，也是你的了。」

雙手拍得「叭叭」响，神偷毛幹立刻道：「戈大俠，一句話，咱們就這麼辦了，你請回頭，駱峪關的小店裡安心歇着，我毛幹這就上路，約莫着順利的話，三兩天內我就會轉回來。」一面指着地上的三個包裹，又道：「至於這三大件，還請戈大俠暫爲提回頭，到時候咱們一手交寶，一手交這三大件！」

戈顏哈哈一笑，洞簫插回後腰，伸手一拍毛幹：道：「戈某等你大展身手後，一定備下羊羹美酒，先敬你毛兄三大杯！」

話味已軟，口氣已變，這當然是他的計謀得逞的正常反應。

只聽毛幹又道：「戈大俠可否把那長白雪玉的形狀大小，什麼特性，詳細述說一遍。」

戈顏道：「長白雪玉一寸見方，半寸厚，通體晶瑩剔透，握在手掌但覺沁涼舒坦。」

神偷毛幹微點着頭，道：「果是一塊寶玉，戈大俠，在下這就上路了。」

戈顏望着毛幹背影，不由哈哈大笑，一面又提着那三顆人頭，緩緩的，輕鬆至極的走回駱峪關小鎮上。

當他走進那家小飯店的時候，店小二與掌櫃的着實吃驚不小……

小二一個箭步迎上來，道：「大爺找到你的失物了？」

戈顏冷哼一聲，隨手把油布密包的三個包裹遞給小二：「大爺要在你店裡住上三幾天，這東西可得替我保管好，不得有失！」

三個包裹還眞重，小二雙手提到店裡面，小心的收藏起來，這才又出來招呼戈顏的吃喝。

這時候戈顏可眞是一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篤定樣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喜溢眉宇而又躊躇滿志，就等毛幹爲他把寶玉攜回了。

眞的是這樣嗎？

天下的事情，往往與天氣的變化相似，在事情未塵埃落定的時候，隨時得準備着承受那「大出意外」後果，而這種後果，又常是悲慘與不幸的結合！

神偷毛幹在繞過一處山崖，跨過山溪，朝金沙灘而來，就在那座長竹橋前，他停下脚步，先往四下裡窺伺一陣，這才舉步往竹橋上走去！

過了橋，穿過矮林，毛幹早看到一個年輕人，黑緞瓜皮帽，藍長衫，笑容可掬的對他微笑，道：「可是毛大俠嗎，請裡面坐，請！請！」

毛幹走入大茅棚中，早見一個絕色美女，款擺柳腰，手端茶盅與水煙，送到茅棚中唯一的一張桌子上，笑道：「毛大俠請用茶！」

只聽那位穿長衫的年輕小伙子道：「毛大俠光臨小店，可有什麼吩咐？」

毛幹喝了一口茶，緩緩放下杯子，道：「在下如果是不買人頭，可否能見到你們的大掌櫃？」

年輕人一笑，道：「那要看是什麼事情了。」

毛幹道：「雖不是買人頭，但也算得是一宗大買賣，在下想來想去，普天下大概也只貴店主可以一試，所以在下才冒昧闖來。」

微微一笑，年輕人看了一眼絕色美女，却聽那美女倩笑巧兮的道：「李相公何不去把掌櫃請來呢！」

「好！毛大俠在此稍候，在下這就去把敝店掌櫃請來。」

毛幹道：「越快越好，如果不成，在下還得趕往他處呢！」

就在毛幹一杯茶尚未喝完，早聽得大茅棚外一聲極爲爽朗的笑，微風撫動，人影搖晃，早見屈掌櫃手撩錦袍，狀至瀟洒的走進茅棚。

毛幹起身抱拳，道：「閣下可是這人頭店的掌櫃嗎，在下毛幹，二次登門打擾，眞是不好意思。」

哈哈一笑，屈掌櫃道：「在下姓屈，屈掌櫃就是我，金沙灘上開的是人頭店，並非是皇帝的金鑾殿，也不是刑部的大衙門，生意成不成那是另一回事，顧客上門總是歡迎的。」一面與毛幹二人又共同坐在那張桌旁。

「聽李相公說，毛大俠要與小店談一宗大生意？」

毛幹故做神秘的望望一旁的絕色美女與李相公二人一眼，不即開口。

屈掌櫃立時會意，哈哈一笑，道：「毛大俠但說無妨，他們都是敝店忠實幹部。」

壓着聲音，毛幹鬥雞眼斜斜的望着屈掌櫃那神彩飛揚，面如冠玉的俏臉，道：「在下有一塊價值連城的長白雪玉，想與屈掌櫃論論價錢，不知道屈大掌櫃可有興趣？」

屈掌櫃雙眉一揚，伸手道：「拿來先讓本店瞧瞧，才能出價呀！」

哈哈一笑，毛幹道：「長白雪玉並非普通一塊石頭，在下怎可隨便放在身上，如果大掌櫃有意，在下自當馬上取來。」

屈掌櫃雙目精芒暴露，道：「你眞的有一塊長白雪玉？」

毛幹不悅的道：「這是什麼話，如果在下沒有，打老遠跑來你這荒郊野店幹甚麼！」

「說的也是，但不知那長白雪玉是個什麼樣的形狀，有着什麼令人大吃一驚的可愛之處！毛大俠可否說一說，也好叫我等長長見識。」

其實，這時候屈掌櫃心中正自冷笑不已，他要在談話當中，揭發毛幹的陰謀，因爲，在他面前坐的可是江湖上有名的神偷。

只聽毛幹微笑自得的道：「提起這長白雪玉，江湖上鮮有人見過，不過傳說這長白雪玉共有兩塊，在下却只擁有一塊，不瞞你大掌櫃，那是在下前年在關外盛京得來的，有這麼大小吧！」毛幹伸出兩手比劃了一下。

屈掌櫃內心激盪，目現迷惘，道：「毛大俠可知這長白雪玉貴在何處嗎？」

毛幹沉思有頃，緩緩道：「說來慚愧，在下也不太清楚，不過那長白雪玉十分神奇，托在手中，冰涼沁心，甚是可愛。」

屈掌櫃砰然心動，道：「好，本店買了，只要毛大俠把東西拿到，價錢方面，一定叫毛大俠滿意就是。」

毛幹一笑，手拍大腿，道：「好，我這就去取，百萬白銀，在下想絕對難不倒貴店的，大掌櫃你說呢！」

「甚麼？要一百萬両白銀，值嗎？」

毛幹道：「大掌櫃，寶物難求，銀子易得，在下看來，長白雪玉應不只百萬両而已，因爲我敢說，傳說中的另一塊，必然是假的，只有驢蛋才會上當。」

屈掌櫃冷冷一笑，道：「聽你這麼說，好像只有你識貨了？」

「見多自然識廣，本不足爲奇。」

屈掌櫃一笑，當即道：「正屋供桌上，把長白雪玉取來！」

只見李相公撩起長衫，快步走出大茅棚，走過矮林，消失不見……

毛幹心裡一喜，但却表現出驚奇的道：「怎麼的，大掌櫃也擁有一塊長白雪玉？」

屈掌櫃道：「正有一塊，却不料毛大俠也有一塊，倒是令本店大感意外。」

不旋踵間，那個叫李相公的急步走進茅棚中，只見他極爲小心的把一塊晶瑩美玉雙手交在屈掌櫃手中。

美玉托在掌心，毛幹正要伸手去接，突聽屈掌櫃道：「毛大俠，你該不會見獵心喜，而打本店這塊長白雪玉的主意吧！」

毛幹神色一凜，當即笑道：「大掌櫃在說笑，如不放心，在下也不必觀看了。」說完扭頭就要離去！

「等等，毛大俠何需當眞，只管拿去看。」

毛幹接過長白雪玉，雙掌合握，但覺溫涼透掌，甚感舒暢，不由心中大叫寶貝，表面上却微點着頭，道：「傳言不假，世上眞有兩塊同樣長白雪玉。」一面小心的交回屈掌櫃手上道：「曠世奇寶，大掌櫃可要小心收藏。」

淡然一笑，屈掌櫃道：「只要毛大俠手下留情，放眼當今江湖，還沒有誰敢於對販賣人頭的本店，生那覬覦之心，動那不正念頭。」

哈哈一笑，毛幹道：「大掌櫃，毛某人只不過浪得虛名而已。」雙手抱拳施禮，道：「在下這就趕着上道，三兩天就會趕來。」

屈掌櫃含笑望着毛幹離去，不由冷笑一聲，道：「李相公，傳令下去，各路通道加强戒備，姓毛的賊相畢露，我算準他在動這長白雪玉的腦筋。」

李相公肅立道：「屬下遵命！」

於是，屈掌櫃又緩步走回鎖龍嶺的後崖……

毛幹走得相當快，他在過了長竹橋以後，仍然順着原路，走向駱峪關方向！

但當他剛剛走過山溪繞上山崖的時候，鎖龍嶺已消失在背後，於是他却毫不遲疑的直往高峯上攀去……

只見他攀高登崖，身如猿猴，半個時辰光景，已登上峯巔，隱身在荒林中，毛幹正瞧見對面鎖龍嶺的正面，那五光十色的金沙灘，已變得似一個圓圓的花盆般，看來十分秀麗，三條山溪，有如三條彩帶般糾纏在一起，然後合而爲一的經過金沙灘下游而流向遠方，遠方的終點，就是橫穿秦川的渭水河了。

毛幹靜靜的注視着對面的鎖龍嶺，他發現金沙灘這幫人十分古怪而又神秘，看來好像來自幽冥世界一般，直到日頭偏西，毛幹一直守在峯上觀察，但他十分失望，因爲他什麼也沒有發現，甚至大茅棚中人也沒有看到什麼動靜。

於是他不但失望，而且也奇怪，難道大茅棚裡面還有什麼隱秘地方？

突然間，一束刺目的金芒，從鎖龍嶺的山峯半腰處一閃而沒，如同一面迎着陽光的鏡子所發出的反光一般，只是那麼的閃了一下，再想觀看，已消失不見……

毛幹極目望去，却見對面鎖龍嶺青紫一片，蔓藤遮崖，怪石聳立，斜日生風，而鳥獸絕跡，不由以爲剛才的閃光只是自己眼花所致。

懷裡摸出一塊醬牛肉，毛幹把肚子塡飽，打消一切念頭，找了一處崖穴，和衣而臥，因爲他必須要養足精神，準備夜來摸上鎖龍嶺。

時光就在毛幹酣睡中溜走，當毛幹伸個懶腰一躍而起的時候，銀盤一般的月亮斜掛在東邊絕嶺上的天空，伸手檢視了所帶工具，一切妥當，毛幹開始繞道往對面鎖龍嶺攀去，這時候他踞高臨下，看得十分眞切，金沙灘上的大茅棚中，有燈光外洩，長竹橋上的燈籠紅如火球，只見鎖龍嶺那面，灰濛濛的一點動靜也沒有。

毛幹在江湖上的名號相當响亮，否則金沙灘人頭店在開張當天，也不會把他的大名列在名簽上了，當然武功方面與當今江湖的幾個魔頭比起來是稍遜一籌，但他在輕功方面却有獨到之處，也許這與他所幹的行業有關。

雖然在夜間，但毛幹展開身形，攀藤躍崖，縱跳如飛，細看有如一頭猿猴般靈活。

他好像認準了一個目標，那就是鎖龍嶺的高峯正面，因爲他心中一直在疑惑白天所發現的那道光，那道光的突然一閃，理論上不應該消失得那麼快，除非是錯覺，再從方向與距離上分析，就算是被日光移動所反射，也不會消失得如此迅速！

於是，他先要找到這閃光地方，也許運氣好，就能碰個正着。

毛幹十分小心的攀上鎖龍嶺，月光下，他發現層層危岩，幾乎全是矗立在那兒，矮樹長籐，全長在每塊巨岩根部，向下看，幾乎是絕壁深淵，膽小的人看也不敢多看一眼，看起來鎖龍嶺的正面，可眞是鳥獸絕跡而岌岌可危。

腰中取出天蠶百丈繩，那天蠶繩細如筷子，却足可承受二百斤重物體，而毛幹又是骨瘦如柴的五短身材。

只見他一端扣在腰上，另一端繞過一棵粗樹，雙手握着，緩緩自上而下，溜過鎖龍嶺正前面的每塊光禿巨岩。

只不過才落下二十幾丈，突然間，他發現下面五丈距離處，有一塊突出的危崖，伸出有三丈遠，危崖上面的這塊三丈寬空地，竟然有

花香陣陣飄送，細看還有石櫈四條，顯然這地方常有人來。

於是毛幹猶豫了，因爲他終於發現了一處令人想像不到的秘密所在。

往下望，金沙灘就在正前面，月光下，三條山溪如帶，遠遠看去，毛幹不由笑了，因爲人在這地方往前面看，足可以看到五六里外，換句話說，如果有人從五六里外走來，人未到，金沙灘上的人頭店却早已知道了。

當然，毛幹也爲自己慶幸，因爲白天自己離開金沙灘的時候，看起來是揚長而去，直到遠處山崖後，就算他們在此盯梢，也不會想到自己竟又繞回來了。

毛幹正自得意，突然隱約有了人聲：

「後嶺放虎張網，前嶺洞門上鎖，東家要抓人呢！」

「聽說那鬼東西精得像花菓山上下來的猴精，東家要抓住他，怕不太容易吧！」

「今夜是趙相公守店，後山加强戒備，咱們前山全是滑溜溜的絕壁，就算他眞是個猴崽子精，怕也難以摸進來。」

雙手抓緊天蠶絲繩，毛幹隱身在崖洞上面，把二人的談話聽得一清二楚，心中一喜一愁……喜的是自己還好沒有摸向鎖龍嶺後面，否則可能就陷入牢籠。

愁的是這下面兩人，如果一直守在洞口，自己就難以摸進洞中，那將如何是好？

毛幹看看距離洞口不過三丈高，於是先收起天蠶絲繩，腰裡拔出尺半長的牛角尖刄，正準備往下面溜去呢，突然間，「砰」的一聲，似是洞口關門聲！

於是，洞中有了人聲，但却已不太清楚，顯然那兩人已走入洞中而去。

毛幹隨手拾起一塊小石子投去，清脆的碎石撞擊聲，但却沒引起任何反應！

終於，毛幹貼壁滑落在那塊突出的崖上面。

只見他閃身到了一棵盤根老松下面，那松林枝繁葉茂，從外面望，實在難以想像這老松下面還有這麼一處山洞。

毛幹抬頭上看，只見洞高一丈，直立的長方形洞上面，平整的雕着三個篆體大字：「千年洞。」

字體黑漆發亮，紅漆爲底，一旁似有幾個小字，但毛幹却看不眞切。

走近大門，毛幹伸手輕推，但木門厚重，難動分毫，知道洞裡面一定上了門閂。

牛耳尖刀一陣挑動，毛幹撥開了門閂，一閃身進入洞中，他必需很快的把門關上，因爲如果山風衝進洞中，雖然沒有聲音，也會引起洞中人的注意。

毛幹進入洞中，發現近處黑漆一片，遠處燈光如豆，從燈光的距離看，恐怕足有二三十丈遠。

洞口雖只高約一丈，但洞內足有二丈高，且愈走愈寬敞，洞中不但不覺潮濕，而且清爽乾燥，空氣流通舒暢，令人不覺是處身在山腹中一般。

看看距離燈光不過十丈，毛幹突然發覺左邊有一支洞，洞門緊閉，洞口不過六尺高，就在他好奇心驅使下，伸手輕推，不料那只是一個單扇門，在毛幹輕推下，應手而開，像是沒有門鎖的樣子。

於是有一股怪味，自洞中衝出來，幾乎使毛幹作嘔。

洞內黑漆一片，樣子好像不大，毛幹關上洞門，懷中取出火摺子，亮起火來，只見洞中沿着洞邊三面俱都是五尺寬的洞沿，看似石床一般，上面有一錦緞裹着的長東西，其餘什麼也沒有，只是在這洞高一丈，長寬各有五丈的方形洞中，那股怪味可正就是那長東西發出來的。

毛幹走近一看，伸手摸了一下，軟咕里幾的……

立刻，他汗毛直竪，心中大吃一驚，原來是一具屍體，一具正在風化的屍體，那麼這兒不正是一所屍洞嗎？

原來這屍體正是戈顏一句話而被屈掌櫃泣血忍痛割去粉首的絕色美女，如今就把她的屍體擺在這洞中，這兒正是鎖龍嶺萬壽坡千年洞，光景是等着棺木一來到就盛殮呢！

毛幹心中驚懼，熄了火摺，立刻閃身退出這間屍洞。

往裡面走，看看已到了油燈下，却發現這兒有三條山洞，而三條洞都十分的長，遙遙望去，三條洞中皆有燈光，却不見有人走動。

毛幹一看這情形，心下相當猶豫，因爲這種山洞交錯縱橫，岔路分岐，走入其中，如不熟悉，要想出來，可就難了。

心念間，毛幹以牛耳尖刀做好記號，朝着正中一條山洞走去。

漸漸的，有如蚊蠅般的聲音傳來，聽起來十分遙遠，但又似近在眼前一般，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感覺。

貼着昏暗的洞壁，毛幹又到了燈下面，却發現又是三條山洞，依舊是每條山洞的遠處有一盞燈，人聲依然如蚊蠅，就是分不出來自何方。

毛幹眞的迷惘了，也震驚了。

也就在毛幹進退維谷的時候，突聞「咕咚」一陣響，不遠處的洞道上，突然一片光亮露出來，照得洞內十分明亮，人聲正由那兒飄過來。

毛幹大吃一驚，左右無處可躲，情急之下，彈身上縱，有如蝙蝠倒懸般，貼身在洞頂上面！

這時候他連大氣也不敢喘，因爲他看得十分清楚，光亮中，只見兩個絕色女子，手中各持紅紗燈，緩緩走出來，在他們的後面，屈大掌櫃一臉嚴肅的跟着走出來。

不過，這三人並未走向毛幹這邊，而是往反方向走去，而且走得十分輕快，只三十幾步，就折向另一洞中了。

於是那「咕咚」之聲又起，轉眼間石洞閤起來，也掩去洞中一片亮光。

於是，毛幹心想，原來這山洞的兩邊洞壁，還有暗門，自己幾乎衝過去撞個正着！

再看看四下無動靜，毛幹這才跳落下來，輕提雙脚，到了那道暗門前面。

那是一扇厚有半尺的巨大單扇棗木門，既堅實又笨重，就算裡面不上門，外面人也要用力才能推得動。

從木門底部看，一綫紅光外露，於是毛幹大着膽子以指輕扣木門！

一聲！兩聲！門裡面沒有反應！

於是，毛幹笑了……

牛耳尖刀貼着洞邊一陣撥動，「答」的一聲響！

門裡沒人，門能自動上門，毛幹還眞的感到驚奇。

輕輕用力，重木門緩緩推開一縫，毛幹閃身進入，就在彩紅的燈光下，這個石洞內的一切被他看了個仔細，同時也使他吃驚不止的幾乎驚叫出口，因爲太使他感到意外了！

也因此，他對於金沙灘的人頭店，更感到神秘與恐怖，如果說姓屈的沒有陰謀，那他也必然是個神經不正常的野心家，否則，他這種擺設，是搞他娘的甚麼名堂，怎麼連我姓毛的也會榜上有名！

看來，江湖上眞的已聞到腥風看到血雨了……

* * *

毛幹在燈光下看得十分眞切，只見沿着洞邊似床的岩石台上面，一溜的放了一排泥人，其中三個已沒有人頭，身前註明簽上，寫着祁連三豹于氏兄弟的名字，泥揑的人頭，就在脚旁擺着，細看之下，還有那麼七八分相似。

走到自己的泥像前，毛幹大吃一驚，因爲自己那杏仁鬥雞眼，八字鬍與長門牙，是那麼的維紗維肖，胸前掛的名牌，可不正寫的是：神偷毛幹。

再細細觀看，除了五月端陽來到金沙灘的武林白黑道全有之外，甚至未曾參加的武林耆宿，也都榜上有名。

這是一件絕大的陰謀，毛幹心中如是想！

也因此他發現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而此地不宜久留。

於是，毛幹小心的退出室外，正準備放棄盜取長白雪玉往萬壽坡千年洞口走去，忽聞遠處傳來脚步聲，毛幹急忙又縱身貼在洞頂上。

這時候兩盞彩紅燈籠前導下，只見六名絕色美女，擁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婆，緩緩的走向另一條山洞，那老太婆手拄金拐，雖滿頭白髮，却臉無皺紋，精神奕奕，看樣子人高位尊，有點盛氣凌人而不可一世。

等到一行燈下轉身而過，毛幹更是大吃一驚，因爲那老太婆不是明明已死快二十年的「西魔」屈仙姑嗎！

二十年前，「西魔」與屈大勇縱橫江湖，殺人全憑自己喜怒，不料引起一次武林大結合，黑白道的武林中人，合力把他夫婦二人與十多名得力的秦川幫派圍在藍關以東的八斗山十八盤嶺上，整整砍殺了四個時辰，才把這西魔打下山崖，她的丈夫「坐山鵰」屈大勇被亂刀殺死。

自從那次以後，江湖上平靜了一段時間……

記得當時要驗明正身，自己還曾陪同幾個當時參與圍殺的，趕到山崖下查看，只見「西魔」屈仙姑，早已面目稀爛，但從衣着上，認定就是屈仙姑本人。

如今往事追憶，怎不令毛幹大吃一驚！

毛幹正在驚訝，突然那蒼老聲音道：「把這長白雪玉放回正屋供桌上，過兩天等那個該死的老偷兒把另一塊長白雪玉送來，咱們得設法叫他自動把他那顆賊腦袋留下來。」

於是，就見一個絕色美女去而復返，走到不遠的一處洞壁旁邊，就見她手扶岩壁用力一推，立刻現出一個石室，紅燈外洩，尚有香味飄送出來……

毛幹看得眞切，那絕色美女進去不久，隨之又返回室外，踩着碎步而去……

毛幹本來要退走的，如今却應了那句老話：「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只見他輕輕飄落地上，幾個提縱，人已到了那暗門前面，輕輕的學着那女子的模樣，那暗門果然開了。

毛幹心頭「咚咚」，杏眼瞪得快

要擠出眶外，一縱身撲向室內一張紫檀木桌子前面，那種桌子毛幹一眼就認出來，不就是五月端陽金沙灘上請客用的桌子嗎？

桌子兩邊，還放了兩張鑲玉石太師椅子，再往桌子裡面望去，毛幹嚇了一跳，因爲岩壁邊石台上面，正有一個泥像，細看可不正是「坐山鵰」屈大勇的模樣，他那種雙手互挽，背插砍刀，豹頭環眼，繞腮粗鬍，齜牙咧嘴，唇邊似要沁血的兇悍樣，就算鍾馗見了也會嚇一跳。

桌面上香煙裊繞，檀香味濃郁刺鼻，從壁頂垂吊下兩盞燈，燈亮不大，但却把室內照得十分清楚。

就在屈大勇的坐像前面，長白雪玉正拱在一個用緞子舖的木盤上面。

毛幹不敢久留，伸手取過長白雪玉，往懷裡一揣，立刻退出石室，把門推上。

這時候山洞中似乎更覺靜了，因爲在毛幹剛剛進洞不久，還似乎聽到嗡嗡的低聲，如今這些嗡嗡聲也沒有了。

尋着自己做好的記號，毛幹終於退出千年洞，這時候外面月已正中，四下裡虫鳴風嘯，他知道鎖龍嶺後面處處陷阱，絕不能往那裡走。

於是，毛幹取出他的吃飯傢伙——天蠶絲繩，順着前面危崖，一層一層，一段一段的滑下鎖龍嶺萬壽坡，順着坡底矮樹野林，繞過金沙灘，終於離開鎖龍嶺。

毛幹盜走長白雪玉，如果他眞的那麼聽話，把價值連城的長白雪玉送往駱峪關，交給戈顏，那他才叫「驢」呢！

當然毛幹絕不想當驢，更不願別人叫他驢，幹了一輩子樑上君子，都五十冒頭了，也該找個地方享受清福，別的不說，至少找上一個名厨，爲自己弄吃的喝的，找個靠得住的管家，到杭州西湖劉家畫舫，把自己相好找來，下半輩子算是有得享受了，當然，說什麼吃香辣，穿綢戴緞，就算是端着金筷銀碗，吃那山珍海味，金銀珠寶滿身掛，也不足爲奇了。

想到妙處，毛幹八字鬍左右一翹，面露得色，不由伸手摸摸懷中那塊長白雪玉……

矮林中，毛幹抬頭辨認了一下方向，然後往西順着另一條山溪走去！

他走得很快，當然他也算是走運，因爲他如果走往駱峪關，說不定就會被人頭店的人追上……

就在他順着往西去的另一條山溪走了二十多里後，鎖龍嶺上的神秘山洞裡，幾乎鬧翻了天，當屈掌櫃走入他爹的石洞時候，發現供桌上的長白雪玉已經不在，還以爲母親沒有把長白雪玉放回供桌上呢！

但當他上過香叩過頭以後，又來到老母的石洞，一問之下，連他老母也大爲吃驚，望着送玉的絕色女子，却見那絕色女子驚嚇得幾乎落淚……

於是屈掌櫃立刻動員所有鎖龍嶺上百人，男女出動，狗虎盡出，並派出四名相公，追向駱峪關。

直到天亮，鎖龍嶺的人一無所獲，當然，他們再也不知道，盜走長白雪玉的神偷毛幹，正翻山越嶺，繞過終南山的最高太白峯，朝着寶雞走去呢！

毛幹採的可是迂迴路綫，他的想法是先到寶雞，然後東過潼關，再入中原，南下杭州，先找到相好的，再一同找一海外小島，往後算是太平日子慢慢過了……

翻山越嶺，總是沒有平地走得快，第三天過午，毛幹才過了渭水河，大山荒林中走了三天，有時兩頓合成一頓吃，如今來到平地，首先就是要找家大飯店痛快的吃上一頓，然後好好睡上一覺！

就在寶雞郊外的官道上，突然間，迎面五匹快馬飛奔而來，那樣子眞正是快如奔雷，地動塵揚，老遠就使得官道上的行人往兩邊躲閃。

五匹快馬也才剛剛自毛幹身邊越過去，突聞騎馬的人中有人高聲叫道：「快停下來！」就見一騎馬調轉頭來，緩緩到了毛幹前面。

毛幹抬頭看，心中一驚，這不正是西北道上的獨行大盜回子毛正八嗎？娘的，雖說五百年前一家人，可是講起利害，論起錢財，就算是一家人，他也是翻臉無情。

只見毛正八坐在馬上，低着淨光發亮的腦袋，一手搔着他那半尺長黑白一家的繞腮鬍子，笑道：「喲！來的可是毛仁兄嗎？金沙灘一別，又要往那裡得意去呀！」

毛幹一笑，道：「原來是一家子，怎麼這麼快又要東去，幹甚麼呀！」

咬牙冷冷一笑，毛正八一挺身，駡道：「前晚才到天水，就聽人說祁連三豹全被人把頭給砍了，聽說是人頭店的人幹的，也有傳說是關外那個採花大盜戈顏幹的，不管誰幹的，人死了還要把頭留下，也未免太絕了，娘的！送回三具無頭屍，外帶姓戈的一身衣服，簡直是欺人太甚，目中無人。」

毛幹一聽，心中暗喜，這眞是一個絕佳機會。

如果要除掉戈顏，毛正八就有足夠的能耐。

這時候另外四匹馬也圍了過來，毛幹抬頭看，認識其中一個紅臉老者，正是「高原禿鷹」邱炎，這

老兒一生正邪不分，在那西北道上身份地位甚高，想不到他也會趕往秦川，倒是十分意外的事。

毛幹鬥雞眼一瞇，笑道：「一家子這麼一說，小弟倒是想起來了，嗯！應該是那玩意兒……」

毛正八翻身下馬，拉着馬韁，站到毛幹面前，道：「祁連三豹于氏兄弟與我毛正八多少還是有些交情，大家全是西北道上混的，見面總有三分情，這檔子事如果你毛兄知道，何妨先說個明白。」

「高原禿鷹」邱炎也沉聲道：「毛偸兒，你到底知不知道，如果是不知道，可不要躭誤我們趕路。」

毛幹哈哈一笑，道：「邱大俠，幾年不見愈見精光飽綻了。」

「能吃能喝睡得足，不痛不癢不生病，如是而已！」

毛幹阿諛的道：「福氣！這就是福氣，令人羨慕！」

邱炎有些不耐，道：「毛偸兒，把你肚裡知道的快些說出來吧！」

毛幹道：「我才由山裡冒出來，口乾舌燥，飢腸轆轆，可是偏有許多話又不知從何說起，也眞是……」

聽出話中有話，毛正八一挽毛幹手臂，道：「走，咱們寶雞老春園鍋上去吃牛肉喝燒酒去。」

提起寶雞老春園，那是開在街東頭的一家回回館，老春園的牛肉好在味道純正，長年燒鍋下面的火不斷，一碗牛肉端上桌，就算你是沒牙口的老頭子，也只那麼嘴巴閤着嚼幾下，嘴巴裡的牛肉全化了，當然老春園的醬牛肉更地道，每一片用筷子挾起來，全都是醬紅色筋肉分明，吃到口中還帶幾分脆。

如今毛正八要請毛幹到老春園大吃一頓，毛幹自然是接受邀請，當然他心中十分明白，自己可並不白吃，因爲他肚子裡裝了一肚皮嚇死人的消息……

六個人五匹馬，緩緩到了老春園門外，迎面一塊木牌子，上面寫着清眞牛肉館五個黑字。

毛正八是老主顧，還沒有走進去，那個一身羊羶味的老掌櫃，已親自笑着迎出來：「什麼風把八爺給吹來啦？快請裡面坐。」

就在一張大方桌子上，毛正八介紹另外三個人：「他們三個，全是由大通河連夜趕來的。」毛正八指着兩個看來四十上下的壯漢，道：「這兩位譚氏一雙雄，是于長春的大舅子，這個年輕的，名叫于小春，是于長春的大兒子。」

四人互相一抱拳，毛幹這才看到于小春的身上掛着一塊蔴布，敢情是在戴孝。

神偸毛幹也眞是餓極了，大碗牛肉連肉湯，一下子就是兩大碗撥下肚子，燒酒一壺他喝了一半，這才抹抹嘴，緩緩的道：「看着各位這種急怒的樣子，我毛幹不能不爲各位打抱不平。」一仰脖子，把杯中酒喝乾，挾着醬牛肉往口中一塞，邊嚼邊對于小春道：「年輕人，要爲你爹報仇，要找你爹他們人頭，大概也只有毛大叔我一人知道。」

于小春二十來歲，穿一身短紮靠，却全是黑的，腰上也插了一隻虎爪，光景還是家傳武學，也是個使虎爪的人，聞言起身抱拳施禮，道：「還請毛大叔大力鼎助，于家感激不盡。」

邱炎也放下手中筷子，對毛幹道：「毛老偸兒，該說了吧！」

毛幹嘆口氣道：「說起來那個關外佬戈顏可眞不是東西，三顆人頭他用油布包得好嚴密，讓人驚奇的，竟然他提着那三顆人頭冒充寶物，還幾乎使我老偸兒上當呢！」

毛正八不解的道：「上當？你可是打算去偸？」

毛幹苦笑連連，道：「在沒遇到各位以前，我毛幹還難以確定他姓戈的三包東西是何物，如今經過你們這麼一說，我再把前因一兜，娘的，姓戈的可就眞的不是東西了！」

于小春急問道：「那姓戈的現在何處？」

毛幹道：「那小子正在駱峪關擁着三顆人頭等人呢！」

邱炎道：「他等誰？」

「等我，等我老偸兒接收他的三顆人頭，然後再替他小子背黑鍋！」

毛正八反手扶了一把背上的鬼頭刀，問道：「姓戈的爲什麼要把三顆人頭送給你？」

毛幹當然不會說出長白雪玉的事，當然他更不會把長白雪玉已到自己手中的事說出來！

冷然一笑，毛幹道：「姓戈的佈下圈套，誘我老偸兒上當。」一面赧然的又道：「說得好聽些，是因爲職業關係，難聽的話，當然在下是幹的這一行，所以……」

哈哈一笑，邱炎道：「你怎麼知道姓戈的手上提了三顆人頭？是你親眼所見，親手摸過？」

毛幹道：「如果在下說出一項秘密，保證會嚇各位一跳，比之找姓戈的要人頭，還要重要不知多少倍！」

毛正八一怔，看看嘿嘿笑的邱炎一眼，道：「眞有那麼嚴重？」

毛幹道：「親眼目覩，親耳所聽，豈會不知其嚴重不嚴重？」

毛正八低聲急問，道：「究竟怎麼一回事，你快說！」

（未完・三）

上文提要：司馬長風叛變，途中砍了成石一刀，封彩雲豈容人質有損害，否則將令自己父親死在陶克手中，故奮力掩護成石脫離司馬長風追殺，陶克一見勢色不對，先將司馬長風趕走，如約將人質封大年交給彩雲，各不相欠。司馬長風不甘失敗，串同段巧鳳、包太乙等捲土重來，截殺封大年父女，封彩雲中毒被擒，封大年情勢危急……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大師殉情總因孽　陶克救敵有原由

封大年雖然知道，但卻再也脫不了身去救女兒，那種急躁，眞要令他快發瘋了！

他也想拋刀束手，但他此刻連退閃的機會也被司馬長風與包太乙二人驟雨般的狂殺逼得拚命的招架！

他總不能叫饒命吧？

但他卻又想到女兒彩雲，如果彩雲也被殺，這爭霸江湖對他還有甚麼意義可言？

封大年幾乎就要絕望了！

關二嫂「咻」的一刀直往封彩雲的頭上砍下去，而段巧鳳便也奔向封大年，他們要以四圍殺一個了！

「啊！」

關二嫂一聲尖叫，段巧鳳回頭大聲叱：「誰？」

她見關二嫂正抖手直甩，痛苦的左手握緊右手腕，尖刀已落在地上了！

就在關二嫂痛得掉眼淚，段巧鳳四下裡查看時候，附近竹林裡奔來五個人！

五個人之中有三人身上帶傷，看樣子好像剛剛才把身上的傷包紮好！

五個人敢情正是陶克兄弟！

原來他們到了土地廟，便去尋找那五匹快馬，準備騎馬先到劉家莊暫住，等十月初，江邊對決！

五個人把馬拉齊，陶克叫大伙先把受的傷敷藥包紮，以免騎在馬上震裂傷口。

竹林中五個人彼此照顧着，那成石滿身傷痕，所幸手脚仍然靈活，這就令陶克放心不少！

不料兄弟五人正要離開，忽聽得尖笑厲叱之聲傳來，那陶克當先往發聲處奔去，只見司馬長風去而復回，且率領着包太乙與段巧鳳在圍殺封大年！

他先是怔了一下。

冬瓜唐又沉聲道：「大哥，那個玩毒的婆娘！」

陶克道：「我看到了！」

常在山嘿嘿道：「窩裡反呀！」

冬瓜唐道：「狗咬狗一嘴毛！」

陶克道：「你們等我！」

毛汾水道：「大哥，你要插手？」

陶克道：「非插手不可！」

他立刻取下一塊布巾，撕了兩片把鼻子塞上！

冬瓜唐道：「大哥，由得你一人去拚殺，我們能站在一邊看熱鬧？」

陶克道：「你們守着小弟！」

成石道：「大哥，我雖傷得不輕，可我並不在乎，要拚，少不了我一份！」

他頓了一下，又道：「只不知我們站在他們那一邊？」

陶克道：「我好像攔不住你們了！」

冬瓜唐道：「明白就好！」

陶克撕下小布條，命各人把鼻孔堵上，道：「封家父女二人不能死在這裡！」

他不加解釋，當先往土地廟奔去，當他發現關二嫂揚刀往封彩雲的頭上砍下的時候，他只得抓起一塊石頭狠狠的砸過去！

現在，哥兒五個奔過來了！

「花毒娘子」段巧鳳尖叱着：「可惡啊，你們竟然又來攪我呀！」

冬瓜唐吃的一笑，道：「段婆娘，今天看妳往那兒藏！」

他說話發悶聲，氣得段巧鳳直瞪張，她知道五個小子都已把鼻子堵了！

段巧鳳尖刀一指，叱道：「矮冬瓜，老娘今天要你知道厲害！」

冬瓜唐怪笑道：「妳除了會弄毒，還有甚麼嚇死人的能耐，使出來吧！」

說着，一刀刺過去，兩個人照上面便幹上了！

正圍殺封大年的司馬長風，絕想不到陶克幾個又回來了，而且五人一個不少！

那「巧手郎君」包太乙更加冒火，狠狠的高聲道：「司馬兄，拚了命也要把他們全部斃在此地！」

司馬長風道：「包兄，封老頭交給你了，盡快送他上路吧！」

說着，便一個騰躍到了陶克幾人前面！

陶克一見司馬長風來到，沉聲道：「你仍然沒放棄這一次機會，司馬長風，你只爲你一個人！」

司馬長風道：「難道你忘了，她父女一心想殺死你們五人，而我，我却願意在你們身上花金子！」

陶克道：「要咱們助你不義呀！」

司馬長風道：「即使不出手相助也罷，我請你們休管這檔子閒事！」

陶克淡淡的道：「甚麼叫閒事？你是說路不平人來踩這閒事？哼，你想錯了！」

司馬長風道：「難道你們有插手攪事的理由？」

陶克道：「兩條理由，我們非插手不可，司馬長風，對於你的篡位幫主，我兄弟無心多事！」

司馬長風道：「快快說出你的兩條狗屁理由！」

陶克道：「其一，你不該對我這位受了傷的小弟，再下狠手出刀，你幾乎砍死他！」

司馬長風道：「殺了他，你們替我出刀對付封大年！」

陶克道：「所以我們有理由對付你！」

司馬長風嘿嘿冷笑道：「你還有甚麼理由？」

陶克道：「其二，如果你們把封大年父女二人殺死在此，你一定會把他們父女的死，推在我兄弟五個的身上，說是交換人質的時候遭了我們的毒手，那時候，三水幫必然羣起而對兄弟攻之，我們有五張大嘴也難以解說得清楚，所以你不能此刻殺了他父女二人！」

司馬長風聞言，又是一聲狂笑，道：「眞想不到，三江地方出了你這號人物，也難怪江湖流傳棒壓羣雄！」

陶克道：「姓司馬的，如是換個情況，我兄弟才懶得插手你們這些狗屁倒灶事情，不過……」

「不過怎樣？」

「今天不行，今天你不能下手！」

「我怎能失去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那是你的事情！」

一抹陰冷的笑痕浮在司馬長風的臉上，他陰森森的道：「別以爲我收拾不了你小子，你給我死吧！」

子母雙刀挾着長短兩抹流電，上下挑刺，猛往陶克殺過去。

紋風不動，陶克的棒旋打得更快，看上去比司馬長風的刀更快，閃動之間便聽得「噹」的一聲響！

司馬長風長刀受阻，短刀疾削，身子稍偏，頭上又挨了一棒。

「噹！」聲音似敲在鉢上，司馬長風就是不知道這一棒是怎麼挨的！

一個大旋身，司馬長風十五刀交織劈出，陶克却冷嗤着任由司馬長風雙刀劈到，身形突然弓縮，一片冷芒便在他的身邊稍差一線，沒能夠上位置！

那隻棒，便在這刹那間發出「卡」的一聲，那麼凌厲的切過人的肩胸！

「啊！」

司馬長風發出一聲尖銳的長嘷，拔身便在五丈半空以外，好一招踏雲摘星，看得陶兄也暗叫高明！

司馬長風走得眞快，半空中他只叫了一個字！

「走！」

這個「走」字令在場的人全聽見了。

當然，正要得手的包太乙與被冬瓜唐與常在山挾殺的段巧鳳二人也聽見了！

毛汾水與關二嫂也已殺得流血噴出口水來，但當司馬長風突然的逃走，關二嫂一句話也不說，拔腿就跟上去了！

包太乙氣得牙齒挫得「咯咯」響。

他在騰身的時候還罵了一句

：「操你娘！」

他罵的是陶兄，但一身鮮血的封大年，已無力攔住包太乙了！

冬瓜唐見段巧鳳洒着鮮血轉頭逃，他大叫：「別走哇，毒婆娘，不是叫你矮爺見識你的厲害嗎？」

常在山也高聲道：「別跑呀，誰跑是王八！」

成石心中不是滋味，他把封彩雲救醒過來了！

他怎麼忘了封彩雲會在他身上留下的疤痕！

封彩雲站起來，立刻奔向十丈外的老父親！

「爹！」

封大年咬牙，道：「這畜牲，我饒不了他！」

封彩雲擦着老爹身上的鮮血，那臉皮上、胸前、背後，甚至雙腿，光景也不知他中了多少刀！

封彩雲流着眼淚，她痛苦的道：「爹，我們回去吧，你這一身傷，好嚇人！」

封大年重重的道：「江湖拚命，本就是如此，可嘆妳不聽我的教導，不下苦功勤練，反而爲我惹來不少是非，令我蒙羞！」

陶克五人齊站在五丈外，陶兄揮揮手道：「封大幫主，好生保重，十月一日再會了！」

封大年也依然不示弱，道：「本幫主恩怨分明，自會給你個公道！」

淡淡的，陶克道：「但願在此期間，彼此君子風度，少再陰謀對方了！」

封大年吼道：「老夫不是小人！」

陶兄一聲笑！

那封彩雲忽然直奔陶克，倒令陶克一震！

「妳幹甚麼？」

「我不來同你打架！」

「你們快走吧！」

封彩雲道：「你……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我很平常！」

「可是你的行爲……」

「我只做應該做的！」

「你爲甚麼助我們？」

封彩雲當時已昏過去了，對於陶克曾對司馬長風說的兩個原因，他當然沒聽見！

陶克却笑笑，道：「我們又助過妳三次了，我出手助妳，是因爲我還知道人之爲人的本性，封大小姐，妳如果懂這些，妳便快樂了！」

他說完便回身與兄弟幾個往竹林中走去！

就在這時候，從竹林中躍出六個怒漢，眞絕，這就叫巧極了！

羅一冲率人奔來了！

隨着羅一冲來的還有「神刀」李艮，「雙刀將」王大剛，「丹江雙義」洪大川與白水靑二人，以及蔡斗六！

這六個人見陶克六人走來，立刻扇形的圍上去了！

羅一冲厲吼如虎，道：「狗操的，我們放了人，却不見我們的人回去，果然你們渾蛋！」

蔡斗六吼道：「姓陶的，我們的大當家二當家，還有我們小姐呢？你們是怎麼下的手？」

陶克嘿嘿冷笑，道：「可憐的一羣人吶！」

冬瓜唐道：「他們不可憐，他們是猪！」

羅一冲忿怒的拔出鈎刀，吼道：「今天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神刀」李艮一頓，道：「該是拚個結果的時候了，我們還等甚麼！」

六個怒漢這就要出手了，陶克怒吼一聲，道：「去，封大年父女二人還在土地廟附近，他傷得很重！」

羅一冲罵道：「我們小姐呢！」

冬瓜唐道：「差一點死了！」

羅一冲更火：「可惡啊，你們連護送人質的也不放過，今天絕不放過你們！」

王大剛已厲吼：「上！」

「殺！」蔡斗六揮動蝎尾刀衝向常在山了！

便在這時候，轉角處轉來一聲沉喝：「住手！」

這一聲很管用，蔡斗六立刻收刀後躍！

七八丈外，只見封彩雲扶着滿身鮮血的封大年，很艱難的走過來了！

羅一冲大叫：「幫主，你！」他已衝過去了！

封大年抬頭看看來的人，他重重的點着頭，道：「看到你們，我也稍覺安慰了！」

羅一冲怒指陶克五人，對封大年道：「幫主，你老且看屬下等搏殺這五個畜牲，人質已換過，這是重新搏殺，不能說咱們違約！」

封大年道：「該殺的不是他們！」

羅一冲怔一下，道：「幫主，你……」

「該殺的是司馬長風！」

他此言一出，羅一冲六人齊吃驚！

蔡斗六急問：「對呀，二當家呢？」

封大年立刻叱道：「甚麼二當家，三水幫沒有這種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東西，他陰謀篡奪，狠子野心，你們看着我這一身傷，正是他所賜！」

羅一冲六人怔怔的臉色大變！

封大年又道：「司馬長風勾結

外人，在此想把我父女殺死，然後再嫁禍與他們五人，他好名正言順的取代我以統領三水幫，所幸……」

他指指陶克五人，接道：「所幸他們伸以援手，解了我父女之危，那司馬長風與包太乙他們已逃之夭夭了！」

封彩雲又流淚了！

「你們看看我的雙臂，這是司馬長風，我平日最親的司馬叔叔殺的，他原來陪我前來，半途就出刀要殺人質，我攔阻，他便出刀殺我，他……好毒的心啊！」

羅一冲咬牙，道：「可惡啊，怎麼想得到這傢伙竟有謀奪幫主寶座野心，太出人意外了！」

「神刀」李艮道：「總護法，咱們去緝拿司馬長風，以叛幫之罪治他！」

這時候，陶克開口了！

「各位，若沒別的指教，我們不願聽你們討論家務事，請讓路。」

原來洪大川、白水淸、王大剛幾人還圍着陶克五人沒讓開路。

羅一冲問封彩雲道：「他們五個傢伙，眞的會……」

封彩雲道：「不錯！」

羅一冲道：「他們怎麼會……」

封彩雲道：「對他們，我也不懂。」

羅一冲對封大年抱拳，道：「幫主，他們五個……」

封大年道：「咱們恩怨要分明，姓陶的救過彩雲三次，放他們走！」

羅一冲楞然有些不相信，但却又出自幫主之口，不容他不信。

他緩緩走向陶克，道：「姓陶的，我們幫主的話你都聽到了。」

陶克道：「江湖上講的就是恩怨分明。」

羅一冲道：「如果你會眞心出手去援救一個强敵，你若不是聖人，便是傻子。」

陶克淡淡的道：「可惜我不是聖人，當然，我也不會承認自己是傻子。」

羅一冲道：「那麼，你爲了什麼？」

陶克道：「我不爲什麼，如果我以爲應該做的，我就一定會做。」

「包括援救我們幫主與小姐？」

「我最恨不忠不義的奸佞小人。」

羅一冲重重的點點頭，道：「好，你們走吧！」

冬瓜唐搶上一步，道：「你的口氣，好像是對我兄弟開恩呀，屁！過了今日，以後見面照殺不誤。」

羅一冲嘿嘿冷笑。

陶克却十分用力的看了封彩雲一眼，他發覺封彩雲也正在看他。

封彩雲的眼神異樣，彷彿要把陶克的影子印下來似的湛湛目芒很清澈。

陶克彷彿想到了桂花，想到了紅紅，她們都曾對他流露過這樣的光芒。

陶克暗自一怔，立刻收回自己的眼神，轉身對羅一冲道：「陶某人不會忘了十月初一的決鬥，大護法，咱們十月初一再比高下。」

羅一冲再一次的嘿嘿冷笑連聲。

只因爲陶克曾殺了他們少主封流雲，這個仇恨一時間如何忘得了？更何況少主與錢丹鳳二人的靈位，如今還厝在江邊的三水幫大宅院裏，所有三水幫的弟兄們，正等着緝拿他們五人去活祭。

封大年看着陶克五人又走入竹林中，他深深長嘆，重重的一掌打在自己的頭上。

他的動作是痛苦的。

當然煩惱，十月一日的決鬥，他能對陶克五人下手搏殺嗎？

封大年再也想不到事情會如此的發展，兒子的大仇如何去報？

他忽然沉聲對羅一冲道：「總護法！」

羅一冲忙趨前：「幫主！」

封大年道：「可知司馬長風在三江地方有幾個下腳處嗎？包括他的家小。」

羅一冲道：「就屬下所知，一共有三處，兩處在岸上，一處在船上。」

封大年道：「我們回去，你把人調配妥當，立刻下手抓人。」

羅一冲道：「屬下遵命，也是屬下理所當然的工作。」

於是，羅一冲六人，護衛着封大年父女二人，直往三水幫總舵走去。

封彩雲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

她心中想着陶克的模樣，也想着陶克在地牢中擁抱的時候，那情形叫人如何忘得了？

封彩雲是個驕傲的女人，她當然有傲氣的條件，三江地方誰不知道她乃三水幫的公主。

三江地方也有不少公子哥兒想攀上她，但她從來不對那些公子們假以詞色，如今……

如今她却把陶克塞滿在她的心扉中了。

她走着，不時的來望竹林之間。

竹林中傳出馬蹄聲，更令她翹首不已。

羅一冲幾個當然不會知道，他們的公主心中正在刻劃着一個人的縮像，一個英雄人物的縮像。

＊　＊　＊

陶克五人所乘的馬，那還是封大年親率江道山、古月亮他們前往武當山搬請萬德道長時候的五匹馬，萬德道長被他的師兄萬壽道長中途攔回去了，這件事令封大年三人很氣惱，却也無可奈何。

* * *

陶克五人沒有什麼地方可去。

原來是打算再去劉家莊的，但江湖恩怨越陷越深，陶克想了一番，便決定不去劉家莊了。

他在馬上問幾個兄弟。

「你們說，咱們應該去那裡？」

冬瓜唐道：「我以爲，咱們進城去，找一家大客棧住下來，吃喝不出門，養足精神準備拚。」

常在山道：「再找來大夫爲咱們小弟治傷。」

毛汾水道：「大哥，劉家莊也不錯呀！」

陶克道：「住城裡不大好，萬一被敵人發覺，他們明裡下不得手，暗中使壞就不妙了。」

他抬頭看天色，又道：「劉家莊用不到咱們了，去了反而替劉一龍惹大禍，咱們不幹這種事。」

成石道：「大哥，我這傷，大部份是皮肉傷，找個清靜地方歇上三天就好了。」

冬瓜唐道：「什麼才是清靜地方？」

陶克道：「我以爲咱們回去清蓮庵，庵中還有米糧，更何況那兒暫時不會再有敵人出現，各位兄弟，你們說怎麼樣？」

常在山手一指，道：「也好，咱們這就折回清蓮庵，休忘了，認眞說來，那清蓮師太也算是咱們師姑呀！」

冬瓜唐道：「就算是咱們這二十幾天爲她老人家守靈吧，唉，不知道了無大師知道了會怎麼樣的難過了。」

陶克道：「兄弟們，決定回清蓮庵了。」

五個人立刻撥馬回頭，一陣雷動般的蹄聲，便奔馳到清蓮坡。

陶克五人拍馬上坡去，忽然間，從清蓮庵中傳來鼓鈸聲，倒令陶克五人吃一驚。

陶克立刻示意各人下馬。

五個人把馬藏進竹林中，各自拔出兵刃來。

這時候，鈸聲已止，却傳來鼓聲不斷，似有人的聲音，只不過聽不清楚。

陶克五人繞過去，只見庵門是開着的，陶克當先伸頭看，只見佛堂下盤坐着一個大和尚。

「是大師。」

冬瓜唐也點頭，道：「好像是大師。」

常在山與毛汾水二人齊點頭，成石已叫着：「大師，你終於來了。」

陶克五人齊進門，五個人直往佛堂上走，不料斜刺裡一聲叱：「不要動他！」

陶克五人吃一驚，轉頭望過去，只見是萬壽道長正自手上舉着鼓鎚走過來了。

「不可以動大師的身子。」

陶克忽然發覺大師坐的蒲團下面有血，他立刻驚呼：「大師！」

萬壽道長走過來，他擋住陶克五人的衝動，沉聲道：「了無大師圓寂了，休得驚動他的法體。」

陶克沉喝道：「誰下的手？」

萬壽道長道：「情孽！」

冬瓜唐垂淚道：「我饒不了他，道長，那人在何處，你快快告訴我兄弟。」

萬壽道長嘆口氣，道：「蒲團下面一把小刀，你們取來自己看吧！」

陶克伸手取刀，果然一把鋒利的短刀，他舉刀仔細看，刀身上有兩句：「恨難消，情難了。」

他怔怔的看向萬壽道長道：「這……這又是怎麼回事？」

說着，陶克五人環跪在了無大師的四週開始飲泣不已，那冬瓜唐更是放聲大哭。

於是，鼓聲再起，萬壽道長站在神案前默唸着經文。

這時候，僧道還分的什麼家，不都是佛由心生，普渡衆生嗎？

* * *

天下，不論是悲傷與歡樂，都將會隨着時光而消失，天下，當然也沒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永恒，人們數十載的生命，也只能在光陰的流逝中盡其在我了。

萬壽道長坐在清蓮庵的後院禪房中，臉色凝重的對陶克五人道：「了無大師多年來，只在這三江地方雲遊，我只知道大師在沒出家時候，有一女友，他們相愛，他們彼此關懷，已到了至死不渝的地步了，只可惜他們最後却分開了，我幾次想知道爲什麼，但大師搖頭不回答，這種刻骨銘心的痛苦，我不忍多問，想不到時間也難冲淡他對當年情人的苦戀，那個大師的情人，正是清蓮師太。」

陶克五人在垂淚，原來大師還有這麼一段過去。

萬壽大師又道：「事有湊巧，你們離開武當山之後，當天大師就去找我，唉……我……」

他臉現痛苦之色，又道：「我們在望江亭對弈，我只是淡然的提到清蓮師太遇害，也提起你們前來傳言，我當時看不出大師有何異狀，還以爲他跳出三界，看淡這種世俗的男女關係，豈料他却藉故方便，偷偷下山來了。」

陶克道：「大師下山來清蓮庵了？」

萬壽道長道：「不錯，貧道發覺以後，頓然覺悟要出大事，便也匆匆的趕來了，唉……我還是晚來一步。」

他把事情略作交代，起身對床上平躺的了無大師屍體深施一禮，對陶克道：「這世上只有你們五人，乃是了無大師常掛在嘴上而又樂意提的人，他把你們當成他的孩子一樣，爲你們祈福，別的我就不再多說，我回山去了。」

陶克五人聞言，立刻放聲大哭，對於萬壽道長的臨去，五個人也忘了送走，只不過令萬壽道長更難過的，乃是從此他失去一位對弈的好友。

* * *

陶克五人把了無大師的屍體用錦被裹上，想着最妥當的地方，應是清蓮庵後坡的那條地道中兩間地下室，爲了大師的情孽未了，何不將大師與師太二人合葬在一起，另外三個年輕尼姑也一齊運至另一間地室中。

一切弄妥，陶克對大師與師太發下重誓，一定要手刄那個罪魁禍首「洛陽花魁狐」杜牡丹。

常在山拭淚，道：「師太不被害死，大師仍然健在，這都是那個狐狸精害的。」

冬瓜唐道：「且等咱們助了屠萬山之後，便去殺那隻騷狐，娘的，包括她的姘頭鐵石心。」

兄弟五個又到回清蓮庵了。

他們把地道的地室也封起來了，陶克率領兄弟們在尼庵的神前叩頭許願，早日爲大師與師太報仇。

* * *

陶克五人住在清蓮庵中，五個人都在爲十月一日的江邊決鬥作準備。

江湖上沒有人會知道陶克五人會住在尼姑庵裡面。

江湖上還不會發現，清蓮庵出了人命，清蓮師太四人全被人謀殺了。

就在第二十一天大清早，陶克思念在桐城的妻女墳墓，他應該再去看看的，只不過他以爲應該暗中先察看一下決鬥的地方。

襄陽南面十五里，江邊是一片平坦的，但陶克爲了愼重，便對常在山四人道：「兄弟們，咱們這些天來，也把身上的傷養得差不多了，我以爲應該先去看看決鬥地點，咱們不能有所閃失，再上大當。」

冬瓜唐道：「那容易，我去。」

毛汾水道：「我去。」

陶克道：「你們好生在此等候，我去。」

常在山道：「爲什麼大哥一人去？」

陶克道：「三天之後要比鬥，在比鬥之前，我打算先去我那妻女墳前一次，唉，我好想她們。」

冬瓜唐四人聞言，齊聲嘆氣。

常在山道：「大哥，此刻你一人前去，兄弟們實在不大放心，不如我陪大哥一起，沿途或過江也有個照應。」

毛汾水道：「我去，江面上我熟悉。」

陶克道：「我說過，你們誰也別去，你們也不要走出清蓮庵的門，明日午夜我就回來了。」

他稍做準備，弄了個大盤帽子戴在頭上，便匆匆的走出清蓮庵。

陶克繞道來到江邊，他不去大渡口，專找了一處半荒蕪的小碼頭，有條漁舟停在江邊上，那船上只有一個頭戴斗笠的老人。

陶克取出一兩銀子托在手掌，他來到船邊上。

「老人家，在下有急事，可否送我過江？」

那老人抬頭看，當然也看到銀子了。

「上船吧！」

陶克跳上船，先把銀子塞在老人手中：「拿着，你應該得的。」

老人也不客氣，忙把銀子塞進懷中。

漢江水就這一段較急湍，但老人的搖櫓技術不錯，不多一會兒便到了江心。

便在這時候，忽見一艘三桅雙層大船，飛一般的沿江而下，眼看就要撞上小船，那老人忙以手去推撞來的大船，陶克便也伸臂去推大船之身。

眞巧，大船上站着一個女人，吃驚的瞪着小船，然後，當小船脫離危險的時候，她才尖聲的大叫着：「快，馬上往北岸靠過去，落帆！」

三桅大船落了主帆，船頭指向北岸，掌舵的大聲問：「小姐，怎麼忽然要靠岸，就快到總舵了。」

「別多問，快把船靠過去。」

「是，小姐！」

這女子不是別人，乃三水幫的封彩雲是也！

如今三水幫已經動員起來了，全幫上下都在捉拿叛幫的司馬長風，而司馬長風的三處住宅，早已沒有司馬長風的人了，便他的家眷，也不知藏到什麼地方了。

江面上沒有，陸地上也不見，倒令封大年氣歪了臉的每天發火。

就快要決鬥了，封彩雲是奉爹之命，前往漢江分舵知會錢水龍，決定計謀如何捉拿司馬長風，明裡是決鬥，暗裡面却另有乾坤。

封家的父女二人設下的甚麼計謀？也只有封大年與封彩雲二人知

道！

封彩雲看到小船上那頭戴寬邊帽的漢子時候，她本來要呼叫的，但她已叫到口邊又不叫了！

因為她怕船艙中的人聽到，船艙中乃是他專程請來的錢水龍！

錢水龍的女兒錢丹鳳，她死在陶克的手中，當然是恨透了陶克，如果封彩雲此時叫出陶克的名字，錢水龍準定會在江面上對陶克下手！

錢水龍的水中功夫比之在陸上高明不知多少倍，如果有人能踩水把一條小船頂翻，這個人就是錢水龍！

如果有人能在水中抱出一條六尺長的大魚，這個人也是錢水龍！

封彩雲心中明白，她正愁找不到陶克，想不到陶克弄了一條小船要過江，太好了！

封彩雲很注意遠處的小船，當她發現陶克已跳上岸，她也急了，頻頻催着大船快靠岸！

就在這時候，錢水龍走出來了！

「好姪女，怎麼啦？」

「錢大伯，臨時想起一件事沒辦完，我先下船，大伯見了我爹，就說我很快會回去！」

錢水龍道：「到底甚麼事？」

「錢大伯，回去我再告訴你！」

大船在此不能停靠，就在大船的船頭快靠上岸邊的時候，封彩雲騰身躍上岸，頭也不回的便往陶克去的方向追下去了！

陶克根本想不到，封彩雲會在江面上發現他，而且也匆匆的追來了！

陶克為了安全，他專找荒徑走，這令暗中追他的封彩雲也不懂，難道他們兄弟五人藏匿在這一帶？

封彩雲本來要高聲叫着追上去的，但她却要看看陶克究竟要去甚麼地方！

她以為，也許陶克有甚麼更大的秘密吧！

人總是好奇的，女人更好奇，如果女人關心一個男人，她便想多知道這個男人的事情！

封彩雲已經對陶克有了這樣的感覺了！

＊　＊　＊

天色漸漸的黑了，遠處隱隱可見桐城縣的城牆，但陶克却折向東方的黃土坡走去！

「怎麼不進城？」封彩雲自語着！

為了天黑怕把人追丟，封彩雲奔得更快，就在那道黃土坡前，他發覺陶克站在那裡不動了！

封彩雲還以為陶克發現有人追他了，然而，却又發現陶克好像是蹲在地上了！

封彩雲停在幾株小樹邊，怔怔的遙望着，她以為陶克可能累了，想在那地方歇着！

就在封彩雲遲疑中，忽見陶克燃上火引子，把一些冥紙點了起來！

封彩雲這才看清楚了！

原來那兒是兩座墳，不用說這一定是陶克妻女的墳了，他來探望妻女了！

封彩雲有些黯然，想着自己的哥哥造的孽，想着錢丹鳳的手段，不由得唏噓起來！

她慢慢的走着，走向陶克，走向那兩堆黃土。

於是，陶克猛回頭！

「誰！」

「是我！」

陶克立刻棒子在手旋，人已迎上前。

「是妳？」

「不錯，我一直跟在你後面！」

「尚有兩天半，妳找來不嫌太早？」

「我知道距離十月初一江邊決鬥還有兩天半！」

「既然知道，妳就不該前來！」

「為甚麼不該來？我哥做了錯事，難道我不可以前來叩頭贖罪？」

「大小姐，妳走吧，我的妻女承受不起！」

封彩雲好像變了一個人，她變得那麼溫柔，那麼善良，那麼可人！

「陶……朋友……我可以這樣叫你嗎？」

「妳隨便！」

「陶朋友，我哥哥還有錢姑娘他們都死了，而我們活着的人，偏要為他們擔當痛苦，這是不公平的呀！」

陶克道：「活着的人總是要為死的人做些甚麼。」

封彩雲道：「你是指約鬥？」

陶克道：「我不會怪你的，因為死的是妳哥哥，而我……妳看看這兩座墳，他們是多麼的無奈又無辜呀！」

封彩雲立刻雙膝跪在地上，她的頭低下來了！

她眞的變了，變得小婦人似的！

陶克再也看不出她就是那個跋扈得會插他一刀的女人！

封彩雲低泣着，她吐出三個字：「對不起！」

陶克痛苦的坐在一邊，他此刻還能說甚麼？

封彩雲也不能說甚麼，但她在落淚，這樣，反而令陶克更加痛苦了！

＊　＊　＊

月亮已爬上來了，月亮像一道

彎彎的眉一樣，但那比之無月光要好多了，因為陶克仍能看清封彩雲的樣子！

封彩雲的打扮不華麗，這些天來，她甚至也不施脂粉，因為她哥尚未入土！

陶克覺得封彩雲與紅紅姑娘二人比較，一個是清淡脫俗，紅紅是雍容艷麗！

他看看，便也嘆口氣，道：「封大小姐，妳可以起來了，快二更天了！」

封彩雲仰頭，臉上有淚痕，她不語，好像無語問蒼天，那淡淡的哀愁與幽幽的眼神，令陶克又想到土地廟前封大小姐的「臨去秋波」！

他永遠也忘不了封彩雲那一瞥印象！

於是，陶克伸手去攙起封彩雲，道：「封姑娘，妳起來吧，我也要走了！」

封彩雲站起身來，她面對陶克道：「二十多天了，你們躲在甚麼地方？」

陶克警覺的一瞪眼，道：「妳找我們？」

封彩雲道：「我找你！」

「找我？」

「是的，我找了許多地方！」

「做甚麼？該不會又是甚麼陰謀吧？」

封彩雲嘆口氣，道：「三次救援之恩，早令我恨變了，變成了感激，我怎麼會再設甚麼計害你？」

陶克道：「實在不敢相信！」

封彩雲道：「是因為我曾刺你一刀？」

陶克道：「差一點要了我的命！」

封彩雲道：「我可以向你道歉嗎？」

陶克道：「我不奢想！」

封彩雲見陶克要走，她跟上去！

她的手伸過去，插在陶克的臂彎：「陶……朋友！」

陶克道：「我以為妳該回去了！」

封彩雲道：「你難道不想知道我為甚麼在找你？」

陶克道：「如果妳想說，我不拒絕，但我必須在天亮之前過江！」

封彩雲道：「比鬥之約，還有兩天半呀！」

陶克道：「我要準備！」

封彩雲淺淺笑了！

陶克不知道封彩雲為甚麼會在這時候笑！

他並沒見到封彩雲的手上握刀，封彩雲也不會在這時候對他突襲，但她為甚麼笑？

陶克在暗灰色的夜色裡，低頭看着封彩雲，他發覺封彩雲是出自內心的微笑！

「妳……為甚麼笑？」

「你是猜不到的！」

「不錯，我不善於猜甚麼。」

封彩雲道：「不善於猜的人，往往也是脚踏實地幹事的人，因為這樣的人做事很小心！」

「善於猜的人，大都投機取巧！」

封彩雲道：「陶朋友，所以我才要對你仔細說明白，我們……找個地方去！」

陶克道：「好像很嚴重嘛！」

封彩雲又笑了！

陶克不知道應該帶封彩雲去什麼地方，但見封彩雲在笑，便低聲的道：「封大小姐，妳這樣同我在一起，萬一被三水幫的人遇上，對我無所謂，對妳不好吧？」

封彩雲道：「在危機時刻，誰還顧忌那麼多。」

「危機？什麼危機？」

「司馬長風的野心已暴露，我們雖人多，但他却隱藏在暗中，想抓他，談何容易。」

陶克笑了。

封彩雲道：「你為何發笑？」

陶克道：「我笑，是因為有一句我想不通的話，如今豁然想通了。」

封彩雲道：「什麼樣的一句話？」

她把個淡白的俏臉斜着過去，從陶克那青虛虛的鬍子上，她發覺陶克雖然不夠看，但却有一種令她心動的偉然雄風，那不是表現在外表的。

陶克道：「江湖上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哈……」

封彩雲怔了一下，道：「你又笑了。」

「我能不笑嗎？」

封彩雲道：「形勢總會把事情扭曲的。」

陶克道：「不是形勢的扭曲，因為人可以操縱形勢，封大小姐，我們原是敵人，是嗎？」

封彩雲道：「不錯！」

陶克道：「如今又變成什麼？」

封彩雲道：「是敵也是友。」

陶克道：「怎麼說？」

封彩雲道：「我永遠也忘不了你殺死我哥的事，我更忘不了你三次救我的命。」

陶克道：「恩怨分明，却也造成妳的痛苦，封大小姐，迫於形勢，妳找了我很久，是嗎？」

封彩雲道：「找你二十多天了。」

陶克淡淡一笑，道：「至少，我們眼前算是朋友，對不對？」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三聖會與唐虹方面終於展開火併，白翎等人乘機去救龍道長、天鏡大師、江凌波三位前輩，白翎與師弟蕭寒星當先而行，白翎施展媚術，先引出黑衣人擊殺，令蕭寒星換上黑衣殺手服裝騙關……幾經艱辛，憑他們幾人的高超技藝終於見到了被囚於石洞磨盤石上的三位老人，他們均被指頭粗的鎖鍊困於大石中央……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神兵飛降元兇除　功德圓滿青春逝

三老無法騰躍，但白翎卻對三老道：「想這寬不過四丈餘距離，應難不倒江公子三人，他們必能背三位過去的！」她拔身輕輕飛過岩脊！

江豪道：「我背家父過來！」

飛雲子與天衣大師二人也相繼飛躍回水中那岩石台上了！

蕭寒星還擔心他們飛不過來，但知機子道：「小兄弟，我出個主意，你看好不好？」

蕭寒星道：「你老快說！」

知機子道：「過去，當他們背人躍起的同時，憑你修習的神功，雙掌猛推，助他們在飛躍時一臂之力！」

蕭寒星道：「晚輩遵命。」說着，他騰空而起，擠站在石台上了！

先是江三公子背着他老父，江三公子沉吼一聲，背着老父往石脊這面飛躍，蕭寒星就在他的背後雙掌一推，果然把二人推上石脊，便被知機子一把拉住！

蕭寒星就用這種方法，協助飛雲子與天衣大師，把石台上的四人也全部推上石脊！

那江豪背上老爹就往水洞外奔，後面，天衣大師背的是天鏡大師，飛雲子背的是龍道長！

白翎在前開路，蕭寒星與知機子二人斷後，又費了一番工夫才出了這條一里多長的靈岩山腹地洞水道，外面已是三更天了！

三更天外面不平靜，黃天蕩那面大火已衝天而起，火光照亮半邊天，蕭寒星撫掌笑道：「師姐，你設計的計劃成功了，張三爺他們必是打敗了三聖會湖上武力，正趁勢乘勝殺到黃天蕩去了！」

白翎道：「這情形正是我所料！」她轉而對知機子道：「前輩，煩你快把三位老前輩護送回畫舫上，千萬留在船上，自有綠雲、楊玲、陳姍三人侍候！」

知機子道：「白姑娘，我護送他們上了船，立刻趕去黃天蕩，火燒三聖會的場面，我老人家不能失諸交臂而遺恨終生！」

身上背着江凌波的江豪，立刻接道：「我們三人把三位老人家送上畫舫，便立刻趕往黃天蕩，徹底摧毀三聖會總會！」

白翎道：「不必，你們都留在畫舫，三位老人需要你們照護！」她指指火光，又道：「你們只管歇着！咱們眞正要殺的是慕容長青、南宮秋月、散花仙子三人，對於他們的老巢，如果他們三人受誅，三聖會其餘的人必也會煙消雲散了！」

龍道長道：「姑娘的話有道理，頑凶也只是慕容長青三人而已！」

天衣大師道：「等見了仝大夫再計較，如此大事，不能由姑娘一人擔當！」

龍道長道：「大師，你休小看小姑娘，她修了我那秘笈下半部，眞要較量，我們也不是她的對手！」

天鏡大師道：「如是這樣，我們幾個老的也就放心了！」

再看岸邊蘆葦，遠處灰濛濛中，那艘畫舫雖然燈火螢弱，但白翎卻看得清楚！

白翎用手一指，道：「船在那邊！」

江豪已當先背了老父奔過去！

忽聽天鏡嘆口氣，道：「這樣的身法，已是駭人聽聞了，便是我和尚，也自嘆弗如！」

幾個人回頭看，蕭寒星與白翎二人已不見了！

＊　＊　＊

原來天快黑的時候，湖面上還在搏殺得慘烈無比，那些快船分別把金陵來的三條大船圍緊，且瘋狂的衝上大船，只不過這些人在武功上卻差遠了，很快的被大船上的殺手們砍死一大半，不少人看這苗頭不對，投入湖中逃走了！

三條大船上，只聽那張三爺立在船頭厲聲吼：「傳信號，直攻黃天蕩！」

第二條船上已有人大吼：「張帆，往湖岸處衝呀！」

於是，第三條船也傳來席一山的厲叫：「兄弟們，救老盟主呀！」

立刻，全船幾十人齊聲高吼：「殺！」

這三條大船幾乎是齊頭併進，直往黃天蕩三聖會總會殺去，仔細看，張鳳樓船上站着火弓彈左歡，他的身邊就是張三爺！

張三爺拍着左歡的肩頭，道：「你身邊的火藥夠嗎？」他低頭看左歡的袋子，又道：「到了三聖會總會，你只管給我放火彈，你給我燒，燒光他們的賊窩！」

左歡重重點頭，道：「三爺，這一天左歡等得太久了，老盟主被擄之耻，也應該討回公道了！」

黃天蕩實際上是個半圓形湖，有一邊與陸地連接，那一段不過半里長的連接處，看上去就如同一條石道！

原來已燒毀的三條雙桅大船，就在通往太湖的岸邊處，形勢上，黃天蕩泊了五十多艘大小快船，岸上有五大排房子，遙望過去，屋簷櫛比，重簷成行，三聖會的總會就是正面一排十二大間房屋！

湖面上搏鬥，上百老人與婦女還守在岸上觀望，天黑之後看不清，有人奔到姑蘇城，兩處堂口召來的四十多人，這些人焦急的在岸邊等着！

不料當兩條大船直衝進黃天蕩港內，三條船上撲來百名青衣大漢，這些人只一到了岸上，見人就砍，遇房就燒，黃天蕩才會一剎時間變成一片火海！

張鳳樓這批人，從湖上殺到岸上，兵員喪失三分一，便是石當、顏玉、馬勇等二代高手，也都受了傷！

那左歡不與黑衣人搏鬥，火彈盡往房上投，三聖會的房子有一半是他燒的！

青衣漢們來勢洶洶，黃天蕩的人幾乎只有挨殺沒有還手之力，於是，白翎與蕭寒星站在一道斷崖處不走了！

他二人原先趕來支援的，但見這光景，他二人不打算出手了！

月光之下，再加上附近熊熊大火，白翎的臉上一片嫣紅，她雙目媚動，看向師蕭寒星！

蕭寒星猛回頭，本打算對師姐說些什麼，忽然間，他全身一哆嗦！

他心中以爲，眼前的女子不認識了，她那麼美，那麼誘人可愛，看得他口乾舌燥！

「師……姐！」

白翎有回應，她的回應是張開雙臂，抱住了師弟蕭寒星的腰！

怪了，她並未塗脂抹粉，爲什麼身上有一股桂花香，她更沒有準備什麼，但行動卻那麼自然，當她抱緊了蕭寒星，並把櫻唇送上去的時候，口中發出的聲音更迷人，也許那更媚人！「師弟！」

蕭寒星道：「師姐！」說着，他回應了，張開有力的雙臂，緊緊的抱住白翎，也許二人的火焰比之三聖會的火光更烈、更猛！

當二人倒在石坡背面草叢中的時候，只有蕭寒星的另一聲「師姐！」

白翎卻回應的「唔」聲！

然後那片草叢在石岩後，看不清楚了！

休以爲白翎怎麼會變成淫娃，實際上那是她習了仝大夫秘笈中下半部純陰的結果，她不但武功了得，更有着可怕的法術，那才是可怕的！

同樣的，蕭寒星在白翎的挑逗下成其美事，而在無形中把他自身的內功更推向另一高峯，只不過他本人並不知道這些益處！

當黃天蕩的大火仍在燃燒中，白翎與蕭寒星併肩自草叢中一蹴而飛向遠處藏在蘆葦中向畫舫，這時候畫舫上的人正全力戒備，遙看着黃天蕩那面的大火！

現在，白翎與蕭寒星二人回來了！

白翎回到船上，對幾位老人道：「三聖會金陵的人就快回來了，而且不出一天！」

知機子吃驚道：「白門主，你從那兒得到的消息？」他再看看江三公子，又道：「難道他們在金陵的殺手們已大獲全勝？」

白翎道：「我沒有得到任何消息，但我預感他們會在一天之內快馬加鞭趕回姑蘇！」

仝大夫已點頭，道：「白門主已具有預卜未來的能力，老夫深信不疑！」

龍道長道：「那本秘笈上就載有奇術，姑娘因緣際會，成就非凡了！」

天鏡大師道：「姑娘回來，必有決策！」

白翎道：「是的，兩件事情，向各位前輩請教！」

知機子道：「怎麼客氣起來了！」

白翎道：「並非客氣，我雖一向自作主張行事，如今三位老前輩均爲大門大派的領袖人物，小女子不能太過放肆，所以非回來請教不可！」

仝大夫呵呵笑了！

龍道長道：「姑娘請講！」

白翎已自懷中取出那個翡翠小瓶，她擧在手上，向仝大夫道：「大夫，這九九回生丹，對三位受苦受難的前輩是否有助益，如果有幫助，立刻送他們！」

仝大夫點點頭，道：「太有良心了，如是一般人，那是天下至寶，一粒價值連城，而你……」

白翎道：「這麼說來，有益於三位前輩了？」

仝大夫道：「不但有益，且大有益處，如是服了此九九回生丹，他們三人只需把傷口養癒，有可能把被穿透的肩胛骨與琵琶骨恢復！」他看看興奮中的天鏡大師三人，又道：「百日之內見奇效，老夫回去立刻配藥！」

白翎立刻把那翡翠瓶交在仝大夫手中，道：「請大夫妥爲收下！」

仝大夫伸手，手帶哆嗦，似這種具有起死回生的藥中至寶，對於一個當大夫的而言，那比之他的命還珍貴！

江凌波開口了！

「姑娘，你還有第二件什麼大事？快請說來！」

他關心的是他在金陵的子弟兵，那些多年經營的殺手，不知如何了！

白翎道：「我的第二件事情，也許霸道，但我以爲應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她看看十多隻眼睛一眨不眨的落在她一人身上，遂又道：「我們在黃天蕩的湖岸邊等三聖會的人馬歸來，那是一場必死的決戰，一切的轇轕，就在三聖會的大門口作個了斷！」

天衣大師道：「休忘了慕容長青手上握有一把干將神劍，咱們不能不忌諱！」

白翎道：「大師，我打算以青龍刀擋他一劍，我以爲他沒有第二劍的機會，便是青龍刀被削，但他也必被我收拾掉！」

天衣大師道：「干將神劍三尺二寸半長，而青龍刀只不過一尺二寸長，常言道，一寸短一寸險，白姑娘可曾想到這些？」

白翎道：「當初我本打算以我飛鴿門主的兵刃對付慕容長青，如今有了青龍刀，我更不會怕他了！」

知機子拍巴掌，道：「太好了，這一仗少不了我老頭子，我是非去不可！」

白翎道：「所以我才又奔回來！」

江豪道：「白門主，慕容長青是你的了，只不過另幾個卻由我們接下了！」

飛雲子道：「散花仙子由貧道對付！」

天衣大師道：「那個南宮秋月還有她手下的四大飛劍女婢與毒火隊呢？」

白翎道：「如果這些殺手仍然未損失於金陵，我們那批兄弟們足可以對付了！」

江豪道：「南宮秋月由我江三對付她！」

白翎道：「如此，我配合師弟，必殺那慕容長青，而且要他盡快的死掉！」

天鏡大師道：「對，頑凶先除，手下人必心生畏懼，只要曉以大義，放他們一條生路吧！」

仝大夫道：「大師又生憐憫之心了！」

天鏡大師道：「實際上，我們三人被囚在水牢之中，心中實在忿怒，也常想着三人在雨花台附近中他們暗算之事，」他嘆口氣，又道：「事後想來，我們三人乃是中了散花仙子的一步倒迷藥！」又是一聲浩嘆，又道：「可是如今脫困，什麼仇恨也似乎忘懷了！」

知機子道：「也是大師慈悲爲懷！」

白翎忽然臉色不悅，她對蕭寒星道：「師弟，記住，搏殺起處，絕不手軟！」她咬咬牙，又道：「放走一個惡人，必有十個好人受害，要慈悲可以，受害之人找誰訴苦？」

她此言一出，衆皆愕然！

但仝大夫心中明白，白姑娘習了秘笈下半部，心狠手辣，媚態百生，是屬必然，但天鏡大師不知，頓覺不以爲然，但也只是一聲「阿彌陀佛！」

白翎與蕭寒星又走了，走得好像並不愉快，白翎走到岸上，才又對隨後跟來的知機子道：「老前輩，黃天蕩那面火熄了，天也亮了，我們爲了攔住就快回來的三聖會三巨惡，我與師弟又去黃天蕩唯一的那條山道上等他們，至於船上幾位，就在水邊等吧！」

知機子道：「姑娘，決戰就在今天，姑娘千萬心中別存疙瘩，我老人家永遠站在姑娘一邊！」

白翎淡淡的道：「我不嗜殺，但我也不會放過惡人，至於，」她走到知機子面前，又道：「前輩，雙方動手，千萬小心敵人使毒，我們不怕，但前輩不能！」

知機子笑了：「姑娘，老頭子承你這個囑咐，我會多加小心的！」他的話甫落，白翎與蕭寒星已在十幾丈外了，身法之快，已非一般輕功高手可比！

* * *

就在白翎與蕭寒星二人快到靈岩山上的時候，忽聽徹地雷聲起自西北方，抬頭看去，只見黃龍滾動似的塵煙捲起，一百多匹健馬怒奔而來，馬上的黑衣怒漢還不停的揮鞭吼喝着全身流汗的馬，往靈岩山這面狂馳過來！

這時候，黃天蕩那面只有幾處裊裊黑煙在冒，屋倒牆塌，淒涼中充滿了殺機！

於是，從黃天蕩那面，一百多名青衣殺手，在張鳳樓、席一山與鐵飛龍等人的率領下，排開陣勢，等候搏殺！

衆人在日正當中時刻，流露出麻木的冷笑，就好像每個人都在迎接死神的來臨！

那種等候拚命的心情，本質上就充滿了殘酷與無奈！

洞庭盟的殺手們守在已燒毀了的幾排大房子的前面廣場上，除了張三爺、鐵五爺、席六爺之外，前排也是幾位高手，馬勇、顏玉、左歡、石當等均冷厲的站在那裏！

就在迎面一百二十多匹快馬衝到廣場進口處，這一邊，天衣大師、飛雲子、江三公子、知機子等也及時的趕到了現場！

只見張三爺奔到江三公子面前，急急的問道：「三公子，老盟主等三位是否救出來？」

江豪點頭，道：「已救出來了！」

張鳳樓一聽江凌波三位已被救出，他仰天大笑：「哈！」笑着，大聲對百名兄弟們道：「老盟主已脫險了哇，哈哈！」

「哈！」所有聽到的人全大笑了，那面，果然是慕容長青一夥人來了，他們是得了飛鴿傳信，知道總會這面有變，慕容長青什麼也不想了，率領所有仍能搏殺的殺手，立刻連夜趕來了！

他們長途跋涉，人睏馬乏，但當他們發覺靈岩山完了，黃天蕩也已化爲灰燼，每個人便在仇恨的撩撥中，刀劍已拔在手上了！

洞庭盟的人也很慘，來時三船一百五十人，如今勉強湊足一百人還有不少帶傷的！

慕容長青已嗆的拔出干將神劍，他對南宮秋月道：「今天非殺光他們不可！」

南宮秋月也一臉的驚怒交加，她絕對想不到江三公子他們還有這麼一股不容人忽視的力量隱藏！

另一邊，散花仙子的右臂垂吊在脖子上，半張臉如同個怪又醜的老女人！

她本來很美，美得比南宮秋月還媚，但此刻她人變醜了，好像幾天之內蒼老了三十年，聽了慕容長青的話，她大吼着：「趁着咱們圍殲唐虹人馬，他們暗中前來搗毀三聖會總壇，哈……咱們回來得及時，還等什麼呀，殺！」

雙方就快對上了，猛古丁從靈岩山側面飛一般的來了一股出人意料的人，這一股力量才是眞正的生力軍到了！

沒有聲音，但個個身影鬼魅似的奔來了！

白天那裏的鬼魅？六十多個和尚道士，提刀仗劍的奔過來了！

這些和尚道士們身上除了刀劍之外，每人腰裏掛了個小布袋，布袋中是什麼？乾糧是也！

原來這六十八名和尚道士來自嵩山少林寺與武當山！

三聖會尚未夜襲唐家巷的前三天，有消息已分別送上少林與武當去了！

這批和尚道士得了消息，盡出門下高手趕來了！

六十八和尚道士衝入現場，立刻發覺天衣大師與飛雲子道長，不少人看得臉現厲烈之色！

慕容長青擧劍狂嘯一聲，道：「只不過多來幾個送死的人罷了！」

散花仙子大吼一聲：「殺呀！」她已不顧一切的率領着明月觀的金牌劍手，還有那催動法術的菊花女等往天衣大師幾人衝殺而上，卻被趕來的三十六名大和尚攔個正着，一場混戰立刻展開來！

南宮秋月更揮動彎月刀，她的飛劍四婢只有兩人出現，但還是銳不可擋的殺向飛雲子，却是被剛剛趕到的三十二名仗劍道士攔下了！

南宮門中人還未交上手，便已打出二十多枝毒火彈，有七個道士被燒得就地狂滾，哀叫不已！

隨之，幾個施放毒火的人也被亂劍活活刺死！

飛雲子與南宮秋月殺在一起，幾十名南宮世家的殺手隨之也殺上去，看得人心頭一緊！

慕容長青宛如發了瘋，他二十多年的心血創立的三聖會，武力幾乎已統領着江南武林了，不料今日毀於一旦，他本來陰沉狠毒，如今更是瘋狂，右目青腫，更見怕人，他雙手掄劍，直往江豪撲殺而上！

張鳳樓、席一山、鐵飛龍三人已從側面閃出來，這三人要與江豪聯手對付慕容長青了！

知機子閃身而到，他對張鳳樓三人道：「快率你們的兄弟殺上去，這兒由我老人家與江三公子聯手！」

張鳳樓一見，也不多言，側身大手一揮，道：「兄弟們，殺呀！」

「殺！」青衣大漢們刹時間一擁而上，就在這片三聖會黃天蕩前的大廣場上狠幹起來！

散花仙子原已身受重傷，她心中恨死那個龜長齡了，如今看到的盡是道士，管你是茅山也好，武當也罷，是道士她都要殺！

只不過她找上了飛雲子，飛雲子又受過仝大夫的秘笈上的調理，武功更非散花仙子可比，雙方接上手，飛雲子也火大了，因爲七名武當弟子被毒火打中還在地上哀哀大叫，飛雲子忿怒的出劍，幻化成一股無形銳風，捲上了散花仙子，就聽淒厲的一聲慘叫，散花仙子的那一條掛在脖子上的右臂，生生被飛雲子削落地上，散花仙子卻在慘叫中，奮起所有力量，幾乎是踩過人頭飛一般的遁逃而去，飛雲子就沒有看清這散花仙子是怎麼逃的！

飛雲子還打算追去，身前忽然閃出三個彩影，這是幻術，瞞不過飛雲子雙目，他一聲冷哂，反手一劍刺出，那快得不能追回逝去的時光一劍，立刻刺得三條幻影變成一個血人，那個爲了攔住飛雲子去追殺散花仙子的菊花女，雙掌按緊肚腸，慘笑一聲倒下去了！

當然，飛雲子再也看不見散花仙子了！

混戰中，飛雲子揮劍與剛剛趕到的武當弟子聯手殺起來，便也殺得明月觀的女道士們慘死一大半！

南宮秋月早已不是天衣大師的對手，雖然，她彎月刀上功夫辛辣，旋風十三斬無人能敵，但那是過去，如今天衣大師一把飛刀，殺得南宮秋月祇有招架之力了，幾次，天衣大師砍向南宮秋月要害！

最慘烈的，莫過於慕容長青與江三公子、知機子三人了，這三人交叉搏殺中，江三公子與知機子兩人手上的兵刃早已被削斷，便是知機子的身上也在濺血，卻不見白翎的出現！

知機子不相信，白翎會在這種關頭走人，但他也無暇多想，江三公子如果沒受過仝大夫的調理，只怕早已被慕容長青殺死掉！

那慕容長青哇哇叫，又笑得淒厲，道：「今天你們一個也別想活着離開姑蘇！」

「殺！」

這一聲尖叫，起自九天，又似來自幽冥，當人們還在怔忡時，一團人影已到了慕容長青的面前兩尺地，白衣白裙仍在飄動，一溜光華疾閃！

慕容長青看也不看的斜劈一劍！

「叮！」一團碎芒中，忽的人頭拋飛！

人頭並未落地，卻是被一個青年人撈在手中！

忽又聽一聲叫：「師弟，接着！」

只見那一把干將神劍已被青年人接在手上了！

青年人雙手併舉：「慕容長青已死，三聖會從此瓦解，不怕死的留下來決一死戰吧！」

青年者，蕭寒星是也！

那位白衣女子，她——她是白翎，然而，她此刻全身哆嗦，哆嗦得嚇人！

三聖會門下的人在潰逃了！

南宮秋月也不見了，人們都在追殺，沒有人注意白翎與蕭寒星這師姐二人！

江豪與知機子也去追殺奔逃的人，直往靈岩山那面追過去了！

場子上，除了死傷近百人之外，只有白翎與蕭寒星二人！

白翎忽的握住垂下的長髮，長髮在變顏色！

她輕輕的撫摸着面頰，面頰在萎縮！

甚至她的目力也在減退！

蕭寒星一見，大叫一聲：「師姐，你！」

白翎厲叱：「我變了，頭髮白了！」

蕭寒星點點頭：「師姐！」

白翎又道：「我也滿臉皺紋了，是嗎？」

蕭寒星目中見淚，道：「師姐！」

「噗」的一聲，白翎張口吐出五粒牙齒，她忽的對蕭寒星大吼：「走開，不要再見我，走！」

吼叫聲中，她忽的拔身七丈高下，一路往太湖西方狂飛而去！

蕭寒星厲叫一聲，道：「師姐呀！」

蕭寒星追得快，半空中他扯住了師姐的白裙！

「走開！」

「師姐，你不能拋下我，你我自小在一起，你疼我，教我，愛我，我們又已經……」

半空中有淚水似雨滴落，宛如蒼天也動容，半空中兩團人影御風虛翻着！

「師弟啊，你不會再愛我了！」

「不，師姐，我不在乎你變成什麼樣，這一輩子我只有師姐一個親人了！」

「你只是衝動一句話，你！」

「我發毒誓，師姐！」

空中的兩團一青一白兩團影子，在空中翻滾半里遠，呼的一聲落在湖岸的一條小船上！

船上不見人，但卻好像在爲什麼人備妥的樣子！

白翎與蕭寒星二人落在船上，蕭寒星立刻抱住那白髮蒼蒼又雞皮滿臉的白翎，他不哭了！

「師姐，我明白是因爲你修習了仝大夫的武功秘笈與奇術的關係，我也習了！」

白翎道：「師弟，你眞的還要一個醜陋的老太婆？」

蕭寒星道：「師姐在我心中，永遠美麗可愛！」

白翎道：「當初我知道，我一人修習半部陰毒之功，再加上我一心要殺了慕容長青，功夫極至，才有此突變，我仍然不後悔！」

蕭寒星道：「師姐，湖海難洗胸中恨，浮雲歲月無衷曲，千山萬水永不變，師姐呀，我們攜手共嬋娟，再也別爲那江湖血腥上刀山！」

他張臂抱緊了投入懷中流淚不已的師姐！

白翎卻十分柔情的道：「師弟！」

那船不大，小艙門已關，無人駕駛的小船在湖面上漂着，卻是艙中傳出那麼蕩人心魄的笑，唔，這船雖小，卻是滿船的風月與眞摯的愛情喲！

* * *

三聖會一夜之間冰消瓦解了，那也正應了誰說的一句話來着：「看着他起高樓，看着他樓塌了！」

姑蘇消失了三聖會，姑蘇人的臉上有了笑容！

同樣的，江湖上也似暴戾氣消失了！

當畫舫上的羣豪們聚首等候白翎與蕭寒星師姐弟二人七天之後，他們放棄了！

天衣大師向江豪道：「小施主，搏殺之中，你眞的看到白姑娘蛻變了？」

江豪道：「大師，你與他們已問我不下十次了！」

一邊的知機子道：「白姑娘變得十分突然，令人以爲她是會妖術的巫女！」

仝大夫跺足道：「她變得不突然，變得在我意料之中，那是秘笈上幾種陰性毒藥的關係！」

天鏡大師道：「那麼美而純的姑娘，江湖狂瀾力挽之後，反倒是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玉貌，唉！」

龍道長道：「我們應該幫助她的！」

知機子道：「我們也等了他們七日夜！」

仝大夫道：「如果我不能把她的青春再找回來，我此生再也不開業爲人治病了！」

他說着，舉着手上的那個翡翠玉瓶，又道：「你們看，這些九九回生丹，不是能駐顏常青春起死回生嗎？」他搖着頭，又道：「她能爲咱們着想，把這樣的無價之寶交在我的手中，而她……」他再一次的搖搖頭，道：「我要去找她，我一定要去找她！」

說完，他舉步下了船，仝大夫走了！

仝大夫的走，沒有人去攔他，因爲他是爲了白翎才會離開他們！

但，就在仝大夫走了幾里路遠，忽覺身後步履聲傳來，他猛回頭！

「是你，你跟來幹什麼？」

是的，那人不是別人，知機子來了！

知機子道：「大夫，我來保駕！」

仝大夫道：「三聖會已消滅了，我還要什麼保駕！」

知機子道：「至少我也有權幫你去找白姑娘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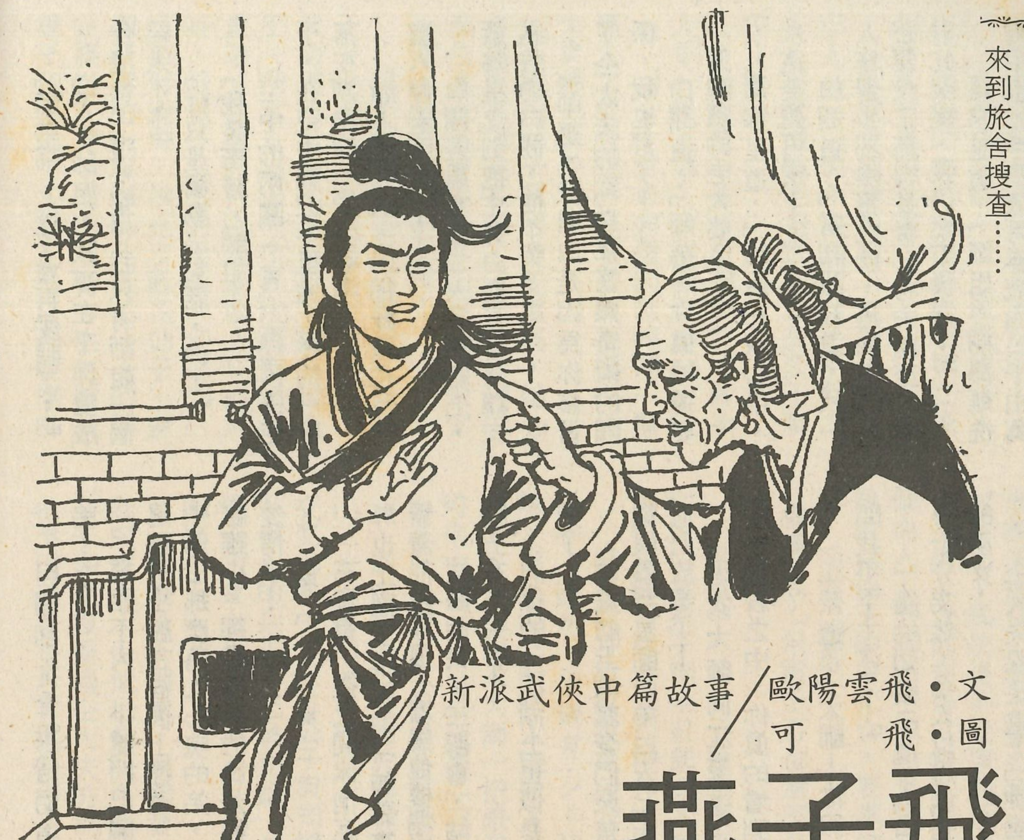
仝大夫好長的一聲嘆息！（完）

燕子飛

刀西救劍邪莫盜　伏埋中居龍雙闖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倭女犬養由美誣陷燕子飛姦汚她，皇上大怒，石如山言之鑿鑿，希望皇上信他所言，朱翊鈞傳證人如意作供，如意暗中幫助燕子飛，使姦汚罪名不成立，由美就有構陷羅織之罪，經過威遠侯、嚴元伯等同聲指摘，皇上本想兩不追究了事，但鑑於形勢所逼，不能不將倭女逐出後宮。皇后母子被擄走，燕子飛來到旅舍搜查……



大家步下樓梯，點亮了燈，余老夫人埋怨道：「你這孩子也眞是的，叫你不要亂跑，偏不聽，又野到那裡去了？」

余東劍年事尚輕，童心未泯，扮了一個鬼臉，道：「人家悶得慌，出去玩玩嘛，北京好好玩啊，順便還宰了三個仇人，交了一個朋友。」

說着，將扛在肩上的劍放下來，劍鞘頂上端吊着三條紅色緞帶，上面各綉着七隻金錢豹，緞帶上另外還有綁着六隻血淋淋的人耳朵。

徐遠睹狀大喜，道：「幹得好，幹得好，以後只要遇上五龍會的人，放手去殺就對了。」

撥弄一下那六隻人耳，又道：「這東西是下酒的好菜，趕明兒交給正陽樓滷一滷，咱們爺兒倆好好喝一盅。」

余老夫人彈掉孫兒身上的灰塵，慈祥可親的查問道：「孩子，你說交了一個朋友，是男的？還是女的？」

余東劍羞答答地回說：「是……是個女的。」

「哦，是女的，好極了，好極了，漂不漂亮？多大年紀？那裡人？甚麼時候帶回來給奶奶瞧瞧，奶奶恨不得能早一天抱曾孫。」

老夫人樂昏了頭，說話像連珠炮，余東劍嘟呶着嘴，道：「奶奶，妳老人家說話像打連環飛刀，叫人家怎麼答嘛，再說，我們剛剛才認識，奶奶想到那裡去了。」

噗嗤！一聲，老夫人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道：「東劍說得對，奶奶是有點老糊塗了，我一樁一樁的問，你一樁一樁的答好啦，她今年多大？」

「二十上下。」

「漂不漂亮？」

「是孫兒見過最漂亮的。」

「那裡人呀？」

「不清楚，可能是南方人。」

「江南山清水秀，是出美人的地方，叫甚麼名字？」

「王小美，她叫我叫她阿美。」

「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她見我一劍一個，連殺了三個倭賊，稱讚我是大英雄，主動的要跟孫兒交朋友。」

「家世好不好？」

「不知道，不過……」

「不過怎樣？」

「看起來挺闊氣，身邊還帶着好幾個丫環。」

徐遠發現燕、柳還沒有走，正聽得津津有味，不由老臉一沉，道：「這兒沒你們的事，請便吧！」

「哼！」

柳青青報以一聲冷哼，拉着燕子飛，扭頭就走。

步出碧雲天，經過天外天時，柳青青止步道：「子飛，你看咱們要不要進地道去搜一搜？」

「不必了，東劍、西刀住在碧雲天，他們斗膽也不敢把雙劍、駝鈴或皇后母子藏在這裡。」

「五虎一度落脚天外天，不知如今還在不在？」

「且先過去瞧一瞧再作計較。」

縱身上了牆頭，見天外天內燈火通明，正有四桌麻將在挑燈夜戰，各色人等均有，喧鬧之聲不絕，並非五虎或五龍會中人，二人心意相同，雙雙退落牆外。

柳青青道：「雙劍、駝鈴、皇后、太子的線都斷了，咱們該從何處下手？」

燕子飛緊握雙拳，目注四方，道：「現在只有一個地方還沒有去。」

「雙龍居？」

「對，我們去夜探雙龍居！」

心意一決，不再遲疑，當即結伴出城西去。

施展開絕頂輕功，疾逾瀉電奔馬，何消頓飯工夫，雙龍居已遙遙在望。

二人略作計議，捨正門不走，轉往後山，打算先入摘星樓一探虛實。

颼！颼！兩聲，燕、柳彷若彈丸般越牆而過，射入雙龍居內。

叮噹！叮噹！叮噹……

叮噹！叮噹……

身後傳來一串鈴鐺聲，展目回顧，見牆上懸着數條細繩，繩上繫着不少鈴鐺，一旦不小心碰到繩子，就會叮噹作響。

眼前怪石嶙峋，蔓草叢生，忙不迭地隱身石後。

「甚麼人？」

「甚麼人？」

雙龍居的反應好快，鈴聲未歇，一下子從四面八方竄來七八個人，有的敲打石頭，有的撥弄草叢，百密一疏，却始終沒找到二人藏身之處來。

有人不乾不淨的嚷嚷道：「他媽的，鈴鐺響了，怎麼沒見人，難道是遇上了鬼？」

另一人道：「可能是野貓在作怪，最近常常有外邊的野貓進來捉老鼠。」

再四處搜查一遍，見無所獲，便即四散開去，燕、柳目送他們消失不見後，這才重新上路，躡手躡足的摸向心腹地帶。

「青青，要注意，在可能範圍之內，最好不要現身，以免打草驚蛇，壞了大事。」

「我知道，採明雙劍、駝鈴、皇后、太子的下落最重要。」

「但如無可遁形，就要狠，放手去殺。」

「那當然，留下活口，必會走漏風聲！」

摘星樓還很遠，附近的地形又極複雜，固然易於隱匿行藏，可是，埋伏暗中的樁卡亦不易發覺，可謂步步艱難，處處危機。

乍然，一方巨石之後，冒出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

「紫氣東來！」

「日月無光！」

「請通過！」

「謝了！」

一道重要關卡，就這麼輕易通過，前行十餘丈，柳青青將燕子飛拉至一棵大樹下，小聲道：「子飛，你的膽子眞大，倭賊說『紫氣東來』，你說『日月無光』，居然被你瞎貓逮住死耗子——碰對啦。」

燕子飛左右察看一下，見無敵踪，靠近柳青青，小聲道：「青青，這事有脈絡可循，絕非瞎猜亂碰。」

「噢，吹牛還有草稿，怎麼說？」

「我問妳，我國的東邊是甚麼地方？」

「是扶桑呀。」

「五龍會來自何處？」

「也是扶桑。」

「昔日有人登臨函谷關，見東方有紫氣西來，喜謂必有聖人現，不久果見老子李耳到來，杜甫『東來紫氣滿函關』詩即詠此事。而扶桑鬼子口中的這句切語，則有以聖人自居將來必會君臨中土的意味在。」

「紫氣東來算你有理，日月無光又是如何碰上的？」

「青青，日月二字並列，是個甚麼字？」

「明。」

「明者明朝也。」

「哦！我明白了，扶桑人一旦君臨中土，我大明朝自然黯淡『無光』了，你這『日月無光』四字果然有脈絡可循。失敬，失敬！」

最後這兩句訣詞，逗得燕子飛心花怒放，一把將柳青青摟過來，親了一下，遂又向前行去。

明白了暗語，方便多多，通過無數崗哨，順利的來到摘星樓下。

二人還記得，犬養由美的姐姐出現之處在五樓，抬頭仰望，那個房間的燈還亮着，燕子飛猛地拔身縱起，登上三樓，借力再彈，無聲無息地落在五樓陽台上。

樓角驀然冒出一個人來，張着嘴，話來不及喊出口，已被燕子飛發出的花瓣擊中死穴，倒地身亡。

柳青青亦非庸手，在另一個樓角解決一人，小心潛至窗外，舔破窗紙。裏面是一間華麗的臥室，牙床，羅帳，鴛鴦被，一應俱全。窗下，雕花太師椅上坐着兩個人，一

男一女。

這一對男女如膠似漆，偎得很緊，時而竊竊私語，時而舉杯對酌，可惜背向而坐，看不清面貌長相。

室內充塞着一股雄壯昂揚的駝鈴之聲，原來喝酒的杯子赫然正是大明國寶——玉駝鈴！

燕、柳立感精神振奮，血氣上衝，心跳的速度陡然加快一倍，方待破窗而入，犬養由美碰巧推門進入屋內，叫了一聲：「姐姐，姐夫！」

被稱作姐姐的女人似頗驚訝，聲音也顯得有些兒怪異：「由美，妳在玉華宮好端端的，跑來雙龍居作甚？」

犬養由美噘着嘴，餘恨猶存道：「別提了，小妹已經被人家趕出玉華宮。」

「怎麼會這樣，神宗皇帝不是迷妳迷得要死嗎？」

「都是燕子飛那個混蛋在搗鬼，本想設計把他幹掉，結果反而被他倒咬一口，落得個被逐出玉華宮的命運。」

「老太師沒有爲妳緩頰？」

「石太師已盡了力，可恨孫震宇那個老匹夫太囂張，爲姓燕的撐腰，連皇上都拗不過他，最後只得讓步，把我趕出來。好在孫皇后母子已在我們掌握之中，這筆帳小妹會在他女兒身上加倍討回來。」

男的這時說道：「神宗對燕子飛倚仗甚深，寵信有加，又有孫家與嚴元伯臂助，想要扳倒他，確非易事，必須改弦更張才行。」

犬養由美道：「姐夫有何妙計？」

「軟硬兼施，文武並用，不擇一切手段。」

「可否說得更詳細一點？」

「譬如說可以智取，借刀殺人。」

由美公主本想再追問下去，忽見前田惠良推門而入，劈面就說：「山本兄，二位公主，有人夜闖雙龍居，總會長傳令全體備戰，準備迎敵。」

被稱作山本的男子，與犬養由美的姐姐聞言呼地站了起來，透過紗帳，看到那男人的側影，像極了死在血手印下，却在棺材裏失去踪影的江彪。

姐姐的大半個身子恰巧被妹妹犬養由美擋住，僅見到她隆起的大肚皮。

柳青青反應敏捷，換了一扇窗子，再舔破一個洞，決心要看清這女人的眞面目，孰料，房裏的燈突告熄滅，緊接着響起一陣「軋軋」之聲。

這異聲來得突兀，很快便告停歇，屋內隨即陷入一片死寂，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響，從窗孔望進去，就這麼片刻工夫，人床俱已不見。

燕、柳萬分駭異，一臉迷惑，潛入室內一看，果不其然，人不見了，床椅沒有了，本來是一間甜蜜的香閨，瞬息之間却變成一無所有的空屋。

這簡直是在變魔術，二人相視愕然，爲之目瞪口呆。

「子飛，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摘星樓裝有機關，他們將原來的那間房子移走了。」

「剛才那個男的，你看像不像江彪？」

「的確很像。」

「女的是否石玉娘？」

「大有可能。」

「下一步該如何進行？」

「找到那間房子，奪回玉駝鈴，再及其他。」

* * *

雙龍居外，來了三位不速之客，二老一少，二男一女。

一般人都是用手叩門，眼前的這位少年很特別，是用脚來踹，通！通！通連踢三脚，大聲嚷嚷道：「喂，開門，開門，不開門就要放火啦。」

小門咿呀而開，守門人露出半個身子來，嘟喃道：「三更半夜的，你們想幹甚麼？」

少年兇巴巴地吐出來三個字：「想進去！」

守門人指着掛在大門旁的木牌道：「閒人免進，擅入者死！」

「哼，小爺偏要進去，看你能把我怎麼樣？」

「大膽！」

隨着這一聲暴喝，守門人拔劍竄出，分心就刺。

然而，僅僅遞出半招不到，少年的劍將他的咽喉抵住，快！實在太快了，從沒見過這麼快的劍，腦子裏連半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劍已穿透喉管，倒臥血泊中。

少年一馬當先，放步闖入，立有十幾條漢子攏上來，爲首的一名八段高手喳呼道：「那來的狂徒，竟敢夜闖雙龍居，還不快報上名來受死。」

銀髮老者道：「老夫西刀！」

少年瞪眼道：「小爺東劍！」

東劍、西刀四字，具有無比威力，衆人聞言駭然色變，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一步，爲首的八段高手眉一挑，道：「東劍、西刀早已在武林中除名，三位擅入本居，出手傷人，究竟意欲何爲？」

西刀徐遠以命令的口吻道：「叫山本出來見我！」

「閣下口氣不小，找敝上何事？」

「算一筆陳年老帳。」

「抱歉，我們總會長不見客。」

「不見客我老人家就殺進去！」

余東劍的劍法好快，徐遠這廂殺字才出口，他的劍已送至那八段高手的面前，還手閃躲俱已不及，慘叫聲中，一劍穿喉，匆匆忙忙的進了鬼門關。

餘人蜂擁而上，企圖以多爲勝，怎奈俱非東劍、西刀之敵，像割草，似切菜，一招一個，且殺且進，人殺光了，二老一少已深入大門內數丈。

可是，雙龍居內人多勢衆，高手如雲，幹掉十幾人，又上來數十個，而且，四下萬頭鑽動，鬼影幢幢，更多的人正源源不絕的趕來馳援，令人殺不勝殺，砍不勝砍。

余東劍的寶劍盡被鮮血所染。

老夫人的拐杖沾滿毛髮肉屑。

徐遠殺累了，收起金環寶刀，改以雙掌對敵。

攝魂掌非比尋常，威力之大，絕後空前，登時羣魔亂舞，陰風大作，魑魅魍魎之聲四起，彷若置身九幽冥府，十八層地獄。

「鬼！鬼！」

「鬼！鬼！鬼！」

羣寇驚極而吼，嚇得心驚肉跳，嚇得屁滾尿流，有人當場暴斃，有人抱頭鼠竄。

連久經大風大浪，見多識廣的余老夫人，亦深爲詫異，疑雲滿面道：「好厲害的攝魂掌，三十年不見，想不到你會將傳聞中的這種陰毒掌法修練成功。」

余東劍更是滿懷羨慕，心嚮往之，道：「徐爺爺，攝魂掌法怎麼練？找個機會教教我好不好？」

徐遠在施展攝魂掌時，臉色蒼白，面無人色，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見問大搖其頭道：「孩子，這攝魂掌非武學正道，萬萬練不得！」

余東劍更加好奇，欲再追問下去，花十郎出現在三丈以外，朗聲道：「徐老兒，我們總會長叫你即刻住手，勿再濫殺無辜。」

徐西刀怒沖沖地道：「想要我老人家停止殺人可以，叫山本刀之助來見我。」

「山本會長正在候駕。」

「倭狗在那兒？」

「摘星樓。」

「你帶路吧。」

「請！」

花十郎領教過東劍、西刀的手段，遠遠的走在前面，不敢近身，來至摘星樓時，先入內稟報，然後才放三人進樓。

倭人多詐，徐遠可不敢掉以輕心，一步一步的走進去。

余家祖孫，一個持劍，一個執杖，緊跟在後，形成一個可以彼此呼應的鐵三角。

霍然，頭頂上瀉下一盆血紅色的，濕漉漉的東西。

徐遠一眼就認出來是血，被他一掌震散，摘星樓內登時血雨紛紛。

孰料，劈散一盆，第二盆又已傾盆而下，緊接着一盆一盆猛往下潑，徐遠本事雖大，依然躲不開傾盆血雨，霎時間老少三人便變成血人。

血雨一止，視線立明，山本刀之助就立在前面不遠處，嘴角掛着一絲冷笑，臉有得色。

郭坤、小洋芳子、井上十朋居左。

五虎一字排開，卓立在山本右側。

徐遠伸手將臉上的鮮血抹乾淨，虎目暴睜，死盯着山本刀之助，道：「逆賊，你幹的好事，這是黑狗血，沒錯吧？」

山本刀之助嘿嘿冷笑道：「只有黑狗血才能破你的攝魂妖術，本會長足足殺了百條黑狗。」

「山本，沒有攝魂掌，我老人家照樣可以要你的命！」

「恐怕未必，摘星樓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少廢話，納命來。」

「接招！」

「看掌！」

徐遠雙掌齊出，連劈二掌，陰寒之氣大減，鬼魅之聲已杳，攝魂掌的奇妙威力已不復見。

鏗鏘一聲，徐遠拔刀而出，大步向前，殺氣騰騰地道：「逆賊，你先別得意，今夜就是我老人家清理門戶的日子。」

山本嘴角的陰笑始終不曾消失，一邊迎面前行，一邊道：「老傢伙，你放心，本會長不會走，要親自爲你送終！」

一人動，羣倭皆動，東劍、西刀與山本、五虎等人相向而行，隨着大家沉重的脚步聲，空氣驟然緊張起來，一場血雨腥風已是無可避免。

相距丈許時，山本陡地停下脚步，五虎快速移動，再加上從門外湧入的數名九段高手，將東劍、西刀困在中間，形成一個四面包夾的形勢。

徐遠、余老夫人、余東劍睹狀反應迅捷，三個人的脊背緊貼在一起，各據一方，每人皆面對着四名以上强敵。在此大敵當前，生死一髮的檔口，余老夫人依舊從容自若，抑且利用機會，教導愛孫攻守進退之學，道：「東劍，對敵交手，首重快！準！狠！三字訣，招不虛發，務必一招畢命，方可克敵致勝！注意，先選好對象，聽到徐爺爺的命令就出劍，絕對不給對方還手的機會。」

後半段話，同時也是說給徐西

刀聽的，叫他發號施令，以期行動一致。

猛可間，徐遠大叫一聲：「殺！」

揮刀猛砍山本之助，東劍疾取井上十朋，余老夫人的拐杖則猛往前田惠良的頭上招呼。

千不料，萬不料，就在這個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三人的脚被環扣套住，閃電也似的被倒吊起來。

原來山本早已設好陷阱，命人包圍的目的就是逼他們進入圈套，天蠶絲與地板同色，線又放得很長，精明如余老夫人、徐西刀還是沒能察覺。

眼前是摘星樓內部的一個大天井，直達頂樓，三樓處置有無數交錯的木樑，只見三個三百斤重的大鐵鎖正急速下墜，東劍、西刀、余老夫人隨之快速上升，場中爆出一陣歡呼，樂得五虎等人前仰後合。

徐遠不服，首先翻身而起，抓住絲繩，橫斬一刀，結果毫髮未損。

余東劍如法炮製，也翻起來了，連砍三劍，同樣效果全無。

老夫人的龍頭拐杖更不用說了，根本奈何不了扶桑天蠶絲。

余老夫人怒氣沖天道：「扶桑老狗，你這是甚麼東西？」

山本刀之助哈哈大笑道：「老太婆，告訴妳長長見識，此乃扶桑北海道的特產天蠶絲，刀槍不入，水火不侵。」

「老狗，你打算怎麼樣？」

「好說，先吊你們一夜，明天再決定如何處置。」

通！的一聲，絲繩已升至盡頭，余老夫人的頭撞翻了一塊木板，木板上又掉下來一個四百斤重的大鐵鎖，把那個三百斤的鐵鎖反吊起來，老夫人開始橫着移動，被吊進一間囚房內。

東劍、西刀的情形也完全相同，被吊進另外兩間囚房裏。徐遠這時候才看清楚，橫樑之上裝着許多滑輪，絲繩緊扣在上面，由鐵鎖牽引，設計可謂精密至極。

這一切，隱身五樓的燕子飛、柳青青皆盡收眼底，二人緊張得幾乎要窒息，不顧一切的放步就往四樓衝。

甫至樓梯口，忽見如意從下面跑上來，三人不期而遇，俱感驚詫不已，如意噤聲道：「你們吃了熊心豹子膽了，雙龍居乃虎穴龍潭，竟敢冒險亂闖，幸好有東劍、西刀吸引住他們，不然可能早就出事啦。」

這時，三個四百斤重的大鐵鎖已落在地面，三個三百斤重的鐵鎖則被卡在橫樑上，徐遠、余老夫人、余東劍吊進三個不同的囚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狂笑聲起，山本刀之助在五虎、井上等人的簇擁下也離開現場。

如意這才鬆了一口大氣，領着二人走進五樓左側角落上的一間房，隨即將房門關起，顯得格外謹慎。

室內的裝飾很講究，紫檀鏤空雕花床，粉紅紗帳，橘黃色的梳粧台上，有一面大型穿衣鏡，鏡上掛着一條綉有九條金龍的青色緞帶。

倒了兩杯冷茶，請二人坐在太師椅上，如意歉然一笑，道：「夜深了，沒有熱茶招待，請見諒。」

柳青青的臉色陰晴不定，一雙眸子不停的在屋內打轉，道：「如意，這是妳的香閨？」

如意頷首道：「嗯，在雙龍居我就住在這兒。」

「我現在是該叫妳如意呢？還是前田九段，或者前田會長？」

「小妹無意迴避，確是青龍會長，不過，還是希望青姐不要改口，叫如意更親切。」

燕子飛道：「現在甚麼時候了，乃生死關頭，還談這些閒話，快辦正事要緊。」

如意望着燕子飛，投來深情的一瞥，道：「哦，對了，你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闖進雙龍居，到底爲了何事？」

燕子飛道：「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雙劍、駝鈴的下落，與皇后、太子的安危，我想知道孫皇后母子是否平安？人在何處？」

「據小妹所知，皇后母子現在還活着。」

「囚禁的地方在那兒？」

「子飛，請原諒我，爲了犬養公主被逐的事，山本會長、石太師對小妹非常不滿，要不是家兄一再力保，此刻我可能已是階下囚，再也不能出半點差錯，否則準會沒命，甚至累及家人。」

一提到犬養的毒計，燕子飛就感慨萬千，緊握着如意的玉手，動容道：「謝謝妳，如意，若非妳仗義直言，我可能很難逃過這一劫。」

犬養由美的姐姐是誰？

是否玉華宮的石玉娘？

江彪眞的還沒有死嗎？

是否山本刀之助之子？

尤其，石貴妃失踪的眞象相究如何？

孫皇后母子眞的平安嗎？山本刀之助究竟有何陰謀？

這一連串的問題，都需要如意指點迷津，但爲顧及伊人安危，燕子飛卻不忍出口，道：「如意，其他的事我都不問，但有兩件事卻不能不說，剛才我們明明看到，犬養由美的姐姐，和她的丈夫正在用玉駝鈴飲酒，可是，在一陣『軋軋』之聲過後，馬上消失不見了，換成另外一間房子，這是怎麼回事？」

如意遲疑了一下，道：「記得你們第一次來的時候，小妹曾暗示火速離去，想不到你們膽大包天，又闖了進來。主要的原因是，整個雙龍居，處處都是圖陣陷阱，處處都有機關埋伏，有如天羅地網一般。就拿這摘星樓來說吧，更是雙龍居的核心要地，只要一開動機紐，每一間房子都可以任意移動。」

柳青青道：「原來的那一間到那裏去了？」

如意道：「除非啓動機關者自己，或者山本總會長，別人一概不知，必須一間一間去查。」

「這裏一共多少間房子？」

「一百零八間。」

燕子飛一聽就傻眼了，一百零八間房子，查到天亮恐怕也查不完，何況又有強敵環伺，想要奪回玉駝鈴，簡直比登天還難，道：「第二件事，我想知道如何才能使東劍、西刀脫困？」

如意很痛快：「只有一個法子。」

「願聞其詳。」

「斬斷絲繩。」

「妳的意思是說死套，解不開？」

「本是活套，但裝有倒鈎，一旦拉緊後，便解不開了，不然山本怎會放心離去。」

「這就麻煩了，天蠶絲刀劍不入，如何來斬？」

「雙劍可以斬得斷。」

「莫邪、干將？」

「是的。」

「雙劍此刻何在？」

如意想了想，道：「子飛，且先別管雙劍在那裏，你如果肯答應小妹一件事，我願意設法救他們，但要聲明在先，能否如願，可一點把握也沒有。」

柳青青會錯了意，斷然決然道：「如意，我早就說過，樂見二位蓮開並蒂，比翼雙飛……」

如意打斷她的話，嗔怒道：「青姐，妳想到那裏去了，這事我們早已講好，除非三個人一起拜堂，小妹絕不會單獨一個人嫁給他，我說的是另外一件事。」

「甚麼事？」

「爲免兩位發生意外，即刻退出雙龍居。」

「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三個人携手合作豈不更好？」

「不！人多反而礙事，諸多不便，萬一被人發現，定將凶多吉少。」

柳青青原以爲她又在耍心眼，橫刀奪愛，結果如意純粹是爲他二人的安危着想，心底自責一聲：「慚愧！」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三人登時擁在一起，如水乳交融。

在這種情形之下，燕子飛、柳青青不答應也得答應，當即照着如意的意思，循原路退出雙龍居。

如意也恪守承諾，步下樓來。當她到達三樓，來至囚禁余東劍的房外，探頭向內一望，奇哉！怪哉！絲繩已被割斷，余東劍不知去向。

這事非同小可，如意嚇了一跳，是誰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救走余東劍？用的是何種神兵利器？

如意滿頭霧水，正感困惑不解，忽聞隔壁房內有木床吱呀之聲，及急促的喘氣聲傳出，急忙循聲行去，恰巧房門虛掩，室內一角，木床之上，幃幔之內，犬養由美與余東劍全身一絲不掛，正在……

直羞得如意滿面通紅，暗咒一聲：「不要臉的狗男女！」

她乃冰雪聰明之人，馬上意識到，犬養由美救人在前，荐枕在後，必然另有所圖，說不定一樁重大的陰謀正在醞釀形成中。

尋思間，一眼見莫邪劍就放在門內牆邊，不禁大喜，拎着劍轉身就走，直撲西刀徐遠的囚房。

西刀徐遠好慘，頭下脚上被吊着，上不着樑，下不着地，但此老生性倔强，不肯服輸，口中仍在罵個不停。如意忙將食指放在唇邊，作了個噤聲的手勢，猛地提足一縱，騰空而起，將莫邪劍插入徐遠雙足之間。

莫邪劍眞不愧爲是亘古神器，劍鋒過處，噗！的一聲，絲繩應聲而斷。徐遠也不含糊，以一式「鯉躍龍門」，輕輕巧巧的落在如意身旁。

徐西刀恩怨分明，抱拳爲禮道：「大恩不敢言謝，老夫欠姑娘一條命，日後必當圖報！」

如意淡淡一笑，道：「救你並非出自姑娘本意，要謝要報請勿找錯了對象。」

「謝誰？報誰？」

「燕子飛、柳青青。」

「噢，是他們請妳來救我的？」

「你我素昧平生，本姑娘沒有救你的理由。」

「無論如何，徐遠還是不能忘記姑娘援手之恩。」

「你要想報答我，最好的方法就是將這件事忘記，尤其不能讓余東劍曉得救你的人是我。」

如意深謀遠慮，她是怕由余東劍之口，傳入犬養由美耳中，自己恐將必死無疑。徐遠不明就裏，雖是老掉了牙的老江湖，却聽不出她言外之意，道：「姑娘，這是爲何？」

（未完・卅六）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七巧賭坊

上文提要：身懷絕技的古照今在三刀會裏懷才不遇，脫離三刀會後流落上海落魄潦倒。水道生在七巧賭坊輸掉了兩艘大船，心有不甘。一日，見古照今扎魚時顯露好身手，便招攬了他，同赴七巧賭坊，要奪回輸掉的大船。古照今在賭坊中的表現贏得了賭坊主人哈玉芳賞識，願付高薪把古照今聘請過來。結果，古照今決定……



美貌姑娘勤服侍　爲求報恩接重任

而古照今在三刀會快三年的日子裡，急於找機會出人頭地，卻又被船上當頭雷子鳴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古照今發覺上海這地方有發展，所以他留在上海碰運氣，如今他把水道生當成了伯樂，但卻又留在七巧賭坊，原因是，他要水道生安全的退出七巧賭坊。

古照今似乎聽出哈大姐的目的不是爲了七巧賭坊，而是另有他用，心中立刻又犯嘀咕。

「哈大姐，我能爲妳大姐做甚麼事？老實說，我只會用刀而已。」

哈大姐笑道：「夠了，足夠了，古老弟呀，你先去歇着，一天半天後我自會去找你，想吃想喝想用想玩，自有小雪爲你安排。」

她轉而對那綠衣女子，又道：「小雪，帶古兄弟去別院，弄個舒服的房間把古兄弟安頓好，至於細節的安排，妳應該知道，也不用我細說了！」

小雪細聲細氣道：「是，小雪知道。」

她還伸手拉住古照今又道：「走呀，古兄弟，咱們去別院，你累了吧！」

古照今看看四週，就沒有一個人對他笑臉相對，只有一個人臉上帶笑，那正是哈玉芳！

古照今對哈玉芳點點頭，他隨着小雪走了。

＊　＊　＊

那是一個十分寧靜的小院，院子裡有花有草之外，還人工弄了個假山，就不知水是甚麼地方流來的，水還自假山上方往下流。

這座院子一共有九間房舍，房門都是雕花木門，窗子的玻璃擦得亮，好像看到房中的設備也精緻。

就快走到右邊的最後一間房間了，小雪突然一聲呼叫：「人吶？」

只見自一個房中奔出兩個女子來，這兩人都已三十多歲年紀，只一瞧便知是下人。

小雪對這二人吩咐道：「快去浴室放好熱水，新的睡具、新的衣服也要備妥！」

她指着古照今，對二人又道：「他姓古，妳們要叫古少爺，是咱們大姐的心腹要員，以後小心侍候！」

「是，小雪小姐！」

二人對古照今深施一禮，道：「古少爺。」

古照今聽得不自在，他原是快要變成流落街頭的落魄人了，如今一變而成爲古少爺，當然聽得不自在。

笑笑，古照今不能小器，人家這麼一禮，他總不能一點表示也沒有！

古照今在懷中掏，尚有五兩銀子在袋中，他窒了一下，心一狠，牙一咬，便把五兩銀子取在手上了。

「拿去，算是見面禮吧！」

兩個女人笑得嘴巴幾乎也可以塞進個拳頭，二人喜孜孜的轉身而去。

小雪當然不在乎幾兩銀子，她與古照今走入房中了。

窗後掛着柔柔的水色窗帘，配合着絳色的幔帳，在一套細膩、光滑、白色的床被睡具的襯配下，這間屋子看上去令人有舒服之感。

古照今便愉快的點點頭，忍不住的笑笑，道：「這是女子的閨房嘛！」

「男人閨房，古老弟。」

古照今一笑，道：「妳也稱我老弟？妳才多大？」

吃吃一笑，小雪道：「你想知道我的年齡？」

古照今已笑道：「我已二十二歲了！」

小雪眨動着眸子，道：「我也二十二歲了，你看上去不過二十嘛，我們同年呀！」

她眞大方，借機送上個吻，只不過吻在古照今的臉頰上，發出「嘖」的一聲響，倒令古照今楞然了！

＊　＊　＊

有個女子在門口，她先是往門內瞧，然後才敲敲門，道：「小雪姑娘，澡池的熱水放好了，請古少爺洗澡。」

屋內小雪聽到這女人的話，拉着古照今便往外走，笑道：「走呀，洗個澡，再爲你梳頭洗臉，你一定更好看！」

古照今是需要梳洗了，自從在上海黃浦灘上混了十來天流浪日子，他幾乎只在江邊洗把臉，想一想有多可憐！

古照今至此才明白，一個有本領的人是必須靠機會的，如果能遇上賞識的人，也正是機會來了！

古照今以爲自己遇上水道生就是轉了運。

＊　＊　＊

吃吃一笑，古照今道：「告訴我在那兒洗，小雪姑娘就別去了！」

古照今此時開朗多了。

不料，小雪卻吃的一笑，道：「我如果不侍候你舒服地洗澡，哈大姐會殺了我的！」

古照今一怔，道：「妳……妳要侍候我洗澡？」

小雪道：「這有甚麼關係，我不怕，你怕甚麼？」

古照今道：「我是個流浪人，才不怕甚麼，而妳就不同，我不能壞了妳的名節……」

「嘻……」小雪笑得花枝亂顫，道：「女人要名節呀，就不用來上海混了。上海這地方要漂亮，要美女，上海的人會享受，當然也有會侍候人的……」

她指指自己鼻尖，又道：「我便是會侍候人的！」

古照今怔怔的，她還眞不敢相信小雪的話，但小雪的話句句眞。

＊　＊　＊

話眞，當然動作更眞，小雪已拉着古照今往一間厚板門房中走過去了！

小雪邊走邊對身後那女人道：「佟嫂，叫弄新衣的人多帶幾套來，古少爺要試穿才會滿意呀！」

佟嫂一聽便立刻回應，道：「一共取來三套，便是快靴也是三雙試着穿！」

眞是最好的侍候，便是本人也不必前去試穿了，東西拿來三套，不對頭的再退回！

＊　＊　＊

小雪擁着古照今進入那間大浴室中了，古照今只一看，心中就覺一陣熱。

只見一對又光又亮的長板支在近池邊，那洗澡池是瓷的，比裝飯的碗還要光亮，六尺長、三尺寬、半盆熱水正冒煙，仔細聞，嘎，熱水還帶桂花香。有張長桌在牆邊，桌上放的眞齊全，大小毛巾各三條，擦背的擦子粗、細各兩件，外國來的香皂子四五塊，共分成紅綠黃藍白五色，另外幾個小瓶子，大概裝的是花露水。

再看地上面，瓷磚上還印着淺色的小花，地上放有四五雙木拖鞋齊放在一個小木櫃的前方。

小雪拉着發呆的古照今，二人站在木架前，她已爲古照今解脫衣衫了！

古照今笑笑未閃避，但他卻對小雪道：「小雪姑娘，我身上有些東西會嚇人的！」

小雪會錯了意的笑笑，道：「是不是我身上沒有的呀，嘻……那是嚇不住我的。」

古照今道：「我還是會眞的嚇着妳，因爲……」

小雪道：「你以爲我沒見過？」

「妳也許見過別人的，但我的不同！」

小雪眼一瞪，道：「你的不同？你……畸型……呀……是不是特別大？」

古照今一笑，道：「不，相反的，別人的也許大，但我的卻小得很！」

小雪雙目一暗，道：「你的小？」

她比個手勢，道：「這麼長？還是這麼長？」

她兩手之間的距離半尺長，然

後又是兩寸長！

古照今笑笑道：「差不多啦，也只有那麼長吧！」

吃吃的笑笑，小雪道：「只那麼一點點，豈會嚇倒我呀，嘻……你呀，壞！」

古照今突然脫下外罩，然後再解開腰帶，剝去上衣的時候，只見他的左右肘上的黑皮帶各紮着一把十分鋒利的尖刀，除了兩把尖刀之外，腰上的另一條皮帶上還有四把不足一尺長的尖梭子！那比刀還尖銳的飛梭子！

古照今解下刀與梭，他對小雪道：「妳看着這些殺人的利器，妳怕嗎？」

「哈……」小雪笑得彎下腰，還用雙手去拭淚，因爲她把眼淚也笑出來了。

小雪的笑，令古照今一怔：「噫，妳笑甚麼？」

小雪忍住笑，道：「怎麼不笑，還以爲你的……你的……你的那件東西是個『死貓兒』吶，嘻……」

古照今更是不懂，道：「妳說我甚麼東西是『死貓兒』呀？」

其實，上海自來了洋人以後，便有人學洋話，小雪說的「死貓兒」，並非是古照今那根小鳥，而是一句洋話，「小」的意思，古照今當然不知道了。

小雪笑哈哈的道：「不說了，不說了，快脫了衣服跳入池中洗澡吧！」

古照今的動作快，他脫下了褲之後轉身子，忙又取了一條大毛巾圍身上，只三大步便到了水池邊，他拋下毛巾便下水了。

小雪笑道：「噫，你緊張甚麼呀？」

古照今道：「妳在，我當然緊張，妳走，我就會十分的輕鬆愉快了。」

小雪道：「你叫我出去？」

古照今道：「我求妳出去！」

小雪嘴一翹，道：「你討厭我呀！」

古照今道：「這話是妳自己說的。」

小雪立刻以笑臉接近水池邊，她還低頭向水中瞧，瞧甚麼？那當然是瞧古照今的「小弟」了！

小雪瞧得哈哈笑，道：「喲，你小弟不聽指揮呀，他好像草原野馬呀！」

古照今忙以毛巾蓋在那地方，道：「所以我怕！」

小雪道：「怕嚇了我一跳，是嗎？」

古照今變成土包子了，他木然的直瞪眼！

小雪眞大方，她自己脫衣裳，好像要二人做戲水鴛鴦，只不過，小雪仍保留着一件小褲小衣未脫掉，可也嚇了古照今一大跳。

「小雪姑娘，妳……幹甚麼？」

小雪吃的一笑，道：「你放心，我不會吃了你的，我侍候你洗澡，來，上洋香皂！」

她取過一塊玫瑰紅香皂，一下子便跳在水池中，一雙美腿眞光滑，古照今以爲泥鰍也比不了她的身子光滑。

小雪已坐在古照今的後面了，她還眞的會侍候，雙手把香皂在古照今的背上輕輕的移動着，偶爾她的手指頭還會在古照今的背上按一下，捏一下，那種痛不痛，癢不癢的滋味，令古照今閉上了雙目。

古照今從未想過他會如此走入溫柔窩裡來，便是昨日吧，他還站在一家洋人開設的酒店門口直瞪眼，當時他見不少美得似妖精的女子走進走出，他就想，上海這地方怎麼盡是有錢的人，而且多得叫人吃驚？

古照今也看過一家東洋人開的大酒店，那些東洋女人還穿得怪模怪樣！

然而他此刻如此享受，還以爲在作夢！

爲了証明這不是在作夢，古照今的右手拇食二指在身後的小雪的大腿上猛一捏。

「哎呀！」小雪忍不住一聲尖叫：「你怎麼捏我的大腿肉呀？」

古照今笑道：「我以爲是在作夢，經妳這麼一叫喊，我知道這是眞實的了。」

小雪道：「甚麼夢不夢的，要捏捏你自己才知道，捏我是沒用的。」

古照今笑笑道：「捏你捏我一個樣呀，哈！」

小雪道：「原來你也調侃人呀，你壞！」

古照今愉快了，上海這地方，你說他是個大染缸，也眞的把人染得變了樣。

古照今這才沾個邊，他老弟已想通一件事，那就是賺銀子，而且賺得越多越愉快！

＊　＊　＊

古照今用一塊毛巾半遮「臉」，他趴在那張長板上，小雪這是親自動手，先來第一回，香皂全身抹上，然後又是第二回，小雪一手套着毛巾用力搓，只這麼一搓，還眞嚇了小雪一大跳，從古照今身上搓下半斤汚垢黑條子，嚇得小雪一聲喊：「哎呀，眞髒，弄得我一身……」

古照今哈哈笑，道：「妳把我的防寒內衣糟蹋了！」

他老弟把一身黑垢當內衣了！

＊　＊　＊

幾盆水澆得古照今大叫舒服，

小雪笑道：「舒服還在後頭吶！」

說着，只見她倒了一些油滑的香料在古照今的身上，抹開來，便開始爲古照今按摩起來了。

小雪自古照今的頭皮捏，捏到脖子揉又揉，然後還用力的捏着背。她十指好像靈蛇，一路游動到下面，一邊捏一邊搓，口中發出哼咳聲，古照今早已陶醉了。

這光景誰也會陶醉！

＊　＊　＊

就見這小雪揉呀揉，搓呀搓，忽的一手把古照今轉了個身，她尖聲笑道：「好雄壯喲！」

古照今的毛巾雖然「遮着醜」，但他早已「忍無可忍」的挺直了「身」，表現出躍躍欲試的樣子來。

古照今的雙手也捂不住的露出一副無奈樣子，小雪吃吃一笑，道：「怕甚麼，我又不會吃了它！」

古照今道：「這地方妳別動手，這地方我自己搓。」

小雪笑笑，道：「男子漢呀，不如我一個姑娘呀，看你緊張的樣子，莫非你還未……」

古照今道：「小雪，我是滁州來的老實人呀！」

小雪雙目一亮，道：「你眞的未同女人……來過？」

古照今猛搖頭，道：「眞的！」

小雪吃吃一笑，道：「太好了，嘻……」

古照今聽不懂小雪的意思，他却仍然不放下手。

於是，小雪不再爲古照今按摩了。

小雪匆匆穿衣衫，他對古照今道：「古兄弟，我去看她們爲你選的衣服，你洗了要穿的。」

古照今道：「勞駕了！」

那小雪匆匆的出了這間浴室，花蝴蝶也似的走了。

古照今是不會再往池中泡的，池中盡是香皂水。

他把身子抹乾淨，想着小雪的模樣，他這個年輕人還是免不了衝動。

低頭看看他的那話兒，他自己也笑了，不是嗎，反應得叫人難以控制，這方面同他的功夫就難相稱了！

＊　＊　＊

這眞叫，人是衣裳馬是鞍，又說，人要衣裳佛要金裝，看看古照今這身打扮，便知道這話還眞有道理。

英雄帽是藍緞製的，上面鑲了一塊天山翠玉。上身是天藍絲褂，還在褂上掛了個金鍊條，天藍緞褲是用緞帶把褲腿紮起來，再套上一雙黃色的小牛皮快靴，嚄，古照今成了偶儻風流的少年郎了！

古照今除了他的那個殺人用的吃飯傢伙，四支飛梭與二把袖內尖刀之外，他已全身上下內外全換了樣。

小雪再看看古照今那張似天眞無邪的娃娃臉，不由撫掌笑道：「你好漂亮啊！」

古照今當然也瀟洒的哈哈笑了！

＊　＊　＊

小雪帶着古照今走回自己住的屋子時，他吃一驚，因爲哈大姐坐在桌子一邊正自對他上下仔細瞧。

古照今走過去，發現桌上已擺了酒菜。

哈大姐拍拍一邊的椅子，笑道：「來，坐下來！」

古照今却不過去，他重重的一抱拳，道：「大姐，如今古照今既然是妳的下屬，這長官上司與屬下應有分寸，我不敢逾越。」

哈大姐聽得很滿意，她笑笑道：「是我叫你過來坐，你難道不坐？」

古照今走過去了，他只一坐下來，那小雪立刻就爲他把酒斟了！

哈大姐把身子移了一下，笑道：「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哈……兩條大船怎比得一員虎將。」

她把古照今當成身邊一員猛將了。

＊　＊　＊

古照今多少帶着幾分靦覥，他在哈玉芳的舉杯下，連喝了三杯才放下杯子。

哈玉芳忽對一邊的小雪吩咐道：「去，把妳們幾個姐妹召回來，我叫她們認識一下古兄弟，這往後再辦事就不會鬧誤會了。」

小雪一聽，轉身掩口而去，哈大姐這才仔細看古照今，笑笑道：「古兄弟，大姐有幾件事必須問你。」

古照今道：「大姐妳問吧！」

他放下手上筷子，又道：「古照今已是大姐的人，大姐若問甚麼，古照今知必言，言必盡！」

哈大姐道：「好，大姐最愛乾脆的人，先問你，師承何門？」

「惠州柳家刀！」

哈大姐道：「柳家三絕刀？我聽過柳逢春的名號，柳家三絕刀乃刀法之最，唔，難怪了！」

古照今道：「柳家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學刀三年便要走出師門，不留任何弟子在門下，我十八歲便離開惠州，至今三年多了！」

哈大姐點點頭，道：「好，你說得甚爲詳盡！」

她拾起杯子，笑笑道：「喝一杯再問你！」

古照今舉杯喝着，哈大姐又問道：「你與那水道生有甚麼交情？你們在一起多久了？」

古照今道：「我們認識尚不足

半天。」

哈大姐雙目一厲，道：「是嗎？」

古照今道：「我不說謊言！」

哈大姐道：「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古照今道：「是我落魄在這黃浦灘上，午後我在江邊刺幾條魚裹腹，是水先生見我出刀怪異，便與我攀談起來，他請我吃酒，才會來到大姐這七巧賭坊的！」

哈大姐冷笑一聲，道：「一頓酒菜也要人爲他搏命呀，也眞叫人不齒，這姓水的太可惡了！」

古照今道：「大姐，至少水先生還請我吃了一餐，古照今受人點滴報以泉湧，乃師門之訓。」

哈大姐道：「也難怪你如此容易受人利用。」

她微微搖頭，又道：「江湖上不知多少英雄人物死於受人利用，能不可嘆嗎？如果你今天打不過我的人而挨刀殺，那麼，水道生的一頓酒菜不是太過昂貴了嗎？」

古照今雙目一亮，哈大姐又道：「你來到上海，對上海這地方更應多加小心，這裡除牛鬼蛇神之外尚有龍虎牛狗，全是帶着半瘋樣，一個不小心，你死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個死的！」

古照今道：「所以我未同水先生而去。」

哈大姐道：「你已爲他索回他的兩條大船了，他早已滿足了。」

哈大姐臉皮一緊，又道：「我相信你一定不會知道水道生是幹甚麼買賣的吧？」

古照今道：「他有三條大海船，專辦各路貨運……而且他還打算……」

哈大姐冷笑連聲，道：「你被他騙了！」

「水先生會騙我？他應該不會吧！」

哈大姐道：「我便實話對你講，姓水的三條大船明是幹南貨北運，北貨南來，但他却販鴉片，古兄弟，你知道鴉片吧？」

古照今臉皮緊繃繃道：「鴉片煙呀！」

「不錯，而且還不止這一些，水道生還同兩股海盜有串聯，他的身份是好人，可是，古兄弟，天下沒有人指着自己說是大惡人。」

古照今更加吃驚了，他再也想不到，水先生會是個可怕的人。

古照今半晌未開口，門外面，鶯鶯燕燕的來了六個美人兒。

怎麼才叫美人兒？那當然是看上去這姑娘每個地方都美，舉手投足吸引人，談吐開口令人醉，走起路來惹人眼，那才是眞正美。

現在，走進門來的六個美人就是這模樣！

六人之中只有一人是古照今認識的，那當然是小雪！

只見小雪對哈大姐點頭爲禮，道：「大姐，她們都到齊了，只稍稍打扮便匆匆的來了！」

原來這幾位美人兒去打扮了，哈大姐先是看看每個姑娘，她滿意的笑笑，對古照今道：「吶，從右邊算起，第一個的，你知道叫小雪！」

古照今見小雪向他拋媚眼，只好點點頭，道：「是的，我知道小雪姑娘。」

哈大姐指着第二位，道：「她叫翠竹，往下去，便是春蘭、夏荷、秋菊、冬梅，你以後會同她們熟悉的！」

古照今的雙目迷惘了，他相信這幾個姑娘必是哈大姐百中選一，挑了又撿弄來的！

但古照今是不會知道，這些姑娘也是個個武功不錯的人物！

幾位姑娘見這古照今的模樣似個娃娃少年郎，若非知道他的武功高，恁誰也不會相信他有二十歲出頭！

就在哈大姐的點頭下，她們每人向古照今敬了一杯酒，才姍姍離開！

這時候，古照今突然提及那位被他一刀扎穿手掌的莊家，他起身抱拳，道：「大姐，如今承妳大姐把古某收留在妳這裡，咱們自是一家人，只不過我曾侮過那位推牌九的莊家，我想由大姐化解這一段樑子，不知……」

哈大姐淡淡一笑，道：「你想錯了，那是因爲你已投入我的門下，他不但不會恨你，反而高興，這件事從此打住，休放心上！」

古照今道：「我還是打算向他當面道歉，大姐，和才有力量，分則無希望，是吧？」

哈大姐重重的點點頭，道：「有你這句話，我更確信你比之那兩條大船的價值高多了！」

她舉杯喝了杯中酒便站起來了！

門外又走進小雪，哈大姐對小雪吩咐：「按月把古兄弟的銀子送過來，這裡你好生招呼，該怎麼做，不用我交代！」

她起身走了，她的風度令古照今忍不住的走到門口，道：「大姐，屬下送你！」

哈大姐一怔，忽地一笑，道：「好，好，你已知道進退了，你自稱屬下，這是大姐最愛聽的，哈……」

她笑着便往前面走了，笑聲却一直在空中盪漾着，久久未散！

＊　＊　＊

小雪挨向古照今，俏皮的道：「兄弟呀，別看了，大姐早走得不見了。」

古照今道：「她只不過是個女人，可是她……」

小雪道：「她甚麼呀？」

古照今道：「她有令人起敬的風度，比之男人，她太叫人尊敬了！」

小雪道：「以後你會知道，她呀，咱們這位大姐是很照顧屬下的。」

古照今道：「我相信。」

小雪道：「還站在這兒幹甚麼事？回去呀！」

古照今雖轉身，頭還看着前方。

＊　＊　＊

現在，小雪坐在哈大姐的位置上了。

古照今的心情放鬆了，因爲小雪與哈大姐不同，哈大姐是這兒當家的，那是頂頭上司，吃喝說話得有分寸，而小雪不一樣，小雪侍候他洗過澡呀！

古照今也想知道哈大姐是個甚麼樣人物，他當然更想知道這七巧賭坊中的所有人物。

小雪却又爲古照今斟滿了酒，笑道：「來，我敬你！」

古照今一笑，道：「你爲甚麼敬我？」

小雪淺淺一笑，道：「敬酒還有甚麼理由嗎？」

古照今道：「當然有，否則，妳怎麼不敬別人呀？」

小雪哈哈一笑，道：「喲，你的嘴巴比你的刀又快許多了嘛！」

古照今道：「我還有更厲害的。」

小雪雙目一亮，道：「是不是……」她低頭看下面！

當然是古照今的下面了！

喝酒就是要求氣氛，良好的氣氛才會令人眞心的愉快，江湖上有多少人喝的苦酒，而且喝得十分無奈。

古照今同哈大姐在一起喝酒便令古照今侷促，在他的心中，那是上司對屬下的關照。

但此刻就不一樣了，要知這古照今也曾在三刀會幹過跑船殺手，雖無上海這地面的見識廣，却也不算眞土氣，那小雪貼身坐，他便也自然的一笑，道：「小雪姑娘，我們在一起便令我愉快多了，來，碰杯！」

在三刀會學的方言，滁州人乾杯叫碰杯。

小雪愉快的把酒杯往古照今的酒杯上碰了一下，笑道：「乾！」

桌上小菜吃一半，壺中酒已喝完，古照今如今的精神大極了，尤其是一身的輕鬆令他有意馬心猿之勢。

小雪把手一拍，有個女人走進來了，那女人衝着小雪微點頭，立刻把桌上收拾起來，匆匆的走了。

那小雪起身對古照今道：「累了吧，回內室去睡上一覺，如何？」

「妳呢？」

「我呀，我也要睡呀！」

古照今道：「妳睡那兒？」

小雪道：「我當然睡在我房中了。」

古照今道：「那麼，恕小弟不送你了。」

哈哈一聲大笑，小雪道：「你用不着送我了，哈！」

古照今道：「我只不過送妳到門口，然後我就關上門睡個痛快覺了。」

小雪哈哈一笑道：「你以爲要把我推出門？」

古照今道：「小雪姐不是也累了？」

小雪把手指頭在古照今的臉上一劃，笑道：「傻子不是，我便老實對你說，我在你未來以前，便是住在這屋中的，你瞧床上的緞被那麼的白又淨，白色代表什麼？什麼又是白色？」

「雪！」

「對了，什麼也比不過雪白純白，我叫小雪呀，哈！」

古照今楞住了，他囁嚅的道：「妳……睡在這兒呀，那麼……我……」

小雪道：「你當然也睡這兒了。」

古照今道：「可是，咱們會叫人家誤會呀！」

小雪講了一句上海剛流行的話：「嗨，只要你喜歡，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古照今道：「大姐知道不高興。」

小雪道：「我如果不睡這裡，大姐才眞的不高興。」

古照今再一次的楞住了。

＊　＊　＊

屋子裡面的燈移動了。

屋子裡面的人也移動了，而且聽聲音也是往內室中移動，因爲聲音由外室傳入內室，帶着的是巧笑。

當然，那是小雪在笑。

燈是煤氣燈，這是洋人傳來上海的玩意兒，比之咱們的國粹「燈籠」，又是亮多了。

七巧賭坊的三座大院中，每個賭桌上方便是高掛着這種套上玻璃罩的煤氣燈，亮極了。

＊　＊　＊

此刻，桌上的煤氣燈捻得只剩下個小光亮發出紫光來，內室中便也暗多了。

小雪拉開了棉被，她先爲古照今脫衣靴，口中低聲吃吃笑。

古照今無話找話說：「小雪，難怪妳要爲我洗澡，原來是妳早有此打算了。」

小雪笑笑，道：「男人不洗澡，滿身酸臭味，我才不會同個髒兮兮的人睡在一張床上。」

古照今笑笑道：「我如今不臭了，妳……」

他全身猛一緊，因爲小雪貼着他的身子，而有一隻手在捏了他一把。

那一把捏在古照今的要緊所在，令古照今是舒服却也不舒服。

「妳別捏呀！」

小雪却哈哈笑了。

也不知她是如何動作，只那麼拉起她的腰絲帶，就見「刷」的一下子她變得全身光溜溜地，雙肩微搖間，便鑽入那白淨的緞被中了。

古照今先是一楞，他遲疑着，心中當然緊張了。

每個男人的頭一回，差不多都有緊張，古照今心中明白，他相信小雪乃此道老手，而他則是嫩鴨子，雙方一旦睡在一起，他大概要受擺佈了。

古照今正在發楞十三章，冷不防他被小雪一把抱住：「還不快進來，受涼生病的。」

「呼通」一聲响，古照今倒在床上了，隨之白雲一現，便把他大半個身子遮住了。

古照今的頭也被遮住了，被一大片黑呼呼烏油油的秀髮遮住了。

於是，黑雲在波動，配合着白色緞被的波動，古照今偶爾只有兩三聲「嗚」了。

* * *

論說，哈大姐照顧古照今幾乎是無微不至了，而古照今在溫柔鄉中不思蜀，日子過得眞愜意。

小雪天天陪身邊，白天吃着酒，夜半伴君眠，古照今早就不是處男身了。

男人遇上紅粉知己，誰還管他什麼處男身，只愉快稱心便一切無所謂。

要知這古照今差一點變成落魄之人，他能受到哈玉芳的如此厚待，那是令他醉心的。

就在小雪的滿意，他也滿意的日子裡，匆匆過了七天又多一夜，於是，古照今才心中有了懷疑。

他的懷疑是對的，也是正常的。

一大早他先坐直身子，先是，他用手把肚皮上小雪的一條大腿撥開坐起來。

他還低頭看看正自好睡的小雪，忍不住的在小雪耳頰上吻了一下。

他只吻了一下，忽的兩隻粉臂把他的脖子勾個緊，隨之把他撥倒，小雪的身子反而壓上來了。

古照今躲也躲不過，上面吻，下面被小雪的一腿在撥弄，這光景古照今是個毛頭小伙子，豈能經小雪這此道高手的撥弄，沒多久便又「偉大」起來了。

古照今對下面是無奈的，但他的嘴巴還可以開口。

「小雪姐！」

「享受吧，我的小弟呀！」

「我想知道，大姐不能永遠叫我們住在這兒吧？」

小雪急動的身子來個急刹車，她哈哈一笑，道：「你想爲大姐做些什麼呀？」

古照今道：「我不能永遠白吃白住白玩，至少我可以爲大姐保護七巧賭坊。」

「哈……」

「妳笑什麼？」

小雪道：「如果大姐要人保護七巧賭坊，她就不會把你當少爺似的供在這兒。」

她吻了一下古照今，又道：「殺雞是用不到關刀的，兄弟，咱們還是快樂吧！」

這小雪姑娘喜歡爬在男人身上「亂來」，古照今同她幾天之中，她在上方的次數比之古照今的多了。

* * *

起床了，再快樂的事也是有個結束之時，當然，再痛苦的事也會隨之因時間而消逝。

小雪侍候古照今起床，二人吃着精緻的美點，要知上海的小點心也是名馳中外的，只不過古照今還是頭一回嚐到這麼美好的點心而已。

小雪並未把古照今帶往七巧賭坊前面去，她帶着古照今往一道圓門走過去，人還未到，就聽得一陣十分洪亮的哈哈大笑聲傳來。

小雪只一聽便對古照今道：「是那個日本浪人的聲音，這傢伙又來了。」

古照今不以爲意的道：「日本人幹什麼的？」

小雪道：「我也不清楚，總是談生意吧！」

二人正說着，圓門內走出兩個和服大漢，這二人見了古照今齊彎腰，「呱嗒」一句叫人聽不懂的話便揚長而去。

於是，小雪與古照今二人走進圓門內，只見那哈大姐尚自站在一座精舍門下在沉思，她見小雪帶着古照今進到她這小院來，點頭一笑，道：「你們來得正好，進來吧！」

她說完，當先走回屋內，才見一個姑娘自屋內收拾東西走出來，這女子正是叫翠竹的姑娘。

翠竹十分自然的衝着古照今點點頭，立刻閃身走了。

古照今人尚未進門，哈大姐已笑問：「怎麼樣？這裡的日子還可以吧？」

古照今道：「不能再好了。」

「有你這句話，大姐放心了，坐，坐。」

古照今坐，小雪不坐，她站在古照今身邊微微笑。

古照今心中犯嘀咕，哈大姐爲什麼同浪人有來往？

哈大姐看着古照今，笑笑，道：「這一趟來不及了，等下一回再由你押運吧！」

古照今一怔，道：「大姐但有差遣，古照今一力前往，絕不推辭。」

哈大姐很滿意的笑笑，道：「我便老實對你說，我手中除了七巧賭坊之外，尚有兩條大船在海上走，要不然又怎會知道水道生的三條大船。」

她提到水道生的船，雙目一亮，又道：「那眞是三條惹眼的快船，飛龍、天龍、蒼龍，聽聽這名字就叫人心動不已。」

她緩緩的站起來，走到窗前看外面，又道：「我的兩條船就不如他的船大。」

她忽地轉過身來，對古照今又道：「七巧賭坊用不到你這樣的高手，但船上需要，航船是辛苦的，所以這幾天我叫小雪陪你。」

她把眼光移向小雪，又道：「見你們這樣恩恩愛愛，像一雙小夫妻一樣，我心中還眞不忍拆散你們。」

小雪半低頭了。

是的，這幾天的日子，小雪眞以爲古照今是她的小丈夫，她滿意，但也黯然，如果她與古照今能自由的離去，她甘願吃苦。

* * *

哈大姐又坐下來了，她對古照今道：「聽說你在滁洲三刀會幹過？」

古照今道：「不錯，幹過三年吧！」

哈大姐道：「三刀會也有大船江海行呀！」

古照今道：「是的，大姐，我曾在船上工作，大當頭叫雷子鳴。」

哈大姐點點頭，道：「他們埋沒人才了。」

古照今苦笑道：「我總不能毛遂自薦呀！」

哈大姐道：「所以你來上海了。」

「是的，大姐，我還算幸運，才幾天便遇上大姐妳了。」

一笑，哈大姐道：「你遇上了水道生，我却又把你搶過來了，哈……」

「士爲知己者死，大姐，有任何差遣，盡管吩咐。」

哈大姐道：「原本這一趟是自宜興去日本的航次，可是我已安排好了，你等着自無錫的船回來之後再說吧！」

小雪道：「大姐，古老弟實在是滿腹感恩之情，才過來向大姐請命的。」

哈大姐道：「一船的宜興茶壺，我拿了五千八百兩銀子裝上船，這一趟去日本，我估計有三倍利潤可賺，這來回一趟需二十天還多。」

她看看外面，又道：「剛才兩個浪人訂的貨，我也交代杜老三，叫他辦一船東洋貨回上海，只這麼一個來回賺，又是近萬兩銀子，只不過好像有人說海盜又出沒在海上。」

古照今道：「如來得及，我去。」

哈大姐道：「不用了，咱們只是一船茶具，宜興泥壺挺吃香的，東洋人愛上了。」

她露出愉快的笑容，又道：「我還打算下一回由你帶船去東洋，你……暫時等佟大川的船回來。」

小雪立刻對古照今道：「佟大川也是帶船的，他帶船去無錫運大米來上海。」

那時候運糧到上海還眞的要靠船隻，那比大車快得多，而哈大姐就是有一條運糧船。

古照今道：「我明白大姐的意思了。」

一笑，哈大姐道：「你明白，說一說我聽聽。」

古照今道：「大姐是要看一看我有沒有能力帶船，是不是？所以先叫我上佟大川的船實習一番。」

哈大姐更是笑開懷了。

「不錯，我確是這個考慮，一條船出航，我總是會牽腸掛肚的，而你的年紀與經驗令我拿不定主意。」

古照今道：「大姐，我不圖當頭一職，副手也可以，只要爲大姐把事辦好便也安心了。」

哈大姐一聽，反而不笑了，她重重的看着古照今，道：「古兄弟，你只有此心就夠了，我有許多事情，你以後會明白的，也不急在一時。」

小雪笑道：「古兄弟，咱們回我那裡吧，大姐好像累了，別再打擾大姐了。」

古照今站起身來，他衝着哈大姐抱拳施禮，道：「大姐，我回去了。」

哈大姐微笑點點頭，嫩白的手一揮，古照今與小雪二人便走出這間精舍了。

古照今就未看清楚哈大姐的這間精舍中擺設，那眞是五光十色美

不勝收，而古照今爲了尊敬哈大姐，他未曾在精舍中東張西望。

* * *

古照今剛走出門，精舍中的哈大姐高聲道：「小雪呀，妳回來！」

小雪應聲而回，古照今呆在花圃邊。

「古兄弟如果悶，去前面賭幾把。」

這話古照今也聽到了，他立刻回應，道：「大姐，妳太關心我了，我不賭，倒是很想出去走走，瞧瞧這上海眞正好玩的地方。」

哈大姐對小雪道：「去櫃上取一百兩銀子，妳陪古兄弟到幾條大街逛逛。」

「是，大姐！」

小雪似小鳥般的走出來了。

她拉着古照今，道：「走，我陪你去逛街，想吃什麼你告訴我，好玩的地方我去過，還有不少洋玩意呐。」

古照今今年二十二，這年紀也是愛玩的年紀，只一聽他便笑了。

* * *

帳房支走白銀一百兩，全部塞進古照今的口袋裡，如今這位年輕人打扮得宛似少爺似的，一身的闊氣，當然口袋中應有不少銀子了。

小雪把一手插入古照今的臂彎裡，一邊走還一邊蹦，嘻嘻哈哈的往大門外面走，七巧賭坊那十一層台階走一半，嘿，迎面兩個大男人過來了。

這眞叫「無巧不成書」，又叫「不是寃家不聚頭」，迎面之人非別人，乃水道生來了。

水道生一見來了古照今，再看古照今身邊帶着個大美人，不由得吃驚的頓足，道：「完了，完了。」

古照今却擧手一揚，笑道：「水先生，你好！」

水道生帶着幾分忿怒的先瞪了小雪一眼，才對古照今道：「不好！」

古照今道：「是不是因我棄你而去呀！」

水道生道：「知道就好。」

古照今一笑，道：「水先生，你不應該生我氣的。」

水道生道：「我能不生你氣嗎，朋友一場時間雖短，但也算是患過難了，怎好在那種骨節眼上棄我而就敵人？太過份了。」

古照今道：「你我萍水相逢，我助你索回兩條大船，你應該謝我才是。」

水道生道：「你如果同我一起，我姓水的何止謝你，甚至，甚至……」

他狠狠的瞪了小雪一眼，才悻悻的又道：「不說了，說了等於白說。」

與水道生走在一起的中年壯漢此時忍不住的開口道：「東家，只不過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値得你如此痛心嗎？咱們進去賭兩把，看我的，別再把他放心上。」

水道生道：「老李呀，你還不知道，這小子的手法十分怪異，你未見過，自是不會明白的。」

姓李的雙目一亮，道：「聽東家的話，好像還眞叫東家心折呀！」

他忽的打橫攔在古照今與小雪二人前面，冷冷的道：「小友，咱們東家把小友吹捧上了天，在下李長春，倒想見識一下小友的絕藝，你小友不會拒絕吧？」

小雪開口不悅的道：「幹什麼？找打架呀！」

李長春沉聲叱道：「妳們這種姑娘李某見多了，迷不住我的，快閃一邊去。」

小雪冷笑，道：「該死的，找碴找到門上來了，這是七巧賭坊的大門下，你敢撒野？」

李長春眞的不懂憐香惜玉，他倏然一巴掌打向小雪。

那小雪也不是省油燈，她橫肘推開古照今，左手一撥，右手併指疾點上去，靈巧的動作，立刻把李長春逼退一大步，倒令李長春雙眉一挑。

「嗯哈，是個扎手貨呀！」

小雪不示弱，道：「不只扎手，也要命！」

水道生早聽過七巧賭坊有幾個會功夫的女子，眼前這個就令他吃一驚。

水道生的這個姓李的也非弱者，飛龍號的船老大，人稱「浪裡蛟」的便是此人。

別以爲李長春的水下功夫紮實，他的一路拳法套上刀法，還眞的是個厲害角色，否則水道生也不會找他擔綱一條大船的當頭老大了。

如今飛龍號剛回來，大船靠在黃浦江岸，也正是水道生不知如何把古照今尋找回來在煩惱，李長春便與水道生二人一齊來了。

這二人明是前來賭兩把，實則爲的祇是古照今。

水道生見李長春三言兩語的便動上手，他還眞的攔不住，因爲李長春找上了小雪姑娘。

小雪不會在自己門口示弱的，尤其是身邊還有個古照今，她更不讓對方了。

古照今帶着幾分木然的站在台階上，他冷眼看着李長春，心中有着忿怒。

古照今以爲一個大男人，出手就打女人，這個男人就不配是男人。

此刻，小雪移身迎向李長春，冷叱道：「想在此地撒野呀，那得憑恃些什麼！」

她不等對方出招，立刻雙掌交錯間右掌右指，一招「上行下效」疾出。

那是一招女子們慣用的招式，小雪的右掌拍向李長春胸口，左手併指却點向對方的關元，行家人一看便知，那一招的眞正力道是在小雪的左指。

李長春也非泛泛，他左撥右擋暴閃三尺，口中嘿然，道：「好陰呀！」

小雪的指掌落空，立刻又欲變招，却被古照今一把拉住她，道：「小雪姐別打了。」

小雪忿怒的戟指李長春，叱道：「什麼東西？」

李長春也被水道生拖住，水道生看看古照今，道：「古老弟，實對你說，咱們是來找你的。」

「找我？」

「不錯。」

古照今道：「找我幹什麼？」

水道生道：「古老弟，可否借一步說話？」

古照今看看小雪，頓了一下，道：「水先生，有什麼事何不當面談。」

小雪忽的插上一句，道：「一定是見不得人的事。」

水道生火了，他怒指小雪，道：「就是因爲有個狐狸精纏住我的古老弟，水某人才不方便開口。」

小雪冷笑，道：「如果我是你，這地方再也不來了，想一想多窩囊，別人爲你索回兩條船，還厚臉皮來糾纏不清，可耻！」

水道生怒道：「正因爲古老弟有恩於我，我才又再來找他。」

「幹什麼找他？」

「報恩。」

小雪冷哼一聲：「不必了！」

水道生開駡，道：「妳算什麼東西，男人壓的賤貨，要妳多管。」

小雪冷笑，道：「男人不壓女人，你娘怎會生個你。」

水道生雙目厲然欲出手，李長春反手後腰拔出一把尖刀來：「我宰了妳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婊子。」

小雪俏嘴一翹，道：「怎麼，大街上想殺人呀，我告訴你們，古兄弟已是咱們哈大姐的親密戰友了，你們呀，別再動他的腦筋了。」

水道生一聽之下，不由嘆口氣，道：「難怪我在這黃浦灘上找了幾天不見人，賭坊裡也未發現你，原來你……古老弟，你眞的成爲那女人的幫兇了？」

古照今道：「幫兇？」

水道生道：「怎麼不是幫兇，賭場詐賭怎麼說？」

小雪一聲冷哂，道：「詐賭也靠本事，詐賭只不過是賭中賭，賭的表面靠手氣，賭的內涵就是詐，有本事的詐得別人無話說，你也可以去玩詐呀，各憑本事嘛。」

她這麼一解釋，嘿，聽得水道生啞口無言，也難怪明知賭坊有詐，仍有那麼多人前往，這中間定有不少以詐賭詐的人物，那麼不會此道的人，就只有挨宰了。

其實她的這話也正是這樣，那裡賭坊也有詐，有的老千是賭客，有的老千吃冷手，有的老千不貪功，狠撈一把吃半年，如果有人不相信，賣了老婆還不知道自己早已當了寃大頭。

* * *

水道生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可惡，這是個什麼世界喲。」

小雪道：「這是上海世界，沒見三山五岳的人都來到，牛鬼蛇神想發財，水先生，你不是也在弄銀子嗎？而且你暗中還幹黑金買賣，你以爲紙能包住火呀！」

古照今早已瞪眼了。

李長春破口大駡：「放你媽的屁，胡扯八道。」

他這裡剛駡完，忽見台階上站出幾個大漢來，這些人一個個的直瞪眼。

很明顯，如果李長春再出手，他就等着這些人圍他一個人了。

古照今似乎已經忍無可忍了。

古照今一直不想與水道生爲敵，一開始，他還抱着對水道生報恩的心情，因爲如果沒有水道生，他如今不過還在黃浦江邊扎魚呐。

別管事情的演變如何，發覺他的乃是水道生，然而當他發現這姓李的一股蠻橫，又打又駡的面對一個女子，而這個女子又是這幾日同他一起生活的小雪時候，古照今的年輕人脾氣爆發了。

同時他也看到賭坊中七八個大漢在觀看，這光景他更不能容忍身邊小雪的受辱。

古照今的身子移動了，他擧步走下那最後一個台階，雙目逼視着李長春。

當然，李長春也發覺了，他乃久走江湖人物，什麼樣的眼神只一瞧便知道。

李長春雙手左右分開後閃一大步，他雙目回視古照今，那把尖刀也斜指右下方，那光景很明顯，只一交手就見血光。

古照今緩緩的道：「你只會對姑娘吼叫嗎？」

李長春不示弱的道：「我尊敬好的姑娘。」

古照今道：「她的好與壞你怎麼知道？她的好與壞又關你何干？你應該衝着我呀！你難道怕我？」

「呸！」李長春大笑道：「老實說，咱們東家把你說得天神一般了

得，但眼見不如耳聞，還以爲什麼三頭六臂，其實你乳臭未乾。」

古照今冷笑道：「年紀模樣並非致勝關鍵，刀才是最要緊的，朋友，你不是要掂掂我的份量嗎？你還等什麼？」

他的雙手下垂，兩手空空。

水道生急道：「這算什麼呀！」

李長春已不理會他了，生死之搏已在眼前，當然也會放棄所有的一切而專注於比刀了。

李長春心中暗暗吃驚，因爲古照今的氣度與衆不同，那是一流高手的表情。

李長春也一流，但他想不到一個二十剛出頭的小伙子也會擺出這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來。

只不過稍稍移動半步，李長春低叱一聲：「老子宰了你這臭小子。」

李長春的身子幾乎與他的尖刀倂在一起而撞向平實而立的古照今。

直到李長春的身子幾乎已沾上古照今，才發現古照今的腰身向左面偏，古照今的右手神奇的出掌疾拍，那條右腿拖回中順勢勾了過去。

「轟」！

李長春的一刀削空，而身子已撞在台階上，他忿怒的雙肩左右搖着又站起來了。

李長春舉刀欲再殺，水道生立刻攔住他。

「別再殺了。」

水道生太明白了，剛才如果古照今不是去撥刀，而是出刀，李長春就洒血了。

水道生明白古照今的一把怪怪尖刀在他的衣袖中，古照今扎魚就是用的那把刀。

於是，七巧賭坊入口傳出一陣叫好聲：「好吔！」

李長春欲再殺，水道生已對古照今道：「古老弟，咱們後會有期了，我還會再找你商談的。」

古照今未開口，但小雪開口了：「有什麼好談的，你們挖角呀，別地方挖去，哼！」

水道生已拉着李長春往西去四馬路了。

古照今心中在發楞，爲什麼水先生一定不放過他？他應該感謝才是呀！

小雪立刻換了一副笑容，道：「眞是的，剛出門就遇上這兩個傢伙找痲煩。」

古照今道：「小雪，忘了這件事，我與他們並沒什麼深仇大恨的，何必製造仇恨。」

小雪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可是姓水的還要找你，太囉嗦了。」

古照今却笑笑道：「小雪姐，有什麼好玩地方呀？」

他把話岔開，而小雪又把手插在古照今的臂彎裏，笑道：「走，咱們外灘看造橋去。」

古照今當然聽她的，兩個人嘻嘻哈哈的走了。

* * *

古照今與小雪二人沿着黃浦江往西走，浦西上忽然一聲「嗚嗚」叫，一股白煙自一艘洋船上冒出來，那聲音聽得遠，聽得人們直瞪眼。

古照今一震，道：「比咱們三眼子衝天炮的聲音還要大，這是大洋船，不用帆。」

小雪道：「洋人比咱們的快，因爲他們不用帆，他們用機器。」

古照今道：「咱們不去看熱鬧，咱們江邊看洋船。」

小雪一笑，道：「好呀，走！」

古照今走在江邊上，他只看到兩條大洋船，船上的人全是大藍眼，心中不由一沉，想想咱們用的大帆船，如果打起仗來，洋人就佔盡便宜了，因爲……

「鐵的？」

古照今冒出這麼兩個字，小雪聽得莫名其妙。

「什麼呀！你在說什麼？」

古照今道：「我說這些洋船是鐵的。」

哈哈一笑，小雪道：「嗨，當初我同翠竹、春蘭幾個姐妹跑來江邊看洋船，大家還吃驚，爲什麼鐵船不沉入水中呀，哈……咱們誰也猜不到，這後來大家才下了個結論，你猜什麼結論？」

古照今道：「我怎麼知道。」

小雪撒嬌道：「猜呀！」

古照今一笑，隨便一句，道：「沉不沉，大火輪呀！」

小雪撫掌笑起來，道：「喲，被你猜中了吔，嘻！」

她撫掌笑着又道：「鐵變成船當然不沉了。」

不料古照今並沒笑，他反而憂心的道：「咱們是大帆船，別說是駛得慢，碰也碰不過呀！」

小雪道：「碰不過躲得過呀，是不是？」

古照今一聲苦笑道：「也只有如此了。」

* * *

遇上這種事，古照今已無玩的興緻了，便在這時候，忽然有個漢子往這面奔過來了。

「嗨，你們在這兒呀！」

小雪認得是七巧賭坊的二管帳，立刻迎上去，道：「小王，你找我們呀？」

那位二管帳叫小王，站在小雪面前直喘氣。

小雪道：「看你，怎麼急成這樣，發生什麼事了？」

二管帳衣袖拭額頭，他猛吸一口氣，道：「是……是……是哈大姐找你們快回去。」

「知道什麼事嗎？」

古照今插上一句，道：「是不是七巧賭坊出事了？」

二管帳的道：「不是賭坊，兩個浪人來了，他們在哈大姐房中半天才出來，不知爲什麼，哈大姐跟出來的時候臉色好難看，叫我找你們快回去。」

小雪道：「一定是出事了。」

古照今道：「咱們快回去瞧瞧。」

三個人一路往七巧賭坊走，還不知道哈大姐那面出了什麼大事了。

* * *

當然是出了大事，哈大姐的一條船貨運送着宜興泥壺去日本，算日子也該回來了，日子過了三五日，兩個浪人找上門，想也知道大事不好了。

只不過小雪想不到會是去日本的船出了毛病，當然，古照今更不會知道，他還未爲哈大姐效過力。

* * *

那二管事跑得快，張大嘴巴直「哈吔」，那樣子只一看就知道他是累的。

一共穿過幾條街也不知道，直到前面看到十一層高台階的七巧大賭坊。

七巧大賭坊一共有三個門，那是前面的大門，後院的後大門，另一個門則是右邊的偏大門。

哈大姐便住在這偏院中，這個院子原是與七巧賭坊緊接着的鄰居，但屋主在賭坊賭掉了這座房子，屋主如今也搬去造帆船的高昌廟附近賣小吃點心去了。

* * *

二管帳帶着古照今與小雪二人走進偏門，已聽得哈大姐在房中直跳脚。

「大姐，小雪與古少爺回來了。」

房中有足音，相當急驟的只見哈大姐已站在房門下了，她的臉色相當忿怒，道：「你們快進來。」

小雪回頭望了一下古照今，古照今也看向她，旋即二人走入哈大姐的房中。

哈玉芳不是坐在椅子上的，她是砸在那張錦墊玉面椅子上的，隨之一掌拍在桌面上，吼道：「我不相信，我絕對不相信會出這種事！」

小雪走過去，道：「大姐，發生什麼事了？」

「杜老三出事了。」

「大姐，杜老三不是去了日本？他帶船把一船的宜興泥壺送去呀！」

哈大姐道：「事情叫人意外，杜老三又不是第一回去日本，這條水路他最清楚不過。」

小雪看看古照今，又道：「是那兩個東洋浪人來說的嗎？大姐，他們都是吃肉不吐骨頭的傢伙。」

冷冷一哂，哈大姐道：「所以我仍在懷疑。」

小雪道：「大姐，咱們的船在什麼地方？」

哈大姐道：「船？兩個浪人小川與田野他們說船被一批海盜劫了，他們是來討取定銀的。」

哈玉芳轉而看向古照今，又道：「我在想，要不要叫古老弟辛苦一趟。」

小雪不開口，她瞄向古照今。

古照今却雙目一亮，道：「大姐，妳吩咐。」

哈玉芳再是一掌拍向桌子也震動了，她臉色冷酷的道：「佟大川已自無錫回來，我打算安下一着黑棋在佟大川的船上，而這個黑棋子便是你，古兄弟。」

小雪道：「杜爺是怎會遇上海盜的？」

她頓了一下，又道：「不對呀，海盜們把一船宜興泥壺搶去總得找地方販賣吧！」

哈大姐道：「那一船宜興泥壺少說值一萬兩銀子，但海盜們的作風總是先派眼綫，踩好了路才會動手，爲的是免於空歡喜一場，問題是小川與田野這兩個傢伙，他們有地盤在上海，我懷疑是他們暗中擺我一道。」

小雪冷笑道：「他們敢嗎？」

哈玉芳道：「他們要我兩千兩銀子定金加一倍退還，我却生生咬牙答應他們馬上再送一船宜興泥壺去日本交貨，我派人叫佟大川去了。」

她看着古照今點點頭，又道：「等佟大川來了，你們先認識一下，你在他的船上幹活是假，爲大姐把事情查個明白是眞，知道嗎？」

古照今道：「大姐，我盡力。」

哈大姐重重點點頭，道：「好，見你的冷靜，我便對你有了信心，你……不會叫我失望的。」

古照今道：「大姐，我懂，我也曾在船上幹過三年，一切規矩我明白。」

哈大姐道：「咱們再運一船泥壺，且看那批海盜是什麼來路，我不甘心船失人亡連帶損失一船貨，我們又不是頭一回走這條水路，而杜老三的功夫我最清楚，想把他擺平也非簡單的事。」

小雪道：「大姐，咱們把主力派船上，張網等他們闖進來。」

（未完・二）

上文提要：眾小在嵊泗島上碰上錢起，小柳以火器對付不行，小龍撤出軟劍，用他外公及林莽的劍法都不成，改用三種劍法揉合的劍招亦不行，梅媚持咒施展「奇門遁甲」配合，兩小還是被打落海中，兩小被四條海豚救起，送到無名小島，碰見二十年前失踪的黃烈香，從她口中知道他丈夫尉遲風就是傳聞中的海中怪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虎視天下

因禍得福增內力　萬年巨章助浮船

黃烈香問些近年來武林中發生的事。

梅媚都說了，道：「前輩，錢起的師父清水道人，據說是武林第一高手，如和尉遲前輩及前輩您來比又如何？」

「清水不能說是一個壞人。」

「你們之間的功力如何？」

「清水很不弱了。」似不願比較雙方的功力。

梅媚道：「昔年害你們兩位的是誰？」

「不久就知道了！」黃烈香道：「妳是說錢大經昔年被人襲擊受傷，但沒有死，林莽冒充了他？」

「是的，但林莽也改邪歸正了。」

「怎知他改邪歸正了？」

「他會傳了小龍七招劍法。」

此刻隱在嵊泗島上西北角處秘穴中的白道人物，自然是十分焦急，尤其是林琴和小松，她們要再外出去找，被白倫所阻。

白倫道：「就算小龍也被俘了，暫時也沒有危險。」

小松道：「我們這麼等能把人等回來？況且小龍也不知道這個秘密地穴的位置，他就是沒入魔掌也無法找到這兒的。」

白殿卿道：「妳們姑娘出去找就更危險。」

白倫道：「錢起太淫邪，連翁仲的妻妾也不放過，昨夜我爲小龍卜了一卦，卦象中他們最初有凶險，不久即化險爲夷了。」

林琴道：「化險爲夷了大概是暗示小龍起初被困或被俘了，然後又乘機脫困，是不是這樣？」

「也許。」

「果眞如此，也該出去接應他才對。」林琴道：「小龍只知道此秘穴在此島的西北角上，他果然脫困，不會到這一帶找我們，我們不去接應怎麼成？」

白倫道：「我已派出接應的人了。」

「是誰？」

「『長白雙仙』金氏兄弟。」

這工夫「長白雙仙」正在這一帶找尋。

他們也不能暴露身形，一旦被島上的洪門中人發現，就會猜到他們藏身於這一帶，就是把地殼翻過來也要找到他們。

二人找到半夜，並未見到小龍。

他們發現有洪門的人巡邏至此，聽這三個巡邏的人交談，小龍並沒被俘，而且對方以爲白倫及小龍等人已暫時逃出島外。

只是他們不以爲白倫等人返回陸地，以爲他們可能藏身於這些島嶼之上，所以正派出人手逐島搜索。

「長白雙仙」金老大道：「老二，要不要摸了這三個人？」

金老二道：「老大，摸了也沒有什麼用，他們知道的不會太多，剛才聽到他們的交談，也正是我們想知道的。」

「也許他們還知道些別的。」

「老大，以這三個人的身份知道的一定很少。」金老二道：「況且‧目前追上去動手，也未必能在三五招內擺平他們，一旦召來了人，咱們就暫時不能返回那秘穴了。」

說着，三個巡邏的洪門中人已經走遠了。

但就在這時，忽然看到海上有燈火閃亮。

這分明是在用暗號聯絡，二人立刻發現，岸上高處也閃爍着燈光，好一會之後，雙方燈光熄滅。

不久，岸邊有兩艘小船駛向來船，把來船帶到岸邊，這岸邊就在「長白雙仙」藏身處不遠的地方。

船攏了岸，只聞副龍頭孫之初的聲音道：「霍、桑兩位大俠眞是信人，果然準時到達。」

姓霍的道：「既然我們『長江雙鯤』已向錢龍頭點了頭，就一定會來，怎麼可以失言不來呢？」雙方笑談着登岸而去。

金氏兄弟返回秘穴對白倫說了所見的一切。

白倫道：「這『長江雙鯤』水下功夫了得，據說僅次於昔年的『南海龍王』。錢起請來大量水中高手，看來是勢在必得海底寶藏了。」

「怒山神君」鄒昌道：「照翁姑娘所說的，海穴中的怪物厲害無比，只怕再多的好手也未必有用。」

翁明珠道：「依家父所說的，那怪人太厲害，要不是手下留情，凡是接近沉船的人一個也回不來。」

林琴道：「小龍會不會不知深淺，和梅媚雙雙潛入沉船處，而被那怪人……」她不敢說下去了。

白倫道：「小龍雖然膽子很大，却不是一意孤行，胡搞亂整的年輕人，我以爲他們不是去了海底。」

* * *

小龍到達那小島時，累得幾乎走不動了。

梅媚不禁歡呼起來。

她在小龍沒回來之前，眞躭心他落入錢起之手不能回來，她在這島上，就會變成黃烈香一樣的老女人。

二十年後，兩個奶子也會搭拉下來像兩個水袋一樣。

「小龍……小龍……」她抱住了小龍。

小龍爲了游泳快速，又是赤裸的，但他也帶來了兩套衣服，都捆在油紙包內，以備離開此島時穿用。

兩個赤裸的身子抱在一起，在沙灘上滾動，都有說不出的奇妙感受，敏感部位的密接和蹭碰，二人全身像在燃燒着。

這工夫忽然有人在鼓掌大笑，原來就是黃烈香。

她非常欣賞這種熱烈、率直的情景。

男女，尤其是青春男女，本來就該是這樣子的。

但小龍和梅媚立刻分開來，而且十分尷尬。

黃烈香道：「你們剛才的歡愉情景，勾起了三十多年以前我和尉遲風的恩愛，雖然我們二人年輕時沒有你們英俊、嬌艷，可是我們的情感却一點也不遜色，要不，他不會在海底受酷寒二十年，我也不會在荒島上苦等他二十年，年輕人，青春年少，能愛就愛，可不要蹉跎了光陰。」

這都是肺腑之言，都是自血淚中得來的經驗。

小龍道：「前輩，總算不負您所託，帶來了火器。」

他打開油紙包，取出兩套衣服及火器。

他本想說明那種的威力如何，那一種的用法如何，那知黃烈香比他還內行，因爲她和尉遲風都認識「紅毛火神」金查禮。

「那太妙了！」梅媚道：「原來前輩比我們還在行。」

「在行談不上，可以使用而已！現在，我們要等尉遲風上來，見過你們之後再研究如何征服那巨章。」

「尉遲前輩何時上來？」

「就是今天傍晚。由這岩穴中上來。」

小龍道：「尉遲前輩上來見到晚輩二人，會不會……」

「當然會，不過有我在，是無妨的！」黃烈香道：「我們能在此闃無人煙的島上見面也是緣份。況且下海對付巨章，以及使沉船浮起，都須你們二人協助，你們二人的內力太差，尤其是這丫頭，我要使你們強壯起來。」

小龍道：「多謝前輩。」

黃烈香道：「你們二人併肩坐在沙上，背向着我，如感覺不舒服，要盡量忍耐。記住，能忍多大的痛苦就能得多大的好處，這也是十分公平的！」

梅媚道：「前輩，輸送眞力也會痛苦嗎？」

「是的！」

「可是我們輸送眞氣一點也不痛苦。」

黃烈香道：「各派的方法不

同，當然也就分出了高下。好，你們坐下，你們二人要握住對方的手，自己的左手握對方的右手，右手握對方的左手。」

「是的，前輩……」

黃烈香坐在二人身後，雙掌各按在兩小的背上。

忽然間兩小差點跳起來。

原來一般人療傷治病也好，以內力成全別人也好，一開始都是緩緩輸入，不絕如縷，但黃烈香完全不同。

她的眞氣輸入是一股一股的，也像是把一塊一塊的大石丟入湖心一樣，激起了巨烈的震盪，全身每一根筋都悸動起來。

這還不說，雄渾的眞氣進入兩小體內以後，就像些泥巴中的蚯蚓一樣，到處亂竄，極難控制，無法捉摸。

更絕的是，眞氣是兩股扭在一起，一冷一熱。

就像扭蔴花一樣，冷熱兩股眞氣同時進入體內。

那滋味很難說，冷的使人發抖，熱的使人痙攣。

但事先黃烈香已經打過招呼了。

如果不打招呼，他們一定會跳起來的。

他們一邊强忍，一邊導引眞力輸入經脈及穴道之中。

當然，梅媚所能吸收的很有限。

第一是她的內功底子太淺，忍受痛苦的耐力也不夠。

因而她所吸收不了的眞力，都到了小龍體內。

他們二人回手相握，等於一體，眞氣可以流通。

黃烈香輸出的眞氣不能收回，小龍只好全收。

小龍從沒見過這等怪異的眞炁。

小龍却知道，這是世上至高至上的眞炁和內功。

他們夫妻二人，昔年被人刖去雙腿，丟入海中。

任何人都相信他們活不成，因爲在水中失血更快。

可是那個兇殘的殺手，却忽略了一點，人一旦落水，就會閉氣，在閉氣之下，血流變緩，失血自也變緩。

像尉遲風夫婦的造詣，自然知道如何應變，他們閉穴、閉氣、止血同時進行。就這樣救了他們自己。

當然，還要藉助外力。於是尉遲風沉入海底地穴內，保住了一命。

那當然是地心寒草和地心引力消失的效果。也和另一地心至寶有關。

黃烈香則拜海豚之所賜，把她弄到小島上，在岩穴中治癒了斷腿，因爲岩穴通海底寒穴。

因而這岩穴中也有極少量的地心寒草。

梅媚的底子太差，不到盞茶工夫，就鬆了手倒地。

現在只有小龍一人接受這冷熱扭曲在一起的怪異眞炁。

大約在一個時辰左右，黃烈香在他背上連拍七八下。

他感覺每拍一下，體內都好像有一顆火器爆炸一樣。

甚至以爲七竅都在冒烟。

黃烈香此刻也十分萎頓，在梅媚身上拍了五六下，自行調息，小龍也自行調息了約半個時辰才睜開眼。

他發現黃烈香已不見，梅媚還躺在一邊沙上。

小龍吃了一驚，趨近一看，梅媚却睜着眼，面孔赤紅。

小龍道：「梅媚，妳感覺怎麼樣了？」

梅媚道：「有一種很怪的感覺，像有一股浪潮，在體內漲漲退退，漲的時候奇冷，退的時候奇熱。」

小龍道：「梅媚，我相信，咱們受惠不淺。這位前輩的內功怪異，內力深湛，妳應該自行調息，納入正軌。」

梅媚這才被他扶坐起來，自行調息導引。

小龍走至岩穴口處，發現黃烈香的身子全浸在岩穴內寒水中，只露出一個頭來，而頭上却冒着騰騰蒸汽。

梅媚調息完畢時，見小龍在沙灘上練功。

大概在練三種劍法，或者研究三合一的絕招。

他是裸體的，在練功時更表現男性陽剛之美。

梅媚剛赤裸時十分不自然，現在已好得多了。

她甚至以爲，這樣能把自己所有的優點都展現在小龍的視野中。

只要小龍向她的胴體掃描一眼，她的心情就會好上半天。

她發現小龍的劍上有一股似有似無的白汽。

甚至劍在緩慢運行中也會發出「絲絲」聲。

就像蒸汽冒出蒸籠的聲音。

以前，小龍練功是沒有這現象的。

梅媚看了很久，似乎小龍又研出了一招，顯得很高興的樣子，正要放手停止研究練習，忽聞黃烈香道：「再演練一次！」

小龍道：「前輩莫要見笑！」

黃烈香道：「見笑甚麼？我發現你剛才演練的三招劍法，很有點威力，不同凡響，是誰傳給你的呀！」

小龍道：「這是由我外公錢大經的五招劍法，林莽的七招劍法加上家父的『璇璣劍法』研成三招的。」

「很了不起，雄心不小，你把這三種劍法分別演練一次。」

「是！」小龍立刻演練起來。

演練之後，黃烈香道：「以你的年紀，能把這三種劍法合研成三招，（第一招是「三星伴月」，第二招是「還珠合浦」，剛研成的是「大地驚蟄」。），是很了不起的。」

小龍道：「慚愧！相信在前輩眼中必然是漏洞百出。」

黃烈香道：「這也不能怪你，因爲這三種劍法，也各有缺陷，天下武學，本來就沒有十全十美的。」

「是的，前輩，還請前輩指正。」

黃烈香道：「現在你就用這三招來攻擊我。」

小龍要放下軟劍，黃烈香道：「不要丟劍。」

小龍道：「前輩，這三招雖然漏洞不少，却也有其威力，只怕……」他是說怕傷了黃烈香。

黃烈香道：「不妨，你只管全力施爲，千萬不可保留！」

「是！」小龍先施出了「三星伴月」。

黃烈香退了兩步。

在小龍的第二招「還珠合浦」還沒有施出之前，她又前進了兩步。

「還珠合浦」一出，黃烈香又退了兩步。

只不過第三招「大地驚蟄」施出前，她又進了兩步。第三招施出，再次退了兩步。梅媚心想，缺了兩腿，畢竟不成。

小龍抱拳道：「前輩在讓晚輩。」

「何以見得我在讓你，每施一招不是都把我逼退兩步嗎？」

小龍躬身道：「可是前輩進退有據，請看前輩三次進退，每次退兩步再進兩步，總是那幾個足印，絲毫不亂。」

黃烈香忽然大笑起來，道：「小子，你果然是塊奇材，老頭子來了，我要和他商量一件事。」

小龍不便問要商量什麼。

那知就在這時，忽聞岩穴內發出極爲含混的語音。

這聲音聽來像是有人說話，但却聽不清說了些什麼。

黃烈香道：「老頭子尉遲風來了，你們見了他可不要大驚小怪的，千萬要記住這一點。」

黃烈香奔到岩穴口處時，穴內突然飛出一個人不像人，魚不像魚的怪人，頭髮及臉上有一層綠苔，雙臂及身上有毛，五指間有蹼。

也許正因爲五指間有蹼，所以能把空氣當作水，游來游去，闊尾下有很小的魚尾，背上已有短鰭。

脚部以下，似已隱隱看出生了鱗狀物。

這是不是人類蛻變成魚類的初步過程？

可以看出，這尉遲風的雙腿被刖得更短，但是，却又發現被刖之處，似乎在長新肉，好像重長出兩條新腿似的，像兩隻嬰兒的小腿和小脚。

人類的腿脚當然都是由嬰兒那時一點點長大的。

尉遲風飛繞了兩匝，忽然騎在黃烈香的脖子上。

兩小心中暗暗叫奇，眞正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了。

要不是親眼所見，怎會相信。

尉遲風的兩腮上已有兩孔，証明腮負擔了大部份呼吸功能，肺部陷了下去，這工夫，他瞪着一雙怪眼，望着兩小。

眼睛是凸出的，可能是在深水中受到水壓的緣故。

尉遲風說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話。

兩小雖不懂，黃烈香却懂，立刻說了兩小的來歷及不幸遭遇。

尉遲風看了兩小一眼，這才落下來坐在沙灘上。

他那剛剛生出來的小脚，自然無法負荷身子的重量。

黃烈香拿出火器，對尉遲風說了一切。

似乎二人爭論了一會，最後同意使用火器。

黃烈香似也要求尉遲風以他更玄奧的功力成全兩小，但尉遲風沒有點頭，當然也沒有搖頭。

他是個九死一生，劫後餘生的人，他對人類的信任，可能還沒有對魚類多些，人心太險惡，太殘酷了。

商量的結果，尉遲風要看看火器的威力。

在陸上爆炸一個，在水中爆炸一個。

結果他很滿意，以爲可以使巨章屈服。

但要炸死巨章，除非三五個大的火器同時準確地在巨章的頭部三尺內爆炸，也許可以炸死或炸昏牠。

尉遲風又自岩穴中消失了。

兩小看出，在海底生活了這麼多年，人類的情感已在逐漸消失中，最後會不會變成冷血動物呢？

黃烈香看出兩小對尉遲風的冷漠，很不高興，道：「你們不瞭解他，可能以爲他只是水族，沒有人類情感了。」

小龍道：「和水族生活了十年

以上，難免受其影響。」

黃烈香大搖其頭，道：「人能影响魚，魚却不能改變人，這些年來，他已把某些水族感化而聽他調遣了。」

「海豚即爲一例。」

「驅使海豚那還算不了什麼，要役使一些兇猛的水族如鯊魚、虎鯨、鬼蟹及電鰻等，眞不是易事。」

梅媚道：「前輩是說，尉遲前輩還有感情？」

「當然，他躭在海底是爲了藉地心寒草及『地心靈炁球』使他的雙腿再長出來，另外是把寶藏弄上來。」

「前輩的小脚就是地心寒草和地心靈球所致？」

「正是。」

「什麼叫『地心靈球』？」

「連尉遲風也不知道，他當初落入地心寒穴中復活之後，發現了一顆赤紅色的球，大約有普通的茶盤那麼大，在漆黑的寒穴中飛舞滾動，可以藉其紅光，看到地穴中的景物。」

「地穴中是什麼樣子？」

「那裡面有些人世間所沒有的植物，但沒有動物，那紅球每次出現，尉遲風就會感覺渾身十分舒服。」

「這麼說來，尉遲前輩之所以能活命，死而復活，可能主要是這地心靈球的靈氣所致，而不是地心寒草的功效了。」

黃烈香道：「不，地心寒草也有極大的療傷效果，有一次海底水族因搶奪食物而引起火併，死傷累累，傷的用地心寒草餵牠們，第二天就好了。」

小龍道：「這果然是世上奇藥，不知尉遲前輩能不能自地穴中帶些出來濟世救人，也算一份功德。」

黃烈香道：「有，我都放在岩穴水中壁縫內，但晒乾後的地心寒草療效要差得多。」

小龍道：「前輩提及晚輩劍法之事，被尉遲前輩前來打斷，請前輩予以糾正指點其中之偏差。」

黃烈香點點頭，要他再用那三招攻她。

小龍仍然用軟劍，這一次攻她，根本無法逼退她半步。

甚至第三招「大地驚蟄」用完時，反被她擊退三大步，小龍道：「前輩，這差距太使人絕望了。」

黃烈香道：「小子，你別不知足，你和我這點差距，已經使我十分震驚了，你要知道，我在這島上苦練了二十年，而且練法與常人絕對不同。」

小龍道：「請前輩教正。」

黃烈香把這三招劍術一一糾正，雖然改得不多，但有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威力大增。

而且小龍以爲三招太少，遇上絕頂高手，三招無法取勝，至少要有五六招，於是他再自研兩招，也請黃烈香糾正了。

另外，黃烈香要他們潛入岩穴寒水中。

要想到沉船上去，就必須適應寒冷，因爲海底洞穴就在沉船附近，不能耐寒在海底，什麼事也不能做。

最初梅媚潛下一丈五六就受不了。

因爲岩穴的直徑只比一口井的直徑稍寬些而已。

越往下潛越陰冷。

梅媚不但怕冷也有點害怕，因爲穴洞中極黑。

小龍道：「梅媚，妳要是不能適應，就不必下去。」

「小龍，我要和你在一起。」

「可是妳的體能也許不適合在深海海底久躭。」

「小龍，讓我試試看好不好？我既然跟你來了，要是不和你一起行動，以後總會很遺憾的。」

小龍道：「隨妳吧！但也不要勉强！」

最初小龍也只能潛下十丈左右。

漸漸地可以到二三十丈處，到了三十丈以上，那寒氣似乎已不再增加了，他問過黃烈香，這寒冷程度是不是和海底寒穴一樣？她說還差得很遠。

就連黃烈香目前也不敢進入寒穴。

小龍道：「前輩不是說過，這岩穴直通海底寒穴嗎？」

「對，穴只通到寒穴邊沿處，只要進入寒穴兩丈以下，除了尉遲風，沒有人受得了。除非出現『地心靈球』。」

「地心靈球」一天只現一次，而且時間又很短。以前有兩個地心靈球，三年前，忽然少了一個，尉遲風估計是在他出海和黃烈香見面時少了一個。

五天後，兩小已能潛入五十丈以下了。

耐寒力已增加很多，這和黃烈香輸入他們體內的眞炁也有關連。

第七天，他們開始行動。

先要制服那隻巨章，據說那可能是有史以來人類所看到最大的一隻章魚了。一隻普通的船只要被牠吸住，立刻就會翻過來。

如果牠的一條巨腿纏住桅杆，「克察」一聲就會折斷。

約定時間爲午時正在海底會合。

因爲午時日正當中，海底的能見度較好。

當然，和尉遲風約定的時間也是午時正。

黃烈香率領兩小，帶着火器下水。

當潛下百丈以後，即爲平行，並非由上往下，而是在海底平行，只是比海底地平面深入一二丈而已。

潛到沉船附近，算是出了海底洞穴。

他們看過沉船及船上的黃金財寶。

經過幾十年，輕輕擦拭，仍然黃澄澄地閃閃生光。

然後，在穴口處會見了尉遲風。

尉遲風的形態已有一半像魚了，在海底自然十分靈活。

尉遲風和黃烈香打了幾個手式，代表言語。

可能問她是否帶了火器，一切準備是否就緒。

然後尉遲風以長了肉蹼的雙手向兩小招呼。

看這表情，當然還是人類的行爲。

人類到了這種地步，眞不知該爲他們驚奇還是悲哀。

看他們夫妻在水中的游動姿式，和在水上飛行差不多，這可能是一種奇特的輕身術吧？

四人潛行約一里光景，尉遲風指指前面一塊巨岩，這岩上有巨大的海草，也許應該稱之爲海樹，在波濤中迴盪不已。

再近些，可以看到巨岩底有個巨大洞穴。

這洞穴入口的直徑大約有三四丈，雖有很多海草，大致可以估計出來，這兒就是巨章的洞穴了。

黃烈香打個手式，然後要三人準備好火器。

這火器自應稱之爲炸彈了。

只有尉遲風沒有拿火器。

尉遲風撿了三塊鵝卵大的石頭，射入洞穴中。

但過了一會沒有動靜。

石頭在水中射出，水有阻力。

就算尉遲風內力很大，射在萬年巨章身上也像搔癢一樣。

尉遲風以手示意，先丟個小的火器試試看。

這小型火器由黃烈香交給他，他潛入洞穴中約一丈以內，才向內擲去，然後射出洞穴。

「轟」地一聲，洞穴中水柱向外勁射，還夾雜着少許碎石。

四人在外面等了約半盞茶工夫，毫無動靜。

直到洞穴內的混水都漸漸清了，還是一樣。

尉遲風又要了一個大的火器，潛入洞穴內。

這一次他退出洞外更快，比海中任何一種魚都快。

「轟」地一聲，這一次連地殼也震動了，只見洞穴內石頭沙土暴捲而出，威力至大。四人立刻又疾退五七丈外。

在洞內爆炸，只有一個出口，其威力更大。

就在這時，洞穴內忽然探出了一條巨腿。

那還是章腿的尖端，已有海碗那麼粗。

接着，巨腿伸出三四丈光景，一捲一鞭，「蓬」地一聲，把洞穴左邊一塊兩丈見方的巨石鞭得四分五裂。

這是多麼驚人的力量！

幾乎在此同時，巨章的頭已露出了約三分之一。

兩隻眼睛在頭部下端腿的根部處。

每一隻眼睛都有臉盆那麼大，凸起很高。

牠獰視着四人，自然是躍躍欲上了。

尉遲風一打手勢，三人又各揑有一個威力至大的火器。

巨章居然能在第一個小型火器之下不理不睬。

可見其皮粗肉韌，刀槍不入了。

第二個威力大的才把牠引了出來，也沒見牠受傷。

如果牠盛怒發威向四人攻擊，眞是難以想像。

於是尉遲風一揚手，三件火器落點都在巨章的身邊約一尺左右，而且幾乎同時炸開。

這炸力之大，兩小的耳膜幾乎被震裂。

在這十餘丈內方圓之地一片渾沌，而且碎石崩濺狂射，四人雖伏在四五丈外地上，仍然有人輕傷。

巨章雖已是萬年巨靈，在三個爆炸物同時爆炸之下，自不免也受了點傷，痛得翻騰怒鞭巨腿不已。

若非四人退得快，只要被其最小的一腿抽上，也會粉身碎骨。

但幾乎在此同時，尉遲風射身而出。

他在海底生活了二十年，自然知道一些水族的習性。

他更知道，此刻巨章是看不到他們的。

於是他力貫雙手，抓住了章魚的心臟。

不管牠活了一萬或十萬年，被這等絕世高手抓住心臟部位，巨章的無儔神力就使不出來了。

牠的怪眼中先是射出怒芒。

漸漸地，凶芒消散，代之的是哀憐之色。

兩小不由在駭然中十分敬佩尉遲風的膽識。

巨章此刻只能蠕動，就像一個

人被制住了穴道似的。

尉遲風口中不知發出甚麼聲言，很久之後，他鬆手退出五丈以外，巨章長腿收起倜促成一團。

據尉遲風表示，巨章已被降服。

今後不論作甚麼，牠都會聽命於人。

動物被人馴服之後，絕無二意，不像人類會倒戈會反叛。

於是尉遲風引導巨章到沉船邊叫牠吸泥沙。

巨章吸泥沙，眞是奇觀。

牠那八條巨腿上的吸盤，吸力奇大絕倫。

一時之間，船內外的泥沙在水中飛揚，幾乎在十丈方圓伸手不見五指，這樣大約連續了三個時辰。

當海底能見度逐漸恢復時，兩小又見了奇景。

原來在沉船上空水中，足有二三十條巨魚和巨蝦巨蟹等，似乎在參觀巨章的吸沙工程。

此刻沉船內外的沙土都被吸得乾乾淨淨。

這和人力相比，不知要快了多少倍。

似乎在四周觀看的水族們也不能不佩服牠的工作效率。

於是尉遲風指揮其他的水族，把沉船架起。

沉船兩邊各有七八條巨魚，加上巨章協助，沉船浮出了水面。

本來這時是午後申、酉之交，此刻浮出水面是很不利的，因爲會被錢起的瞭望哨發現。

島上的瞭望哨很多，最高的在島中央。

島中央等於是一座小山，所以四下瞭望，一覽無遺。

此刻島中央的瞭望哨大爲驚奇，立刻飛奔大宅，報告了道長和錢起，道：「報告龍頭和道長，沉船浮起來了！」

沉船無人打撈能浮起來？簡直是胡說八道。

錢起道：「是不是有船在附近經過？」

「不是，龍頭，那船上都長了海苔海草，還有海蠣子，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在海底數百年的沉船……」

錢起以爲，這瞭望哨也是外八堂最末一位，職位不算太低，作事自然不會如此無能，更不會謊報亂報。

錢起道：「船上有多少人？」

「一個人也沒有看到！」

「看不到人？你是說船上無人但却在行駛？」

「是的，龍頭……」

錢起和淸風道長即刻來到瞭望哨處，居高臨下望去。

果然，那是一條沉船。

任何一個稍有見聞和常識的人一眼就可以認定那是沉船。

但是，偌大一艘船上沒有揚帆，也無人划櫓，船却在平穩前進，甚至其速度還相當地快。

錢起吶吶道：「師叔……」

清風道：「怪事！」

「會不會海底怪物作怪？」

「八成如此，」清風道：「只不過沉船淤于泥沙中，誰能使之浮起來？誰有這能力？」

「師叔！怎麼辦？」

「派出快船去看看。」

錢起一聲令下，立刻派出兩艘快船，如飛地追上了那沉船，快船上的人向沉船兩邊水中一看，我的媽！天下那有這種事？好幾條巨魚，乖乖、馴服地在船旁架着沉船前進，就像驅牲口推磨一樣。

其中有巨鯊、巨鰻，還有巨龜、巨蟹，快船上的人大驚，急忙回航，報告了錢起。

錢起和清風不能不信。

除非有人能驅使海底巨大水族協助，否則就不能將沉船浮起來。

錢起道：「師叔請指示……」

清風那有錢起的心眼多，道：「錢起，一切由你指揮！師叔從旁協助，甚至師叔也聽你指揮。」

錢起道：「晚輩不敢！」

清風道：「你也不必客氣了！據說這沉船上除了金銀財寶無數，還有幾柄上古神兵。」

「是的，師叔。」

「所以咱們勢在必得。」

「師叔，我想不通，到底是誰想動這沉船上寶物的念頭？是不是白倫和小龍那一批人？如果是他們，他們如何能驅使水族把沉船浮起來？」

清風當然不知道。

只不過錢起似乎知道一點，却又不說穿。

錢起是個甚麼樣的人？

當今之世，有幾個人能眞正瞭解錢起？

錢起和清風商量，決定以三分之二的實力，乘船追逐跟踪。

也就是看看這沉船會被弄到何處去。

然後再決定搶奪的方式。

所謂調派三分之二的人手追踪，自然是水中能手。

如不諳水性，身手再高，在海上或海底也要吃癟。

負責指揮追踪的首領是錢起。

清風負責留守。

因爲防守嵊泗列島也重要。第一，在洪門尚未光復之前，這些島是最好的基地，以便俟機再起。

其次，估計島上還有大量的金銀財貨，不知藏在甚麼地方，甚至以爲也許沉船上的金磚財寶有一小部份已出水藏在這島上了。

總之，錢起既已佔了此島，就不會輕易撤退。

如今梁砥柱父子、婁梅、「跛婆」狄蕙、「血手姑」廖珍珠及郭香等，仍在錢起手中。錢起以爲白倫仍在附近島上，並沒遠離。

錢起也是水中好手，他帶了五十餘人乘船監視，但相距沉船頗遠。他的水中功夫可能比任何人都好，但知道的人不多。

錢起並未鬆懈島上的防衛，他很謹愼。

只不過人手已調走了三分之二，畢竟不免顧前失後。

果然，就在這天晚上三更稍過，押梁砥柱父子等人的地牢門外來了兩個人，都蒙了面，但極爲年輕。

看守這地牢的是「外八堂」的執事。

有所謂：心腹大爺、聖賢二爺、當家三爺、管事五爺、死冠六爺、賢牌八爺、江口老九等等。

有職位的都可以稱爺，但比之內八堂還差得多。

這兩個看守的人被兩個蒙面人摸了。蒙面人正是兩小，小龍在外面守門，叫梅媚進地牢救人。

因爲沉船漂往大陸沿海一帶，約須一天一夜光景，在這段時間內，小龍以爲應該回島去救人，並探望白倫等人。

地牢就在島中央小山之下，掘得頗深。

一共有三道門，第一道是鐵門，第二道是石門，第三道又是鐵門，所以梁砥柱等人在內，一籌莫展。

梁砥柱父子等人見了梅媚，自然十分高興。

郭香受傷未癒，由「血手姑」廖珍珠抱着一起出了地牢。但糟的是，他們也只是知道那秘密藏身地點在西北角處，詳址却不知。

小龍等人目前必須和白倫等人會合。

他們只有往西北角處去，看看能不能正好遇上白倫那邊的人。

但尚未到達西北角處，已被發現。

島上響起了間歇的法螺聲，這是互應訊號。

這法螺聲低沉寬厚，在近前聽聲音不甚宏亮，但在遠處聽仍有那麼大的聲音，不久錢起就帶着人來了。

島上的人手不多，但高手仍在。

錢起帶了五個人。其中有副龍頭和蕭寧。原來錢起發現小龍回島，才又潛了回來，反正沉船航行很慢，可以追上。

以這實力，幾乎足抵這邊二十人的實力，也許更多些。

而這邊的人手當中，對錢起最瞭解的莫過於小龍了，只有他知道，錢起有多大的深淺也有多可怕。

錢起打量衆人，最後將目光停在小龍身上。

錢起的瞳孔放大，似乎在小龍身上發現了甚麼。

副龍頭孫之初道：「小龍，沉船浮起來了？」

「沉船？甚麼沉船？」

孫之初道：「年紀輕輕的，却會睜着眼說謊。」

小龍道：「我說甚麼謊了？到底誰在說謊？你們以林莽冒充了家外祖，欺世盜名，愚弄天下同道，到底是誰在說謊？」

孫之初道：「不要扯得太遠，我是問你，寶藏沉船浮起來了！是如何浮起的？又如何能向大陸海岸移動？」

小龍道：「有一沉船上有寶藏，我們也聽說過，但尚不知沉船在何處，莫非有人把沉船浮起來了？這……」

錢起哂然道：「別費口舌，你把他當作甚麼人？」

小龍道：「錢起，你是說沉入海底數百年的沉船，眞的還能使之浮起來？這可算是古今奇談了！」

錢起道：「小龍，我知道，目前你們的人以你爲首，雖然表面是白倫領導，只是在緊要關頭上，仍以你爲主。」

「你眞是抬擧我哩！」

「小龍，我深信你們所知道的沉船秘密比我還多，至少在你們雙雙落入海溝之後，可能有所發現。」

小龍道：「落入海溝，差點蹺了！那有甚麼發現？」

錢起道：「至少你的氣色証明，你們落入海溝非但沒受害，反而得到極大的益處。說說看有何奇遇？」

小龍道：「甚麼益處也沒有，只是在我們被冲出海溝，氣已用盡時，海底突然冒出一串串的水泡……」

「汽泡？」

「大概是的。汽泡被我們吸進去以後，才延續了生命，逃得一劫。」這謊言的確無法反駁，海底泥沙中確是常常會冒出汽泡。

錢起疑信參半，道：「小龍，在目前，爲了使本島保持平靜，我想請你們去作幾天客，絕對以上賓接待。」

「了不起，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小龍，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們二、三十人在島上弄不出什麼花樣來。」

小龍道：「你似乎以爲你們能

弄點花樣出來。」

錢起手一揮，六個人就撲了上來。

此處是島的後面，算是郊外，目前尚無洪門的人前來增援。

小龍接下了錢起。

梁砥柱接下了副龍頭孫之初。

才三四招，錢起心頭一震，小龍已經脫胎換骨了。

梁砥柱接下孫之初才知道副龍頭名不虛傳。

他不以爲自己能接下孫之初八十招。

其餘四人對付另外四個錢起手下的人，也未佔到便宜，此刻小龍用的還不是他初研出而經黃烈香改正過的奇招。

他只是施展外祖、林莽及父親的劍法。

只是交互運用，作有利的組合串連而已。

但是，小龍的內力却增加了幾倍。

錢起在七八招以內連退了三四步。

又過了七八招，錢起却一步也不退了。

現在吃驚的輪到小龍了。

錢起眞正是遇强則强，遇弱則弱的高手。

梁砥柱落了下風，他的兒子梁醒也上了。

父子二人雙戰孫之初，大致可以保持平手。

小龍這時忽然發現了林琴和小松二女奔來。

他知道林、康二女是和翁明珠一起的，必然知道秘密地點。

於是小龍突然施出了「三星伴月」。

以前錢起接過。

同是一招「三星伴月」，威力却大有不同。

錢起急忙撤刀，「嗆」地一聲被震退了三大步。

接着小龍又施出了第二招「還珠合浦」。

劍上有「絲絲」聲，甚至劍上還射出冷熱兩股氣來。

錢起眞的是心頭凜駭。

以前小龍的進境就很快速，但像這一次，却快得離了譜。

「嗆郎郎」聲中，錢起的刀芒大斂，又退了兩步。

第三招施出「大地驚蟄」，錢起居然沒有接而疾退一丈以外，道：「兄弟們，我們暫退。」

他的命令眞管用，立刻全部停手，跟錢起走了。

郭香受了傷，本是在一邊觀戰的，所以她看得最清楚，道：「小龍是不是有什麼奇遇？錢起這陰賊第一次遇上了尅星，小龍，你嚇走了他。」

梁砥柱也道：「不錯，在下剛才也發現，錢起居然落了下風，但是有一點不可忽視，他雖被震退數次，但進退有據。」

「跛婆」狄蕙道：「我也有此同感，小龍的功力進步驚人，可是錢起雖被震退，似乎能臨危不亂，有條不紊。」

小龍道：「兩位前輩說得不錯，錢起雖被震退，但進退有據，毫無敗象，他的撤退是戰略性而非戰術性的。」

「我們要快走。」梁砥柱道：「說不定錢起猜出大俠等人和翁姑娘的隱身處在這一帶。」

郭香道：「對，他也許想撤退暗中監視我們。」

小龍道：「好在林琴和小松在此。」

林琴道：「小龍，這幾天你們在哪裏？」

小龍道：「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講清楚的，妳們兩位帶路，我們要派出一些人搜索一下，以免有人監視。」

他們以迂迴的路線，先向東南走，再轉往東北，然後再往北而西北，進入了秘密的地穴之中。

這地穴十分奇妙，是當初翁仲一個部下在偶然的機會下發現的。

穴內乾燥，而且通氣，因爲這秘穴是在海邊岩叢中，却往岸上高地處延伸。

這正是它不潮濕而乾燥的原因吧！

當然，錢起確已派了人手監視，但他們沒看到小龍等人進入秘穴的入口在何處，却知道就在這二三十丈方圓之內。

於是他們作地氈式的搜索。

穴內的人自然也有警戒，在入口處埋伏了人手。

此刻小龍和梅娟是衆人注目的焦點。

他們都想知道他們二人落入狂流凶險的海濤內不死的原因，兩小實在不想提早說出一切來。

但是，又不便編造謊言欺騙一些長輩。

尤其是白倫對他有救命之恩。

於是小龍說了一切經過，衆人大爲凜駭，甚至有人不太相信。

只是他們未說出在那荒島上赤裸的事。

「洞庭七蛟」老大江龍道：「世上會有這種事？」

梁砥柱道：「這也難說，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怒山神君」道：「老實說我也不信。」

似乎不信的人有一半。小龍道：「我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信，因爲我若非親身經歷了這事，我也不信。」

（未完・廿二）